

吹

帶

兼

抄

故事彙抄

自君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刊

鄂東主教田准

故事彙抄目叙

古有三不朽。而立言居其一。夫立言之道。何貴乎。貴乎導人以趨善避惡。尤貴乎勉人於希聖希賢。近世邪說橫流。人人惑於自由。君父平等。幾於三綱五常。盪夷無存。加之坊間小說。日出月盛。類皆牽強附會。荒渺無稽。稍識之無者。爭相購閱。其不流於邪僻者。幾希。其教子弟。間有隨波逐流。自鳴識時務。知新學。舉凡敬主愛人。修身救靈諸大端。淡然置之。秦越視之。其受害於小說者。匪淺矣。余目擊心傷。挽救無力。繼得一法。每於上會時。教中男婦老幼。環坐其旁。喜聽聖教各靈跡。余遂不憚許子之煩。乃將聖心報所載各節。援古證今。逐一演說。聽者忘倦。日有聞之。痛改前非者。余深幸藉此以化教中子弟。而又恐其久而散佚。竟錄得二百餘則。每則後畧增勸語。至原文所有者。仍之。俾閱是抄者。不第洞澈彌撒之效果。聖體之靈異。與夫聖名之能力。聖心之感化而已也。觀罷工與齋戒各條。則人宜慎重停工而謹守齋戒也。觀聖衣救護諸災。以及輕毀聖物者受罰。則人宜珍重聖衣而敬禮聖物也。觀終後之告罪。煉靈之發現。則人宜妥當告解。拯救煉靈也。且善表惡表焉。有孝行堪嘉。懿德可風。示人以趨避

二
之方針。勉人以希聖之目的在自求。博施濟衆。下至貧賤。視苦如飴。極之孩提之童。
以潔神清。求則得之。吾願世之人。無論富貴貧賤。士農工商。皆以古人爲取法。以前賢
爲師承。勿以陳跡而鄙之。勿以常談而輕之。生則修其德。沒則獲其報焉。是則余之所
厚望也已。

民國二年冬

鄂東司鐸陳化闕書於河南新堤善導堂

故事彙抄目錄

惡表驚人三則 一、二、三

主日作工受罰 六

不守齋受罰 八

惡人顯罰 九

罷工得益 十二

窮人守主日 十五

關店罷工 十八

罷工妙法 廿

勇敢進堂瞻禮 廿二

主日要緊與祭 廿五

聖衣救火二則 廿七、八

聖衣轉風息火 廿九

不罷工受罰三則 四、五、六

雷燒莊稼 七

天主顯罰二則 八、九

善表勸人 十

罷工有益二則 十二、十三

守主日不害莊稼 十四

善爲寓意 十五

守瞻禮日 廿

主日進堂貞女致命 廿四

罷工與穿聖衣要緊 廿六

聖衣障火 廿九

魔鬼出現戴聖衣不被其欺 卅

一脫聖衣死即隨之 卅一

自脫聖衣而死 卅二

戴聖衣者獲救 卅三

聖衣愈喉症 卅四

墮井獲救 卅五

聖衣靈效 卅六

兵穿聖衣鎗彈不及其身 卅七

小孩帶聖衣 卅八

聖衣護身 卅九

惡少謹遵母訓獲救身靈 卅一

人鬼扭打聖母護人 四三

聖寵奇效 四五

聖心奇蹟 四六

聖心化人二則 四九、五十

果得聖事 五一

聖心顯靈 五二

煉靈感恩五則併記 五十三

煉靈出現 五七、八

煉靈顯現 五十九

煉靈服事病人 六十一

天神特佑預請終傳 六十二

死人請神父 六十四

奇領終傳 六六

天神代請終傳 六八

天神請神父 七二

死孩復活領洗 七三

野人領洗再不犯罪 八四

聖洗奇效 八五

蒙主特選 八六

魔畏善靈 八七

鬼病 八八

死後領洗 八九

外教啞子 九〇

罪人改過 九一

病目忽愈 九二

恩施教外 九三

聖母靈跡 九四

聖母大慈 九五

三遍亞物奇效記五則併錄 九六

新聖跡 九七

亞物 九八

聖母救命 九八

亞物靈效 九九

真神救命 九九

真造化 一〇〇

棄邪歸正 一〇〇

野人遇教士 一〇一

念珠救難 一〇一

念珠 一〇二

輕慢念珠受罰 一〇二

念串經報恩 一〇三

念經有益 一〇三

短經 百十三

靈跡 百十五

十字聖號 百十七

小苦像 百十九

聖牌顯靈 百廿一

聽道改過 百廿三

惡人善終 百廿五

善終主保 百廿七

有求必應三則 百廿九

誠禱見效 百卅一

孩禱聖安多尼得恩 百卅三

故事彙抄卷二目錄

孩童勸教 百卅五

申爾福神效 百十四

水讓聖像 百十六

聖號 百十八

苦像作伴 百廿

聖衣救病人改過遷善 百廿二

翻然改過 百廿四

小女善終 百廿六

聖若瑟善終主保

善求必應 百廿八

孩禱有效 百卅

黑孩善答 百卅五

童子却錢 百四三

童子知恩 百四七

童子心慈 百四九

孝子不匱 百五〇

孝子賣髮 百五三

不孝受罰 百五五

父作之于述之 百五六

一報還一報 百五八

子化頑父 百六〇

孝女諫頑父 百六一

孝女病危勸父罷工 百六二

貧女洪量 百六五

尊婦愛夫夫靈獲救 百六六

尊婦身親願病 百六七

惡妻害夫 百六八

賢婦勸夫 百七〇

好母親 百七九

好妹子 百八〇

老奶奶 百八二

化人善法 百八三

勸人善表 百八五

惡表害人 百八六

工人好義 百八八

幼童好義 百八九

窮人行方便 百九〇

善行方便 百九二

哀矜有益 百九の

彌撒大效 百九五

不怕辛苦 百九八

教友愛仇 百〇一

看聖書 二〇の

寄信聖母 二〇七

既許必踐 二則 三二

顯罰 二の

詐死眞死 三二五

轉禍爲福 三二八

急難方信天主 三三〇

魚異 二則 三三三

田畔拾金 三三九

哀矜大效 百九の

忍耐見效 百九八

愛讐奇表 百九九

愛仇 二則 二〇二

上書與天主 二〇五

天上花果 二〇九

藝聖重罰 二一三

天主顯罰 二一五

禍有由來 二一八

眞有信德 二二九

求魚得魚 二三〇

蚊異 二三三

還不義之財 二三五

故事 二二八

聖體感化異端 二二九

回頭是岸 二四三

死後辦神功 二四五

聖母救災 二四九

聖母兼愈神形 二五二

磨刀匠 二五四

教訓兒女 二五八

天上美花 二六一

常樂良方 二六四

提台推車 二七八

望彌撒之效力 二八二

念經言邪魔退避 二八六

聖牌化人 二三八

念經回頭 二四二

臨終改過 二四三

煉靈出現求施 二四八

聖母救護信友出險 二五十

天主顯罰 二五三

右盜又見 二五五

作工法耶穌 二五八

好叫化子 二六三

亞納王后 二六六

神形兼治 二七二

聖教驅魔之能力 二七四

呼聖名虎口逃生 二七九

經本治瘡 二八〇

和尙進教 二八三

獲善終老人領聖體 二八六

聖母救人於患難 二九三

法國之鄉下人 二九五

熱心之波蘭女子 三〇一

煉靈發顯二則 三〇四、三〇五

幼童善辯之一班 三一五

盡職為先 三二八

奇事二則 二八一

蜜蜂敬拜聖體 二八四

耶穌發顯於聖體內 二八七

印度女孩之齒 二九四

聖婦亞納之小水手 二九七

怠於敬主者鑒 三〇二

付洗嬰孩之報答 三一四

聖體之於幼年改過局 三一五

若翰納之祈求和他的鼻針 三二八

惡表驚人一則

在多耳地方。有一石匠。主日終不停工。這是由來已久。人人共知的。所以此人竟習慣成自然。每主日大模大樣的做活。毫無忌憚。一日駕着雙馬。裝運一車大石。揚鞭策馬而來。自鳴得意。路遇的人。都是往堂望彌撒的。因爲這日主日。所以人人見了。都有些駭異。內中有一個熱心教友。高聲喚他道。今朝是主日。你做這樣重生活。難道不怕天主罰你麼。那人聽了。便老羞變怒。還硬着嘴。回了多少侮辱天主的話。話纔說完。忽從車上失足跌下。傷了要害。竟值僵僵的跌死了。話說就是這人。半月前。本堂神父向他道。爲何每逢主日。堂中我終不見你呢。那人回道。將來有人把我抬到堂中來。你便要見我了。如今方過半月。忽然跌死。果然人把他抬到堂中去。神父果然見了他。

然而神父白白的見他。不能替他赦罪。也不能傳終油。可憐一死下去。便當天主的審判。那時方知天主的利害。自然再不能嘴硬倔強了。

惡表驚人第二則

在撒冷地力。左近有一個小村莊。在一個主日上。村上的教友們聽了鐘聲。便出門上

路。都要進堂望彌撒。路上遇着兩個同村的教友。駕了大車。到田裡去裝運牲口吃的草料。他們的田。離堂不遠。所以人人瞧見的。他們兩夥兒。在田裡捆縛草把。搬運上車。眼兒教友們走過。都有駭異的樣式。自己也覺不好意思。要遮自己的差。便故意裝強。說些硬話來。譏誚他們道。你們莫非進堂望彌撒的麼。快走快走。彌撒上台了。你們有好造化。養家餬口。不消做活作工。將來自本堂神父。替你們完糧還租。養活你們老老少少哩。所以你們有工夫閒蕩。我們是沒有工夫的。說着便低了頭。手忙腳亂的。只顧在田裡捆草把。衆人也不去理他。各自紛紛進堂去了。過了一忽兒。驟然天上起了一個驚霆霹靂。雷。噼喇一聲。從空打下。恰恰落在聖堂左近。堂中人聞了這個疾雷。都嚇的心頭忒忒亂跳。少頃神父回身向衆宣講聖道。開口便告訴衆教友道。弟兄們。我想這個雷。必是落在聖堂左近的。不知打壞了甚麼沒有。你們那個肯去瞧瞧。衆人聽了這話。便有三個人出堂去瞧瞧。纔走到近堂的那塊田跟前。眼兒車上冒烟。有兩隻牛跌倒在地。死在車前。又見一個人。打斷了兩條腿。倒臥在地。噶噶作聲。連連叫苦。他的背後。見一團黑炭似的東西。近前一看。倒嚇的一跳。明知是一個人。被雷打死的。燒的

赤黑烏焦竟認不出口眼鼻耳的了。那兩個就是自己犯停工。反譏誚人家去望彌撒的。於是急忙回去。報知本堂神父。神父命人把那折腿的。抬到病院裡去。此人明知是天主的顯罰。便痛悔前非。見人來抬他。高聲喊道。天主罰我了。天主罰我了。你們先抬我到堂裡去。我要緊求天主赦我重罪。並求衆教友們寬免我譏誚的罪。勿學我的惡表壞樣。

不肯守主日的人。你聽了這個故事。還敢譏誚別人。凌辱天主麼。若你不早回頭。將來也有一日。天主命疾雷把你打下地獄。可不怕麼。

惡表驚人第三則

在大爾斯地方。有一位本堂神父。常勸教友們守主日和瞻禮的日期。一日在堂中說道。你們在罷工日做活計。其實是做死計。是害你們的靈魂。且害你們的肉身。因爲一個人。不只有肉身。如同一個作工的畜牲一般。還有一個照着天主肖像造的靈魂哩。這位神父講一個故事道。從前有一個女教友。求本堂神父寬免他主日上收莊稼。神父回道。這不是要緊的事。天氣很高爽。這樣晴天。斷不驟陰的。你的莊稼。包不糟蹋。那

個女人道。神父你說我的莊稼。不躑蹋的。你偷不許我主日上收起來。實實要躑蹋我的莊稼。要我活不成了。說了這話。一逕收割去了。到了傍晚。這個婦人。不知怎樣的。忽然暴死了。真的活不成了。那位神父講完這個故事。接着又道。教友呀。主日是天主的日子。是天主留着爲自己的。雖然七日都是天主的日子。他能把七日都留着爲自己。到底天主寬恩。只留一日。你有甚麼名分。強奪天主的日子呢。你可曉得偷人家的東西。是不能發財。不得便宜的。你今偷天主的工夫。難道倒能得甚麼便宜麼。我生平閱歷雖不多。確知兩個包窮的法子。一個是主日不停工。一個是偷人家的東西。

教友呀。你不停工。就是偷天主的日子。你想天主不說甚麼。

不罷工受罰第一則

法國西斯德隆地方。有個教友。在耶穌升天瞻禮日。裝着一車木料。駕了大馬。早上出門。不知到那裡去。他的女兒岳母都說。今日是大占禮。不該出去做活。他答應道。天主有天主的事。我有我的事。各管各的就是了。說罷。不顧三七二十一。興興頭頭的出了村莊。走不多路。經過一道小溝。水只半尺深。車子走到溝中。馬不肯走了。教友站在車

後趕馬前去。誰料馬不但不前。反退下幾步。那教友拔腳不及。倒在車輪下面。壓得身破骨碎。

那教友說。天主有天主的事。這就是天主的事了。說凌辱天主話的人哪。你聽了這故事。莫以天主未罰你。就揚揚得意。天主如今未罰你。是最可怕的事。因為天主將來要重重的罰你哩。

不罷工受罰第二則

在法國沙刀肋諾地方。有一個莊稼漢。主日習慣不罷工。總在田裡做活。一日主日上。在田裡收包穀。到了晚上。一齊挑了回來。不知爲了甚麼。屋裡的一盞燈。偶然跌倒。恰好倒在柴草上。柴就着了火。一忽兒燒的通紅。相似火窖。因爲火勢很大。一時不及灌救。竟延燒開去。把馬棚也燒的精光。這個莊稼漢。要搶救牛羊等類。頭面臂膊背心。都燒得烏焦。調養了幾個月。纔得痊可。那裡的教友見了。明知天主顯罰。都說可惜。不消半點鐘工夫。他數十年。主日上辛辛苦苦做活。積聚的都烟消灰滅。全全沒有了。不過落個焦頭爛額。白白的苦了幾時。

從此可知。主日上做生活。是沒有相贏。沒有便宜的。

六

不罷工受罰第三則

有一位善講道的神父。名字叫安。當在一處行四規的時候。講一個不罷工的顯罰道。在降生後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上。耶穌升天占禮日。有一個鄉下人。不但不去望彌撒。倒拿了一把兩根齒的鋤鉞。到自己葡萄林裏去做活。路上遇見有教友去望彌撒的。便把手裡拿的鋤鉞給他們看。譏諷他們道。我這個傢伙做的工夫。比你們的彌撒還好些。衆人見他這般毫無忌憚。只是心裏難過。不去睬他。一逕走過了。這個人直做到晚上。方纔回家。把鋤鉞先放在樓梯腳邊。自己要登樓去歇。走到梯子頂上。忽然一脫脚。翻身滾下樓來。頭先落地。恰好頭撞在鋤鉞上。兩齒深入腦髓。腦漿迸出。登時死了。聖經上說。自己犯罪的傢伙。便做了自己的刑具。這句聖經。恰在這人身上應驗了。這故事明顯教友不守罷工。輕看彌撒。實在大得罪天主。

主日作工受罰

天主降生後六百年。多兒地方的主教。聖額我畧講道。當時有一個教友。不守罷工規

矩。在主日上。不但做些零星小活。竟敢大模大樣的駕起牛來。往田裡犁田。牛還沒有下田。見犁上有些毛病。便拿了一把斧子。想先修理好了。然後下田去。豈知十隻指頭。自行收縮。把斧子執的很緊。要放不能。要鬆不得。那斧子的柄。貼在手心裡。像生成在一齊的。這樣一連兩年。不得脫手。明知是天主顯罰。無葯可治的。情急了。每逢主日隨着衆教友到致命聖人儒畧堂裡去。在那裡大發信德。同衆教友熱心求天主。一日適值主日。正在堂裡望彌撒。說也希奇。手自己開了。斧子的柄。不拔自脫。那個人以後謹守罷工。主日上不敢再做活了。

凡不罷工的。天主不是這樣罰他。便是那樣罰他。是歷歷不爽的。縱然如今不罰。後來定然罰的。並罰的很利害哩。

電燒莊稼

法國慕冷地方。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左右。有一個教友。訂定幾個鄰居。在聖母大占禮日。收割莊稼。到了日期。不怕得罪天主。大家到田裡去做活。做到下午三點鐘。忽然雷電大作。將田間的莊稼。燒的乾乾淨淨。一方的人。都說是天主的顯罰。個個害怕。

我說這是天主的恩典。爲教訓那不罷工的教友。假使天主眼前不罰。待他死後。罰他到地獄裡去。不是更可怕麼。

不守齋受罰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耶穌受難占禮日。西國有一個壞人。到某處叫一個女教友。煮一塊牛肋膀。他自己要吃。女教友說。今天苦難瞻禮。不能吃肉的。壞人定要吃。女教友定不肯煮。以後別的一個女教友。怕他騾吵。爲他煮了。纔煮好。壞人拿些饅頭。大模大樣的吃下去。誰料舌上就生惡瘡。痛的利害。自從那一回吃了牛肋膀。到死沒有吃肉。死前旁人勸他改過。他決意不肯。并且說我死後。不要葬在聖墳上。也不要神父來念什麼經。他死後果然如此。親戚朋友。沒有一個去瞧他。只用兩個人。把他埋了。如同埋狗子一般。

不肯守齋的教友。若你不聽勸改過。將要和他一樣了。

天主顯罰一則

在榮納地方。不多年。有幾個壞人。箇瞻禮六日。在一個酒館裡吃肉。盞酒。歡天喜地。說

許多譏誚天主的話。早上吃了不穀，還晚上再聚攏來。肆口大嚼，誰料天主的義怒已經到了。一個壞人忽然就死。纔過一下鐘。又有一個從打彈子的屋裡，憑空跌下。腦子打破。登時就死。又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樣。打彈子時。把手打斷。衆人都說是天主的罰。教友。你還敢故意犯齋期。說凌辱天主的話麼。

天主顯罰二則

近年在美國巴爾底毛爾城。有一個壞人。名叫伍依爾。他常不相信天主。並說天主沒有的。近日在酒館裡。同幾個朋友嗑酒。偶然談起教中道理。他總瞎說。他的朋友駁他。駁到他答不出了。他喊說。你們說有一個全能的天主。我對你們說。他一定不能罰我就死。這話剛纔說完。已經滾在地上。旁人攙他起來。已經死了。這事傳開去。箇城的人都十分驚嚇。

我請中國的教友。聽聽這個故事。不要自己哄自己。再說那倔強的話。

惡人顯罰

法國聖雅各伯須沙德地方。一千九百零八年。聖體瞻禮。信人裝飾搭台。爲迎聖體。有

一鐵匠。姓辣揚。年五十三歲。口出粗言。得罪裝飾之人。雖經人阻止。彼亦不理。且升到聖體台上。高聲指耶穌云。倘你不是不中用的人。速使我墮下可也。言畢。果從台上失足顛下。週身骨裂。三日後受極大的痛苦而死。

從此可見。吾人萬勿放胆犯罪。一朝天主罰到。便懊悔不及了。可不畏乎。

善表勸人

巴黎是法國京城。也是外洋各國衣服冠履。首飾珍玩。時樣翻新的聚處。所以各國富商貴客。都往那裡去備辦粧奩。購求珠寶等物。一日恰遇主日。有某銀樓。舖面寬廣。裝潢富麗。本是遠近馳名的。因為謹守瞻禮日期。不開市買賣。日中有一日爾曼武員入店。店夥笑客可掬。迎問道。客官今日光顧小店。莫非要瞧瞧麼。武員道。不但瞧瞧。還要辦些貨哩。店夥道。客官莫怪。小店祖上傳流。主日是不開市的。武員道。我明日要啟行回國。今日不辦。明日是來不及了。望乞通融。給我看貨。店夥道。這個緣故。不足豁免罷工規矩。還求客官寬恕。小店固執。且待明日再來罷。武員道。我要買的東西多哩。大約要辦六千。碎錢的首飾。不是平常小買賣可比的。煩你費手。快拿出來給我挑選罷。店

夥道。不說這樣生意。不能開市。就是再大些。也不能從命。那個武員弄的沒法。只得作別出店。往別個舖子裡去買。於是趁着大街走去。約走了一箭之路。抬頭一望。見一個大銀樓。便躡了進去。左顧右盼的瞧。店夥見了。便問道。客官。莫非要什麼首飾麼。武員道要的。今日主日。你們也開市麼。店夥道。開的。憑你要辦什麼。小店都有。都可開包看的。武員聽了這話。自心裏想道。這個舖子不停工。是犯第三誠。保不住他也犯第七誠。把歹東西騙人家。賣好價錢。那個舖子不開市。嚴守第三誠。可知也必守第七誠的。量來交易中定是公道。必不欺人的。我且徘徊一日。明日到那舖子裡去買罷。轉定了主意。便向店夥道。雖然寶號不忌主日。但是主日上做交易。總不是道理。我且外面瞧瞧。認明了招牌。且待明日再來。說畢。便免冠而退。明日一早。一逕到那第一個舖子裡做交易。先看明了貨色。然後交銀。果然貨真價實。公正異常。買的東西。較別處便宜。

我們中國教友。主日上。雖然不能全全閉市。到底我勸你們生意中人。於主日除到堂與彌撒外。先當通功誦經。拜苦路後。方可開市做買賣。不然。天主必不降福。生意亦必漸至冷落。

罷工得益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桐格爾克地方。有一個輪船局。拚股營生。已經多年了。近來折本很大。力不能支。局董大家商量。請勃爾德勞做總辦。定然能整頓一切。使商務從新興旺。主意打定。派人去請。勃爾德勞答應道。承諸君不棄。叫兄弟總管商局。敢不從命。但兄弟有一句話。能依則可。不能依。另請別人。局董說。請吩咐下來。我們再為斟酌。勃爾德勞道。每逢主日輪船不上貨。也不卸貨。廠中工匠。一概停工。董事再四躊躇。請通融為妙。勃爾德勞執意不讓。董事不得已。把勃君請定。經手不滿數月。天主格外降福。局中事事順遂。待到年終。各股折賬得利。却是不少。

你看一個罷工人。天主何等降福他。別人都沾他的光。教友若有人請你經理某事。你也該先與他商量。主日是要停工的。能依則可。否則另謀別事可也。

罷工有益一則

法國樞機主教。名叫顧摠。看見本城教友。有許多不肯停工。主日上做買賣。熱鬧一天。費盡心力。不想靈魂要事。再四躊躇之後。想着某教友開大作場。大洋行。不守罷工。若

是他守了。旁人看他表樣。也要守哩。就發一張片子。請某教友來。某教友看見主教的片子。十分歡喜。立刻到主教那裡。會見之後。說了些閒話。主教說。你舖子裡不罷工。很不好看。請自今以後。禁止工人主日上做活。也不做買賣。那教友不肯。答應道。別家做生意。我一家罷工。將來沒有人到我門上了。如果生意衰落。賺不起錢來。我的兒子們。怎能成家立業呢。主教苦勸再三。那個人執意不肯。主教轉念道。我有一個法子。你看行得行不得。你去年賺錢多少。若使今年罷工。賺錢少些。我償補你。教友說。那個行得。但請主教仔細想一想。不要說的太易了。主教說。你放心。你賺錢少了。我補你。若你今年比去年賺錢多些。該交給我。教友說。好的。一定這樣。決不食言。到明年主教已經忘記了。那教友拿着六千小洋錢。大約合鷹洋一千二百元。到主教那裡對主教說。去年罷了工。比前年多賺了六千小洋錢。現在照約送上。主教怎樣喜歡。是不消說的。

這個故事。可以勉勵罷工的人。就是聖經也說的明白。天主格外降福罷工的人。從此看來。教友不肯罷工。害靈魂。勞肉身。真是糊塗。

罷工有益第二

法國有一個會。名叫守主日瞻禮會。進會的人。第一先自己要守好主日瞻禮的規矩。就是主日和瞻禮日子。該當進堂望彌撒聽道理。第二該停百工手藝。連店也不開。凡自己屬下的人。也要安排他們一樣遵守。第三還要勸化旁人遵守。一日有一個進會的女教友。寫信給會中領袖道。我們小城裡。各舖戶大概都不狠守主日的規矩。主日仍奮而張買賣。如同平常的日子一樣。我費多少心。勸着了一個開舖子的娘娘。他果聽我的話。在主日上便把舖關閉。一家人一同進堂。望彌撒。聽道理。日裏分文也不賣。過上幾時。便覺生意寥寥。從前的老主顧也少了些。他心裏便搖搖惑惑。主日上幾乎又要開張買賣。我見了心裏十分憂悶。因爲他若又起首不肯停工。依舊開張。別人家也要看起樣來了。心裏正在愁悶間。朝外一望。見他在街頭上。緩步徐行。特來望我。我見他滿面歡容。全不像前日憂疑的形景。却也稍放了心。待叙了寒暄。他先開口道。姐姐。爲守主日一件事。前日我却有些疑惑。今日我堅心定意。主日仍舊把店閉歇。我一聽他的話。如同一塊石頭落了地。心裏平安了。忙接口道。大嫂。是要這樣纔好。到底我問你。這個好意思。是怎樣來的。他道。說也希奇。前日有個通烟窗的小孩子。到我

門上來。求哀矜。我見他誠實可愛。便和他說話。問他主日上可做活麼。他道我們主日終不做活。全日罷工。我們的地方。不論大家小戶。都是這樣。前日主日上。有十五處招我們通烟囪。我們主人一概辭了。因爲主日上做活。是沒有好處的。但看我們的一個同伴。不是主日上通烟囪跌死了麼。說了這話。他便去了。我想這個奇遇。並非偶然。必有天主的聖意。因此今日立心定志。以後生意不論有怎樣虧折。主日上寧死不肯開張買賣。並且細查日流和謄清兩賬。老主顧果然去了許多。但新交易的也不少。所以今年不但不虧本。並且賺錢也不少。

教友你切莫怕主日上不做生意。怕主顧去了。我今勸你閉舖停工。不久天主定要看待你的。

窮人守主日

在亞爾長端地方。有一個青年婦人。公婆年紀老邁。眼目昏花。手足不便。不能工作。零星小事。不但不能相助。就是三頓粥飯。還要抬到跟前。丈夫本是年壯的人。不幸做傷了力。常常七災八難。身不脫病。已經大半是殘廢之人了。還有兩個小娃子。穿着飲食。

常常要娘幫助。他們兩個。只知玩耍。連飢餓也不知。冷熱也不識。一家六口。平常穿吃兩件。全靠這個婦人身上。可憐一人。只有兩隻手。十個指頭。雖然日夜趕忙做去。那裡養得活一家六口呢。這樣的苦人家。照情理而論。主日上罷工可以寬免些了。豈知這個婦人。主日上比衆進堂的早。瞻禮日期比衆守的周全。不但望彌撒。聽道理。下午還來望降福。公念晚課經。人見他們一家老幼。衣裳楚楚。齊齊整整的進堂。都有些希奇。問他道。你挑着這樣一付重担子。怎麼倒輕輕易易。不覺其難呢。他回道。謹守聖教會的規矩。便是我的大富貴。因爲每主日。我先盡本分。恭敬天主。所以一主日內。天主賞我諸事順遂。做下來的活計。也彀得一家日用。就是有些不順意。不周到之處。大家都會忍耐過去。所以日子倒還好過。

教友呀。你該知道。凡熱心的教友。雖然窮苦。天主賞他們聖寵。使他們會忍耐世苦。所以雖苦常甘。若是別人當了。便要怨聲載道了。

守主日不害莊稼

在里瑪阿生地方。有罷工會的。一個女教友。是新搬到那裏去住的。見那裏的教友。大

半都不守罷工的規矩。心裏十分難過。一日是主日。鄉裏人正忙着要收麥子。一早便起來。無論老少男女。都往田裏去收割麥子。連那大戶人家。也是一般慌亂。因爲那日雲霧滿天。怕起了暴風。下起冰雹來。莊稼都要打壞。所以趕忙的很。堂裏鐘聲不絕。獨打幾次。叫人去望彌撒。人雖聽了鐘聲。仍舊在田裏做活。一個也不去。那個女教友。獨自在堂裏靜候。眼見這般光景。心中更加納悶。便也出堂。走到田裏。高聲向衆人道。今朝主日。該當望彌撒。現在鐘已打了。快跟我來。我們到堂裏去。一同祈求天主。免我們這個患難。衆人果然聽話。一閃都到堂裏去了。恰恰進堂。真的下起冰雹來了。一時兵兵兵。屋瓦窗櫺。打的粉碎。待彌撒一畢。衆人爭先出堂。各人跑到自己田裏瞧瞧。說也希奇。一些兒不壞。那不進堂望彌撒的。都打的七零八落。十中打壞了八九。衆人見了這個聖蹟。都猛然驚醒。現在那邊的教友。都熱心守主日。望彌撒。停百工。恭敬天主。十分殷勤。不像從前的懶惰了。

那進堂望彌撒的。天主賞賜莊稼不壞。不進堂的。莊稼打壞了十中八九。可見守主日規矩。得天主格外降福。教友。你若守好主日瞻禮。爲你自必要化殃爲吉了。

關店罷工

在庚勃來地方。有一個小城池。城裏有一個教友。名字叫西舍依的。立了一個罷工會。許下每逢主日。都要罷工。連店都不開。有一個開大鐵鋪的。也在會中。到了主日。仍在市上和人交易。因爲他說。鄉裏人主日上進城。糶了穀回去。必要乘便買鐵帶回鄉裏的。倘我們店關了。便沒有人來買鐵。不是悞了一樁好生意麼。所以他總是疑疑惑惑。不肯決意關店。別的小鋪子。倒都關了。因此人言嘖嘖。說他貪財重利。顯犯罷工規誡。立不好表樣。話說這個鐵商。只有一個女兒。夫婦兩個。愛他如同活寶。且比千金還要重些。一日偶然害病。說也希奇。這病一起就重。連請兩位名醫到家診治。都說這是死症。醫藥無用。我等只能醫病。不能醫命。說畢。便起身作別而去。連方子都不寫。店東聽說如此。諒來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了。便想求耶穌聖心。同時心裏想道。這病莫非是天主的罰。這場禍。是我不肯關店罷工惹出來的。我今在聖心台前許願。倘我女兒病好。我立志主日上要關店。不做買賣。這個願一許。病女即時好些了。店東見有靈驗。便叫人往城裏去。各處發貼告白。告訴衆人。自後本店每逢主日。及諸大瞻禮日。守罷工

規矩。店門不開。無論士商。幸勿於是日賜顧。此白。又在本處報館裏。托人把自己怎樣不罷工。女兒得病。怎樣許願罷工。女病就好。一齊登在報上。如今他的女千金。病愈強健如前。他的鐵鋪在平日及罷工瞻禮日。果然關門閉戶。不做交易。

教友。你看了這個故事。還不肯罷工麼。

善爲寓意

法國大有名的文學士。名叫路依衛。述一個故事說。某處有一個小村子。兩家人家住在那裏。做活度日。都還過得。內中有一個好教友。每主日罷工。望彌撒。一點不敢疎忽。還有一個冷淡教友。常常做活。不肯停工。一天逢主日。那冷淡的。看見熱心的一個。又要停工了。大大的譏笑他。好教友說。朋友。我問你一件事。請你答應了。我再說別的。冷淡的問甚麼事。好教友說。比方。我袋子裏有七塊洋錢。路上遇一個朋友。他問我借錢。我就拿六塊洋錢送給他。他不但不謝。還把我留的一塊。也搶去了。這樣的人。你看甚麼樣。冷淡的說。把他綁起來。一個錢不要給他。好教友說。朋友。你說的有理。但是你想一想。我們的性命。是天主付的。沒一天工夫。不是天主賞賜的。天主給我們六天工

夫。隨便我們做活。第七天是天主留了的。你不肯停工還要去。做活。不是搶天主的工夫麼。冷淡的一聽這話。呆了半晌。從此定心改過。

凡有不守教規的。我們也該當設法勸他們。他們自然要聽的。切不可惡聲惡氣的責備他們。反致不改過。若果他不聽你的善勸。是他固執於惡了。你却於愛人的本分。不致有虧。

罷工妙法

上海西鄉某處。有教友百餘人。都是勤儉老實。只的有幾家主日上不肯罷工。却是個大毛病。某年春上。瘟疫盛行。那裏教友死的不少。某司鐸勸他們。以後家家罷工。望天主降福。教友聽命。便立了合同。那家主日上午做活。酬鷹洋一元。以充公所費用。這條規矩。至今守的很好。天主也格外降福。比前平安好些。

我想這個法子。處處用得。若是遠近通行了。豈不是很大的善事麼。

守瞻禮日

從前有一位耶穌會神父。名字叫賽三。天主教降生後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壽終在都

路時地方。生前死後。大有聖德的名聲。因他的祈求。當時的人。得了許多殊恩特典。現在且把一件奇事。講給你們聽聽。一日恰好是主日。養三兩神父到未肋隆克去做彌撒。路上走的時候。見一個教友。不顧旁人的議論。竟大模大樣的在場上對風颺麥。神父便喚他道。朋友。你今做甚麼。今早不是主日麼。那個教友回道。神父。我今早做活。並非爲得罪天主。因見天時不好。滿天烏雲。看來要起暴風。所以我趕早颺麥。待沒有打暴的先。還來得及把麥子收在屋裏。神父說。你不會靠托天主。你可曉得。凡聽天主的命。遵守規誡的。必得天主格外的保佑。你且來望彌撒。天主自有法子。使你的麥子不被雨淋濕。不被水衝去。那個教友。本是熱心的。相信神父的話。便跟神父望彌撒去了。在彌撒當中。果然打起暴風來。下了一陣傾盆大雨。水勢急的來不及從水溝裏流。直衝到各處去了。這個教友。身子在堂裏。心裏想道。這樣大雨。場上堆的麥子。必定衝的不知去向了。待彌撒一畢。急忙出堂。趕回家去。跑到場上一望。見滿場是水。又見麥堆倒原封不動。麥子也不濕。心裏便希奇的很。仔細一瞧。見麥堆四週。被水衝成小小的一道溝。場上的水。都打溝裏流。所以麥堆沒有衝去的。本村和外村的人。聽見了這個

奇蹟都來觀看。都稱揚道。這明明是謹守瞻禮日期的一個賞報。

聽命停工望彌撒的人。天主這樣愛他。降福他。你們教友。要得天主的保佑。該效法那熱心守規的人。

勇敢進堂瞻禮

在墨索玻大彌亞地方。愛代斯城裏。教友很多。當時的皇帝。名字叫瓦楞斯。信折教亞里恩的說話。命把城裏天主堂封了。不許教友進堂瞻禮。教友們不能進堂。便在城外另選了一處。做衆教友聚會祈禱之所。到了主日。衆教友都到那裏去。皇帝訪知了這事。便命本城知府。引兵去把堂裏聚集的教友。一齊處死。這個官。名字叫毛代斯忒。他的暴虐。比瓦楞斯好些。所以不忍做這樣喪盡天良的事。私自差人去告訴教友們說。本府今已奉旨來滅你們。論理該當令出卽行的。但念你們小民無知。迷惑邪教。所以特開一面之網。傳信給你們。自後各保身家。迴避幾時。不要再往那裏去聚會。你們若不聽我苦口之言。將來觸了天怒。便身家性命。都難保全。豈知那些教友們。竟把知府的話。都丟在腦後。到了下主日。往那裏去的人更多。毛代斯忒見這般光景。弄的進退

兩難。去殺了他們。心中不忍。不去。皇命難違。再四一想。不能不去。便升帳點兵。多添馬匹。多設旌旗。待兵點齊了。便發行。一路播鼓喧天。軍聲震地。故意穿街入巷。滿城旋繞。使城外聚的教友們知道了。自己畏懼遁逃。他心裏想道。待我引兵到那裏。他們必早散。這樣安排了。一來免我腥手污脚去殺人。二來可據情覆旨。不算欺君。正在走的時候。街旁民房裡。跑出一個婦人來。連門也不帶上。手裏抱了一個小娃子。身上披了一件乾淨衣服。衣襟拖地。連鈕子都沒有扣好。急急慌慌的奪路前奔。把隊伍撞斷。橫剪而過。毛代斯忒見了。大爲駭異。喝令拿住。拿到跟前面訊道。你是誰。要往那裏去。爲何這般慌急。婦人回道。我是教友。今早是主日。要往城外去望彌撒。怕來不及。所以這樣着急。毛代斯忒道。難道你不曉得。今早本府引大兵前去殺他們麼。婦人回道。怎麼不曉得呢。官道。你既曉得了。爲何也去呢。婦人道。因爲要同衆教友得致命之恩。所以不得不去。官道。你不怕死罷了。爲何又抱孩子去送死呢。婦人道。因爲我要他和我一同致命。同享天國的光榮。所以抱了同去的。毛代斯忒聽了這一番話。希奇目瞪口呆。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便下令班師。回去面聖。把路遇的事。細細的講給瓦

楞斯聽。力諫他收回成命。不要殺害無罪的人。

這樣拚命去望彌撒。纔見信德。却有大大的功勞。你們主日上去望彌撒。是這樣拚死的去麼。是這樣趕緊的去麼。恐怕遲起身。晚出門。一路東兜西搭。鐘已到多時。彌撒已上台。你還未到呢。

主日進堂貞女致命

在瑪責陶尼亞的帶撒老尼城。有個女教友。名字叫亞尼西。自幼立志守貞。雖然青年美貌。守的內外冰清玉潔。不愧貞修。平時不肯輕出閨門。不過主日上隨衆進堂望彌撒。當時因爲聖教艱難。教友不便大隊同行。恐怕招搖耳目。所以三三兩兩。斷斷續續。先後分行。纔說的這個貞女。也出門望彌撒去。因爲離伴太遠了些。竟落單了。一人獨走路。有弟阿克肋西揚帝王的一個侍衛。瞧見他頭上兜了一幅青紗。緩步徐行。步武端莊。舉止尊重。十分希罕。便疑他是天主教人。便上前喝道。止步。你往那裡去。亞尼西聽他聲音惡厲。怕他要動手凌辱。一言不答。不過舉手打一個聖號。求天主助佑。退這誘惑。那侍衛見女子不回話。只把手亂畫。不知所以。便動了怒。一手拉他喝問道。你是

誰往那裡去。亞尼西回道。我是耶穌基利斯督的婢女。進堂望彌撒去。侍衛道。不許你去。快跟我來這裡。今日拜太陽。你也去。和我們同拜。說了這話。忙把貞女兜的青紗。一把拉下。貞女要阻不能。回頭向他臉上吹口氣。叱道。惡人去罷。耶穌基利斯督要罰你了。侍衛大怒。忙卽拔劍。刺亞尼西亞。亞尼西登時倒地。睡在鮮血中。嗚呼哀哉死了。

女教友呀。你們聽了這故事。該當效法亞尼西。主日上進堂望彌撒。不要怕人譏誚。路上行走。該當端正。不要輕骨頭。彌撒畢了。當趕緊回家。不要到街市上去遊玩。此外若遇聖教風波時。當求天主恩佑。寧可致命受死。總不敢失落信德。

主日要緊與祭

在聖安多尼所著的一部書上說。當時有兩個年輕人。隔夜相約。明朝主日罷工。我們兩個到山裏去打獵。到了明天一早。一個照常進堂望彌撒。聽道理。然後入山打獸。一個等不及。先自一人去了。把彌撒道理。經言。苦路。一齊丟開不顧。只管走馬射飛。逍遙得意。豈知得意不多時。天忽變了。一時滿天烏雲。如同潑墨。狂風陡發。驟雨傾盆。萬道金光。閃閃亂射。四山裏雷聲相接。但聞半天裏。有聲怒喝道。打打。忽然一個霹靂。把那

個不望彌撒。終日玩耍的。打倒馬下。直挺挺的踢在地上死了。那一個見了。嚇的魂不附體。要避沒有藏身之處。要歸前途還遠。風雨還大。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空中發聲道。這個也打。他聽了也打這句話。更加嚇的沒地洞鑽。忽然空中又有一個聲音回道。這個不打。因為他今朝聽了。物爾朋已降爲人一句聖經的。

這句經。是彌撒終轉經後。神父所念的若望聖經。念到這一句上。彌撒便畢了。這是明說他。今朝望了彌撒的。所以教友們。沒有緣故。主日彌撒終要望的。有多少教友。把主日當遊玩的日子。一早起來。連彌撒也不望。戲謔間談玩。耍遊蕩。教友們小心着。你們莫想這事不要緊的。主日能望彌撒不望。天主一定要罰。並且有時天主也降顯罰。從這故事上。就該害怕了。

罷工與穿聖衣要緊

江蘇青浦某處。有三個教友。不肯罷工。到田裏去攬稻。做到午前十一下鐘。忽然之間。雲中降電氣下來。將二人打死。還有一個。雖然在一塊做活。相去不過幾步。到底沒有死。也沒有打傷。問他緣故。因為身上穿的有聖衣。所以聖母格外保護他。

又在那年。(1887)聖神降臨占禮日。某處堂中有彌撒。某教友離堂不遠。不去望彌撒。偏同一個外教人。駕了一隻小船。到朱家角鎮買貨。買了回來。船翻了。貨丟盡了。只能救性命。已經是萬分造化。

以上兩事。明白發顯主日和大占禮日。無大阻擋。該當罷工。不然天主不降福。無論男女教友。聖衣不可不穿。

聖衣救火一則

在聖奧來衣城一日忽然起火。火勢極大。幾乎全城盡燬。話說當年城裡教友。請修士們在貝利干會上。大開四規。當火一起。便各處飛燒。看來人力是不能撲滅的。內中一位修士。便向一個陪伴少年大聲喊他的名字道。若拉時你是有信德的人。爲什麼不把你的聖衣。拋入火中。那時觀看的人。多的人山人海。急的如醉如癡。少年聞聲應命。便衝入人叢中。高聲向衆道。你們快求聖母。我去撲滅這火。說畢。忙把聖衣拋入火中。同時都見從火中衝出一根火柱來。高至四五丈。一忽兒仍落在火中。火焰卽刻全熄。衆教友見了。都高聲說道。感謝聖母。那一班無賴壞人見了。也說真是希奇。這個少年

後生到會作法。他們不說是聖母保佑。偏說是邪法。明日在灰堆中尋出這副聖衣來。據說當時灰還是熱的。到底聖衣並沒有燬。也沒有焦。

聖衣救火二則

話說在中國一個會上。有一個女教友。先有了免單。然後和一個外教人成親。此人是一個酒徒烟鬼。強橫的如同畜牲一般。這個女教友很有信德。年年一次上會開四規。身上常戴着聖衣。這就是他的安慰。他的靠托。每年乘上會時。便求本堂神父一副新聖衣。因為那舊的已經用爛。一日並非上會日期。他急急忙忙的來。求一副新聖衣。本堂神父問他道。我給你的那一副聖衣。難道失了麼。他回道。神父。我沒有失的。難道給了誰個麼。答道。也沒有。神父請聽。待我慢慢的把緣故講出來。我家借住在一個外教人家。所居的屋。是在後進。屋前屋後。主人堆積了許多高粱桿子。和別的柴草。一日不知怎麼樣的。高粱桿子着了火。一時燒的紅燄滿庭。濃烟障目。我的一家老小。一時衝不出去。勢必燒死在裡頭。我的外教丈夫。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亂跑亂喊。我見事急了。便把身上帶的聖衣脫下。把一塊碎磚兒縛了。丟在火裡。說也希奇。頓時風轉火息。我

們住的屋。沒有燒着。幸而救了合家的性命。我和在場的教友們。在火灰裡找那聖衣。後來過了多時。雖然找着了。一些兒沒有燒燬。到底如今不知道那裡去了。所以特來求神父。再賞一副。

聖衣障火

有一個莊稼漢。寫信給朋友道。一日正在深秋之時。我們都在田裡監工。看傭人做活。因爲大清朝起。天氣寒冷。傭人便點把火。大家烤烤。偶不經心留下一點火星。未曾撲滅。初起不過延燒田裡枯草。不知怎麼樣的。一忽兒竟延至柴堆。旁邊還有多少稻稞。若再延燒開去。我們一年的收成。就此了賬。這是我們一家老少。一年日用所需。都指望在那裡的。若是燒去了。如何是好。正在思忖之間。猛抬頭。望見我的母親。在頸項裡脫下一副聖衣。解下一個聖贖。雙手分拿了。向火起處高高擎起。似要把火障住。這兩件聖物。竟像銅牆鐵壁。不但把火障住了。不致延燒開去。且把火一齊都掩息了。連一點火星都尋他不出。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所以書此以誌聖母之恩。

聖衣轉風息火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在聖肋米奧、抱亞納西地方失了火。那裡沒有水龍灌救。不能一時撲滅。只得任其延燒。兩座裝乾草的大房屋。已經着火。燒的透頂。那接連着的第三座大房屋。勢所不免。因為屋頂業已着火。屋主大驚失色。無計可施。旁有一個熱心婦人。勸他把聖衣拋入火中。可免此禍。他便遵勸。忙把聖衣拋入。當時風即轉向。火勢也殺。保留了第三座房屋。在那先燒去的兩座大屋底下地窖中。衆人尋着一個酒桶。滿盛着酒。桶上照着一副聖衣。桶底桶圈都完好。沒有半點焦形。人見了都說是聖跡。話說這桶是一個貧窮婦人的家當。他見火燒屋頂。便下地窖裡去。把一副聖衣照在桶上。指望聖母保全。聖母果然遂其所願。當時有一個巡路兵弁。也在那裡觀看。見了大奇道。若非我今日親眼見來。斷不肯信這樣的聖跡。更不信聖母的仁慈。竟肯經管保護這樣的事。

世上最大的禍。是火災。若非天主全能救助。雖然有洋龍灌救。勇丁搶火。也不中用。于救火一道。聖母像要特顯其能。如同他能息生後之火。也息人生今世之火。

魔鬼出現戴聖衣不被其欺

西國風俗。大家子弟。當大衆之前。原有男女跳舞之風。這原不是好風俗。一日大爾斯地方的本堂神父。姓名叫做味火納是很有聖德的。坐在神功架子裏。忽有一個青年女子來辦神功。當其告罪的時候。這位神父。忽然得了天主的默啟。明知此女之事。向他問道。在某日某時。你也在跳舞場中。等待跳舞顯能。是不是。答說是的。又問道。那個跳舞最玲俐的後生。請不請你同他跳舞。答說沒有請。只請別的女子。當時你心中如何。答說。我心中很不輸服。很嫉忌別的女子。因此很不喜歡。這個少年人跳舞如何。果然好不好。答說。這人跳舞很便捷輕靈。又十分文雅可愛。因為我不能和他角勝。所以心中很不喜歡。神父說。這個少年人。不是人類。實是魔鬼借形發現。所以不請你的緣故。因為你身上戴了聖衣。你今該感謝聖母。

聖母發顯多少靈跡。以證聖母所許。凡戴聖衣的會友。雖然有時忘記聖母。但是聖母終不忘記他。常常各處追隨保護。只要他外面還有聖母的記號。穿戴聖衣就是了。

一脫聖衣死卽隨之

有一個少年人。原來很熱心。很守本分。後來喜歡看淫詞小說。又結交多少輕薄惡少。不但把一切正經道理。拋在腦後。連信德都要失了。因爲一時放肆做了一件不可見人的事。如果破了案。將來難以做人。一時心昏志亂。忘記信德道理。不去求天主寬赦。妄想一死了案。便自投河尋死。豈知一到河中。要沉不得沉。要死不得死。雖然自己往下沉。總是浮在水面。當時有一個漁夫見了。便駕小舟。忙去施救。已經近身。同時魔鬼向他說。你所以沉不下去。因你頸項上戴着聖衣。快把他脫下。無有不沉的道理。他便伸手把聖衣拉下。遠遠拋在一邊。頓時就沉沒河心淹死了。漁夫徒勞了一回。施救不及。

自脫聖衣而死

在一個聖衣院的日記上。載一個故事。話說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有一個幼年人。聖衣會是我給他進的。聖衣是我給他穿的。他講給我聽道。本會上有一個酒精的人。終日把黃湯當茶喝。喝的酩酊大醉。醉了便和人尋是惹非。經也不念。堂也不進。聖事也不領。見了神父。便譏諷咒罵。他一種凶惡橫逆的模樣。真是難以言語形容。不過他身上

常戴着聖衣。一日忽然害病。一病就重。家裡人見他病重。便百般苦勸。勸他辦神功。領聖事。預備去見天主。不然來不及了。豈知他固執萬分。一說請神父。便大呼小叫。搖頭擺手。終說不要。家人無法奈何。也不去勸了。不過心裏替他着急。病人忽然昏暈了去。聲息全無。像似死的一般。過了一回。又忽然甦醒。不停的滿床翻滾。不知他要什麼。便問他要什麼。他便大嘆一聲。又狂叫道。氣塞殺了。氣塞殺了。說畢。伸開雙手。把被推開。扯去胸前衣服。瞥見胸前的聖衣。便道。是這個東西。壓在胸口上。塞住了氣。忙用力扯去。丟在一邊。於是兩脚一伸。雙眼亂翻。不過煞時。一口氣換不過來。死了。死的十分可怕。明證他是個地獄惡人。

以上兩個故事。明證聖母決不偏心保護一人。凡戴聖衣的。果有依恃聖母的心。聖母寧願發顯聖跡來救他。必不放手。他下地獄。若爲那負惡不遷。一無依恃聖母之心的聖母也。斷不偏護他。至於落地獄。是他自己要落。與聖母所許無關。

戴聖衣者獲救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西五月初八日。萬爾撒益鐵路輪車開行。車中搭客極多。行至中

途。忽然車艙火發。一時蓬蓬勃勃。燒的灌救不及。把車燒斷。顛倒推翻。填塞滿路。艙中客人。不及跳出。燒死在內的一百餘人。傷的無數。這個大劫。真正目不忍睹。耳不忍聞。至今提起。莫不心爲之寒。明日有人見一個少年人。獨得生全。雖然稍受微傷。無關痛癢。據其親口傳說。當時他覺縱跳出車外。究竟不知是怎麼樣的。但知道不過我一個。戴着聖衣。

戴聖衣的教友呀。你若誠心依靠聖母。你在急難中。聖母定來救你。

聖衣愈喉症

忒來位地方。一位本堂神父。講一個故事。這事出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是他親見的。話說有一個婦人。名字叫做勃利弟亞斯。所生兒女衆多。無如久患喉腫之病。無力撫養。此病時常舉發。若是外腫外穿。還可多延時日。此次舉發。竟是內腫。所以不但湯水不能進。連氣喘都不便了。不久便一息奄奄。行將待斃。醫生名叫安當也。覺束手無奈。何只得用刀刺札。望其穿頭出膿。或可救藥。豈知動刀之後。仍不見效。陪俟的親戚兒女們見了。都驚惶無措。都含淚含悲的哭不成聲。但見病人痛苦非常。命在呼吸。衆人

正在忙亂着急。忽見病人強打精神。一手亂招亂摸。摸着自己身上帶的聖衣。便把來塞在自己嘴裡。直塞至喉嚨深處。聖母鑒他的信德。賞一個聖跡。立時病人便覺喉中無阻。喘氣便易。內外的腫也立時消除。並不穿頭出膿。霎時之間。諸病皆痊。說話响亮。當時便穿衣起床。操作如常。

聖母這樣愛穿聖衣的教友。可謂無微不至了。

墮井獲救

有一個山鄉。那裡的人都種煙葉。六月炎熱之天。日日須澆灌。這是婦女之工。所以每日早晨。有一班婦女們成群合隊的會齊了。前去汲井水。灌溉烟苗。一路上閒談說笑。有時高聲唱歌。這是日逐平常的事。一日有一個青年婦人。是聖母會熱心會友。搶前先走。先到井邊。便彎着腰。先汲井水。不知怎麼樣的。一失足。便連桶帶人。一齊墮落井中。不多幾時。同伴婦人都到井前。一個便去上井汲水。僵腰一望。見先走的少婦。浮在井面。兩臂拳曲。便大聲極叫。衆婦聞聲。一齊上去。問是甚麼。不待回話。都闐然探頭去看。驚見落在井裡的。是先走的少婦。便七手八腳極力救援。用又耙鈎子拉出井外。但

見身子如屍。僵硬如石。寒冷如水。兩眼大開。牙關緊閉。一口咬着聖衣。除非撕破。不能扯出。雖然如死一般。衆人還望他一口氣未斷。所以各婦女把屍身。爭相摩擦。一忽兒。果然長嘆一聲。一口氣出。便睜開雙眼。注視衆婦女。開口道。待一墮井。我便知沒有命了。同時就發痛悔把我身靈。全全托付無原罪聖母。口親聖衣。隨後就不知不覺了。以後一切光景。都不知道。此婦在井中。約有二刻鐘。足穀絕命。現在幸慶重生。實是聖母聖衣之恩。

人生在世。無處不見危險。陸地有危險。航海有危險。肉身有危險。靈魂有危險。爲目前暫時之需。有危險。爲身後永遠之事。更有危險。所以聖母仁慈。於諸危險之中。賞賜我們一個盾牌。以顯他母親愛子之心。總而言之。聖衣真是一個保險牌。我們的財產聲名。以及姓名。時時處處。都有危險。這是人人知道的。既然如此。教友你們爲甚麼不穿聖衣呢。

聖衣靈效

可敬高隆下神父。講道說。聖母聖衣的效驗。教友們天天覺着。從古以來。海中的浪。天

上的雷。地上的火。都遇着聖衣。就退下了。若使我要述一總的危險。聖衣救過的人。却多的說不盡。這裡我只講一個故事。發顯聖母聖衣。甚麼樣救落在海裡的人。從前有兄弟兩個。大的二十歲。小的十八歲。家住地中海相近之處。兩個都是耶穌會學生。都熱心恭敬聖母。一天有人請他們去看跳舞戲。是男女同跳。很不雅致的。兩人答說。我們不去看。人問爲甚麼不去看。他們說。我們許給聖母了。終不到跳舞場上去。過了一會兒。哥哥對弟弟說。我們去散散心罷。小的名叫若瑟。答說。很好。兩人就請了母親的命。駕一隻小船。一棹一槳。駛到地中海裡去玩耍。當初風平浪靜。却是興高彩烈。不料愈駛愈遠。駛至海中。忽爾烏雲一片。從遠處吹來。轉瞬密雲四佈。雷電交作。兩人在浪中拚命打槳。小船活的如雞蛋。一不小心。船翻了。兩人都倒在汪洋巨浪中。他們的母親。曉得兩個兒子都在海裡。奔到碼頭上。叫大船去迎接。然而沒有一隻船肯出去。雖然許了多錢。亦不肯去。岸上人用千里鏡照去。隱隱的看見那小船已經翻了。兩個年青人。影響全無。衆人都嘆息不置。說這兩個好學生。寔在可惜。直到晚上六下鐘。風浪都平了。纔放船去找。看見兩個聖衣浮在水面。拏着一拉。就得着兩人的屍。已經氣息

沒有了。載到岸上。設法灌救。不久兩人都如死復生。衆人欣喜至極。都說是聖母格外的恩典。所以做一個報恩牌。掛在近處聖堂西。永以爲記。

這兩弟兄許了聖母。不到跳舞場中去。所以聖母亦照所許的。救了他們的性命。就是凡帶聖衣依恃聖母的人。聖母必救他們於諸危險中。

兵穿聖衣鎗彈不及其身

近來有個兵丁。因爲大壞營規。定了死罪。暫且監候。按軍例。兵們犯案同營之兵。該同放排鎗打死。到了日期。便把他提出監來。網綁在將軍柱上。先行痛鞭了一頓。然後營官命一隊兵。排到他跟前。將葯彈一齊裝好。照準了犯兵。攀機等令。一忽營官說聲放。同時衆鎗齊發。說也希奇。沒有一彈打中了他的。但聞空中鉛珠兒。呼呼響。紛紛落在他的腳跟前。營官驚異。忙走上前去。盤問他道。你身上可帶有甚麼護身寶物。犯兵回說。沒有。所有只帶着一副聖衣。心中默求聖母保佑。這兩件便是我的護身甲。營官和衆兵。都不相信。便上前去把他的衣裳。上上下下。一齊剝去。細細搜尋。看有甚麼沒有。果然不見別的東西。只見他身上載了一副聖衣。全身也沒有半點兒傷痕。衆兵眼見

了這樣聖跡。都替他請免。上司果然准請寬免。

小孩帶聖衣

世上無論怎樣有福氣的父母。爲了自己孩子們。不知受了多少驚惶憂慮。孩子在胎。大人何等小心。及至產期。如何害怕。生產之後。撫養實難。養至成童。不知有多少磨難。身子有七病八痛之慮。性情有暴躁倨傲之偏。待知識漸開了。又怕他習惡易。從善難。做父母的。弄的日夜不安。既然如此。你們爲父母的。爲甚麼不早早把孩子托給聖母。孩子不拘甚麼人家。不拘甚麼年紀。都可以進會。穿帶聖衣。這不是一個萬全的計麼。爲何空憂白慮。自惹多少煩惱呢。我今講幾個故事。足使爲父母的。早把聖衣給孩子帶。不但知識一開。便能得多少大赦。且聖母要報父母的虔心。事事先患預防。保全他們的愛子。

說說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有一件奇事。是一個親見的人講的。他說。我有一個小孩子。不過五歲。父母就把他獻於聖母。進了聖衣會。早把聖衣給孩子穿帶。一日不知怎麼樣的。偶不經心。一失足。便跌下井裡去了。從井口到水面。高有四五尺。水有六七尺深。

孩子一跌下去。便叫喚母親。並不顯半點驚惶。母親聞喚。便走近井邊一望。見孩子浮在水面上。又開雙手。要母親接抱。母親一見大驚。忙卽屈膝灣腰。伸手去接。竟便便當的抱了起來。一些兒不覺其難。旁人見了。十分希奇。便多到井邊去試試。看覈得着麼。豈知兩手伸的雖長。離水還遠。終究覈不着。於是都大聲高叫道。聖跡聖跡。又走近孩子跟前。從頭到脚。細細一看。都見孩子的身體和衣裳。竟一點兒沒有沾濕。這是更希奇了。

有一個兩歲的女娃子。已經會說會走。忽然兩腿癱痿。不能起立。常坐在一處。若要換地方。必須伏地而行。雖然給他兩根拐杖。也不能支撐。因爲一用力。便覺痛苦異常。這樣病情。一連三年。常常如此。父母也沒法醫治。忽然想起把他交給聖母。便引去進了聖衣會。帶了聖衣。待至明日一早。小孩子穿衣起床。較常便捷。待下床來。只把一根拐棍兒撐了便能行走。至後日一早起身。兩足都靈便。不用拐棍。也能行如常。並和他孩玩耍。奔走。嬉笑歡然。如是他孩都大聲叫道。妹妹好了。父母見了。喜之不勝。忙把拐棍送到堂裏。掛在聖母祭台邊。以徵聖跡是真。

聖衣護身

聖母聖心報載一件事體。明見聖衣不可不穿。穿了定有靈魂肉身的好處。據說有一個年輕女子。是老賽喇地方人。向來恭敬聖母。身上穿有聖衣。因為家中窮苦。所以到巴黎京城。在一個饅頭店裡幫工。近來有一個壞人要討他做妻子。那女子執意不肯。壞人恨極。拿小洋鎗對女子胸前開放。豈知鉛珠到了聖衣上。便軟了。並不進胸中。後地方官知道了。在本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初六日。提審。壞人和女子當堂察驗。果然是天主的靈跡。但不知這案怎樣定的。

我如今問你教友。現在天氣又要熱了。你又要將聖衣脫下。挂在帳鉤上麼。恐怕到了急難之中。想着聖衣。已經來不及了。所以無論何時。聖衣終不可脫下。若你素來不穿聖衣。請快進聖衣會。快把聖衣穿着。因為真是護身的寶貝。萬不可少的。

惡少謹遵母訓獲救身靈

有一個年輕人。謀着一個美缺。要往一位親王宮裏去辦事。臨行時。他的母親再三叮囑道。我兒。常言道。侯門似海。你一進了那宮裏。將來必滿心世俗。把事主救靈的道理。

拋之腦後。我做娘的。狠不放心。如今你要去尋個出身地步。我也不便阻擋。但望你在
那裏切勿忘了兩件事。一件是常常要求聖母。一件是常帶聖衣。你可許下我麼。兒子
聽了一口應承。立誓奉行。說畢。便作別而去。一進了王宮。起初果然辦事殷勤。隨後便
只想豐衣足食。效法宮中的奢華體面。揮金如土。因爲一個窮鄉僻壤的人。一見了如
此的榮華富貴。自然移情易性。專想虛體面。假光榮。無如所入不敷所出。雖說賺錢多。
終不敷他的揮耗。無法奈何了。便窮思極想。錢多。或者哄嚇騙詐。或者偷鷄摸狗。或強
搶硬奪。以濟他日逐的用途。這樣的行爲。宮門中如何容得他下。不久便被逐出在外。
依然招搖放肆。不論如何。只要有錢。無惡不作。俗云。千年老賊終有敗。一日不知怎麼
樣的。案破被拿。便腳繚手拷。收禁在監。一經問訊。諸案皆破。不久便擬監候斬決。到了
日期。竟押赴城外斬決去了。一路上有兵勇押送。並有無數人民。齊來觀看。一時人頭
濟濟。擁擠不開。雖然如此。他雙手把聖衣拉着。不停的求聖母道。真福聖母。救我於臨
終時。正在熱鬧哄哄。走上殺場的時候。走到一處三叉路口。見有一個聖母聖像。他高
聲求道。兄弟們。引我到聖母台前。待我和他作別。衆百姓見他尙有愛聖母之心。都高

聲說道。引他去。引他去。衆兵和衙役們。見衆人要如此。便一徑引他到聖母像前。他到了那裏。便再三拜跪。口親聖像聖足。求道。真福聖母救我於臨終時。說也希奇。聖母聖像原是頑石雕刻的。此時竟像活的一般。俯身伸手。把他緊緊拉住。不放他行。衆兵們因限時已到。便硬拉強携。無如終究拉不動他。衆百姓見了。都高聲大叫道。請免請免。聖母替他請免。你們怎這樣硬心。於是監斬官稟請上司。申奏朝廷。准奏豁免。這個年輕人得了赦書。真的改惡從善。到死不變。

教友們。你看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因爲不脫聖衣。常求聖母。終究得救靈魂肉身的性命。你還不穿聖衣。不求聖母麼。雖然我也不勸你只求聖母。只穿聖衣。此外一味效法他放肆作惡。因爲這樣的靈跡。是千遇難逢一次的。這是靠不住的。我料他除求聖母。穿聖衣之外。另有一副真心實意。你還及不上他呢。

人鬼扭打聖母護人

在貝路士地方。有一個少年人說。倘魔鬼肯助我做成了某件惡事。情願把自己的靈魂。交給魔鬼。因他爲了這件事。迷了心。日夜心心念念。想方設法打點。無如終不能得

手。魔鬼見他自己投上門來。便連聲答應。先教他立誓。又寫了一道血書。以作憑證。於是魔鬼便替他謀幹。過不多時。這個少年所謀的事。果然到手。魔鬼忙來催他踐誓。強携他到一口井邊。厲聲喝道。你自投下井去。倘你不肯投井。便是失信。我將活扯你到地獄裏去。少年人一聞魔鬼聲。嚇的四肢抖戰。明知無法躲避。便自上井欄。要跳下去。朝下一望。黑洞洞的。便覺怕懼。要跳終不敢跳。回頭向魔鬼道。我胆怯的很。要跳不能。請你上來推我下去。魔鬼喝道。快把你身上穿的東西剝下。我便上來推你。少年人一聞魔鬼說如此。明知所穿的聖母七苦聖衣之故。所以魔鬼不敢下他的手。便說這個不能遵命。魔鬼見他不肯自剝聖衣。一時怒氣冲天。三脚兩步的奔上前來。和他扭打。他急忙拉住了聖衣。不肯鬆手。魔鬼無法狂呼了三聲。嘆口氣道。又是徒勞。回身就走。少年見魔鬼已遁逃。這次幸得脫離虎口。實是聖母大恩。不覺感泣。淚流如雨。翻然改過。立志痛絕一生惡習。回到家中。忙請一位畫師。畫了一副人鬼圖像。把自己在井邊和魔鬼扭打一切情形。都畫入圖中。把圖像送到貝路士聖母堂中掛了。以記聖母之恩。永矢勿諼。

教友。你看這辜恩的罪人。他得罪聖母的愛子。聖母反記得他救他的身靈。聖母的仁慈真說不來了。你還不快報聖母的恩麼。你每次犯罪。你的靈魂失了多次。都是他救了你。賞你的恩典。叫你辦神功。你反全然不覺。尙敢再犯大罪麼。

聖寵奇效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某神父在耶穌聖心占禮日。宣講道理。教衆教友愛慕聖心。依靠聖心。雖是很大的罪人。也不可失望。只要真切祈求聖心。聖心定肯寬免的。彌撒畢後。神父在園中散步。突來一個不相識的人。把帽子一低。恭恭相敬。寒暄了幾句。便說道。神父。我也是本會的教友。因爲多年在外。所以沒還會過。今朝你勸罪人依靠聖心。我就是個大罪人。靈魂上的事。樣樣丟盡。只有信德還在。請神父相幫我。神父聽了。將信將疑。仔細望了一下。想他嗑醉了酒。這人就懂。說道。神父不要怕。我並沒有嗑酒。只因心裏煩難。所以有些驚慌。我出遠門的時候。只有十四歲。不多時候。把教友的本分拋的淨盡。到如今十五年。沒有辦一次神功。前幾年。我相幫一個異教人。他肯把親生女嫁我。只要我進他異教。我依他的話。便成了親事。豈知從此以後。不得半

點平安。朝朝夜夜，總是難過。並且一日狼一日。覺說不來的愁悶。又有一個聲音。暗暗對我說。你該還鄉。你該還鄉。一天實在當不起了。便離妻子。到這本鄉來。我現在懂得。這聲音。是天主的聲音。叫我回頭改過的。神父安慰他幾句。教他預備到某日上來辦神功。到了日期。果然痛悔告解。十分妥當。因為痛悔真切。流淚很多。連神父也哭泣了。到明日領聖體。熱心至極。用許多工夫感謝聖體。謝畢。到父母墳上。放聲大哭。眼淚傾流。哭道。爹媽呀。你們兒子長久失去。如今找到了。你們在天堂上。也可以放心哩。回家後。不滿一两天。就害個病。第四日上。差人去請神父。神父一到。便說道。請神父同我謝天主。因為天主要收我靈魂了。神父仔細一看。病却不重。醫生來瞧。也說不要緊的。到底他堅執不疑。說他定要死哩。且說我甘心去世。巴不得多吃些苦。為補贖從前罪過。說的不差。病勢日重一日。過不多時。醫生說莫救了。病時十分痛苦。常常忍耐。把自己苦愁獻給天主。有人問他痛不痛。他答應說。我該下地獄。不知多少回數了。這些病痛。豈能補贖麼。噯。天主呀。你燒我也好。殺我也好。釘我也好。只要我死後。不打下地獄。害病約一個月。疼痛非常。一言難盡。旁人見了。個個可憐。他只一味甘心忍受。末了兒

喘氣急迫。滿面冷汗了。有人替他揩汗。他說不要揩。從前耶穌在十字架上。滿面流血。那個替他揩洗呢。過了一會。神父說。我的朋友。你勇敢些。不要怕天主近了。病人答應道。請衆人讚美天主。又向天主說。吾主天主。你就來罷。就來領我去。噯。吾主耶穌。我爲你生。也爲你死。說了這話。再不做聲。只把苦像放在嘴唇上。親了幾回。手也提不起了。過一會兒。靈魂便出肉身。安然辭世。

教友。你也盼望善終麼。該平時恭敬耶穌聖心。全心依靠他。因爲耶穌自己說過。犯罪人在他聖心裏。得仁慈的洋海。就是說。不論怎麼不好。如果依靠聖心。聖心必定寬恕的。

聖心奇蹟

在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有一位神父的書信上說。我在某城講道。勸教友滿四規。一天。那裡的本堂神父來說。某老爺是這裏的大鄉紳。近方要算他最有名望。無奈進了密教。現在病重要死了。却不知道用什麼法子救他靈魂。不拘那位神父去。他一定不肯見。他的夫人還熱心。如果他不改過死了。那個夫人一定難過至極。恐怕就請那夫

人去勸。還容易些。我聽了本堂的話。就叫那夫人來。教他拿一尊聖心像。供在病人床跟前。說的果然做了。說也希奇。纔過兩三天。那夫人聽得丈夫口裏念幾句經。聲音含糊。不很清白。夫人就說。聽講某神父要來瞧瞧你。你見他不見他。病人答應說。怎麼不見。我得這信。就去見他。所說的只是病緣醫藥。和別的閒事。並沒說辦神功的話。臨行時。我問病人。我還要來瞧你。你喜歡不喜歡。病人說。那一定喜歡。於是再去瞧他。這一回勸他辦神功了。他倒也肯。就細細辦了一個神功。已經多年沒有辦的了。會中教友聽得這個好信息。個個喜歡。感謝聖心的恩典。過不多天。病人好好兒死了。我得信後。就到喪家去。正要安慰那個夫人。夫人說。我的丈夫死的這樣好。那是到死忘不了的。安慰他。今天早上七點鐘去世的。昨日夜裏聲音差不多沒有了。還對我說。把帳子拉起來。我看不見聖心像了。噯。這聖心像相幫我改過。聖心變了我的心。我要望聖心像斷我的氣。

耶穌聖心。這樣慈善。素不守規的人。也肯寬恕他。賞他改過而死。教友你若有親朋。或你自己家中人。不滿四規。不守聖教各等規矩。快快托靠聖心。早早求他變化罪

人的心痛悔補贖。得個善死。

聖心化人一則

從前西國有一個教友。十分冷淡。一年到頭。不念一句經。不望一台彌撒。把別的教規。都束之高閣。真是外教人一樣。不但如此。還有別的多少壞表樣。一言難盡。他的妻子兒女。連番苦勸。只當作耳邊風。理也不理。若不被他辱罵一頓。也是倖僥了。某年本堂神父。請別位神父來講道理。滿四規。教友都去聽道理。那壞教友的妻兒。勸他也去。他不肯。脚也沒有闖進堂一次。末了兒。神父約定日子。行大禮。祝聖一尊耶穌聖心像。那個婦人對丈夫說。今天神父要祝聖聖心像了。人人都說這尊聖像。十分體面。你也去看看罷。壞教友說。那倒使得說罷。夫婦雙雙的走到堂裡去了。纔仔細望聖心兩三次。便覺感動。眼淚潄潄落下。回轉頭來。看見一位神父。坐在神功架上。就走上。把生平的事。怎來。怎去。說給神父聽。神父勸了他一番。叫他發痛悔。便赦他的罪。明日到堂領聖體。鄰居認識他的。個個希奇聖心的仁慈。忽然之間。變化這個罪人。

教友。倘你的親人。不守規矩。不滿四規。不進堂。你也設法勸他。另求耶穌聖心。變化

其心。

聖心化人二則

有一個開飯館的老板奶奶。和他丈夫兩口很熱心。恭敬耶穌聖心。凡有客人上他們的館買飯吃。他們必送一張聖心聖像。或一個聖心聖衣。一日有一個人闖進門來買飯吃。面色凶橫。舉止粗莽。待一坐定。開口便罵天主和聖教會。老板奶奶見他這副嘴臉。聽他這個腔口。明知不是好人。因此把聖像聖衣收起。不敢給他。怕他輕慢。到底一句好話不說。放他出門自去。心中終覺不安。所以立志要試試。便半句套話也不用。一直問道。客人。你幾歲初領聖體的。到如今有幾多時。沒有領聖體了。只怕久的很了。他聽了這話。似乎詫異。先向奶奶面上望了一望。然後答應道。久了久了。大約有五十年了。自從那次進了堂。以後終沒進過。我平生所最恨的。是教堂和司鐸。到底我們那裡副本堂司鐸。我却不恨他。因他爲人謙和。我雖不認得他。他見了我。必點頭問好。老板奶奶見他肯答應。便覺胆子大些。又追問道。爲甚麼不再去領聖體呢。勤領聖體。是保存信德。頂好的法子。他道。你不必問我。爲多年老定主意。立志再回頭了。奶奶想

還要逼他。他便道。奶奶。你若再要逼。却是白費唇舌。白操了心。難道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女苦勸。倒不及你的好言麼。他們常常哭哭啼啼。連連勸我。我尙不聽。何況你呢。老板奶奶聽這回話。明知多言無益。便走近他面前。和言悅色的叫他道。客人。你既如此說了。我也不敢絮聒了。但這是我的敬意。求你收了罷。說了。他把一個聖心聖衣送到他手裡。他竟伸手拿來一看。眼圈兒一紅。便到雨潛潛的哭起來了。連哭帶說道。你是甚麼人。竟把我的心變了。如今不像先前了。連我也不認得自己了。我要告解了。就到副本堂手裡辦了告解。數日後。領了聖體。以後竟成一個熱心教友。

教友。你看聖心聖衣。有何等能力。竟把一個硬心惡人。忽然感化。變成善人。

果得聖事

一千九百年。在印度馬杜來地方。有一個女教友。是窮苦人住的地方。離堂五六里。他每逢月初瞻禮六。必定到堂領聖體。恭敬聖心。那年西歷三月初。占禮五日。本堂神父。沒有看見他。問同村的兩個女教友說。爲甚麼緣故。某人沒有來。他們兩個說他病了。神父明天去瞧瞧他。他一定喜歡。神父心裡一想。明天去瞧瞧他。若是太遲了。甚麼樣。倒

不如今天就去。這念一起。立刻就走。走了二刻鐘。纔走到村上。那個女人病却很重。到底心裡還是清白的。神父就聽他神功。給他聖體。付他終傅。和臨終大赦等。病人喜歡的了不得。神父就回去了。這一夜一過子時。恰好是頭一個瞻禮六。那個女教友。平平安安安死了。

若是神父等到明天去。一定趕不上了。可知耶穌要賞賜他臨終聖事。所以叫神父當日就去的。

聖心顯靈

有一個美國兵官。自述所見。寫在德文聖心報上說。天主發顯聖跡的時候。還沒有停。我親自見了。纔寫給衆人知道。在聖方濟城。地動發火。遭大難的時候。一總房屋。燒的燒了。倒的倒了。只聖心會修女的院。仍舊站立。那座修院。在福耶靈街門牌九百二十五號。院中二十五個修女。向來教女學生的書。女長哥爾滿管理一總事務。地動初起時。地中發大聲。城中人個個向外逃去。或到街心。或到荒場。只那二十五個修女。依靠聖心。到小堂裡祈求。外面衆人呼喊哀哭。修女們念聖心禱文。不久四面大火環繞。直

至火頭在修院頂上相接。一連幾下鐘。只見大火。不見別的。衆人想修院一定燒燬。修女個個死了。誰料火息後。看見修院挺然獨立。修女一個也沒有死。更希奇的。四鄰的屋都燒盡了。那座修院的窗戶。還是好好的。只有一點焦跡。

從此可知。依靠聖心的人。聖心格外保護。

煉靈感恩 五則併記

教友們相幫煉靈。煉靈得了恩典。十分感激。這是一定的道理。聖婦彼里日大聽得一個聲音。從煉出來說道。誰安慰相幫我們的。盼望天主百倍報答他。又有一次聖婦聽得一個煉靈求天主說。呀。天主。我主耶穌。求你發顯無窮能力。不拘甚麼人用祈禱善工。救濟我們的。求你百倍報答他。又有一次聖婦聽得一位天神說。那個在世用祈禱善功苦難等。助救煉靈的。真有福氣。

有一個尊貴婦人。叫做勃來和恩伽。他述說我的祖父。就是親王路鮑米爾。思基很有名聲。別人稱他是保老。擲省的撒落。滿他背了天主。說天主和靈魂都是沒有的。爲掩沒他的良心。著一部書。印證沒有天主。沒有靈魂。一連幾天幾夜。做書不睡覺。後來乏

了。出門玩耍。拚着一個老婦。趕一匹驢子。拖些乾樹枝。爲煮飯之用。親王問道。你是做甚麼的。老婦說。我做不來甚麼的。向來我的丈夫賺錢。養活我們全家人口。如今他死了。家裏窮得很。要爲他求一台彌撒。也沒有錢。親王聽說這話。便從袋子裏拿出幾個金錢來。丟在老婦手裏。說。拿去求幾台彌撒罷。說罷。就慢慢回家。晚上仍到書房裏。寫他的書。忽爾看見一個鄉下人。站在跟前。不做聲。也不走動。親王問道。你做甚麼。誰許你進來的。就打鈴。叫守門的人。責備他。不該許那鄉下人進來。守門人和工人都到。都說那裏有鄉下人呢。我們看不見。那時鄉人亦走了。明日晚上。鄉人又來。仍不說話。親王把手中洋筆拋的很遠。立起身來。直走到鄉人那裏。怒氣沖天的喊說。你究竟是誰。來做甚麼。鄉人說。我就是你前兩天拚着的一個寡婦的丈夫。爲報答你的恩典。我求天主許我告訴你一句話。靈魂是不死不滅的。說罷。就不見了。親王立刻喊家人到來。述說他所見所聞。當衆人的面。把寫的書。撕的粉碎。家人偏把破紙留着。以作證據。親王親述這事給某神父聽。他死後。這位神父登講道台。述這件事。親王家裏。把這事寫在家譜上。至今還存着。

意國有一個明白教書先生。名叫巴利尼。他在年輕時還好。後來變壞了。進秘密教。亦叫圪人教。甚至發誓到死不辦神功。一回同仇人對打。受了重傷。定要死了。死前叫人去請神父來。自願辦神功。在許多親友面前。自己認差。當衆退出秘密教。不久靠托天主。好好死了。若問爲甚麼。這個人死的還好。因爲他小時恭敬聖母。天主念主。予自幽谷一遍。求天主爲煉靈。後來雖然變壞。沒有全忘聖母。所以得善終的恩典。

有一個大財主人。生平做善事很多。格外助煉靈。他到臨終時。許多魔鬼來誘惑他。他發奮抵敵。苦的了不得。危險十分大。正在危急之時。看見許多人到他榻前。有的趕魔鬼。有的走來走去安慰他。這財主人異常感激。問道。你們是誰。何竟如此好待我。他們答說。我們是受你恩典。早升天堂的靈魂。因爲你相幫我們。我們也來相幫你。領你離開世界。到常生的地方去。說罷。病人就斷了氣。

馬仰第是聖斐理伯納利會中修士。生平救煉靈。所得的恩典十分多。一回他從老來德地方。回到本院。道經諾載瓦地方。遇着十一二個強盜。攔路劫物。並將神父綁了。要殺他。正在此時。有兩個娃子。從山上下來。一路喊救。走近強盜之處。還在喊救。雖然只

是兩個娃子。強盜害怕。拔脚逃走。兩個娃子好好把神父和他同伴從樹上解下來。頃刻就不見了。纔曉得這兩個是煉靈。爲報答神父的恩典。

毛那濟是聖方濟各會修士。他行路時。總爲煉靈念串經。這是他慣常的事。一回道經一個荒野。一頭走。一頭念串經。那裏有兩個強盜。素來劫奪行人。殺人已不少。那一天遠遠的看見神父來了。決意劫他。若然他抵敵。定當殺他。不料走近了。看見神父身邊。有兩隊兵護着。在前面有一個兵吹號。因此強盜沒有動手。並且遠避。待神父走出荒野。入一個市集。到飯店中借宿。那兩個強盜也到市上。也進舖子。問店主說。有兩隊兵。我們看見他們來的。如今在那裏。店主說。只有那修道人。那裏有兵呢。強盜不信。走近神父跟前。看看清楚。却是剛纔過荒野的人。一點不差。強盜同神父搭搭嘴。問兵在那裏。神父說。我一人走路。那裏有兵呢。強盜希奇的狠。就把劫他的意思。和見兵的事。和盤托出。神父纔知道煉靈保護了他。

我勸教友們。都相幫煉靈。或是做哀矜。或是求彌撒。念經守齋都好。我常聽見人說。我是罪人。我死後。不知在煉火裏。燒到甚麼時候。纔能出來。我向你說。若你怕煉火。

最好的法子。就是救助煉靈。

煉靈出現

一千八百九九年。在中國正定府。有一位神父。講一個故事說。離這裏一百多里。有一個大會。教友約有二千個。十分熱心。會中有一個男娃子。只有六歲。天天早上聽見打鐘。就去喚家裏人都起來。大家在一齊念早課。若本堂有彌撒。便叫衆人去望彌撒。就是沒有彌撒。他也到堂裡求天主。那年西曆二月間。一天早上。念三鐘經後。那個娃子對他的媽說。娘你看見麼。苦像前棹子上。有一個女娃子。穿的是白衣。頭髮打了辮。紮的頭繩也是白的。像穿孝的樣兒。他跪在棹子上。頭低下。兩手捧着。媽讓他道。你還在睡覺麼。不要說這話。娃子說。我看見的清楚。一定不差的。娘好看呀。他難過的很。那時娃子的父親。也在那裏。接口說。娃子。你起頭說謊了。那很不好。不要做聲罷。娃子說。娘。我沒有說謊。難道你不看見麼。他在棹子上。你仔細望呢。一路說。一路擊手指桌子上。有人問道。這個女娃幾大了。娃子說。比我大些。同我二哥差不多。話說他二哥今年十二歲。又過一會兒。娃子說。走了。看不見了。那一天家裏的人都講這件事。不知道是真

是假。將信將疑。到底娃子終不變言。常說真的看見了。明天早上。在一樣的時候。女娃子又發現出來。媽對娃子說。把他拉着。娃子跪上就拉。沒有拉到。就喊說走了。一轉眼。娃子又對娘說。他在你背後。在求天主。他望你。望了微微的笑。過一會兒。娃子說。不看見了。那個娃子。有一個姐姐。是守貞的。在別處教女學。母親叫他回來。住在家裡。商量等女娃子發現出來。把聖水洒在他身上。到明天。果然又發現出來了。母親洒聖水。喊說。你是誰。是鬼呀。還是天神。或是煉靈呢。娃子說。娘。他在看你。向你笑。一會兒又隱了。這樣一連七天。天天發現。總在念三鐘經的時候。第七天。恰好本堂神父到會上。娃子的媽。把發現的光景。怎長怎短。講給神父聽。神父叫娃子來。再四查問。娃子很牢實。却是一點不會說謊的。神父問那個姑娘。四面有光亮沒有。娃子說。起初有的。後來沒有了。神父說。看他樣子。難過不難過。答說。難過的。到底十分體面。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體面的人。白的如同蜜臘。神父問娃子的父母說。你們死了女娃子沒有。母親說。死了的。有一個女娃子。十分良善。十分好。死了九年了。死的時候。十二歲。在聖母升天占禮日死的。神父說。你們爲他求了天主沒有。答說。爲他求了二年。以後不求了。因爲想他

必在天堂上了。神父說。你們再爲他求天主罷。說不定就是他在煉獄裏。要你們救他出來。母親請神父明天爲他做彌撒。果然以後不發現了。

如今我說一句話。若然只有十二歲。又是很好的。死了在煉獄裏。過九年。我們不止。十二歲的。該甚麼樣呢。不是可怕的很麼。

煉靈顯現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有一個財主人。小時還好。後來漸漸的壞了。甚至無惡不爲。不過還大量。肯施濟窮人。別的教友的本分。都棄的乾淨。一天他對天主說。假使真有一個天主。求你賞我認識。因爲我如今不信甚麼了。那時候。一個帮他種田的婦人死了。財主人偶然經過牛欄那裡。看見死了的婦人。站在那裡。滿面難過。是十分受苦的樣子。只發現哀求的樣子。沒有說甚麼。就不見了。財主人到他丈夫那裡問道。你的妻子死了。爲他獻了彌撒沒有。答說沒有錢。所以沒有做甚麼。財主人說。你去告訴本堂神父。請他做彌撒。我出經費是了。神父聽說這話。果然就做九台彌撒。纔過九天。煉靈又發現在牛欄那裡。但這一回發顯。十分喜歡的樣子。感謝那財主人。也不說甚麼。就去了。

到底財主人從此醒悟。知道一定有一個天主。一定有煉獄。一定有地獄。以後常常做好教友。終身不吃肉。爲補贖從前所犯的罪。死的時候。十分熱心。

這個財主人。得以回頭做好教友。都是從哀矜來的。後來因哀矜煉靈。天主賞他醒悟。補贖從前罪過。所以相幫煉靈。是我們不可一日缺少的。

煉靈服事病人

一千六百二十九年。在法國陶叻城中。有一個婦人。名字叫做手蓋德買亞。他是平等人家出身。一日胸前作痛。據說是肺之病。臥床不起。醫生替他刺血。偶然失手。把左臂的脈絡割斷。頓時病勢加增。竟有性命之危。延至明日。天方微明。眼見一個幼年女子。品貌端莊。衣服淨白。走近床前。顧問。並問要不要他服事。病人答應道。若得金手撫持。何幸如之。不過我不敢當。這個女子聽說如此。便挨着病人身旁。雙手扶了。將他慢慢放下。平臥在床。自己在旁守着。用心照拂。百般服事。那一種溫和慈愛的光景。令人感慕。說也希奇。一經他手扶持。病人便覺全身順遂。病已好了。因此病人定要知道他姓氏。一識其人。便發聲喚他。豈知那個女子漸漸退遠。只回說。待晚上再來。病人急欲認

識。無如人已遠去。影跡全無了。日間來望病的。見這病忽然痊愈。十分希奇。既知這病痊愈的來歷。便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的全城盡知。到了晚上。這個女子果然又來。走到病人床前。向他道我的姪女兒。你該知道。我就是你的表姑母。來巷那爾忒高倫我的小小家當。已傳給你了。你是知道的。我死至今。已有七年了。死後天主仁慈。賞我靈魂不下地獄。這個大恩。都是聖母保佑而來。因為在生熱心恭敬他。所以他念我這點至誠。爲我求得了這個恩典。到底死後。落了煉獄。如今吾主許我出來服事你四十天。倘你肯代我往三處聖母堂中。三次朝拜聖母。四十日後。我便能出煉獄。升天堂了。病人聽了這一番話。心中十分疑懼。疑的是這個不是真人。必是妖怪。懼的是懼上了魔鬼的當。便就正一位耶穌會的神父。名字叫做安當買耶的。這位神父教訓他說。倘此人再來。你可威嚇他道。我將請神父來念祛魔經。看他怎樣。病人遵命說了。豈知他一些兒不怕。回說。這麼的經。可以威嚇地獄裡魔鬼。至於堅於聖寵。爲天主所選。像我一般的。却不怕他。病人仍不信。是煉靈顯形。便又問道。我表姑母的形容。是個年老龍鐘的人。你今是個少年玲俐的人。容貌年紀。大不相同。怎麼說是我的表姑母呢。他答應

說。姪女兒。我老實告訴你。我的本身。現在墳墓裏。直至天地終窮。纔能復活起來。如今你看見的。不是我的本身。是借氣成形。有了纔可以說話。服事你於病中。你還該知道。凡人落了煉獄。雖說受苦。已經是天主揀選的人。堅定於善。不能再作惡了。病人聽他這樣解釋了一番。心中十分感激。便再不懷疑了。一連四十日受服事。家裡不過病人一個。聽見他的聲音。看見他的容貌。別人都看不見不聞。日間來照顧病人。也有一定的時候。過後就去。病人一能行動。便去朝拜聖母堂。四十日一滿。來巷那爾忒。不顯現了。他末了來的一回。全身光耀。滿面喜歡。說自己已經升天。特來感謝。許下以後。常常爲

姪女。並爲他全家。祈求天主。

天主往往許煉靈出來。向人討哀矜。是教我們不要忘了。祈求爲煉靈。更不可忘你親朋恩人的靈魂。將來他們升天了。在天主台前。不忘你們。並時常爲你們轉求天主。

天神特佑預請終傳

美國聖心報上說道。數年前。我國某城相近。有一位本堂神父。夜裡睡覺。忽爾聽得樓

窗外有人喊叫。急急忙忙的披了衣衫。開窗一望。不見甚麼人。只聽得一個聲音說道。經過某處某地方。現在修一條大橋。就在橋邊。有一個病人。請你供着聖體。拿聖油去給他聖事。那時候。是夜裏三點鐘。神父立刻叫相幫人。裝好馬鞍。登時動身。照那個聲音說的話。一路前行。馬蹄得得。直走到早上六下鐘。纔到大橋邊。正在訪問那塊有病的人。眼見兩個人。拖着衆東西。走過橋上。不知道怎的。一人失足。跌在橋下。身受重傷。登時眩暈。過了幾時。纔醒轉來。神父問你是教友不是。教友。答應道。是的神父說。你既是教友。我是神父。可以給你聖事。那個人嘆氣道。多謝天主。不瞞你神父說。我是歐羅巴人。到這裡沒有多時。我的母親常常叮囑我。叫我求護守天神。賞賜我死的前領受聖事。到如今我天天求護守天神。沒有間斷。說畢。求領聖事。神父怕近處還有別個病人。所以不敢拿阿斯底亞全交給他。到底問去問來。並無別個病人。所以把聖體全給他領了。領後不多時。病人斷氣。

教友你想想看。護守天神怎樣好。怎樣忠信。你那一天死。你曉得麼。究竟應該天天求護守天神。賞你安死善終。

死人請神父

有一位倫敦的本堂神父。述一個死人來請他聽活人的神功道。我是倫敦的本堂司鐸。管的會口不小。教友也有許多。兩位副本堂司鐸。同我住在一座房子裡。就在聖堂間壁。我們認得大半教友。還有別的。因為來來去去。住不長久。所以我們不很認識。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九月初三日。我忙了一天。比平日更加勞力。到夜裏十下鐘。尙在念日課。忽爾門上打鈴。打的狠急。我從樓上下來。正想開門。看見相幫人。已把大門開了。一個老老成成的婦人進了門。便說在某街某號門牌內。有個年輕人。病狠重。快要死了。請一位神父去聽神功。我問等到明天。可以不可以。他說等不得。今夜就要去。並且該快些去。不然來不及了。我就在門房裏粉板上。寫某街某號門牌。某人云云。我老實說。那時我乏力。所以怪他。爲甚麼沒有早些來。他聽着。面上發顯難過。我就安慰道。你放心。不滿二十分鐘。我到你家裏了。他低聲感恩的樣兒說道。盼望天主報答你。到你臨終時。天主也不離開你。說罷轉身就走。我又問他某街某門。而某姓是不差的麼。他說不差的。我說你先去。我就來。說的時。我仔細望他一望。要曉得他平日到堂不到堂。

他的面容口音。是沒有見過的。沒有聽過的。那生病的人。也是不認識的。婦人去後。差不多過十分鐘。我就出門。那一夜霧露很大。街上沒有人行走。我走了好幾道街。纔到一個園子裏。從那裡進去。忽然找到一扇大門。一看門牌。却是病人的住處。隨即抽鈴。有一個年老婦人出來開門。我問這裡有病人沒有。婦人說沒有。這裏是某號門面。你不要認差了。聽他說的號碼。却是粉板上寫的。所以我就答應道。找我正是這號門面。不差的。剛纔有一位娘娘到我門上請我。所以來的。我是天主教中司鐸。來看一個病人。婦人道。這裡沒有病人。那請你的人。一定報差了。正想轉身回來。一個年輕人。從旁邊屋裡出來說道。神父這個時光。還在外面。真正辛苦。請進來烘烘火。再作道理。我便跟他進去。對他怎來怎去述了一番。我問他這裡有天主教人沒有。他答應道。沒有。只少我不認識。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小時也受了天主教的洗。到底如今不守教規了。我同他談論了多時。漸漸的談天主教的事。直到勸他辦神功。他倒也肯。所以就在那時聽他神功。他許明天到堂。明天是主日。也是諸聖瞻禮後第八日。豈知明天不來。到了瞻禮二早上。一個老婦人來說。主日早上。看見那年輕人已經死了。請醫生來驗。說死

了多時。所以全身硬了。足見我聽他神功以後。不多時。就死的。我得信後。到死人那裏。爲他求天主。偶然昂起頭來。看見壁上挂一個日照相。就是占禮七夜裡。來請我去聽神功的婦人。我很希奇。仔細察看。却是不差。問旁人這是誰。都說是那年輕人的母親。死多年了。我從此知道來請我的。不是活人。是死過的人。

這年輕人得辦神功死。却是千載難逢的事。天主賞他殊恩。必因他有可取的善事。所以天主允他母親祈求。准他爲子接請神父。

奇領終傳

聖瑪辣基亞是亞爾瑪地方的總主教。是聖伯爾納多請好朋友。當時有一個尊婦害病。病勢狠險。請主教去聽他的神功。主教便到病人家去聽神功。待聽了神功。病人還要領終傳聖事。主教問在旁侍病的人道。你們想這病如何。急需傳他終傳麼。他們道這病雖重。盼望尙有轉機。至於終傳。再等幾時。也不妨。主教聽了這話。便自回去。豈知一到夜裡。病勢着重。竟一時換不轉氣來死了。主教曉得了。心中十分憂悶。再到那家裏去。伏倒在地。叉手向天。雙目流淚。哀求天主道。吾主呀。這不是他不要領終傳聖事。

實在是我遲延不付。悞了他的。爲這緣故。我心中悲傷至極。若不見他得領終傅。我是終身不得平安的了。說了。叮囑旁人道。你們也陪我祈求。他自己立在屍旁。一夜不停的懇求天主。天主允他的祈求。一到天明。死人展開雙目。坐起身來。請主教的安。主教見了。轉悲爲喜。感謝天主。連忙傅他終油。終傅畢。竟身強體壯。全全好了。後來又活了好多時。明顯天主光榮。

這事雖是聖瑪辣基亞的祈求。到底這尊婦平日必具熱心。所以天主允聖人的祈求。愈顯他的光榮。

天神代請終傅

有一位神父。名字叫庚底熱。呂身長體壯。初見了他。相似狠威嚴的。但一和他接談之下。便覺他聲音笑貌。狠是溫和良善。易動人心。所以民間都信服這位司鐸。心目之間。常常不離天主。却是一個有德長者。他自己述一件奇事道。有一夜天氣十分寒冷。積雪未消。山坡上和樹林中。一色銀裝粉砌。那夜天清月朗。我正靠着窗子。細玩這個景緻。忽然耳邊聞樓梯上的掛鐘。叮噹作響。回頭一望。已是十一點鐘了。便把窗子關

了。把軟簾下了。對着火爐稍坐。自己心裏想道。我當初晉陞鐸德時。在天主前立誓。凡我屬下的教友。不論誰人。終不爲我之過。死前不領臨終聖事。到如今有二十年了。我自問良心。果然未曾失誓。這都是天主的恩。我實感謝不盡。想到這裡。忽聞一陣嗚呼。嗚呼之聲。我道這是風吹樹枝。呵呵作響。並非人在外頭。長吁短嘆。說了又轉着初起的那個念頭。道。懣二十年未曾失誓。果然難得。此時我心中覺歡喜異常。又接下想道。但我昨日夜裡。天寒地凍。冷的了不得。一連走了二三十里路。趕去看那個病人。皮弟馬賚南。豈知他不過牙齒作痛。還在那裡安然坐着。烤火吸烟。我見了幾乎發怒。幸而把怒遏住。沒有發的。忽然心裡想道。我今來此。斷然不可枉然白來。就此過去。必要做個甚麼。一轉念間。便向他說。我遠遠來這裡。不是徒然的。至少你也行個告解。他便聽命告解。不料明日他竟忽然死了。這不是他的福氣麼。我想到其間。明知是天主默佑。我的教友果然沒有一個不先自預備了。纔去見天主的。適纔想畢。忽然聽得玻璃窗上。咚略三响。又聽見有人低聲叫道。神父在荒地裡。有一個婦人病重將死。離這裡有十來里路。庚底熱呂神父聞聲。忙搶步到窗前。先將軟簾揭起。高聲說道。等一會兒。我

來開門。我便一手提燈。走過遊廊。拔去了門闩。把門開了。伸頭一看。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有一腳跨出大門。向園中一望。眼見園門依舊關着。雪地上也不見有人的腳跡。此時只見北風吹的更緊了。樹梢被雪壓重。有的低低垂下。力不能支。有的格格作聲。行將斷落。但不見一人一畜。庚底熱呂神父。心中驚疑不定。自己心裡想道。此時我好好兒醒着。不是在睡夢裡。我又明明聽見人說話。怎麼人影都找不着呢。無奈。且把門關了。再到爐邊坐下烤火。心中猜疑道。那個荒地。四圍數十來里。寸寸節節。都在我心裡。那裏不過有一個小篷子。所以我知道那上主日來辦告解的年輕婦人。一定不住在那個篷子裡。雖然如此。到底他那日辦告解之後。我問他住在那裡。他回說住在荒地裡。離這裡有十里之遙。我見他容貌神色。像有癆病的一般。因為臉上微紅。咳喘不止。然而那時他的衣裝。相似大家之女。獨自一人。斷不肯住在這篷子裡的。正在這樣記想的時候。樓梯上的掛鐘。又打起來了。一下一下的數去。却是十二下鐘。半夜子時了。鐘聲纔絕。我又聽見適纔的人聲。在空中哀求道。神父呀。在荒地裡。離這裡十里之遙。有一個婦人病重將死。請你快去。我聞這聲。便又搶步到窗子跟前。開窗一望。但見明月

在天園裡園外。四圍田地。都被月光照着。明亮如同白日一般。四野寂靜。不過耳聞風聲怒號。我又把窗子關了。往聖母像前。懇求開導。這個人聲。是何意思。數分鐘之後。便携了終傅箱。一逕往荒地裡去。在那裡果見一個篷子裡頭。赤貧如洗。有一個年輕女子。一息奄奄。便要臨終了。床上只有一條柴褥。有一條粗布被窩蓋着。旁邊有一個老婦。坐在床沿作伴。不停的將病人額上的冷汗拂拭。明顯他是垂死的人。這個女子。沒有母親服事。沒有好區處招留。那時約是半夜後。一點半鐘了。油盞火四面被風吹拂。行將油乾燈盡。不久將滅了。女子在床。冷的抖戰不安。咳喘不止。雖然如此。還能講話。不過句語不清。我不能懂。我明知其中必有奧妙。站在外頭。旁邊竊聽。一會兒我便知道這個女子。是貴家之女。本名叫愛耳齊改名瑪耳格。本是耶穌教人。就在改過進天主教的那一天夜裡。被他父親逐出。那時冰天雪地。寒冷異常。一個閨閣中嬌養慣的女千金。怎能受得這個苦來。所以便吐血數升。積勞成病。從被逐至今。已有六個月了。在那篷子裡暫居。已有一個主日了。因為愛耳齊怕城市囂塵。易為習俗所污。所以不願在那裡居住。日間往城中工作。聊以糊口。傍晚便回篷子裡。和這個老婦同居。話

說這個老婦。名叫瑪格齊愛耳特里。他常往城中賣花度日。因見這個女之面容不俗。大有大家氣度。可憐他爲教被逐。所以留他同住。到底不敢查問他的姓氏里居。家聲族勢。此時女子臥病在床。十分危急。老婦屢次挨身問他要甚麼。只聽他說好天神。求你打發一位神父來看我。無奈老婦瑪格齊兩耳不聰。只聽見他再三說天神和神父。不辯句話。不懂其意。料想病人苦極時。想起盛時的事。一味囁語而已。他正在尋思記想的時候。耳聞篷子外頭有生人脚步之聲。一會兒便聞打門。老婦便拔門而出。正在打門之時。病女聞聲。忽然抽身坐起。一見神父進門。便喜形於色道。神父呀。我知好天神必定引你到這裡來的。所以我不停的求那天神。庚底熱呂神父見病勢狼危急。刻不及待了。急忙開了終傅箱。立刻給病女擦傅終油。接上便念善終經。送他的終。此時但見病女雙目注視。像有所見的一般。又聞他口裡含糊說道。吾主好耶穌呀。我來了。這是病女末了一語。說畢便氣絕而終。終後見他容色如生。另具一種平安的氣象。事畢。我便回去。心中常記起這夜裡的奇遇。耳中常聞這個說我去的奇聲。又記起聖咏上說的一句道。天主命天神在你所行各路上。照顧你防護你。

天神代請終傳。真是奇事。然而這病女。真有奇德。在病苦中。只求天神打發一位神父。他生在大富貴人家。爲恭敬天主。情願被逐。這真是他的奇行。你們教友聽了這一個奇事。誰個不稱讚。希奇他的福終呢。

天神請神父

瑞士國鄉下深山裏。(一九〇六年)有天神請神父的一件事。實在發顯護守天神愛人至極。一天早上四點鐘以前。天還黑的狠。某鄉本堂神父夢中聽得一個人對他說。快快起來。捧聖體到某村上。因爲村上有人要死了。神父立刻起來。喚醒管堂的人。進堂取聖體。兩人出門。向某村進發。走了多時。纔到村上。天還未有亮。兩人進村。看見一個老人。砍柴燒鍋。神父問病人在那裏。老人說。天主保佑。我家沒有病人。就打發人到就近各家去問。有沒有病人。誰料沒有一個害病的。神父希奇說。我聽得清楚。實在有人請我。所以捧聖體來的。既然沒有病人。只好回去。老人說。聖體既然來了。我今天沒有吃甚麼。請神父聽我神功。我願意領聖體。神父說。那很好。就聽他神功。送他聖體。禮畢。神父轉身回堂。還沒有走二百步。一個人追來說。神父。神父。快快回來。剛纔領聖體

的。是我的祖父。已急病垂危了。神父轉去。看見老人已經將終。十分喜歡說。神父呀。是我護守天神請你來的。我雖然不熱心。向來恭敬聖體。我怕猝死。領不着聖體。所以天天求天主賞賜我領了聖體纔死。這個恩典。如今得着了。感謝天主。神父安慰他幾句。不滿幾分鐘。老人就斷了氣。

這個老人自說。向來恭敬聖體。所以天天求天主。得領聖體而死。天主果然允了他的祈求。所以我也勸你教友。天天求天主。賞你全領聖事死。

死孩復活領洗

在聖奧斯定的道理書上。有一個故事說。那時有一個進教的婦人。狠熱心。狠有信德。新生了一個娃子。親自哺養。因為不過這一個。所以愛的如同珍寶。當時不就領洗。後來不知甚麼樣的。忽然死了。這個婦人。哭的十分哀慘。但他悲哭的緣故。不但是兒子死了。實因兒子沒有領洗死了。他哭一回。稍定了神。便把死孩抱在手裡。一逕進聖斯德望堂裡。跪下懇求道。首先致命聖人呀。我的兒子。適纔死了。我不能說他預先到天堂上去了。因為他還未有領洗死。因此緣故。我傷心至極。哭的淚雨通流。但我知道你

在天主耶穌前。是很有能力的。求你還我的愛子。使我也能見他在天堂上。話纔說完。天主果然顯了一個聖跡。死孩便復活。這個婦人看見手中的兒子活了。便抱到神父跟前。求付聖洗。神父便付他聖洗。並給他領了堅振聖事。諸事已畢。兒子又死了。那時這個婦人轉悲爲喜。親送他到墳墓上埋葬。心裡自慰道。這個兒子。如今必定在天堂上了。倘留在世上。待長大成人了。後來未必升天。怕還有落地獄的危險哩。如今我的本分盡了。又不煩我哺養教訓。天主這樣安排。真的便宜了我。還憂甚麼。

我念了這節故事。勸你們做娘的。若兒子領洗死了。到可不必憂悶。若是未領洗死了。這是可憂悶的。可憐有一等的人。做差了事。爲掩自己的羞。保自己的名聲。私把兒子害死。不願他領洗。不願洗。心裡不但不難過。倒自以爲得計。這樣的人。比豺狼虎豹還很些。我不知道他到公審判時。有甚麼臉面見他的兒子。他的兒子要怎樣抱怨他呢。

野人領洗再不犯罪

有一位神父到亞墨利加去傳教。那裡的百姓。都是野人。都不服王化。神父在那裡勸

了多少野人進教。內中有一個比衆熱心。把要緊道理教了他。便付他聖洗。也給他領聖體。過了幾時。神父離了這一支野人。到別處去了。過了一年。方纔回來。仍到那個地方。看看他們。那個已領洗的教友。曉得神父回來了。便去望神父。求領聖體。神父道。這却使得。但要領聖體。先要告解。你領洗到如今。已有一年了。你快跪下。把你一年內所犯的大罪。一齊告訴我。你若遺忘的大罪。我再提你幾句。幫你辦一個妥當告解。然後替你赦罪。明早可以領聖體。那個教友聽了神父的話。大驚失色。高聲道。神父。依你的話。教友領洗領聖體後。還敢犯大罪。得罪天主的。這個教友好莫良心。好大膽子。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了。至於我感謝天主的恩典。從領洗到今。却一個罪也沒有犯。雖然。我也要辦一個妥當神功。說了。便雙膝跪在神父跟前。把身內所犯無心小過。含淚含悲的苦訴神父聽。明顯他痛悔的真切。神父見了這樣教友。心中十分感動。禁不住和他一同流淚。稱揚天主。

教友。你領洗後。也是如此怕犯大小罪麼。恐怕你犯的罪。成千累萬。也記不清了。

聖洗奇效

日本國有一位傳教神父。講一件事。作證聖洗的神效。是怎樣奇妙的。他說一日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們大公學中。一個廚子來見我說。神父我心中很覺不安。因為想起十五年前。我在營裡當兵。我的一個好朋友。也在當兵。和我同營。一夜同在一座酒樓上。上嗑酒。他偶然失了一個錢袋子。袋裡有五角洋錢。我見了便拾來藏在身邊。裝做不知。帮他各處找尋。找了幾時。找不着。他便出門。回營去了。待他去遠了。我把他的錢會了鈔。又嗑了幾杯酒。後來我們兩個一同進了教。現在他要死了。還不曉得這五角洋錢。是我偷的。到底一到天主台前。他必要曉得這事。那時他要把我當作甚麼人呢。況且不久。我也要死。我死之後。叫我怎樣有臉去見他呢。爲了這些錢。我不要被失落天堂。所以我要求神父。許我在月俸裡。先支五角錢。我又加上點把小禮物。在他未斷氣前。送去還他。我纔得放心。這個廚子。果然連夜把錢去還了。又說了些認罪求饒的話。這廚子領洗後。就將不義的幾百錢。還了原主。你領洗的教友。或辦了神功的人。當效法此人。快快補還不公的銀錢。方可安心去見天主。

在中國某神父寫一件事。發顯天主簡選人升天。實在奇妙。據說一個女教友。向來給小孩子付洗。一天拿着錢到街上去買米。路過一座大廟。聽得一個聲音說。嚶。你過路的人。來做一件好事罷。女教友立刻止步。轉過頭來一望。看見一個娃子。睡在廟前階上。年約十數歲。問他是不是你叫我。答說是的。問你要甚麼。求你救救我。我快要死了。女教友說。甚麼樣救你呢。答說。救我如同你救別人一樣。女教友說。我是奉天主教的。家裏很窮。沒有錢給你。你既說快要死了。我可以給你聖洗。着你靈魂升天。娃子很喜歡。答說。我就是要聖洗。只是說不出名字來。是了。快些給我聖洗。不要耽擱了。女教友說。你信不信有一個天主。娃子說。信的你講甚麼。我信甚麼。女教友就講幾句要緊道理。他唯唯從命。女教友便拏海絨浸在水裡。給他付洗。後去買米。過不多時。回來看見娃子已經死了。靈魂升天去了。

教友你看天主的全能。幾樣奇妙。他要簡選人升天。是我們人懂不到的。所以我們諸事。要依靠天主的全能。

魔畏善靈

福州船廠裡。有一位聖多明我會神父。名叫高德南。寫信給傳教會報館主說。我有一件希奇的事。告訴你聽。是福州聖多明我會修女告訴我的。在幾年前。有一個外教婦人。年約二十五歲。自願撫養聖嬰會小孩。所以修女們給他一個娃子。已經領了洗的。不知道爲甚麼緣故。那個婦人發願。一年工夫吃常素。一天親戚家有事。請他去吃飯。他去了。也吃了肉。那一天晚上。魔鬼就發現出來。醜惡不堪。魔鬼說。你許過吃一年常素。爲甚麼今天吃了肉。我定要打死你。只是你手裏娃子。有一個記號。阻擋我近你身上。把他放下罷。那個婦人嚇的魂不附體。聽說小娃子阻擋魔鬼近身。就緊緊抱在胸前。不敢放下。當晚回家。一路哀哭。嚇的半死半活。從此一夜。把聖嬰會的娃子。抱在手裡。明天適逢堂裡發工錢的日子。那個婦人。同別的奶娘一塊兒去領錢。修女們看見他神色大變。與前大不相同。問他有甚麼病。爲甚麼到了這個地步。那時在場領錢的。和別的人。足有百餘個。那婦人把吃葷犯願。魔鬼出現的事。告訴修女。別的人都聽見。修女說。你這個樣兒。不能撫養娃子了。他說。我單靠這個娃子。若然收了去。不是要我的命麼。還有別的奶娘。也帮他求情。所以修女允了。修女叫他常帶聖母顯靈聖牌。抵擋

魔鬼。他固執要。只說有這個娃子。把娃子抱回家去。一連幾天工夫。常聽魔鬼作怪。不但他聽見。他的丈夫也聽見。所以常把娃子抱在手裡。過幾天之後。聲調沒有了。想魔鬼去了。所以把娃子放下。在廚房裡煮飯。魔鬼看見他手裡沒有娃子。就來打他。打的甚麼樣。沒有人看見。只是他的丈夫到廚房裡。看見他倒在地上。已經死了。頭上面上。都打的浮腫。十分可怕。鄰居聞信都來看。個個驚惶的很。內中有個女人。把娃子送還修女。細述那婦人死的光景。那個娃子後來叫別人撫養。不久也死了。

這件事。明明發顯小娃子領了洗。有聖寵的聖號。魔鬼怕他。就是長大了。若是靈魂上。沒有大罪。也有大力量。可惜犯大罪的教友。做魔鬼的奴才。在魔鬼的手裡。實在可怕。

魔病

江陰縣屬多鬼病。一年中爲此信教者。很有幾家。江陰總學東半里。村名花家埭。有宋氏寡居二子。長子年十九歲。次子年十四歲。一九〇三年春上。次子病魔。染疾時。忽見三鬼。黑衣黑面。奪門而進。隨即進病房。又病者喉。壓其口。敲其額。病重遂不能言。喉

中作痰聲。但心地尙清。伊母自灶屋來。鬼避之。近鄰有信人。母請念經。病童隨愈。從此母欲信天主。長子不可。曰醜事也。蓋伊在米店管賬。儼然一小先生。怕人言笑。故不欲信。母曰天主教並無壞處。爲何不信。子曰誰做羹飯爲先父享。信天主。羹飯吃不到矣。十月初十日。長子病如次子病景。不能言。喉有痰。作呼呼聲。近邊信友。將此通報江陰堂內。聖母獻堂會女師往見。病人將亡。聞病人健時不願信天主。今又不顯要信。故不能收他在聖教會內。外教親戚替他燃香。滿房越來越去。以圖驅魔。豈知病人當夜卽亡。屍體周身翻紫黑。口出血水。越一二日。母又病。如二子病况。見三鬼。一鬼曰我尋你久矣。將爾一家諸人。盡行抄斬。隨動手打婦。一尖嘴鬼擊其嘴。他鬼撻其後頸。以致後頸青腫。又覺周身壓重。喘氣不轉。口啞不語。喉作呼呼痰聲。手無脉息。人來請堂中女師。適司鐸在。發獻堂會女師往視。見病勢甚險。乃爲講道念經。洒聖水。行洗禮。嗣後婦隨覺重。漸漸減輕。口亦能言。惟身覺打顫。漸漸亦愈。頸後青腫。亦漸漸平伏滅跡。洗禮前。女師曾見青腫。洗後亦漸不見。婦越日愈。乃與次子一同信教。可見聖洗能力甚大。竟能驅魔治疾。此婦長子不信教。卽被魔纏而死。如今在地獄

裡懊悔不及了。

死後領洗

一九〇四年。湖北襄陽縣屬錢家營地方。有教友數十家。畢司鐸在彼處上會。堂旁有一外教張姓老婦。自幼本性純善。畢司鐸再三勸伊信奉天主。伊順口應允。無奈親朋阻擋。進教之心。遲疑莫定。後不多日。偶染重病。畢司鐸聞之。派教經之胡修女。聖名衣利斯前去探視。勸伊奉教。不料胡修女行至途中。該婦已死。家人立即裝殮。死婦忽然由棺內坐起。親朋驚懼。詢問爾自死中復活。是何緣由。死婦答曰。我氣絕之後。行路遠遙。途中遇一穿藍布衫之婦女。說我路走錯了。令我轉來。故我死中復活。家人將伊從棺中抬出。胡修女恰到伊家。死婦一見。懽呼不已。聲稱前所見衣藍布衫者。今又來矣。胡修女與伊叙談片刻。勸伊進教。伊誠心堅信。領受聖洗。並勸家中老少棄絕異端。欽崇聖教。胡修女走後。未及半日。該婦平安謝世。教中爲之送葬。家人以聖教之禮安厝。教內教外。見者驚奇。皆曰聖跡聖跡。

天主爲己光榮。每每顯許多奇跡。感化世人。無奈世人不知報本。轉背就忘。辜負天

主聖召。斷難救靈。但張姓老婦死中復活。得沾聖洗去世。却是天主殊恩特典。但我的故事上所說的。老婦自幼本性純善。一句話。已可想見他必另有一種德行。所以天主報他。賞他領洗升天。

外教啞子

日本傳教某司鐸。在一九〇八年。西曆六月十五日。寫信自述曰。一日我散步河邊。見一男子。約有三十歲。其人就驚嚇。我好言問之。他不答。於是我想他是一瘋子。復前行近其身。他就跪下。將其首靠於我膝。我甚憐之。問其姓。不能答。只強語曰。先生救我。再問之。仍語如此。我想他從未開明悟。故可爲他就付洗。然不安於心。起身打聽。鄰人都說是一瘋子。均認識他。彼從不能言語。我就給他五十錢。囑其買物充飢。彼却而不受。復謂之曰。我給你付洗要否。彼卽合掌俯首。發顯喜樂。於是我卽爲之付洗。付畢。彼甚悅。復將其首置於我膝。約一刻之久。起身不言而回。後我到其村。他見我就來接我的手。不言不語。面現和悅如天神一般。

可見天主仁慈。不以其功。賜其進教。後能升天。聖洗之恩極大也。我儕教友。當如何

在天主前有良心。勉力成一好教友。

罪人改過

有一個著名的罪人。改過後來。寫信給自己的本堂神父道。我現今有五十四歲。從初領聖體之後。我就不守教規。到了二十二歲上。便入了一夥壞人黨。這黨人。諸事不信。不信天主。不信天堂地獄。不信靈魂。只憑自主之權。瞎作胡爲。所以我諸色不信。和他們一般無二。到底天主真是有的。他動手罰我。我本有四個兒子。現在都死了。所剩一個小女。已經生病兩年。醫生見了。都云難愈。吃藥如同石頭上淋水。不但枉費錢財。而且小女的性命。朝不保夕。弄得我這幾年。心如刀割。我的姊姊勸我道。倘你有依靠聖母的心。小女必好。我回道。倘小女果然好了。你的癡想。你的空語。我早早信了。何待至今呢。我的姊姊。不管我信與不信。便央人同做九日敬禮。求聖母醫好小女的病。做到第九天。果然好了。那時我只低着頭。不說甚麼。心裡還不服。到了一八七一年。六月間。我的外甥女。害起病來了。竟一病不起。嗚呼哀哉。死了。死的前。我去望他。他叫我道。甥母舅。甥女要到天主身邊去了。我在那裡求他。賞你信德。聖母也在那裏。他是最仁慈。

的罪人。不想着他的。他還幫助他們改過。毋舅呀。你今跪着。和甥女兒同念在天亞物。不久天主要動你心了。從此以後。我心中如同亂麻一般。弄得晝夜不安。我也到聖母堂裡去了一二十回。到底終沒有勇敢去告解。一日不知怎麼樣的。有一個朋友。拉了我的手。引我到神功架子上去告解。這一次果然辦了告解。得了赦罪的恩典。後來到一個耶穌會神父的墳墓上。領了聖體。這位神父名字叫阿里文。是法國反亂時致命的。到如今我心裏怎樣歡喜。怎樣感恩。嘴裏却說不出來。不過我很願意勸天下萬世的罪人。都去求聖母。自然不久便改過了。

教友呀。你們若有親戚朋友。或是自己的親人。不守教規。也當求聖母。格外加恩。如同這個罪人一樣。不久便要回頭改過了。

病自忽愈

一八九二年。直隸某神父信上說。安平縣趙八庄馬姓女教友洗名各隆巴。他出嫁的時候。還沒有進教。只他父母進了教。他的夫家。本說不阻擋他進教的。誰料過門以後。不許他進教了。看見他念經守規矩。千方百計磨難他。不是罵便是打。雖然各隆巴常

常忍耐。終不得平安。甚至哭的利害。兩眼瞎了。不能做活。也不能獨自走路。公婆看見他成廢人。把他送回娘家。休了他。各隆巴在母家。光是念經。求聖母可憐。發願。若使再看得見。請神父做十台彌撒。爲救煉靈。二年以來。眼睛常常看不見。去年十二月裡。一天晚上。同別人念晚課。忽然看見火光。如同人的形像。嚇的跑到外邊去了。別人對他說。恐怕煉靈問你討彌撒。我們多念些經罷。第二天各隆巴又見火形。如同昨夜。第三天。又同別人念經。屋裡並沒有點燈。忽然喊道。我看見了。眼睛亮了。別人不信。就點起燈來。果然人也看見了。屋裡的東西。也看見了。一點兒不差。家中人十分喜歡。感謝天主。第二天請神父做十台彌撒。至今眼睛看得見。

教友。你們大家該知道救助煉靈。請他們代求天主。是頂中意天主和聖母的。你有煉獄的聖靈代禱。自然能得你所望的。

恩施教外

土耳其國人都進回教。奉麥哈穆德做教主。不敬真天主。更不敬聖母瑪利亞。近有一件近事。是很希奇的。據說在土國達蒙村上。有一家回教人。生一個娃子。疼愛至極。

無如病重垂危了。他的母親聽說納匝肋的瑪利亞。做許多靈跡。能治百病。就懇懇切切。默求瑪利亞。醫好自己的娃子。祈禱一畢。娃子忽然好哩。如同沒有病的一樣。那裡的地保紳董。大家會議說。瑪利亞這麼好。該打發幾個人。到納匝肋天主堂裏去。謝謝瑪利亞。主意一定。問那個願意去。頃刻不約而同的。有一百五十人。一天早上納匝肋聖堂。還沒有開。一個方濟各會神父。聽見打門聲。就去開門。看見那一百五十個土國人。要進堂謝瑪利亞。神父十分希奇。到底不敢阻擋。任憑他們進去。他們在聖母台前。恭恭敬敬站了幾時。發顯感謝的意思。謝畢。看見耶穌苦像。問這是誰。神父說。這是耶穌。就是瑪利亞的兒子。他們問誰把他釘死的。神父說。納匝肋人釘死的。他們一聽這話。忽然衆怒洶洶。都要去打納匝肋人。有捺拳的。有撲胸的。有大聲喊叫的。一時聖堂相似殺場。神父苦口極勸。叫他們不要闖禍。並告訴他們說。耶穌釘死的事。已經一千八百多年了。不是昨天的事。說了半晌。纔把那些蠻漢解散。各人回家去。

這些回教人。不過得一次奇恩。就知感恩。就想打那些納匝肋人。這事雖已久遠了。到底可以見他們愛慕聖母的心。教友呀。你所得的公私恩典。不止十次。百次。你不

但不感恩反日日隨自己的意犯罪。日日把聖母的聖子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你這樣行爲。真反不如異教人了。

聖母靈跡

崇明縣某神父說。有某姓寡婦。只有一個兒子。不料生了重病。十分危險。請醫生瞧。都說好不了。沒法醫治了。那寡婦到聖三堂裡去求聖母。求了回來。看見兒子的病。大有轉機。沒有危險了。但仔細看看。娃子的一手一腿。不能動彈。是癱了的。心中十分難過。又到聖三堂裏去向聖母說。聖母。你賞我的娃子不死。却時狠好。但是他癱了。不能動彈。將來甚麼樣活命呢。所以我求你。或是賞他全愈。或是收他靈魂。省得他不死不活的受罪。求畢。回到家裡。看見兒子竟活活動動的。毫無病痛。喜的莫可形容。

我想這寡婦是個熱心依靠聖母的。怎麼他求麼事。聖母就允麼事呢。教友。你也當誠心靠托聖母。凡你所求。諒必都要允你的了。

聖母大慈

有一位神父。名叫安當。他常常出去講道勸人。守四規。一回在德國某處講道。有人說。

鄰近某姓夫人奉耶穌教。神父說。我去勸勸他。先差人去知會。夫人也肯會見。但是怕神父去勸他進天主教。所以先拿一把刀。放在桌子上。神父一到家便說。神父來此會會很好。但不說進天主教的話。因為寧願把我殺了。天主教我萬萬不進的。神父道。娘娘不必如此激氣。我久聞娘娘大才大量。所以特來拜謁拜謁。就大家說閒話。說到末了兒。神父說。娘娘我不勸你進教。只勸你同我念申爾福瑪利亞。夫人起初不肯。後來不敢逆神父的情。就念了。誰料纔念第一句。心已大變。自願習道理。到瞻禮七日。就當衆人前。棄絕耶穌教。

教友。你莫以你的親朋決意不肯進教就不勸了。到底總該設法依靠聖母去勸他。爲滿你的本分。

三遍聖母經奇效記 五則併錄

三遍聖母經。賞賜改過恩典。多的無數。現在把聖亞爾方騷利高烈記載有名故事。略講幾個。

比利時國大學堂裏。有一個讀書的幼生。每天睡覺前。念三遍聖母經。後來同壞朋友

來往。漸漸變壞了。一天晚上。和一個朋友。到犯罪地方。後來各自回去。幼年人進了臥房。想自己這樣不好。不必念三遍聖母經了。到底覺得不平安。就勉強念了。將要睡下的時候。忽見黑暗裡。有一火影。說。我是你朋友的靈魂。我方纔回家的時候。忽然死了。我的屍身。還在路上。我的靈魂。已下了地獄。聖母命我來告訴你。倘你今夜不念三遍聖母經。你和我受一樣的罰。都在地獄裏了。後來這個影子。忽然不見了。幼年人一面嚇的心驚肉跳。一面感謝聖母救他的恩。正在心慌意亂的時候。聽見聖方濟各修院內打鐘。叫修士們念經。那時心裏真切懊悔。想天主叫自己進修院。做補贖。所以一夜不睡。再三再四。想這個意思。第二天早晨。就到修院門上。懇求收納。院長見他真心。就收了他進修院。一直到死的時候。常常熱心盡本分。

有一個密密教人。患病甚重。家人勸他請神父來。他勉強應承。領了聖事。第二天。有一別位神父。是他家中的朋友。來看顧他。談論時候。看他改過不是真心。並且病人老實說。我辦了告解。領了聖體。單爲情面。心裡沒有改過的意思。神父聽了。就勸他真心改過。病人答應了。就再辦告解。這次告解。辦的十分妥當。神父說。你生平這樣不好。又

犯了冒領聖事的罪。怎麼樣得這個恩典。病人說。我平生單單領過兩次聖體。一次是好的。就是初領聖體。一次是不好的。就是昨天領的。我母親死的時候。我許給他。每天念三遍聖母經。我從那時起。到如今單單缺了兩次。就是進密密教的時候。和昨天冒領聖體的日子。到底聖母仁慈。不棄絕我。還肯來可憐我。所以得了改過的恩典。

法國有一個讀書人。名叫亞曼西爾物斯德肋。有很大的學問。他做報館主筆。寫許多學問的事。文理很好。可惜他也寫了許多不好的書。光緒二十七年。死在法國都羅斯地方。死的很好。死時認自己寫了不好的書。真心痛悔。他的一個知心朋友。說他在生的時候。沒有一天不念一遍在天。三遍聖母經。所以聖母帮他善終。

有一個教友。向來是熱心人。可惜上了魔鬼的擋。告解時候。故意瞞了重罪。一連數次。冒領聖事。後來他定當每天念三遍聖母經。一天他預備了。到神父跟前。去說道。神父。我天天念三遍聖母經。沒有多時。如今我知道。聖母領我到這裡來。我要在你跟前。老寔告一總的罪。告解辦完了。對神父說。我這次得着改過的恩典。一定是三遍聖母經的效驗。到了第二天。又到神父那裏去。心裡十分平安。叫神父傳揚自己改過。是爲念

三遍聖母經的緣故。

有一個年輕人。在母親臨終時。許了每天早晚念三遍聖母經。光榮聖母。從那天起。每日念。並且常常保守自己走德行的路。到了十七歲。和不好的朋友往來。就變壞了。教友的本分。一齊丟去。單單爲記念母親的緣故。每日念三遍聖母經。一天和一個歹朋友。出去打獵。忽然起了大風雨。他們進了一個小飯舖。因爲力乏了。就躺在一張床上。不多時都睡着了。一霎時。那每天念三遍聖母經的。看見自己到了天主台前。有一個靈魂。在受審判。罰了下地獄。他認得這個靈魂。是自己的同伴。後來自己受審判了。判官手裡。拿天秤。一個秤盤裡。魔鬼放了許多罪過。別的秤盤裡。護守天神。單單放三遍申爾福。到底罪過過重利害。聖母就來轉求。三遍申爾福的秤盤。就重了。那時發一大雷。驚醒了他。看見同伴已經打死。身子焦黑。如同煤炭。靈魂下了地獄。從這件事裡。可知那年輕人。沒有下地獄。是爲念三遍聖母經的緣故。

常念三遍聖母經。一定能救自己的靈魂。這雖不是信德道理。到底按聖人們的講論。和聖女默底達受聖母的默啟。是一定可信的。我如今把聖師們的道理。引證出

來。聖伯爾納多說。恭敬聖母。是救靈魂的憑據。到底常念三遍聖母經。是恭敬聖母。很好的工夫。所以倘使常念三遍聖母經。到死不間斷。能說聖母一定相幫他。賞賜要緊的聖寵。得着常生。法國北勒達地方。有個大罪人。名叫伯多祿蓋利哈雷他。每天念一遍聖母經。死的時候。聖母相幫他。得着改過的恩典。念一遍聖母經。有這個效驗。念三遍聖母經。該怎麼樣呢。真福格利農說。救世的起頭。靠中爾福瑪利亞一句。各人得常生。亦靠中爾福瑪利亞一句。還有許多聖人們。作證這個道理。以及許多博學聖師聖女們的說話。多的狠。我這裡不必多說了。

新聖跡

在黑龍江雙廟子地方。有一個女教友。膝上臂上肩上都生瘡。已經兩年餘了。當初並不介意。如常做活。直到一千九百十年正月。病更加重。力量衰敗。飲食也減了。身上瘦的如柴。他的祖父。告訴某神父說。我孫女的病。是好不來的。並且難過五月。當時開齋前後。神父說。如果不好。該當給他終傳。不要等待太久。恐怕遲了。來不及。在聖母月初二夜裡。病人夢見一位體面夫人。告訴說。你進教以來。常熱心求我。我要醫好你的病。

旁邊有一個老人。拿三副手鐲。一副是金的。一副是銀的。刻了花的。又一副。很是平常。不很好看。老人問病人說。三副中。你要那一副。病人說。頂小頂平常的。爲我覓了。老人聞言微笑。病人亦笑。從此醒了。覺得膝上的痛沒有了。伸手一摸。真的瘡也好了。摸摸臂上。肩上也沒有瘡了。天。一明。全家起來。看他的瘡。果然沒有了。只有一點疤印。差不多看不出來。大家喜歡的了不得。那時病人的祖父。在雙廟子堂裡。監視工程。聽說孫女好了。不很相信。親回家去看看。見孫女真的好了。不是平常的。實在是聖母醫好他的。回堂告訴神父。神父知道了。把這事傳揚開去。爲聖母的光榮。

聖母不但醫靈魂上病。連肉身的病。也肯醫。教友。你還不熱心恭敬聖母麼。

聖母經

一七九四年。法國大亂。有一黨造反的人。大害教友。這時爲天主致命的不少。在米爾波亞城裡。有一個婦人。名字叫瑪利亞亞納。表樣很壞。又毒恨聖教。凡有教友爲信德的緣故。從監牢裡出來。解到法場上。他必定跟去。一路咒罵凌辱。千言難盡。幾時看見神父去致命。他就更喜歡了。在這年二月初八日。有一位神父。名字叫做辣格勞。因爲

不肯背教。反亂的人定他正法。瑪利亞亞納聞得這個信息。立刻走到街上。跟神父同到法場。一路大罵。神父並不作聲。一味忍耐。到末了兒。神父對瑪利亞亞納說。嫂子。我快要死了。請你爲我求天主。瑪利亞亞納聞得這話。臉上白了又紅。紅了又白。想自己這樣罵神父。神父不但不責備。還好好的請我求天主。這是甚麼話呢。過了一會。答應神父說。可以使得我。就替你念一遍聖母經罷。於是高聲就念。旁人都聽見。但一念這遍聖母經。心中大變。哀哀慘慘的哭起來了。跟神父到法場上。等神父一上天秤架。他雙手捧着。跪在架子以下。衆人都不懂得。想他發了狂。待神父致命以後。瑪利亞亞納回家去。關着門。號咷大哭。因聖母看他給一遍聖母經的功勞。感動了他的心。所以痛悔前罪。哭的不停。嗣後熱心恭敬天主。做許多哀矜。和別的善事。每年到某處去拜聖母堂。不肯坐車坐轎。都是步行的。一路討飯。爲做補贖。後來死的狠好。

教友。你看念聖母經。該有幾大的效驗。幾多好處。能使罪人回頭。得救靈魂。

聖母救命

法國馬賽驛城外。有一個裁縫。名叫馬呢。手段很好。所以生意格外多。他的妻子是個

熱心教友。亦會成衣。很是能幹。夫婦兩個。勤儉作家。生了七個娃子。都從小教訓的循規蹈矩。沒一個不成器的。頂小的一個。年只五歲。聖名叫做良。更是馴良可愛。夫婦兩個。比衆疼愛。他一家九口。開費却不少。到底天主看他們熱心老實。格外降福他們。所以家計漸漸寬展。積了許多銀子。一天聽說鄉間某姓家。有一座房子要出售。價錢不貴。婦人對丈夫說。娃子們漸漸大了。將來成家立業。免不了要分居各炊的。依我看來。趁有機會。把那座房子買下。後來看光景再買別的產業。馬呢聽妻子的話。覺得有理。就與屋主約定日子。全家去看屋。那賣主說。既然尊府的人都到敝處來。做兄弟的。預備粗茶淡飯。請在舍間用飯。馬呢說。那很好。領情是了。定期一到。馬呢同妻子兒女。到鄉下去看屋。到了那裡。男男女女。把房子看了一還。一路看。一路說。這裏該修理。那裏該換料。看畢。兩下又議屋價。相去不多。大約可以成交了。轉瞬間。飯時到了。主人叫家裡人。搬出飯來。誰知廚房裏。還沒有預備好。主人說。離這裏不遠。有幾間小茅屋。也是我的。請去看看罷。看了回來。正好用飯。衆人說好。就走出大門。大夥兒看去。那五歲的娃子。跟着父親。東跑西跑。一霎不停。過一會兒。娃子落後。甚麼人都看不見。十分着急。

向前儘跑。跑到一個崗上。一失足落在一個深谷裏頭。兩面飛巖陡壁。如同城牆。落下了不能上來的。當時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介意。待看了茅屋回來。大家坐定。將要用飯。馬呢的婦人說。小娃子在那裡。小娃子在那裡。衆人都呆着不答應。既而有一個人說。恐怕他還在後面空屋裡。馬呢走去。找了一回。不見娃子。那時母親十分焦急。拔腳出門。向田裡儘跑。口中不停的呼娃子的名字。無如山鳴谷應。並沒有娃子的踪跡。尋了幾時。天晚了。太陽將落了。轉身回到那家。想出門已久。論不定娃子找到了。誰料進門。都說沒有來。一時母親的心腸。痛的如同裂斷了。一夜流淚。片刻不安。到了更深時候。馬呢騎着馬。進城去稟報知府。請發捕役找娃子。天一明。就有十幾個官差。下鄉尋緝。但是尋去尋來。影響全無。官差說。或是娃子把拐子拐去了。或是跑到海邊。落在海裡死了。那時全家。如何難過。真是難說難描。馬呢氣極了。竟要尋短見。他的妻子。究竟是好教友。急難中不忘天主。勸丈夫切不可害身子。害靈魂。只該依靠天主。天主的仁慈。自有方法救我們的。說罷。到某處聖母堂中。跪在聖母像前。流淚求聖母救。待到回來。天又晚了。明日瞻禮五。又有十數人。拿着兵器。滿處去找。內中一個是醫生。娃子的

代父也。跟着一路尋。忽然指一叢林樹說。那裡有甚麼。是不是一個深谷。我去看一看。話還沒有說完。三脚兩步。已經跑到那裏。排開樹枝一望。看見一個深谷。沒路可以下去。又看不見他的底。喊說。拿一條繩子來。捆在我腰裏。我僵出去望望看。頃刻繩子拿了。把腰捆他。雙手攀着樹枝。身子挂在空中。往下一望。看見娃子在下頭玩耍。喊說。在的。在的。衆人的心。從此寬了。但要吊他起來。不是容易的事。忽得一計。拿一個大籃子。纜在繩上挂下去。叫娃子坐在籃子裏。就慢慢的拉他起來。娃子說。我知道代父要來救我的。醫生要娃子到馬賽驛去。娃子說不。我要去感謝聖母。因為某堂裏的聖母救了我。沒有死。我餓狠了。扒在樹上。遠遠的望見那堂裡的聖母像。聖母對我說。你放心。你的代父。要來救你。聖母安慰了我。我纔放心。在底下玩耍。醫生還想娃子嚇的昏了。說話沒有頭緒。抱娃子上車。趕馬前去。回馬賽驛去。說也希奇。馬站住不走。醫生把馬很打幾下。仍不走。娃子說。我要去謝聖母。醫生不敢再阻擋了。就到某處聖母跟前。娃子進堂謝聖母。把身上外套脫下。獻給堂裡。作感謝聖母的憑據。他的母親。感謝聖母。喜歡的流淚。

教友。你看一個真心依靠聖母的。聖母豈有不保佑的。你得了聖母的恩。是不是如同這小娃子。立刻就去感謝呢。

聖母經靈效

離法國幾千里路。某地方有一家英國人家。家裡娃子不少。頂小的六歲。那娃子聽見天主教教友念申爾福瑪利亞一遍經。自己也會念了。一天晚上。兄弟姊妹。團團圍坐。談笑如常。那小娃子念起申爾福來了。母親聽着。大發忿怒。責備說。終不念。這是天主教裡的異端瑪利亞。是個平常婦人。同別的婦人是一樣的。娃子不敢出聲。只得默默無言。聽別人講別的事。過了幾天。父母都到耶穌堂裏去。小娃子也去。偶然翻一本聖經。恰好看見路加經上記載。天神向聖母說。申爾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便對母親說。媽。申爾福一遍經。聖經上也有的。爲甚麼你說是天主教裡的異端呢。母親一句不答應。只把娃子手裡聖經。立刻奪去。不許說甚麼。但娃子心裏終是不服氣。暗地裡。天天念申爾福。在十六歲上。愛慕聖母的心。更加熱切。看見聖母歌上說。後人亦將於我手頌讚美矣。十分動心。一天家裡人又說。聖母是平常人。不該恭敬他。娃

子大抱不平。答說。斷乎不然。瑪利亞是最聖的。同別人不一樣。他既然生天主耶穌。定是天主的母親。你們都說聖經。是耶穌教的根基。現在聖經上。明明說瑪利亞。滿被聖寵。後人亦將頌讚。爲甚麼你們不從聖經的教訓呢。母親聽娃子的這一番話。如同雷貫耳。弄的無話答應。只嘆息說。嚶。你這個娃子。後來終要進了天主教纔罷。過了幾時。那娃子同大姐談談心。說耶穌教。一定差了。我們一家人。進天主教纔好。大姐說。你知道我。很愛我的兒女。雖然如此。我寧願一刀殺死他們。不願意看他們進天主教。足見他恨天主教。十分利害。過不多時。大姐的一個兒子。生重病。一定要死。大姐異常難過。他的小弟弟說。姐姐。你說瑪利亞是平常人。今天我同你念一遍申爾福。求瑪利亞轉求天主。賞賜外甥病好。若是真的好了。我們進天主教。大姐再四躊躇。不肯念申爾福。末了兒。因爲愛子情切。跪下念了。到明天。兒子就好。過三個月。全家進天主教。那個弟弟。在英國軍營裡。當過十年兵。後來棄家修道。現在是神父了。你們要曉得那個神父是誰。他做甚麼。叫甚麼。我如今對你們說。那個神父。就是我。

教友。你看聖母經。這麼靈效。儘把一個仇恨天主教的人。全家回了頭。

真神救命

一百

咸豐末年。獻縣新蓋了一座天主堂。遠近之人。時來觀看。有一天。來了一個老人。自言是本縣村生。鎮西六里侯里村人。姓宋名嗣彭。聽得說這裡新蓋天主堂。特來遊觀。這老人纔一進堂。抬頭望見祭台上。供的天主全能像。忽然喜極流淚。速速跪到祭台前。跪伏在地。不住的磕頭。嘴裡不斷的說。真神呀。救我命的真神呀。我何幸今日見了真神。旁邊的人。知道他是個外教人。不信天主。見他這麼光景。想他必是喝醉了酒。就上前拉那老人出堂。問他有甚麼事。老人不說別的話。只是連聲說。謝真神。謝真神。大家見他不瘋不醉。但是喜極欲狂。莫不奇怪。問他究竟有了甚麼事。老年人嘆了一聲說。噫呀。我有一件甚希奇的事。我說與你們大家聽罷。從前我在江南跟官。數年之後。我願意回家一望。遂就打點了行李。僱了一隻船。就便上船過江。不料開船未久。陡然起了大風。風吹浪湧。船正顛簸。船上諸人。見勢危迫。呼天號地。無法可施。倏忽之間。船不能支。被風浪掀翻。貨物行囊。既都沉沒。人口亦盡入中流。一沉一浮。命在呼吸。我那時忽生一念。想世間所敬的神。如此其多。其中必有一個真神。當此危迫時。若求其神來。

救。或能死中得生。不然必死無疑。此念一起。我就急忙求真神救。連聲說。真神救命。真神救命。轉眼的工夫。就見有一人。不知自何而來。碧眼長髯。頭髮披肩。左手擎着一個圓球。球上有畫的日月星辰。威嚴至極。總而言之。我所見之人。和這祭台上所供的神像。形體相貌。全全一樣。真是一而二。二而一也。這位真神。就從狂風猛浪之中。須臾拉我上岸。我回頭望我同伴諸人。連影也不見了。我自想人皆淹斃。我獨得生。如此大恩。不可不報。我方纔願意叩頭謝恩。問其名號。其人忽然不見。不知所往。我悵望久之。深以不得謝恩爲憾。不知是何廟之神。着我不能上一棹供。燒一爐香。謝謝他救命之恩。我一路訪查各處廟宇。尋救我真神之所在。見各廟神像。沒有一個。彷彿那救我命的真神。訪查到今。竟不能得。何幸。今天到此。得見我救命真神。真是萬幸萬幸。大家聽見老人說的這件事。莫不稱奇。就給那老人說。這個救你的真神。就是我們恭敬的天主。天主打發天神。借全能像的相貌。救了你一命。你願意謝恩。也不必燒香。也不必上供。只該奉天主聖教。宋嗣彭一聽見有個天主聖教。就急忙究問聖教道理。源源本本。大不同那異端邪說。就如撥雲見日。大夢方醒。樂不可言。因此告別回家。以後就一心講

求聖教要理。領着一家老幼。都領洗進了天主聖教。親戚鄰舍。亦有隨這老人善表。棄邪歸正的。

我見許多教外人。在急難中。也肯依從聖教規矩。也許後來定奉聖教。及至解厄後。再也不說那奉教的話了。我真恭維這位老人。未認天主之前。卽思報恩。既得教友指點。就熱心奉事天主。至死不懈。我若能爲他執鞭。我亦情願。

眞造化

法國在一八四十年。的光景。奪得亞斐利加洲北境。一個地方。名字叫做亞爾日。開墾製造。創辦一切。全仿法國的制度。也叫土民當兵。入法人營裡。某年有一個亞爾日利兵。年紀還輕。因爲生病的緣故。發到法國。巴黎斯京城病院裏。雖然多時進了法營。到底說不到半句法國語。只說他本地話。病院中。又無人懂得。他從小恭敬的是回教的祖師。麥阿默。得到了病院以後。從沒有同別人講一句話。卽使有人問他。他也不懂。也不答應。一天在他榻旁邊。有一個人病重。請神父終傅送聖體。那亞爾日利人看着不說甚麼。旁人只見他大大的感動。從此以後。修女們走上去照應他。他發顯知恩的。

心。不是如同前幾日一樣了。但病勢一天重一天。不久垂危了。他做手勢。要叫某人講話。修女們打發一個人去。叫回教的小頭兒來。豈知頭兒到了。病人儘搖手不要見他。後來把修女身上挂的苦像。拉着不放。修女就解下來給了他。苦像一到手。便放在嘴上親了幾回。十分恭敬。修女們看他樣子。要叫神父來。所以就請神父。神父到後。用一個通事。講道理給他聽。待要緊的道理明白些了。便給聖洗聖事。一付聖洗。病人很覺平安。身上的痛也沒有了。那時神父還在他牀邊。手裡拿一個大些的苦像。病人作感謝的樣子。把神父手中的苦像。好好接去。放在胸上。自己拖被窩蓋。好像睡覺的樣子。於是神父同修女們都退下了。纔過一點鐘。再上去看他。他已經斷了氣。苦像在他口上。聖母聖牌。在他手裡。

嚶。這樣善終。還不算真造化麼。我想這個亞爾日利的年輕兵。總是平生沒有做虧心事。所以天主賞他得了善終。

棄邪歸正

在河南魯山縣夏陽地方。有一個山洞很深。一個姓楊的外教人。在十六歲上。便離家

鄉。進洞修仙。洞中雖有許多虺蛇。因爲魔鬼阻擋。並不咬人。楊某看見許多人在洞裏。像古人的形狀。那是魔鬼變了相的。魔鬼給他一顆印。不用顏料。一印能透紙二十四張。楊某從此出洞。各處行醫。哄人不少。有時魔鬼抬舉他。在空中飛行。忽爾到遠處。曾有一次到山東。與人利事。二十餘年來。他常與魔鬼交接。在光緒二年上。楊某的父親自願進天主教。拏經本和十字架回家。魔鬼見了狠怕。楊某從此疑惑說道。我敬的若是真神真仙。爲甚麼怕十字像呢。左思右想。不能解釋。前年一千八百八七年十一月間。楊某的兄弟也進了教。主教打發姓馬的教友。到那家講道。楊某不信。說道。我能請仙人來。與你一會。馬教友說很好。請他來看。誰知道楊某念咒作法。再四請仙。魔鬼終不敢來。於是楊某更加醒悟。漸漸學道。棄邪歸正。全家領洗。

自古邪不勝正。若你要驅魔破邪。不可自持已力。總要謙遜。依靠天主。

野人遇教士

有一位耶穌會神父。在亞美利加南境基刀地方傳教。那個地方多野人。沒有王法。沒有官長。不完稅。不完糧。雖然各自分支別派。但也聚族而居。或數百成羣。或數千合隊。

其中有許多野人。已經恭敬天主。所以這位神父。要去看他們。待行裝餼糧。人夫車馬。一切都預備好了。把神父的坐騎擡上來。請神父上馬。衆人一見這匹馬。都詫異道。這匹老馬。瘦的扛肩縮背。驢子也不如。怎能遠行呢。神父道。我不會騎馬。雖然走的慢。倒比烈馬穩當些。就是他罷。說了便接了絲韁。跨上鞍轡。奮力加上兩鞭。慢慢的在前開路走了。走了兩三天。雖然路走的不多。倒還一路平安。不知怎麼樣的。這匹老馬。竟忘記了自己的。一顆老骨。忽然放出少日時的英雄來。眼見他兩個耳朵。往上一豎。把頭一昂。呼嘯兩聲。四個蹄子。一齊舉起。如飛的去了。馬上的神父。來不及把轡頭勒緊。連忙兩手。抓住領絲毛。伏在鞍轡上。隨他上高下低。穿林渡澗。心裏求天主道。從前因你屢次救我在危險之中。所以今日之險。我也敢望你援救。豈知那匹馬。仍舊風馳電捲般飛奔。一刻也不停。直走到一個大曠野裡。已經是半夜了。那時月黑夜暗。星斗無光。伸手不見五指。神父心中更加着急。正在憂疑驚懼的時候。這匹馬。忽然立定了腳。不停的喘氣。馬背上的神父。見馬歇了。忙急下馬歇歇。因爲一連五點鐘。伏在馬背上。狂奔亂走。弄的腰酸腹痛。頭暈眼花。正在閉眼斂神。坐在地上養息的時候。耳朵裏聽

聞有惘惘歎息的聲音。忙卽側耳細聽。明明是人聲。斷不是獅吼虎嘯的聲音。便立起身來。向發聲的所在。暗中摸索。慢慢走去。走到一個小樹叢中。見有燈光閃閃。仔細一看。是一個草棚子。忙卽灣腰俯首。走入棚子裡。見旁邊掛着一盞燈。燈光半明半滅。地上攤着一條蓆。蓆上踢着一個白髮老人。病的面白如紙。骨瘦如柴。已是半死的人了。正在蓆上翻來覆去。短歎長吁。病人一見神父。便叫他的姓名道。某神父。你來了。神父一聽他叫自己姓名。如同舊相識一般。希奇的狠。回道。老朋友。你怎樣認得我呢。病人道。神父。怎麼我不認得你。神父道。你在那裏看見過我麼。老人道。請放心。不必追問下去了。免得耽擱工夫。我是垂死的人了。沒有多餘的時候。長篇大套的。兩相問答了。我只把生平的事。大約說給你聽。你便知道我認得你呢。不認得你了。我自幼至今。一生思言行爲。常憑良心。不敢爲非作歹。我心中常想。除了我信的教。我守的規矩。我敬的神明之外。總還有別的一個真教。真神。真道理。該當相信。該當恭敬。我情願恭敬這個真神。可惜我不認得這條路。我不過曉得人生在世。總有一條免禍得福的路。我常常求這個真神。賞賜認得這條真路。這個真道理。昨夜我見我的草棚子四面發光。光裡

現出一個尊貴女人。全身穿白。不和本地女人一般打扮。萬分美麗。我沒有話來形容。他告訴我。明日你要看見某神父。他要教你道理。付你聖水。後來你便要升天堂。在天堂上萬福全備。你終想不到天堂上的福。是怎樣大的。說了這話。便不見了。從這個時候起。我很願意看見你一面。所以如今一見。便稱神父的名姓。神父聽了這一番話。心裡十分感動。禁不住淚雨潛潛。掉了一陣歡喜眼淚。希奇天主的仁慈。怎樣恩待這個老人。於是就教訓他要緊道理。然後付他聖洗。一夜和他講天主的事情。一到天明。便一口氣換不過來。安然逝世升天。享福去了。

這個老人。得受臨終聖洗。却是他生平在思言行爲。常憑良心。不敢爲非作歹。所以天主賞他這樣奇恩。

念珠救難

從前巴黎京城。被德國人圍困的時候。在某街上。有一個女修院院裡的玻璃窗。都被炮聲震碎。因爲連日攻城。撲通通炮聲。通宵達旦。把人家的房屋。不知烘倒了多少。震碎些玻璃。真真小事了。但是壞了。不得不修。所以到玻璃舖裡去。叫了一個割玻璃

的人來再裝。這個人。日逐在修院裏做活。修女站在旁邊督工。因知他平日間。不狠熱心。便乘機勸他幾句。此人心中厭聽勸言。但在人家做活賺錢。不好把無禮的話去衝撞人。所以不過含糊答應。唯唯而已。那個修女見他這般光景。也料到了七八分。所以嗣後也再不去勸他。只把一串念珠。送給他道。你把這收着。常帶在身邊。或者遇了甚麼難。可拿在手裡。念他幾遍。聖母必來救你。說了。就把念法和念的甚麼經。一是一。二是二的。教了他。因為情面上不好不受。所以伸手接了。放在袋窩裏。過了幾日。兩國正在議和。所以大家按兵不動。這個割玻璃的人。忙去辦了一張路票。買了酒食等物。送回家裡去。到了未肋因宛聖善四爾自地方。便把酒來潤潤喉嚨。豈知竟嗑醉了。嘴裡便齷齪齷齪的。辱罵德王其耀末和首比斯瑪克那裏有德國的大兵駐紮。聽見這般辱罵。便把拿住。下在監裡。他在那裡起初。還得意揚揚。說了多少大話。待酒醒了。方知這個不是好區處。要想脫身。尋不出一條門路。因為四面都是敵人把守。閒人不能出入。正在尋思納悶的時候。覺得肚裡餓了。記得適纔身邊帶了一塊饅頭的。忙向袋裡去淘摸。先摸着那串念珠。拿在手裡一看。希奇道。噯呀。這是甚麼東西。那裡來的呢。哦。

我找着了。這莫非就是修女所給的念珠麼。他教我遇難的時候念的。如今恰好是這時候了。何勿念念呢。於是自己心裡。便去尋那念的法子。無奈記不得了。只好先把申爾福念起來再說正。在念第一遍申爾福。忽然來了一個軍官。是巴槐路亞人。見他坐在柴上手。裏拿着念珠念申爾福。十分希奇。問他道。看你這般行景。不是反亂人。他回道。我不是的。然則你是正教人否。回道正是。難道你不見我在念申爾福。軍官道。既然這樣說。你起來去罷。嗣後該當待人有禮。因為我們也是正教人。同你一樣。日日念申爾福的。他一聽得這話。不待再說。連忙起身走了。

你看這人。得以脫身。實實念珠的功勞。我勸你日日念申爾福。聖母定然保護你。日後不幸下煉獄。還要救你早些出獄升天。

念珠

有一個學生。小時狠熱心。後來慢慢的冷淡了。一天在路上行走。偶然看見一串念珠。掉在地上。初念想不拾他起來。因為念珠累滿了灰塵。又是不值錢的。到底轉念之間。心裡想道。我不能還原主。何不拿去安在聖母祭台上。交代聖母。主意一定。就把念珠

拾起來。慢慢前走。遇着一座聖堂。就隨脚闖進去。心裡想道。何不念了一串經。然後把念珠放在祭台上。此念一起。就跪祭台跟前。念一串聖母經。那時候聖母感動他。心中有一個聲音說。你小時。耶穌叫你先修道。後來做神父。爲什麼不聽我聖子的話。這是你的正路。快些回頭罷。那學生好像一棒打醒了頭。頃刻對聖母說。聖母呀。我心定了。以後從新歸附你。用各樣法子讀書。做神父。後來果然做了神父。天天念玫瑰經。那是不必說的。做神父後。過了幾年工夫。去管一座病院。照顧病人的靈魂。一天有個病人進到院裡來。對管事人說。你們不要勸我。我是不信什麼教的。神父去望他幾次。他狠不喜歡。甚至說得罪的話。神父說。朋友。我去爲你念一串經。病人說。莫提串經二字。神父說。念串經。只有好處。沒有害處。你怕什麼。病人說。你不知道。就是念珠害我。神父道。這是什麼話呢。病人靜想了一會兒。答道。你既然問我。我就對你說罷。我小時候。我的母親。天天叫我念串經。母親臨死的時候。還叫我許給他。沒有大阻擋。天天念串經。我怕他難過。就許了他。他就拿自己的念珠交給我。母親死後。我到城裡去做活。那時候。我的心已壞了。路上走的時候。魔鬼叫我把念珠拋在地上。我聽他的話。就恨毒的

樣子丟了。到如今沒有順境。所以念珠害了我。神父問那一年。那一天。在那一塊丟的。病人說。某年某日某處。神父就把身邊的念珠。給他看。問是不是你母親的念珠。病人仔細一看。就說是的。掉起淚來了。把念珠放在口唇上。那時聖母動他的心。就說我要辦神功。到了明天。神父給他終傳聖事。又過了幾天。病人安然去世。神父把念珠收去。

教友。我勸你。天天念串經。不要忘。也該把念珠放在身邊。聖母一定格外保護你。

輕慢念珠受罰

一千六百三四年有一個人。名叫安多尼勃利瑟。年紀三十三歲。一天他的妻子。一隻手拿着念珠念經。一隻手掃地。勃利瑟叫他不知道做什麼活。妻子說。念完了串經去做。勃利瑟大大的發怒。拿念珠搶下。拋在地上。踏了幾腳。輕慢的了不得。天主就罰他。頃刻倒地。手足拳縮。不能行走。也不能站直。只在地上爬着行走。真如狗子一般。這樣差不多過了四年工夫。末了兒。大悔前非。明知是天主的顯罰。爬到一座玫瑰經堂裡去。在衆人面前。說自己得罪了天主。得罪了聖母。就在某神父跟前告解。告解後領聖

體。那時候。仁慈耶穌可憐他。就賞他全愈。所以爬着來的。站直了走回家裡去。

教友。你還敢輕慢念珠聖物麼。勃利瑟若不回頭認錯。天主不賞賜他。我想他一直到死。必同狗子一樣。在地上爬着行走。

念串經報恩

在一千八百九五年。某處。有一個婦人。一隻眼瞎了。一隻腳和一隻手病了。臂上挽一隻籃子。別的一隻手。拿一串念珠。天天到街上討飯。有一個教友。天天給他一個外國錢。約值中國錢十文。那個婦人受了錢。總在地上拾一塊石屑。放在籃子裏。當初那個教友。並不介意。過了一年半載。偶然問他道。你拿石屑。放在籃子裡做什麼。婦人答說。爲念經的。教友說。石屑怎可以念經呢。婦人說。恐怕忘了。教友說。忘什麼呢。婦人說。忘念串經。教友說。這是什麼話。婦人纔明白說。不拘那個給我什麼。我總爲他念一串經。有時候。白日裏來不及念。到晚上纔念。也有日子晚上念不了。待到冬天。或是下雨。不能出門的日子。纔念。去年冬裏下雪多天。我念了一百多串。終沒有缺失一串。教友說。好你爲十個錢念一串經。今天我多給幾十個錢。爲我多念幾串罷。說罷就走了。

你看這婦。不拘得什麼人的哀矜。總爲他們念串經。若你受人的恩不能報。可爲他們念經麼。

念經有益

陝西省有一個教友。名字叫做夏發榮。在七歲上。跟他父親到關外做買賣。在十歲上。逢回子作亂。被他們擄去。賣給哈撒回子做奴才。天天放羊。不作別事。主人見他老實勤慎。把他當做兒子。待他很好。這樣一連二十八年。中國話忘記的乾淨。一句也說不來了。只少時學的天主經。聖母經。仍舊天天念。終不缺少。一天想要逃走。就暗裏動身。扒山過嶺。走了七晝夜。纔到伊犁。有會說哈撒話的人。做他通事。引他到某神父跟前。設法送他回本鄉。在今年夏間。就是一千八百九十年纔到家裡。

這定是念經的好處。所以我勸教友們。不拘怎樣忙。天主經。聖母經。天天該念。不可丟下。

短經

有一位主教。前幾年到法國一個病院裏去。偶然看見一個病人。是向來當兵的。那時

有病。瘦的了不得。主教問道。朋友。你好不好。答說不好。看來這回要出營了。他的意思說。要死了。主教說。恐怕還不很重。何必如此害怕呢。但是不論什麼樣。總要預備的好兒。纔可以出營。答說。那話不差。我也這樣想。主教說。你早晚課必然念的罷。若說軍門。念的得罪得罪。不是軍門。是主教。主教。我念的。自從當兵以來二十八年工夫。沒一天沒有念。主教說。你念什麼經。答說。念的是短經。因為當兵的沒有工夫念長經。主教說。是不是念在天聖母經。答說。不是。只主日念一遍在天。一遍聖母經。那算長的很了。主教說。平日念什麼經。答說。主教。我老實告訴你。我天天早上起身。向天主說。天主。你的奴才起身了。你可憐他。到了晚上睡覺的前。我向天主說。天主。你的奴才要睡了。你可憐他。就是兩句。別的經沒有念。原來多念經。不用心。不如少念經。到底用心念。

那個老兵。天天念兩句經。動了天主慈心。如今於許多冷淡教友。不肯念經。巴不得效法那個老兵。望天主也可憐他們。

申爾福神效

有一個傭工婦人。天天兒忙忙碌碌做活。沒有空間的時候。到底每日。必多次到人家

門口開坐閒立。一會兒便回來了。並不進門。也不和人說半句話。一連多日。常常如此。而且常去的。總是這一家。別人家的門上。並不去走。旁人見了。十分希奇。便問這婦人道。嫂子。我見你忙的狠。沒有一時半刻的空間。爲什麼天天兒多少會。到那一家門上去閒走呢。這樣來來去去。不是空費光陰麼。那個婦人道。其中緣故。你是不曉得的。我這樣閒走。也不是無因的。因爲那家有一個病人。不肯改過。我盡我所能。天天兒到門上去。念幾遍申爾福瑪利亞。我心裡想道。我念的經。如同香水一般。一點一點的洒在地上。那馨香之氣。必傳入房中。如今門上念的申爾福瑪利亞。必漸漸傳入病人房中。動他的心。況且這事。是我已經試驗過的。因爲從前在別的一家門上。我也天天去念多少申爾福瑪利亞。一連念了兩個月。住在那裡的病人。果然痛悔告解。安死善終。

聖母經的奇妙。與他的益處甚多。我勸你隨便怎樣忙。每日總該多念几遍。聖母定。然格外保護你。到底這個傭工婦。他的信德。他依靠聖母的。自然是出奇了。

靈跡

印度東南錫蘭地方。是英國屬地。那裡進天主教的不少。也有一座醫院。是修女們管

的。某日來一個娃子。只十二歲。他的胳膊被車輪壓了。腫的利害。肉也黑了。臭氣很大。醫生一看見便說道。這膀子該當割下。纔可以保性命。娃子一聽見這話。便喊道。不要割。不要割。我一定不肯。只求送我到露德聖母堂裡去。他說的露德聖母堂。不是法國的那一座。是說在醫院相近的一座。一個修女聽得娃子這樣說。心裏十分感動。就去告訴總管的修女。名字叫做瑪利亞厄瑪。問他討些露德聖水。那總管的允了。就給娃子嗑。娃子很喜歡。過不多時。就睡着了。到明日早上醒過來。看見膀子上腫退了。肉不黑了。臭氣也沒有了。醫生是異教中人。不知道娃子嗑靈水。只看胳膊好了。十分希奇。

以上是總管醫院修女寫的。足見信德越大。得靈跡越容易。但信德也是天主的恩典。所以該求天主。纔可以得着。

水讓聖像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合衆國剛勃利亞西第地方。海水大發。適逢教友們在聖堂裡。舉行聖母月敬禮。忽然有人報海潮來了。堂中人立刻跑出。還來得及。一個沒有淹死。纔

過幾分鐘。堂裡堂外。都是水了。直高一丈五尺。一切東東西西。都被海潮衝去。待水一退。教友們進堂。看見樣樣都壞。只聖母像依然完好。兩邊和背後的花布絹花花冠等。一點不壞。水跡也沒有染一滴兒。看牆上水跡。却高一丈五尺。聖像只高三尺。偏沒有着水。這明明是奇大靈跡。衆人都看見。萬不能疑惑的。

可見天主全能。無奇不備。顯此聖跡。以揚聖母大能。我輩教友。還不在聖母像前。大現敬禮麼。

十字聖號

讓德爾司鐸。是聖多明我會的總會長。他某年在法國利翁城裡講道理。一不知道怎的。預備了的道理不講。偏講十字聖號的能力。講的十分懇切。纔從講道台上走下來。就有一人喚神父到一邊兒。問說。神父。你剛纔講的。你自己信不信。神父說。怎麼不信。那個人說。你真信麼。我老實說。你信。我不信。我進了坊人教。你把十字聖號。講得這樣有能力。我要試一試。天天晚上。我們同黨的人。都在某處聚會。魔鬼發顯出來。同我們說話。今夜請你一起去。同我站在大廳門口。待魔鬼出現了。你畫十字聖號。看他靈不

靈。神父說。十字聖號的能力。我却相信。但你要試一試。我却不能就允。待三天後給你回音。那個人說。可以使得。就大家分首了。讓神父就到主教那裡。把這事怎長怎短。從頭一說。問主教怎樣做。要去不要。主教傳集超性學士。再三商議。議了多時。都說該去。主教就降福神父說。你去。盼望天主同你在一塊兒。神父回院。兩晝夜求天主。做克己工夫。也請別人求天主。到了第三天晚上。換了世俗人的衣服。衣服裏藏了苦像。同那圪人教的人。同到魔鬼發現的地場。果然看見前廳後堂。粧飾十分體面。兩人站在大廳前。不久同黨的人。一個一個的來了。衆人纔坐定。魔鬼就現粧作人的樣子。神父從懷中拿出苦像來。向魔鬼畫一個聖號。頃刻之間。魔鬼去了。燈光滅了。一總人嚇得手忙脚亂。出門逃走。神父也從此出來。沒有遭什麼害處。那個圪人教中人。看見這樣奇事。跪在神父前。請他代求天主。立意回頭。

讓神父趕去魔鬼。是用謙遜克苦祈來工夫。就是他稟明主教。該去不該去。回院中克苦。祈求天主。得勝魔鬼。並不是顯自己能幹。實爲天主的光榮。教友。你要得勝魔鬼的誘害。也當謙遜祈求天主。克苦自己。

聖號

羅瑪王儒良原來奉天主教。後來背了教。難爲教友。十分利害。所以如今稱他背教儒良。他年紀二十四歲上。到亞德乃城讀書。相交一個通魔鬼的術士。術士勸他同魔鬼往來。後來登了基。一定大有聲勢。國祚綿長。儒良很喜歡。便約定日子。同他到一個偏僻地方。術士一念咒語。魔鬼就發現出來。但可怕異常。臭的觸鼻。儒良從小是教友。早晚作聖號慣了的。所以到這光景。不知不覺的。也畫一個十字。魔鬼拔腳就走。一霎工夫也站不住。術士不知道爲甚麼魔鬼去了。又念咒語。魔鬼又現。儒良嚇的心驚肉跳。又畫十字。魔鬼又走了。這樣趕走三次。

教友你看十字聖號。大有力量。凡你受誘惑。或是出門。或是睡覺的前。總該作個聖號。纔可以放心。魔鬼不敢來害你。

小苦像

有一個夫人。平日有閒。便教別人家娃子。鄰家有一個女兒。年只十歲。常來聽道理。十分熱心。一天在家玩耍。走到火爐跟前。偶不小心。火燒衣上。頃刻之間。周身都是火。像

一個火娃子。父母姐妹手忙腳亂的救他。待把火燒息。已經全爛了。坐不能坐。眠不能眠。父母把他倒在綿絮上。痛不堪言。叫爺叫娘的。惹人心痛。他的娘問甚麼事。可以滅他的苦。小娃子說。去叫講道理的娘子來。父母沒有懂得。站在旁邊的一個娃子懂得了。就去叫夫人來。夫人一到。走近娃子前。問他要甚麼。娃子說。你許我一個小耶穌。請就給我。夫人便懂得。所說小耶穌。是一個苦像。便拿自己胸上挂的一個。拉下來給他。娃子便伸血淋漓燒的半生半熟的手。接着放在口上親說。耶穌。耶穌。我愛慕你。耶穌。你爲我死了。我真有福氣。有了你。我不要別的了。從此漸漸安心。病也一天好一天。過了幾個主日。娃子全愈。他的父母。本是冷淡教友。看見娃子這樣熱心。也回頭改過。做好教友。

西洋有種熱心女教友。雖然家道充足。是體面夫人。到底有愛人的德行。做多少善事。格外教訓鄰家小孩子要緊道理。我今問你有錢的女教友。這事難道你做不來麼。

苦像作伴

在法國。某神父在某地方講道滿四規。既然畢了。分給教友每家一個苦像。叫他們供在家裡。早晚向苦像念經。分到了兒。有一個娃子走到更衣所來。問神父要個苦像。神父說。苦像不多。我不能各人給一個。只一家一個是了。若使你獨住一間房子。我也能給你一個。娃子說。我幫人家放牛。沒有房間。神父說。你沒有房。在那裡睡呢。娃子說。就在牛棚裡睡。神父說。你在牛棚裡睡覺。要苦像放在那裡。娃子說。放在床橫頭箱子裏。神父說。你要苦像做甚麼。娃子說。要苦像作我同伴。他說的時候。滿面發顯熱心。依靠天主的心。神父見了。不知不覺的眼淚落下。對娃子說。苦惱娃子。我給一個你罷。盼望苦像相伴你。保護你。相幫你。娃子作謝了。纔回去。

這娃子要苦像作伴。我想他心目間。必常常有天主。愛你們讀書明理的人。不肯記得天主。辜負天主賞你的三司。真比這個放牛娃子。不如的遠了。

聖牌顯靈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聖母內。法國巴黎。京城五百餘教友。都是大家巨室。和有錢之人。聚在一座廠屋裏。出大價賣賤物。將所賺下銀錢。充育嬰堂等經費。不料忽然失火。廠

房貨物。燒的乾淨。人死了一百幾十個。據說那時。有某夫人同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到廠裡去。到的時候。恰好三下鐘。纔到匹下鐘。廠中失火。那兒子素不守教規。是個很冷淡的教友。看見火發利害。忙把母親拖出門外。立刻回頭拉妹子出來。那時火近身。有一根樑燒着了。倒下來打在那年輕人頭上。按平常而論。頭一定要打破。就是不破。火燒帽子。濫在身上。那是一定的。誰料帽子沒有破。身上沒有一點火星。待母子三人到家團聚。年輕人說。那根樑打在我頭上。沒有燒我。真真希奇。若然我也輕信聖跡的。定要說是聖跡了。妹子在旁接口說。哥哥。你說不是聖跡。請你拿帽子來看一看。帽頂裡有甚麼。年輕人拿來一看。見一個顯靈聖牌。釘在帽頂裡。妹子說。昨天我們到廠裏去的前一下鐘。我拿這聖牌。釘在你帽頂裡的。年輕人從此醒悟。知道聖母的恩典。明天就到堂裡辦神功。領聖體。感謝聖母。從此真心改過。

我見那倔強不守規的人。得了格外恩典。不知感謝天主和聖母。往社說是他的運氣。這樣的人。若不見當面的聖跡。終不肯輸服的。如同這年輕人一般。到底這年輕人。幸未固執到底。

聖衣救病人改過遷善

有一個教友。初起很熱心。後來漸漸冷淡。不守教規。天主賞他。一病漸衰弱。不能行動。末後竟成癆病。看來必死無疑。旁人見病勢沉重。第一要緊的事。急需請神父傅終油。但神父離此很遠。不能就到。就是到來。也是無益。因為病人自信無碍。旁人也不能說明病勢危重。勸其改過。怕說了招他的怒。但病勢日重一日。一連三日。衆教友齊集房中。替他念善終經文。此時病人不做一聲。不過雙手亂招亂摸。旁侍的人。都不懂他要甚麼。內中一個。懂得他所要的。是聖衣。忙把自己身上帶的聖衣。讓給他帶。替他穿在頸項上。同時病人就能說話。懇懇切切的。祈求聖母保護。一夜不停。聖母是有求必應的。明日一早。便有一位神父路過那裡。據說是差走了道路的。偶然到此。我想是聖母聖衣。暗中指點。引他來的。神父聞有病人。便去看視。勸其改過告解。病人也唯唯從命。就辦了一個妥當告解。痛悔的掉淚。後來熱熱心心的領了臨終聖事。豈知過後。漸漸痊愈。便能起床。進堂感謝天主。後來又活了多年。幸把聖母仁慈救援之恩。至死不變。卒得善終。

現今不守教規。固執爲惡的教友。到死臨頭。就怕天主罰他。許下愈後。再不如從前一樣。定要熱心事主。謹守規矩。豈知天主仁慈。賞他病好。他竟把天主的鴻恩忘却。把病時所許善願。撇在腦後。再不提起了。教友。莫要如此辜恩負義。小心天主的嚴罰。就要到了。

聽道改過

有一司鐸。在底勞里亞耳伯山下。一個大處所。勸教友上會開四規。四規開畢了。這位司鐸。便要回去。正在預備起程。忽然接着一封書信。內稱在起程之先。我要感謝你。在四規中所得恩典。因爲這個恩典。明白是天主借司鐸的口。賞賜我的。話說我本是個冷淡教友。已有三十五年。沒有上會。沒有滿四規。這次我也定意不上會。也不進堂。一日也不知怎樣的。起意要往堂裡去。聽聽司鐸講的如何。並沒有好意。不過聽了。可以評論長短。那日司鐸所講的耶穌聖心。和祈禱會的道理。我當時心裏。也不覺怎樣。只待講畢了。我好出堂回去。待講道理畢。衆人都面向聖母祭台跪倒。我也跪下。心中並沒有半點誠敬之心。不過看人學樣。同着衆人拜跪罷了。說也希奇。豈知一跪下去。心

中便覺大大的感動。甚至痛哭流淚。又像有人喚我道。你該當改過。你該告解。雖然我要出堂。倒底像有甚麼人留着一樣。我便心裏暗自祈求天主。忽見司鐸從欄杆裏出來。坐在神功架子上。是爲聽人告解。倒底沒有一個上去。我便想司鐸是特爲我來的。那時我已身不由主。便起身走到神功架子上跪着。也沒有告解的意思。司鐸見了我。便用好言撫慰。幫我辦了一個妥當神功。如今心裡覺的十分平安。所以感謝天主不盡。今特寫信給你。聊表感恩之心。巴不得普天下的教友。都得一樣的神恩。

我勸那不肯上會的教友。切莫因自己不守規。不願進堂。或心中失望。但是也當往堂裡去去。聽聽神父講道。天主的仁慈。自然賞賜你能辦一個妥當神功。不致終在罪過中過日子了。

翻然改過

一千八百八十多年左右。法國有一冷淡教友。不守齋期。爲時長久了。告解領聖體。更不在他心理。前年他同妻子兒女。都到露德地方。並沒有改過的意思。一到露德山下。全家歇在飯店裡。到了明日。起來洗臉。那冷淡教友。對店中值事人說道。我如今登山

一遊。你爲我預備早飯。須是好的。值事人說。無非蔬菜小輩而已。有甚麼好不好呢。冷淡教友回道。甚蔬菜小輩。該當燒雞牛等肉。值事人說。你不知道。今天是古禮六日麼。冷淡教友說。那我不問。總要有肉吃纔好。說罷就登山。到那聖母降現的山洞裡。忽然之間。聖母動他的心。痛悔前非。流淚如雨。看見一位神父在那裡。就去辦一個神功。纔退下來。他的妻子也到了。瞧見丈夫跪在聖母像前。哭的滿面是淚。心裡疑惑。不知是他不是。走近幾步。細細一看。果然是自己丈夫。待丈夫告訴了如何感動。如何告解。婦人十分喜歡。大大的感謝天主。過了一會。夫婦下山。到飯店中。便不敢吃肉了。教值事的。祭蔬菜小輩來。大家用膳。據說那冷淡教友。如今還在法國。熱心敬主。比前大不相同。教友你聽聽看聖母感動人心何等靈速。你有親戚不守教規。何不求聖母呢。

惡人善終

意國都冷府。前幾年。有一個壞人。名叫巴利尼。是極有才幹的人。他進坊人教。壞的不得。甚至發願。至死不守聖教規矩。雖然病重要死了。也不願意請神父。叮囑家裡人。死後不行聖教禮節。葬他如同沒有進教的一般。一天同仇人對敵。受傷甚重。性命十

分危險。忽然願意改過。請神父來聽神功。又在衆人前認錯。說從前寫了背教書。如今一概願意燒掉。並且求衆人求天主寬免他。過不多時就死了。他臨終時候。還口親苦像。承認耶穌真天主真人。

請問這個人。甚麼樣得了改過的恩典呢。因爲他小時候。家教很好。從小天天爲煉靈念達味痛悔聖詠第六端。並且從小恭敬聖母。雖然很壞的時候。還把一尊聖母像。放在匣子裏。想來聖母可憐他。也是因爲煉靈代求天主。所以得了改過大恩。

小女善終

西國聖母聖心報載道。有一個小女。名字叫格來高各。是依西巴利亞人。生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纔十三歲。自小熱心恭敬天主。事事聽爹娘的命。在八歲上初領聖體。也進祈禱會。每月辦神功領聖體。爲補贖聖心所受的凌辱。每日念玫瑰一串。恭敬聖母。從沒有間斷的日子。去年冬間。小女害重病。他的父親問他要辦神功麼。小女說。很願意辦神功。領聖體。曉得自己一定要死。到晚上對父親說。爹我一定好不來了。不知道今夜死不死。強勉到天明。小女求終傅。本堂神父看見他未必就

死。所以沒有允他。小女說。今天不終傅。明天來不及了。神父看見他這樣熱心。便允了他。過一會兒。小女像睡着的樣兒。醒後。望着父親說。爹呀。我剛纔看見奇妙的事。又對他母親說。娘你給我穿白色的衣服。因為有兩個穿白衣的娃子。同聖母瑪利亞快要來。帶我去了。聖母拿一個花冠。戴在我頭上。我眼睛沒有看見甚麼。到底有一個聲音對我說的清清楚楚。小女看見父母都流淚。便說道。我到天堂去。你們不要哭。待到本堂神父來終傅。小女歡喜的很。這日晚上。小女對父親說。我今夜死。你們不要慌。到了臨終的時候。我自己告訴你們。向你們作別。又說道。今夜要死。豈不真可怕的麼。我怕痛很了。嘴裡發出不忍耐的聲音來。到底雖痛極。終沒有嘆一聲氣。只見他越發痛。越發口親耶穌苦像。嘴裡連連不絕的。低聲說。我可愛的耶穌。我可愛的耶穌。有時候。也呼瑪利亞聖名。十分懇切。這夜是耶穌聖誕瞻禮。到早上四點鐘。小女對父親說。時候到了。請你們都來。一家人都走上去了。小女把每人都辭別了。叮囑了他小妹子幾句。登時氣塞。低頭斷氣。

這小女。真如聖經上所說的。善生福終。何謂善生福終。教友你懂不懂得呢。這善生

福終就是常常不缺少當好教友的本分。熱心事主至死不變。天主必定賞賜如同這小女一樣。福終到天堂上。永享榮福。這豈不是善生福終麼。

終後告罪

亞墨利加洲內地。有一種野蠻子。靠打獵活命的。進了教。很有信德。某年。那瘟疫死的不少。恰好天氣極冷。寒暑表上冷度。直到四十度。山僻鄉野。全是冰雪。實在寸步難行。所以本堂神父。沒有到會上去。後來一有便。神父就到駕個狗拖車。在水中行二百里。到那有瘟疫的會上。一進門口。看見八個死屍。臥在草蓆上。手裡各拿一張紙。神父希奇說。這又是一件異端事了。隨手拿來一看。紙上寫的是各人的罪賬。末了兒寫道。請神父爲我做一台彌撒。我留下的獺皮狼皮各一張。請神父收用。另有一個寫道。除獸皮外。我留下一把新斧子。送給神父。神父看畢。禁不住雙淚交流。嘆說。大娃呀。料不到你們這樣死的。

神父寫這件事告訴人說。我對他們說過。人臨終時。沒有神父聽神功。只要有上等痛悔也能救罪。想來爲這個緣故。他們死前寫罪賬。但不知道他們自己寫的。或是

請別人寫的。

冒告解

聖留納多在講道時。講一個故事。實在可怕。聖人說。這個故事。許多人知道。並且有某富人出了銀錢。安在某聖堂裡。叫管堂的。每年請一位神父。講這故事。給衆人聽聽。據說。有一個女教友。是婚配了的。一回犯一個邪淫的大罪。連年不告解。雖然也辦神功。到底是冒告解。某年有兩位聖多明我會神父。到那裡去。一位是教皇發來的梭悔司。一位是很有德行的神父。那個女教友。趁這機會。想辦一個妥當神功。就向梭悔司告罪。別的一位神父。也在堂裏。偶向神功架上一望。看見那女教友嘴裡。吐出一隻像疥蝦蟆的東西來。十分希奇。就定了眼睛。仔細望望。看見吐出好幾隻疥蝦蟆。末了兒。有一隻更大更利害的。吐到嘴唇。又進去了。那隻一進去。別隻已經吐出了的。也回到嘴裡去了。那時梭悔司。就念赦罪經。神功畢了。兩位神父動身後。方在路上。一位談起這事。梭悔司想那個婦女告解不妥當。就大家回去。要見那女教友。誰料已經急病死了。兩位神父。又在那裡過了兩天。守大齋求天主。到了第三天。那個女教友發現出來。坐

在一條大蛇上。蛇頭蛇身都是火。又有一條赤練蛇。咬他的頸。又有兩個疥蝦蟆。咬他的眼。又有兩隻狗。咬他手。女教友大聲喊說。神父呀。我已經下地獄了。有甚麼人能知道我的苦呢。這條赤練蛇。咬我的頸。因為我在生。喜歡露胸。這兩個疥蝦蟆。咬我的眼。因為我眼睛不端正。這兩隻狗。咬我的手。因為我用手犯罪。這條大蛇。最是利害。為罰我同別人犯過一個邪淫的大罪。終沒有告解的。這就是你的同伴。所見的大疥蝦蟆。我有意要告。無如怕羞。在你跟前沒有告明白。天主罰我急病死。如今在地獄裡了。說到這裏。又發一大聲說。我們女人。不知道下地獄的多少。特地為四個罪。一個是邪淫。一個是要體面。一個是信異端。一個是冒告解。為冒告解下地獄的更多。說罷。就不見了。

教友。你自己想一想。在四個罪裡。你有甚麼罪。你不要哄騙自己。因為下了地獄。懊悔遲了。

善終主保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正月初二晚上。有一個老人家。到某神父門上。請神父去聽神功。

神父問病人在那裏。老人說在某街某號門面。神父心裡想道。這是一個妓館。甚麼樣可以去呢。話還沒有出口。老人已經懂得。便向神父說。神父放心。我請你去。是爲救一個靈魂。神父聽說救靈魂的話。便不疑惑。就到聖堂中。請了聖體出門。到那裡去。老人說。我先去候在那裏。神父來是了。那一夜天氣十分冷。老人一點沒有怕冷的光景。神父走了多時。纔到那裡。老人已經踏在門外。離門幾步。神父就敲門。沒有人答應。再敲幾下。仍舊沒有人答應。神父向老人說。你看見麼。裡頭沒有人出來。敲來沒有用。老人說。我來敲罷。神父退下。老人上前來敲門。一敲就開。老人說。一逕上樓。開第幾間房門。就是病人所在。神父聽他的話。句句像出命的樣兒。所以不敢疑惑。上樓開門。果然看見一個老婦人。病重垂危了。喃喃不絕的說道。呵請神父來呀。我要見神父一面。難道要我不見神父死麼。神父近上去答說。神父來了。我就是神父。病人說。這裡沒有人肯去請神父。神父甚麼樣來的。神父說。有一個老人家來請我的。病人說。我不認識甚麼老人家。請你的是誰呢。神父就細細教他辦神功。他痛悔十分真切。後來領聖體終傳等聖事。那時候有幾個人進房裏來。如同沒有見神父一般。這也是奇事。神父問病人

說。你生平做過善事沒有。病人說。只有惡事。沒有善事。不過天天念一遍經。恭敬若瑟。至今沒有斷。說罷就斷了氣。神父轉身回堂。一路思量道。那個請終傅的。定是聖若瑟。就把這事登載報上。叫衆人知道。是聖若瑟的恩典。

教友。你看這老婦。一生犯罪。到死時。無人肯去接神父終傅。偏有大聖若瑟。報他天天念經恭敬自己的人。犯罪的教友呀。你也該依靠聖若瑟。日日念經求他。他必肯賞賜你得善死的。因爲他是善終主保。

有求必應一則聖若瑟

一千九百一一年。一天有一個神父。同一個生意人。坐在一個火車艙裡。從瑪尖斯地方。到高老擲地方去。兩人從不相識。所以並不交談。過了蓬訥地方。神父拿日課經念日課。偶然向生意人一望。看見雙手捧着。也在祈禱。神父問他先生。你是不是天主教中人。他說是的。我今天盼望到家。明天好過聖若瑟占禮。那一天。是西歷三月十八日。是占禮的前一天。神父說。聖若瑟可是你本名主保。答說不是的。只是我內人的主保。並且還有別的緣故。我願意到家過占禮。說罷。就不說甚麼了。但見他一點眼淚落下。神

父不敢多問。只說你定是很敬聖若瑟的。生意人說。五年以來。確然恭敬。從前並不恭敬。說了這話。又不做聲。過幾分鐘。生意人道。你是神父。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小時。先本是個好教友。父母的教訓也好。後來做買賣。習俗移人。把天主忘了。教規一點兒不守。到底天主降福我。生意十分順境。賺了錢不少。我的內人很熱心。很有德行。假使曉得我這麼不好。一定不嫁我。我到了家的時。裝出熱心的樣子來哄騙他。所以成了親事。不久我的皮氣全全露出。內人幾乎憂死。五年前一個晚上。適值三月十八。是內人本名古禮前一天。我送他一個禮物。他謝了我。就說禮物却很好。但是還有一樣。你沒有給我。我的心終不平安。我問還有一樣。是甚麼呢。他說。你的靈魂。話沒有說完。哭的利害。傷心的至極。我却也不忍。問他要我做甚麼。他說。明天到堂望彌撒。聽一回道理。我說那事不難。依你的話是了。明天到堂。一個神父講聖若瑟的道理。道理中神父說。不拘那麼的壞人。誠心求聖若瑟。沒有不得效驗的。回家後。內人說你常常出門。危險很大。如今不要忘了。有難就求聖若瑟。喊聖若瑟。爲我祈求。聖若瑟保護我。我答說。我許給你。後來一定要求聖若瑟。這不是難事。沒有過多時。恰好我坐火車。經過這個地

方。忽爾上艙報驚。我就喊聖若瑟爲我祈求。聖若瑟保護。只覺火車兩三跳。我往外一躍。出了艙外。還有七個同艙的客人。都被壓死。身體粉爛。從那一天起。我真做教友了。每年聖若瑟瞻禮。我終到家過占禮。那是一輩子忘不了的。

聖若瑟真是有求必應的。賞賜冷淡的。熱心敬主守規。女教友們。你丈夫。若有不合。甚麼毛病。也當設法勸他恭敬聖若瑟。一定能滿你的心願。只要不是爲你的私意。包你一求便得。

聖若瑟善終主保

夢斯代爾地方。有一位本堂神父。睡夢中。聽見門外隆隆。像打鼓的聲音。又像打門的聲音。便坐起身來。側耳細聽。方知大門外有人打門。即便披衣下床。忙去喚醒傭人。出去開門。驀然進來一個素不認識的人。請神父去終傅。因爲某人的母親害病。神父問明了病人的住宅。忙到堂裡去供了聖體。照來人的指引。出門上路。轉灣抹角的走去。到了那裏。便打門進去。病人的兒子一見神父供着聖體。送到家理來。明知是爲病人。但自己家裡。沒有人害病。神父送聖體來做甚麼。心裡正在驚疑的時候。便啟口問

道。神父。這裡無人害病。不知爲何來此。神父道。你難道沒有遣人來請終傅麼。難道你母親沒有害病麼。那人道。沒有。我的母親。今晚還是好好兒的。剛纔上樓去睡了。並沒有甚麼病痛。我也沒有遣人到神父那裏去。神父一聽這話。十分詫異。便不是我睡昏了。或是做了甚麼夢。把夢裡的事。當起真來了。那人道。不要慌。待我上樓去瞧瞧。母親猝然得病。也未可知。說了便上樓去。一進房門。驚見母親氣喘不止。神色異常。忙問道。母親呀。怎麼着。身子不好麼。等了一會兒。他的母親方纔含糊回道。兒子呀。你來的正好。不然我死的沒個知道了。快替我請本堂神父來。我要告解領終傅聖事。說了這話。氣塞上焦。幾乎轉不過來。他的兒子見母親病勢危險。三腳兩步的跑下樓來。請神父上樓。神父聽喚。忙卽上樓。聽告解。替他終傅。又送聖體。待諸事完備了。問病人道。你生平所最愛敬的。是甚麼聖人。所求的是甚麼恩。病人答應道。我生平所最愛敬的。是聖若瑟。常常求他。賞我聖寵。得領終傅聖事。神父一聽這話。便知道今日之恩。是聖若瑟所賜。來人是聖若瑟所遣的。

大聖若瑟這樣來佑恭敬他的人。你們平常敬禮聖若瑟者。聽了這故事。心中必有

大安慰。因將來得一個好善終。

有求必應二則聖若瑟

聖女德肋撒說。那個求聖若瑟。沒有不允的道理。聖女自己試驗過。叫別人也試驗過。却是有求必應的。有個故事。恰好作證聖女德肋撒的教訓。在法國向來有安老善堂。是修女們管的。這等修女。名字叫做貧人的小妹子。新近有一個修女寫信道。聖若瑟做我們的主保。在一總煩難裡。常常保佑我們。要寫一總恩典。却寫不盡。現在我只述一件事。發顯聖人的怎樣慈善。前沒有多時。我們欠饅頭店裏銀錢很多。店主討的急迫。但沒力交還。真是作難的很。打發求哀矜的姐姐們去求。只有奶餅芋頭等東西帶回來。銀錢一點沒有。過了幾天。姐姐們又出去求。走來走去。勞苦一天。仍舊討不着。到了晚上。懇切求聖若瑟保佑。盼望討得些銀錢。明日可以還帳。求了以後。忽然看見遠處有一個草棚。兩個修女。大家說道。我們往那裏去討討看罷。隨說隨走。不多時。走到。闖進門口。看見一個老人。眼也瞎了。老人問道。進來的甚麼人。修女應道。貧人的小妹子。來求哀矜的。老人道。我多時等你們來。我臨終前。要把我積的幾個錢。交代你們。

說罷走到床跟前。挖出一隻破襪子。兩頭紮的緊緊兒。交代修女說。盡我所有。交給你。修女多謝了退出來。打開一看。襪子裡盡是小洋錢。拿來還饑頭帳。綽綽有餘。

這明明是聖若瑟的恩典。我勸窮苦的教友。也求聖若瑟相幫。至於別的恩典。求了聖若瑟。也肯給的。

有求必應三則小娃求生

有一個窮婦。名叫德肋撒。生有子女五個。都還幼小。不能做活。從丈夫亡故之後。獨自一個養活五個孩子。可憐這一群孩子。給他們吃了。還要給他們穿。還要漿洗衣服。只有一雙手。雖然從朝至晚。不停手去做。也難得討好。幸而這個婦人。比衆不同的賢慧勤儉。日逐三頓。也還敷衍過去。一日早上。家裡真的一無所有。便硬着心腸。向五個孩子道。今早家裏不但沒有饑饉。連一點兒灰麪也沒有。一個雞蛋也沒有。這幾日內。我也沒有做甚麼女工。所以一個錢也沒有掙的。早飯是沒有的了。只好餓着肚子去上學罷。你們若要吃東西。求天主幫助我們。因為他是全能的。又是最富貴的。他曾說過。倘有人在窮中求他救。他必定幫助。做娘的。今日實在沒有法子。了五個孩子聽了。

這一番話。都不做聲。內中一個六歲的。拿了書包。獨自上學去了。路上經過一座聖堂。堂門開着。便一腳踏進堂中。四週一望。見沒有人在那裡。一經走到祭台跟前。恭恭敬敬的跪在那裡。高聲求道。在天我等父者。我窮娃子。沒有東西吃。因為我們的母親。饑餓也沒有。灰麪也沒有。雞蛋也沒有。求你賞我們些東西。使我們娘兒六口。不至於餓死。我天主呀。求你來相幫我們。你是全能的。又是最富貴的。你要相幫我們。是很容易的。從前你親自許了的。如今求你實踐所許。求畢立起身來。轉身出堂。往學裏去了。待放館回家。望見桌子上。放一個大饅饅。一大盆灰麪。一滿籃雞蛋。歡喜的高聲叫道。媽媽。這不是天主允了我的祈求麼。媽媽我問你。這不是天主差天神。打窗戶送進來的麼。他的母親回道。兒子不是的。到底天主果然允了你的祈求。因為你在祭台前。求的時候。一個地方官的奶媽。也在堂裡念經。你果然看不見他。你的祈求。他如何全聽見。所以他回家去了。便把些東西送來。這位奶奶。就是天主打發的天神。娃子們。快來感謝天主。從今以後。該全全依靠天主仁慈。因為天主會用好法子。幫助我們。

教友。倘你不幸。也在這樣境遇中。也叫小娃子你去求天主。因為娃子身心清潔。天

主必聽他們祈求。要相幫你了。

善求必應

聖我桑斯在修道以前。一天路過土國京裡的一條冷街上。那裡住家的。一概都是些木匠。有個木匠站在門口。自問自答的說。我們好幾個主日。沒有生活做了。這個手藝不中用。不知道有甚麼法子。我桑斯就接口問那木匠說。我來幫你做夥。你看怎麼樣。本匠說。我一個人。已經沒有活做。怎麼還請人呢。聖人說。這不要緊。我們一定有活做。我幫你。也不吃你的。也不要多少工錢。你天天只把我三十個錢。就穀了。木匠聽了這些話。就用聖人。聖人到店以後。早上晚上。日裡夜裡。常常的念經求天主。一天買一回飯吃。過了五六天。果然有人來請木匠做活。後來來請的一天多似一天。接着又請了三四個夥計。活還多的做不了。聖人看見東家生意多了。就辭了他走了。以後天主常看聖人的信德。不斷降福這個木匠。叫他居裡常常有活做。

從此看來。遭難的時候。念經求天主。是頂有好處的。

誠禱見效

梅福爾主教。一天講道。講祈禱的效驗說。一個人真心求天主。如果恩典爲靈魂要緊的。天主一定賞賜。講畢有一個小女娃子。年紀只十數歲。走上來說。主教剛纔說的道理。是不是真的。主教說。怎麼不是真的。娃子說。我的父親。三十年沒有辦神功了。我多時求天主。父親還是一樣硬心。主教一笑說。娃子。你放心再求天主。我同你一塊兒求。定要得着了纔罷。娃子退下了。纔過一個月。他的父親。果然改過辦神功。同小女兒一塊兒領聖體。小女是第一次領聖體。老人是三十年以來。第一次領聖體。

天主最聽小兒的祈求。因他的身心淨潔。所以一求便得。你若爲靈魂肉身。有甚難處。也令小孩子們。幫求天主。

孩禱有效

淮安府某神父信上說道。在我會上有某教友。多年沒有上會。不守教規。把聖教一事。不但拋在九霄雲裡。還藐視的很。我秋初到那裏。這個教友。還是這樣兒的。過不多時。他便害起病來。且病的很重。我初次去看他。便勸他告解。他全然不理。第二次又去看他。仍不中用。到了明天。我講問答道。給育嬰堂中女孩子聽。便告訴他們道。這裏有

個病人。病勢很凶。不肯告解。你們大家祈求天主。感動他的心。引他痛悔自己的罪。叮囑了便照着這個意思。一同求天主。同時又打發一個貞女。到病人家裏去勸他。我在堂裡聽神功。等候回音。過不多時。這個貞女回來了。欣然回我道。初時我勸病人告解。他不肯答應。現在一口應承了。請神父去聽他告解。吃過中飯。我便往那裏去。見他滿口說的。都是痛悔前非的話。果然比前大不相同。如同另換一個人了。雖然身子軟弱。不能起床。硬自振扎起來。跪在床上告解。明日我送聖體去給他領。他也跪着領的。我每去問候他。他必流淚含悲道。神父呀。我多年離棄了天主。如今細想起來。覺得罪惡深重。就是這場病。明是天主的罰。但是我很感謝天主。賞我這病。能設稍些補贖。我一生罪過。倘天主賞我這病得以痊好。我立誓以後。要做一個熱心教友。倘天主要收我靈魂。我也安心聽命。後來他的病。漸漸加重。我便給他領了終傅。從此以後。病人一心契合天主。口裡只說那熱心熱愛的話。不停的常常哀求道。耶穌矜憐我。耶穌寬免我。耶穌幫助我。到末了兒。我又把聖衣給他穿。當時他便告訴我道。我見一個尊貴夫人。在一條路上。路兩旁邊。開着許多奇妙的鮮花。他也請我上那一條路上去。昨日上午。

病人只有奄奄一息。到七下鐘時。便絕了氣。

末了兒。神父說。我生平見過多少臨終人。像這個病人一般的。却很希罕。我想這人改過之恩。是小孩子們祈求的功勞得來的。你看小孩們的祈求。在天主台前。有何等能力。

孩禱聖安多尼得恩

一千八百九七年。湖北宜昌某處。有趙姓二孩。年五六歲。一日一孩。拿刀作砍柴之戲。詎一刀將扶柴孩之指頭。幾乎砍斷。惟有一點粗皮。連而未落。事聞德神父。命往求聖安多尼。小孩卽到安多尼聖像前。連連喊道。聖安多尼。醫好我指頭。其孩之表兄。亦不過六歲。上前問說。指頭好沒有。答說。沒有。他卽幫求說。聖安多尼。醫好保祿的指頭。連連喊求不止。聖安多尼聽了。小孩們孺慕的祈禱。過不多時。賞賜保祿之指。全全好了。不過留了一個痕跡。

無論男女老少。勤求聖安多尼。無不一一如願。

孩童勸教

日本某神父寫信述一個四歲的孩童勸父親進教。真是可奇的。據說那神父所屬的會中。有一個醫生。是外教人。他的妻子。妹子妹夫。三個堂妹都進了教。只是他不肯進教。到底不阻當家裏的人。念經守規矩。神父屢次到他家裡去。同他談論。趁機會勸他。他終不聽。他有一個兒子。年只四歲。十分聰明。領洗聖名叫做彌額爾。一天到神父那裡去。神父問他說。彌額爾。你可知道人進教守規矩。死後往那裏去。他說。到天堂上去。神父說。不進教的往那裏去。他說。到地獄裡去。神父說。你的父親甚麼樣。彌額爾聽得這說。登時面容改色。等了一會兒。答說。父親不進教。也要到地獄裡去。話還沒有說完。已經眼淚汪汪了。神父立刻接下說。娃子。你不要作急。你的父親。不下地獄的。只是你該勸他進教是了。你們天天晚上念經。你的父親做甚麼。娃子說。父親吃煙。看新聞紙。神父說。今天晚上。你可把你父新聞紙。旱煙袋。都匿起了。勸他同你們一塊念經。若然做得到。明天我給你一尊頂體面的聖像。彌額爾低低頭走了。明天娃子來拿聖像。神父說。你的父親經念沒有念。他說念了。問甚麼樣念的。他說。我先把新聞紙和煙袋匿起了。然後拉我父親。到聖母像跟前。同我一塊念經。他說。我不會念的。我答說。可拿媽

的經本兒。看着念。他就拿經本兒念了。神父說。你可知道。明天是甚麼日子。娃了說。明日是主日。神父說。主日該做甚麼。娃子說。該望彌撒。神父說。不差。你該勸你父親。同你一齊來望彌撒。娃子也一口應承。明日早上。娃子再勸父親去望彌撒。父親起初不肯。後來因爲疼愛兒子。見他有情有意的說。也跟着到堂望彌撒。以後常常去望。耶穌聖誕前四個主日。沒有缺一次。到聖誕瞻禮夜裡。別的教友到堂望子時彌撒。醫生也來。天主的聖寵。勸他的心。比前大不相同。面上大發感動之像。向神父叩頭說。到如今我到堂裡來。只因爲我娃子定要我來。所以來的。今天我的心變了。我也信天主。也要進教了。請你把我的名字。登在冊上。把我當一個守規矩的人。彌額爾站在旁邊。喜歡了不得。從此醫生守規進教。不但自己做好教友。還勸別的醫生考問道理。也進天主教。

小孩們。倘你的父親。或母親。不信天主。不進教。或已進教。冷淡不堪。你也當設法勸他。或進教。或熱心。使你父子全家。都得升天堂。

黑孩善答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在亞斐加洲。有一個小孩子。年紀只十數歲。面容黑的像油漆。雙眼炯炯。十分伶俐。却是個有明悟的娃子。一天赤膊穿聖衣。走出門口。到村外去玩。偶然拚着一個英國武員。是耶穌教中人。武員看見娃子便問道。你胸上掛的是甚麼。娃子說。是聖衣。武員說。誰給你的。娃子說。神父給我的。武員說。胸前背後。掛着有甚麼用。這不是爲嬉笑你的麼。娃子聽說這話。怒氣頓生。到底不說甚麼。待了一會兒。問武員道。你臂上兩條紅的是甚麼。武員道。這是我功名的記號。娃子說。二條紅綢子。掛他有甚麼好處。這不是爲嬉笑你的麼。武員說。不是的。這發顯我是英國王后的忠臣。娃子說。我帶聖衣。發顯我是天上王后的忠臣。武員無詞以對。便轉身走了。

童子却錢

從前薛神父。在江南傳教的時候。有一幼童。年十三歲。進堂告解。五條要緊規矩。守的完完全全。告畢。神父問他家中有多少人。答云。家父已經去世。惟老母在堂。時常抱病。神父問何以度日。回云。獨自一人紡線過活。早晨到夜。手不停車。紡績幾鏹棉線。變數十文錢。飯一頓。粥一頓。聊以餬口。神父聞而憐之。以六百錢給他。幼童辭曰。多謝神父。

美意。但小子雖然窮苦。斷不敢領受此恩。並非嫌少。因為我領了此錢。可以支得數天費用。不須紡線。小子童心未化。若不在家做工。定要出去與幼童輩戲遊頑耍。那時不免打架使氣。口出穢言。就有逆天。傷別人。害自己的罪來了。今我拿定了不願犯罪的主意。連那犯罪的機會。犯罪的根由。都要棄絕得乾乾淨淨。纔算妥當。所以宵願天天在家紡線。苦吃苦熬。積攢几文錢。奉養老母。已是心滿意足的了。此錢求神父收了罷。

噫。此童年紀雖小。見識極大。非天主聖神默牖。不能到此。你習慣討哀矜的教友。神父若少給你幾個。你心中還不快活。還要說神父心硬。這樣的人。真比這幼童不如了。

童子知恩

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恰好是主日。上午九下鐘。有一個十二歲的童子。身上穿的白布衫兒。腰間束了一條小圍裙。弄的油膩滿身。明顯他是個糕餅店裡的小徒弟。從街上辦了東西。回到店裡去做餅賣。頭上頂了一個籃子。籃子

裏裝着雞蛋奶油。兩樣東西。走到聖歐斯大詩聖堂跟前。因為街上人多擁擠。這個童子在人叢中。東拚西撞。走不上前。見有一個不識姓名的人。奪路搶前。直向童子衝來。童子慌忙讓路。一時來不及閃避。竟被衝倒在地。籃子翻覆。把鷄蛋一齊打破。奶油沾污。滿地都是蛋黃蛋白。連忙翻筋斗扒起來。要找那個人。他已一溜烟去了。但見一籃東西。全全糟蹋。收拾不起。不免雙眼流淚。抱頭大哭。心裡自思自想道。拿這隻空籃回去。如何交代店主。若不回去。到那裡去呢。就是往別處去。暫躲一躲。終究躲不過。世間醜媳婦。終要見老公婆。那有不見面的道理呢。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從人叢中。走出一個人來。把一個小洋錢。放在他的圍裙袋裏。又轉身向圍着的看客道。請衆位發些善心。幫助這個童子。衆人聽說如此。都學他的好樣。都把銀錢。給這童子。待衆看客停了手。這回童子忙把銀錢一數。見四開洋二十二個。又三角五分。喜的眉開眼笑。一時變苦爲歡。先把身上的灰塵撲去。向衆人道謝。後來從袋裡摸出發票來一看。見自己籃的貨色。只值十四個四開洋。便把十四個四開。放在自己袋裡。餘下的。拿在手裡。站在中間不走。向圍着的人左顧右盼。酷似要尋個甚麼人。忽然瞥見身傍有一個窮老

婆站着。身上鶉衣百結。忙走上前去。把手裡銀錢一齊送給他。然後拿了空籃。轉身回去。衆人見這童子。如此有良心。這般大器量。都稱美道。好教友。一個點心店裡的小徒弟。可算是個卑賤的人。倒有這樣的高品格。

可知小孩子。不論尊貴卑賤。只要有父母的好教訓。自然有好品行。你的兒女。是這般教訓的麼。只怕他們有了這樣一樁發財的機會。便把多餘的。私自留着。連告訴也不告訴你。或偷着買東西。自己受用去了。或一經跑回家去。連謝也不謝一聲。倘把多餘的讓給窮人。你做父母曉得了。不但不讚他。還要責他糊塗呢。

童子心慈

有一個六歲的小學生。天天大清早。一起身便上學。左手拿了書包。右手提了一隻小籃兒。籃裡裝的是他的早飯。路上遇着一個窮小娃。肚饑求吃。小學生便把自己帶的早飯。分一半給他。明朝仍舊分給他吃。以後朝朝如此。末後被他母親曉得了。問他道。兒子你的早飯。該當全吃。方纔等到中飯。肚裏不餓。不然一吃就餓。待到中飯。不是要餓的腸鳴肚叫了麼。小學生聽了母親的話。笑嘻嘻的回道。媽呀。你不要操心。這個媽

既給我了。求你讓我主掌。分給誰個。因為我的早飯。分去了一半。我吃那剩下一半。比衆津津有味。自然消化的也爽快。因而力量也長的快。他的母親聽了。明知兒子愛人出衆。十分歡喜。掉起淚來了。以後不去禁兒子和人分食。只是朝朝把兒子的早飯加增。使兩個小娃子。都能吃飽。

小娃子們。你們聽了這小學生。這樣愛窮人。你們也該當效法他。如今有一等爲父母的。見自己的兒女。喜歡施給窮人。及阻擋兒女行善。說他拋撒東西。今我勸爲父母的。若以後見兒女。賙濟窮人。再莫阻止。因為聖經上耶穌說。凡人哀矜窮人。就是哀矜他。將來天主要大大的報答你們的。

孝子不匱

有一個教友。名叫伯多祿。向來幫人作夥計。家裏十分窮苦。生有五個兒子。年紀還都小。會吃不會做。全靠伯多祿一人。在外掙錢。養活。有一年饑荒。掙錢艱難。糧食漲價。每日祇掙得一個饅頭。與五個兒子分吃。有一天。那大兒子名叫若瑟的。接過父親分下的饅頭。吃了兩口。就送還父親說。父呀。我今日覺得身子不好。這饅頭。你拿去自己吃。

罷。或是分給兄弟們吃罷。伯多祿說。娃子。你有麼病。若瑟說。不見有甚麼大病。祇是吃不下東西。到不如去睡了。伯多祿連忙送他到床舖上睡。到第二天。請個做好事醫生。到家看病。診脈後。醫生見六脈平和。不過氣力微弱。說道。你爲甚麼不要吃東西呢。若瑟說。先生不要開藥方。我是不要吃藥的。醫生說。小孩子。你不要逞自己脾氣。該聽你父親的命。也聽我的好話。你告訴我眞緣故。究竟有甚麼事。若瑟說。先生。你叫兄弟們去了。我就告訴你。只求你在父親面前。萬萬不要提起。醫生就叫他兄弟們出去了。若瑟說。現在荒年。父親每天忙得滿頭流汗。連聲喘氣。掙個饅頭來養我們。實在不是容易的。我兄弟又多。不能個個吃飽。我想到這兒。心中十分不忍了。所以假裝害病。情願把饅頭。讓與父親兄弟們吃。我肚子雖然飢餓。到底省得看見兄弟們飢餓。少了這一段愁苦。醫生聽着。止不住的傷心流淚。說道。人不吃東西要死的。若瑟說。我也知道。人餓得死的。但我一死。我父親少了一個累贅。我兄弟們。也吃得一口饅頭。我在天堂上。又可以求天主。相幫我父親。保佑我兄弟們。縱然我餓死。也是情願的。我並沒有害病。昨天說害病。恐怕犯了虛話的罪。先生可請神父來。替我赦罪。醫生聽完了。走近床

舖。抱著瑟在懷說。好娃子。你不得死的。你知道天主。是窮人和好人的父親。現在父親勤儉守本分。你又熱心愛主。天主那肯忘記你們。讓你們餓死呢。說罷。出門而去。過一刻工夫。醫生帶個夥計。手提竹籃。籃裡裝饅頭。魚肉水菓點心。走進門來。叫若瑟和兄弟們團坐破掉子上同吃。後來左鄰右舍。聞知此事。知道若瑟孝順父親。和愛兄弟。大家關濟他。有送糧食的。有送衣服的。於是伯多祿一家父子六人。荒年幸未餓死。第二年。年成漸好。伯多祿靠着作活掙錢。凡有人送他的哀矜。他却一概辭謝。又送五個兒子進館。學習經文。學會後。打發他們或學生意。或學手藝。過不多年。五子成人。都能掙錢立業。作不愁吃穿的熱心教友。

醫生向若瑟說。天主是窮人和好人的父親。這話一點不差。因為天主用醫生和左右鄰舍。關濟他們全家。得過荒年。年成好。伯多祿却不敢受人哀矜。勤儉持家。熱心事主。五子成人。各學其藝。這是他熱心的報答。這人家。可謂父慈子孝了。

孝子賣髮

巴黎京城。聖奧闊來街。有一個窮寡婦。借屋棲身。傭工度日所住的屋。是人家樓上之

閣低矮狹窄。窗短門小。不透光。不通風。那年冬裏。恰好寒冷的狠。這個寡婦。因爲飢寒交迫。一時支持不住。便倒在舖上。害起病來了。病勢十分深重。身旁有一個孩子伴着。但見這個孩子。年約九歲。容貌俊秀。一頭美髮。縷縷如金絲。一雙慧眼。炯炯如秋波。伸手向娘討東西吃。娘道。我的兒呀。我已多天沒有活做。那裡有錢買東西給你吃呢。如今就是有活做。我也做不動了。那個孩子聽了。淚如雨下。又見母親這樣病重。心中更覺慘然。定意要想個法兒。去救娘的性命。便雙手抱了娘的頸脖子。向耳邊安慰了幾句。又求母親降福。便告辭出門。跪到鬧市中。上前自獻。要替來往的行人。代携物件。盼望賺得幾文力錢。無如市上行人。見他年幼力弱。有的怕他拿不起。有的怕他遺失東西。都不肯雇他。所以南洛北。空候了一天。看看天要晚了。不得已。只好仍回家裏。但自思自想。今日空着肚子。忙了一天。仍是赤手空拳回家。拿甚麼東西去請醫贖藥。救母親的性命呢。若再等一天。我母子兩口。都活不成了。正在低頭設想時。忽然一個過路人走上前來。挽住他的手。把他頭上仔細一看。問道。小娃子。你一頭的美髮。可肯賣錢。你若肯賣。我便給你二十個法郎。他一聽他言。便答應道。願賣。同時自己心裡歡喜。

道。若能救我娘的命。賣我的小性命。我也願意。幾莖頭髮。值得甚麼呢。那個人。便引他到自己辮子店門首望下。將他一頭美髮。輕輕剃下。正在剃的時候。有一位醫生。名字叫來加米的。在裡頭瞧了病出來。經過店門首。一眼瞧見。人把一個孩子。滿頭胎髮。將要剃光了。便道可憐可憐。這樣冷天。怎把他頭髮。都剃光了。這不是要凍死他麼。那個孩子便回道。好先生。這不打緊。他肯剃。我纔歡喜呢。因為他要給我錢。我有了錢。可以醫我的娘的病了。醫生聽了這几句话。心中大動。便要知道這事的來踪去跡。因而再三追問。孩子就牢牢實實。把家裡怎樣窮苦。母親怎樣做乏了力。現在怎樣害病沉重。無力醫治。一五一十的。說給醫生聽。醫生聽他這一番話。見他這樣孝心。心內更加惻然。便道。小孩子。我去診治你的母親。好不好。小孩子聽說如此。知道他是醫生。心內喜之不勝。忙道。狠好。便伴先生就走。一忽兒到了門首。緣梯而上。至頂高一層。但見黑黑洞洞的。瞧不清楚。醫生便點了一根蠟燭。亮着前走。摸到這個婦人房裏。但見房中一位神父。同幾個熱心教友。在那裡替病人行臨終聖事。醫生一見病人。急忙伸手診脈。可憐病已十分。無法可治的了。這個孩子。一見母親。爬到床頭。雙手抱着娘的頸項。向

耳邊叫道。嗎呀。你的兒子來巷回來了。銀子也有了。如今可以放心了。病人低聲回道。兒子。你去了不過幾點鐘。怎能尋這些錢。我到有些不放心了。孩子回道。嗎呀。你只管放心。兒子的錢。來路很明白。因為我的錢。是把東西換來的。嗎呀。你瞧瞧我的頭上。那金黃的頭髮。還有麼。有人告訴我。我的頭髮值錢。可以賣錢來醫我媽的病。所以我把他賣了。病人聽了這話。伸手放在兒子頭上。極聲說。巴不得天主降福我兒。一如我願。說了便回日向神父手中所執苦像。一會兒。便氣隨聲落。嗚呼哀哉死了。醫生見來巷零丁孤苦。便領到自己家中。收作自己的義子。和妻子殷勤教育。如同親生一般。漸漸教他知書識字。把自己的醫業。傳給他。來巷十分要好。用心學習。不久。果然學的醫道精明。後來在法國一個大名城裡行醫。來聘請的。日日多的。門庭若市。

這是天主報答來巷的孝心。你爲人子的。盡孝是你的本分。老父老母。臥病在床。你不但不能爲他請醫診治。還巴不得他早早死了。免得你養他。這樣的心腸。怎望天主降福呢。

不孝受罰

聖奧斯定講一個聖跡道。在責撒肋亞地方。有一個尊貴婦人。一日因爲兒子們不孝。當面凌辱母親。所以氣的忿不欲生。甚怒之下。拉了兒子們。到了聖水池裏去。當着衆人。咒自己兒子。求天主罰他們。天主果然應允。同時保祿和巴拉弟兩個兒子。筋縮肉跳。臂顫股慄。側頭歪嘴。不停閃眼擠眉。衆人見了。都嚇的發怔。後來兩個兒子。羞見家鄉人的面。逃往各處去。藏羞免恥。豈知到弄的通國盡知。一日到了依色納地方。那裏斯德皇聖人的聖骨。顯多少聖跡。衆人見了他們。都動憐惜的心。聖奧斯定是那裏的主教。見了便勸他們兩個。痛悔自己的罪。求聖斯得望轉求天主醫好他們的病。他們聽主教的訓。先自痛悔。後求致命聖人。果然立時全愈。在堂的人都相睹這個聖跡。你看不孝敬父母的。受這樣顯爵。若你在父母前。敢說凌辱的話。縱然父母忍耐不做聲。將來天主定不耐。要替父母報仇。重重的罰你了。

父作之子述之

有一個人。家裡十分過得。不過怪吝異常。愛財如命。把父母當做牛馬。常要他們不停的做法。不肯爲他們花一個閒錢。後來因爲父親老了。在家不能做活。白吃三頓粥飯。

心裡着實捨不得。所以央人討保。把他父親送到老人院裡。在那裡一日兩。兩日三。光陰似箭。一霎時。已是冬月了。日日颯起西北風來。颯的天寒地凍。人人冷的縮手縮腳。一日這人。忽然良心發現。想老父在院裡。必也怕冷。便喚自己的兒子過來。叮囑道。你進城去。在衣莊上。買件現成的棉袍子。送到老人院裡。給你祖父穿。兒子便進城去買衣服。諸事遵父親的命。趕辦了回來。他的父親便問道。衣服買了沒有。多少錢。買得便宜不便宜。兒子回道。買了。買的狠便宜。因便宜的狠。我就買了兩件。父親道。一件穀了。兩件有何用處。兒子回道。那一件原爲祖父買的。已經送去了。這一件留着爲父親。將來你老了。不能帮我做活。兒子也把你老人家。送到老人院裡。將來天冷起來。不是你也不用得着麼。父親一聽兒子話。如雷貫耳。猛然驚醒。便知這是忤逆的報。心中想道。我既這樣待我父親。將來兒子也必照樣待我。於是親自到老人院裡。把父親接了回來。在家小心孝養。不像從前的不孝了。

俗語說。一滴水一個泡。這話一點不錯。你那忤逆不孝的人。雖然未有把自己老父老母。拋却不顧。恐怕比這人還不如。因爲你自己吃好的。穿好的。父母臨到你家供

養的日子。就捨不得吃了。更可惡的。把老人家所愛的食物。收藏起來。怕見了要吃。有的見父母多吃一碗飯。就於形容言語間。發出不歡喜的樣子來。致老人家心裡難過。我今勸你。學這好回頭。孝敬父母。在父母前。再勿使聲動氣。況且父母都已日薄西山。不久要歸土了。何苦要落個不孝的名呢。將來你的後人。也要看樣待你了。

一報還一報

有一個人。名字叫末愛末。本是貧賤出身。一家三口。家裏有一個八十歲的老父親。夫妻兩個。傭工度日。日逐所得的工錢。只能養贍三口。一日生了一個兒子。心裡十分歡喜。後來轉念一想。有錢人家生兒子。果然可喜。因為有家業給兒子享用。至於我一貧如洗。沒有甚麼給他。將來不過和我一同受苦罷了。有甚麼喜歡呢。但古人說。富貴本無常。男兒當自強。我身為男子。只要不怕勞苦做去。日逐省吃儉用。漸漸積釀起來。或者成個小康之家。也未可知。不過目前。被我的老父纏住了。真的教我沒有法兒。他不但儘吃不做。還要長要短。不順他的意。便罵我不孝。要順他的意。弄得我百孔千瘡。難

以討好。從此以後。末愛末把這個老人家當作眼中釘。看見了他。心裡便生厭惡。提起了他。嘴裏便說氣話。心裏口裡。只有兒子。沒有父親。今日自己一做了父親。竟忘自己是兒子。常常想把這個老人家。開發他到別處去。恰好本城裡。國家設了一個安老院。專收貧窮老人的。他便起意。要把老人家送去。一來可省一人的費用。二來可省多少工夫。不必去服事他了。三來可把省下的。積聚着爲兒子成家立業。主意一定。便向父親說明其意。老父一聽來言。便不停的長吁短歎。末了兒向兒子道。我兒。你知道我今年八十歲了。耳聾耳眼昏。頭脹脚腫。牙齒零落。鬚髮稀疏。看來是活不久的了。讓我死在家裏罷。不要逼我入老院裡去。況且你見我這般狼狽。就是要去也。去不成功。末愛末見父親哀求一些兒也不聽。不過說。父親既然不能走。兒子背你去罷。說了便把老人家背在身上。出門便走。一路老人家。淚雨潛潛。哭的像淚人一般。走了一會兒。兒子把老人放下。暫歇歇肩。老人家脚一落地。便把兒子雙手抱住。大歎一聲道。兒子呀。你今日所爲。都是我該得的。這明是天主的罰。所以我真心寬恕。一點兒也不怪怨你。可知天主是全知的。我們心裏的隱念。也都燭照的明明白白。我們一生的行爲。天主都

有賬記着。定時一到。都要罰的。今日我纔記起四十五年前。我把你的祖父。送到老院裡去。今日你也送我去。其從前忤逆不孝。你也學我一樣不孝。恐怕你的兒子。將來也一樣待你不孝。俗語說的好。一滴水一個泡。一報還一報。果然天主是至公至義的。老夫一生不孝。你把不孝報我。是應該的。老夫甘受不辭。末愛末聽了這一番言語。如雷貫耳。忽然驚醒。忙把老父背在身上。一脚背回家去。雙膝跪在父親跟前。認罪求饒。深深痛責。自後孝養父親。不敢有半點刻薄。天主鑒他的孝心。賞他家道日漸豐足。果然成了一個小康之家。

這個故事。明顯天主降福孝子。世上爲人子的。切莫因父母老邁。便起不孝之心。

子化頑父

一個小孩子。見父親不守齋期。不管占禮六七。常常吃肉。心中不樂。一日恰好是占禮六。家中依舊吃肉。這個小孩子。雖然和父母同棹。却不肯食肉。他的父親強他吃肉。他不肯聽。因此父親大怒。命他到房裡去。若不吃肉。也不許吃別的東西。同時他便離了父母。自往房裡去了。待衆人吃過了飯。母親怕兒子餓壞了。拿了東西。偷送到房裏。叫

兒子吃。兒子不肯吃。母親想是兒子使氣。便勸道。好兒子。父親說你几句。無關輕重。這不是肉。吃些無妨。小孩子道。母親呀。你不要懂差了。我不是嗔怪父親責備。使氣不吃。實在是爲聽父親的命不吃。因爲父親命我占禮六吃肉。這是犯聖教會的規矩。有大罪的。兒子不能聽這樣的命。至於父親命我到房裡來。不許我吃別的東西。這沒有罪。兒子可以聽命。所以我今不吃甚麼。並非和父親激氣。也不是故意逆母親的慈心。只要顯我做兒子的本分。能聽命的必聽。雖死不辭。不能聽命的必不聽。雖死不從。母親聽了兒子這一番話。禁不住淚落潸潸。忙把這些話。告訴他的丈夫。丈夫聽了。心中大動。從此改惡行善。再不犯誡吃肉了。

這小孩子年紀雖幼。見識却大。你看他所說的。能聽命的必聽。雖死不辭。不能聽的。必不聽。雖死不從。足顯他聽命的勇敢。若使我能遇着他。雖要爲之執鞭。我也心願。

孝女諫頑父

從前有一位神父。在講道理的時候。勸教友說。你們要冷淡人家熱心。該在他家裏有一個會吃苦的人。你們要一個親人改過。該爲他吃苦。那時在場的教友。聽了不過東

耳朵進。西耳朵出。都不在心上。其中有一個小女娃子。剛纔初領聖體。聽了這兩句話。心中大動。定意要去做。話說這個娃子。父母雙全。父親是個酒鬼。天天晚上。他見父親回來。總是吃的酩酊大醉。一進了門。便大嚷大叫。還要罵閒人。咒天主。因此小女兒的母親。常常哭啼啼。沒法兒可以安慰。小女兒見母親悲哭不停。心中着實過不去。便投在母親懷裡。緊緊抱了他的頭。含淚含悲的說道。媽呀。不要哭了。女兒曉得父親。自後必定改過。可以不帶累母親傷心了。母親聽了女兒的話。果然收淚停哭。各自收拾了去睡。一宿無話。到了明天飯時。一家人同桌吃飯。這個女娃子。只吃些素湯和饅頭。魚肉等類。都不要吃。母親見了。大爲詫異。便問道。娃子。你害病麼。娃子答道。媽媽。我不害病。父親道。既不害病。爲甚麼不吃葷腥呢。娃子道。今早一定不吃。別人想他是賭氣放刁。故意不吃東西來嚇人。所以不去睬他。他便罷休了。到了明日中飯時。依舊不吃葷腥。只吃些素菜。他的母親見了。便很不放心。此時他父親也有五六分酒了。便睜着一雙白眼。望着娃子。惡狠狠的拍案叫道。我要你吃。娃子道。我一定不吃。因爲我見父親常常酒醉淘淘。出口便罵天主。惹得母親常常哭啼啼。所以女兒許於天主。情願

代父親做些補贖。求天主不罰父親。倘若父親終究不改。女兒終究不吃他的。父親聽了娃子這一番話。覺得羞愧異常。便垂頭喪氣。一徑往外去了。至晚上回來。不似從前一樣了。臉也不紅。腳也不歪。說話清亮。舉動端莊。小女見了。明知父親不醉。心中很覺歡喜。到了晚飯的時候。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同桌吃飯。小女便有說有笑。吃肉吃魚。他的父親。改不多時。老病復發。一天晚上回家。又吃的醉跌跌撞撞的。摸進了家門。便尋事惹非的。把妻子出氣。小女兒從此一連又守了幾個清齋。這一回。父親一句也不問。明知是爲自己。不過暗暗傷心。偷落了幾點眼淚。待酒醒了。便忽然立起身來。把小女兒雙手抱了。問道。你以後常常這樣爲我守齋麼。小女道。或者小女死了。或者父親改了。若不是這樣。女兒終不吃葷腥了。他的父親連聲喚道。我兒我兒。我一定改過。再不帶累你的母親傷心了。我也不忍見你爲我守齋了。以後這個。果然戒酒。再不吃醉。這都是孝女的功勞。

小女的祈求。最易動天主的仁慈。賞人改過。況小娃子們。這樣伶俐。說話在情在理。爲父母見了。豈有不動心的麼。你們也當叫小娃們爲家內人祈求天主。叫他們克

苦爲罪人回頭。

孝女病危勸父罷工

在亞拉地方。一個邨子上。有一個莊家漢。主日上不望彌撒。也不罷工。於同外教一樣。別人家個個換了新衣服。領了孩子到堂。望彌撒。聽道理。他的兒女們。依舊蓬頭赤腳。如同平日一樣。孩子們。見別人家小孩子。都是穿紅着綠。自己像灰堆裏翻出來的一般。不免有些眼紅。臉上有些害羞。到底不敢做聲。只是偷着掉淚。一日他的長女兒。害起病來了。病的日子很長。飲食減少。過了不多時。弄的骨瘦如柴。沒有生人的氣像了。病裏常常背着人偷彈珠淚。正在暗自神傷的時候。忽然父親進來了。病人見父親忙叫道。爹爹。女兒記得問答上說。誰個不守主日的。天主必要罰。女兒這病。莫非是天主的罰。爹爹呀。嗣後望彌撒罷工。主日不要做活了。無如他的父親。把病女苦口良言。當作耳邊風。一些兒也不聽。主日上仍舊做活。過了幾時。長女的病。日重一日。看來必不久在人世了。這個莊家漢見了。心裡實在着急。坐在床沿上。用好言安慰。女兒側臥在床上。只有奄奄一息。聽了父親安慰的話。發了一個大奮。又自掙扎起來。雙手抱了父

親的頸脖子。細語柔聲的叫道。爹爹呀。不孝女兒。今生不能報答父親罔極之恩。勢必要和爹爹永別了。但爹爹要我死的安心。求你許我以後。要守主日。終不犯誠。作工。不然死也不安。說了嗚嗚咽咽的。哭不絕聲。那時父親愛情勃發。不覺感起淚來了。過一忽兒。又含淚回言道。瑪利亞。你只放心。爲父親的一生犯誠。立不好表樣。引壞你們。如今知過了。以後我立誓要守主日。再不作工做活了。病女一聞此言。心中大慰。頓時病勢退了大半。以後此人不食言。主日便停工。進堂瞻禮。病女也一日好一日。不久便起。飲食如常。待全愈了。幫着父親料理家務。照應幼妹。

教友呀。你看子女的言語。在父母面前。有何等力量。自後我勸你們做兒女的。看見父母不守教規。不望彌撒。也可以尋些機會去幾諫父母。發顯你們的孝心。

貧女洪量

有一個姑娘。家道窮苦。生平種園子。賣菜蔬活命。到底十分熱心。凡苦惱日用以外。有餘下的銀錢。總拿來做哀矜。所以旁人都知道他。是有德行的女子。後來生一個腫病。將要死了。請神父去終傳。禮畢。病人伸出手來。交代神父。幾個金洋錢。那時病已重極。

說不出話來。神父問是哀矜窮人麼。他不答應。只搖頭發顯不是的。神父問是不是爲傳教用的。他又搖頭。神父又問可是爲聖堂裡用的。他仍舊搖頭。末了兒。病人發個大奮。低聲說教皇二字。神父便知道是爲獻教皇的。病人的妹子也在旁邊。神父把金錢一算。值二百個佛郎。約合英洋六十元。神父說太多了。該收他不該收他。妹子說他的錢隨他的意思用。神父你收他是了。纔過幾下鐘。病人就去了世。

這個貧女獻教皇的錢雖不多。但他的好心大量。在貧窮中。真希罕了。

尊婦愛夫夫靈護救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一位神父。講一個故事道。我一日乘着馬車行路。一路沿河而行。待離了塞忒小河多時。那時已經半夜了。馬車便停在小山之旁。這是個三岔路口來。往客人很多。所以等在那裡招客乘車。一會兒見一個婦人。衣服破舊。打一過小蓬子裡出來。搶步到馬跟前。伸手求乞道。爲愛慕天主之故。懇求施捨窮人衆。客都隨意把錢施捨。我也把一個小銀錢。施在他手裏。他受了錢。又柔聲靜氣的謝了一聲。緩步回身去了。這夜天氣清明月光皓白。我在車上望的碧明。見他容貌端莊。舉止大雅。身材

在中人以上。年紀約四十左右。全身衣履。雖然襤褸。但行動之間。另有一種動人尊敬之處。我料他必出名門貴冑。不是小家貧婦可比。心中正在想念時候。又來了一位客人。上車並坐。那時車夫便策馬開車。待啟行了。我和那個同車的客人攀話。客叙寒暄之後。我便問他道。適纔向我們求乞的婦人。是個甚麼人。是本處的。還是別處來的。他回道。我聽司鐸的話。便知不過打這裡路過。不是本地人。所以不知這個婦人的底細。我回他道。尊駕說的不差。敝鐸是南方人。前日有人請我去開四規。要往那裏。必須經過貴地。所以來此。究竟這個婦人是甚麼人。幸勿吝教。他道。既如此。我敢把這個可歌可泣的故事。講給你聽。你看見的這個女化子。是個貴家的女公子。年紀到二十歲上。承繼了一個大名望家的嗣。有大大的產業。因為依國律。女子能承繼宗祧。後來配了一個伯爵公子。把貴女配貴人。不是一段難得的好姻緣麼。將來一生富貴福壽。是不卜可知的。豈知天主上智。深遠莫測。正在歡天喜地時候。弄出一樁奇禍來了。如同古聖若伯聖人一般。話說這樁奇禍。是他的丈夫弄出來的。一日伯爵公子。有事往巴黎京城去。到了城裏。被人勾引去賭博。賭了一會兒。便利賭友吵嘴爭鬧。各仗着自己少

年心性。不肯讓人。賭友激他道。你想把家勢抑人。我斷不肯受你的抑制。你着實比別人真的強些。請你拔出劍來。和我交鋒。先試三百合。若我敗了。死而無怨。若你敗了。也怨不得別人。若你胆怯。不敢交鋒。便算輸了。公子當時失於檢點。便倉忙答應了。同時便走入庭中。各拔佩劍。舞弄起來。不過一往一來。一個回合。公子心窩着劍。刺入心底。倒於地上。頓時畢命。這個凶信。誰敢去報知他的伯爵夫人呢。無奈只好請本堂司鐸去通知。司鐸得知此信。果然就到他們的府裡去。請見夫人。待見了。便開言道。夫人。今日我奉天主之命。特來報你一個凶信。教你立一個大大功勞。小心呀。總要把你全全獻給天主。甘心承行他的聖旨纔好。夫人一聽來言。明知禍事來了。嚇的呆了半晌。待少定了神。回道。天主是我身靈的主。罪婢怎敢違拗。但天主是最仁慈的。他所加我的患難。爲救我的靈魂。必定是要緊的。但不知究竟是何患難。司鐸道。天主所加你的患難。不是別的是教你獻你丈夫的性命。因爲今日你的丈夫。和人比武。被人一劍刺死了。這末一句話。好似驚霆霹靂。把他嚇的目瞪口呆。神色頓變。而無生色。心如刀割。氣噎不舒。眼不流淚。我却描不出他當時驚惶失措的光景。等了一會兒。他方舉目仰天。

大聲叫道。天主呀。我的患難。是無可補救。無可比擬的。然我只願上承天主聖意。不順我意。說畢。便離了中堂。回身入內。走進自己小堂裡。堂內常供着聖體。這是他家的特恩。一到聖台前。便雙膝跪下。伏地求道。吾主呀。我今日之苦。苦不堪言。但我不求免苦。只求救我丈夫的靈魂。因爲他死在罪惡之中。天主呀。爾之仁慈。是無窮的。難道不能救他麼。我爲救我丈夫的靈魂。情願將我所有。全全獻於天主。至於日後一切光景。連我的性命。也無不奉獻。求畢。方纔淚如雨下。一會兒。便離了小堂。步入堂屋。遣人去請四位司賬進來。叫他們把三座宮殿。和宮內桌椅燈彩。一切排設裝飾。一總房屋田產。和自己金珠珍寶。簪環首飾。一應變賣。分給窮人。那伯爵夫人。忽然變成了一個貧窮乞婦。他自己住在坭壁草蓋的一個蓬子裡。到如今已有十二年了。你看見小山旁邊的這個屋子。就是他的住家。他自始至今。甘心窮困。爲救丈夫的靈魂。情願忍受。不怨不尤。去年有一個聖德的修女。從撒格斯地方。到巴黎京城來。寫信給他。叫他到巴黎本修院裡會話。因有緊要事務告訴他。他得信之後。便到巴黎。見這修女。修女告訴他道。夫人自後請你寬心。天主鑒你誠心。命我告訴你。你的丈夫。和人比武。被人刺死。但

天主沒有置他下地獄。因爲他沒有斷氣的前。先發了一個真心痛悔。這是天主的仁慈。預先見你的愛情。念你功德。賞他得着這個痛悔的奇恩。如今我給你一個真憑實據。叫你知道。我所告訴你的話。是真是確。並非捏造的。我問你。在某日某時。你的心裏。可有如此這般心事。這事你總沒有告訴旁人知道。這可不是有的麼。夫人一聽來言。大爲驚異。便叫聲修女。回道。在某日某時。我胸中果有這般心事。修女回道。既如此。我敢請你放心。你的丈夫。雖然還在煉獄中受苦。到底不久便要出來。將來和你要在天堂上。永遠相會相叙。夫人聽畢。心中覺的異常安慰。

可知凡盼望天主的。終沒有不蒙天主矜憐的。所以教友該靠托天主無限仁慈。終不可失望。終不可效法惡徒如達斯行爲。

尊婦身親顧病

巴黎京城裡。羅爾美兒街上人。天天早上。見有多少馬車經過。車中坐的都是些婦人。一忽兒便見車都停了。仔細一看。都停在一座小房子跟前。這座房子。門低屋矮。不像是大戶人家。又忽一兒瞥見車中婦人。都卸了裝。把衣服都脫了。各把一個白布圍裙。

束在腰裡。胸前掛了一個銀十架。一齊下車。三三兩兩的。都進這座房子裡去了。當時道路間人中。有多少認得他們。便指給人看道。這是張家的太太。那是李家的奶奶。那個是一品夫人。這個是誥封命婦。都是珠翠叢中長大的。可憐如今都變了輕年寡婦。內中有一個人。比衆好事。要曉得這是甚麼人家。他們到那裡做甚麼。便跟着他們。一齊進去瞧瞧。待跟着到了一座廳屋門首。便覺從廳屋裏。衝出一般氣來。又是腥。又是醜惡。真的觸鼻難聞。但那班婦人們。都不介意。鼻也不掩。頭也不回。一逕進去了。遠遠望見廳上。都是些病人。有的長流痘。有的長癩瘋。都爛的膿血淋漓。全身上下。皮肉零零落落。沒有一處完全的肌膚。那頭面上。比衆利害。都是頭腫眼腫。鼻塌嘴歪。毫無生人的氣像。若是不曉得的。竟把那些病人。當作爛死屍了。此人一見這般惡相。不知不覺的。倒退三步。不敢近前去了。豈知那些尊婦們。不但不生厭惡的心。反親親愛愛的。雙膝跪在他們床前。替他們擠膿拭血。洗瘡淨穢。爭相照顧。待的如同自己的親人一般。同時有一個婦人。手裡在服事病人。口中喃喃不絕。祈求天主教。吾主呀。求你賞賜病人會忍耐病苦。順天主的聖命。賞賜我們願病的。有信德的爲頭。有愛德的實意。

話說這許多婦人們。都是加爾瓦峇會友。寡居之後。矢志服事最苦的病人。如同服事耶穌一般。這個會的起頭人。是個二十三歲的少年孀婦。名字叫加爾年。他的丈夫。是個小木經紀人家。住在里雄城。丈夫死了後來。上無翁姑可靠。下無子女可依。除了喪葬費外。還剩小銀錢一千二百元。留爲終身衣食之需。但他不顧自己養膳。竟把這錢留爲收養病人之用。又各處去求人幫助。到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這個會方纔立定。寡婦加爾年就在那裡死了。當時病院。只在巴黎有一處。如今在馬賽驛城。又添設了一處。

教中的婦女們呀。你們聽了這故事。後來若能效法他們的善表。刻苦自己。也去做些愛人的好事。天主見了。能不降福麼。

惡妻害夫

從前有一個財主人。家中堆金積玉。富厚萬分。但所積的銀。有多少是不義之財。一日偶爾得病。自知這病必死無疑。所以急急忙忙的。要先清賬目。就去請一位神父來。和他商量補償的法子。後來遵神父的命。把家提出一分。其餘分給兒子們。先立分據。後

寫遺囑命。把提出的一分。補償不義之財。另做哀矜。調濟貧病之人。豈知事機不密。沒有做成。已被他妻子曉得了。這個婦人。只想世俗好過。不愛丈夫的靈魂。也不顧丈夫永遠大事。一得了這信。便把嬌滴滴的一群子女。引到丈夫床前。含淚含悲道。丈夫呀。你今拋却我們而去。我是個女流之輩。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兒女都幼小懦弱。不會當家辦事。教我一人如何養得大他們。就是養大了將來男大宜婚。女大宜嫁。不多留些金銀。叫我如何做得成功呢。所以你掙的家業。該當都傳給兒女。怎麼到提出一分。分給別人呢。我問你。天下有這樣硬心的父親麼。將來忍飢餓。你是眼不見爲淨了。但是人窮則志短。偷或你傳了家業。日後子孫不肖。做出醜事來。可以推說不是你的子孫麼。你的清名。也不帶污了麼。你自己去想想。這樣分派。是情理呢。不是情理。說了。便雙手掩了臉。在床沿上。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了。病人聽了這一番苦話。心就動了。上了妻子的擋。把所寫的分擬。和遺囑。撕破再寫一張。交給妻子手中。把補償不義。另做哀矜的話。一概不提。這樣分派好了。病人一時心煩慮亂。明知這樣安排。難當天主審判。頓時失望。氣塞填胸。嗚呼哀哉死了。

教友呀。你想這個人死了。妥不妥呢。如果不妥。那婦人誤了他永遠的事。我勸教友。你們到此光景。該想神父叫病人補贖。總有緣故。萬不可阻擋病人。害他的靈魂。

賢婦勸夫

在一千八百九五年。有一位神父。述一樁奇事說。十八年前。在我會裡。有一個女教友。窮的赤貧如洗。病的苦不堪言。看他病勢。十分沉重。是好不了的。不過多混幾天罷。他在病中。忍耐萬分。不但不出半句怨言。連哼聲都沒有。人去看他。他總是笑容可掬的。好言答應。在人跟前。不肯告苦。不會哭窮。我見他這般光景。心裡十分感慕。一日我當面問他說。你在這樣苦境中。不但心平氣和。外面很顯非常安樂。這是從那裡來的呢。我到有些不懂。煩你明白說得我聽。那個婦人細語低聲的答應說。一個愛慕天主的人。睡在主子睡的十字架上。有甚麼不安不樂呢。況且我還有個緣故。因為我的丈夫。教中規矩。一概不守。諸事不信。信德全無。若這樣死了。必不能和諸聖相通功。同我在天堂上。我很願意他回頭改過。死後和我在一處。所以我如今情願受萬苦萬難。拿來獻給天主。盼望天主仁慈。設法救我親夫的靈魂。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更加佩服。不

久這個婦人死了。我親自送他到墳上去埋葬。一路上自思自慰說。我如今送葬的死人。必定是個聖婦。見我送殯的人。必定說我送他入土。其實送他升天。過了幾個月以後。我有事要到某地方去。備了牲口。騎了上路。走到一座橋頭上。我的馬不但不肯上橋。倒退了幾步。打橫一闖。直闖到別條路上。我忙把韁繩勒住。仍拉他到原路上。照準了路口。加上幾鞭。滿望飛上橋去的了。豈知那匹馬。硬不肯上前進步。把我幾乎掀翻在地。我到吃了一驚。心裡暗暗的怪異說。這匹馬。本是老實的。平常總沒有見他烈性過。況這條路。是他常來常去。走慣了的。爲甚麼今日個猛起來了呢。其中必有緣故。又想這匹馬。雖是老實。到底總是畜牲。不講理性的。不打那肯上前去。拿定了主意。就把鞭子。揚到空中。很很的一連加上了幾鞭子。誰知道那匹馬。竟然大變。一吃了打拚命的左衝右突。斜楞着一撒腿。直跑到撒辣河邊。那時候。我若不早先提防他。必定連人帶馬。一齊落水。我見他不肯走原路。沒奈何。只得把韁繩一鬆。隨他自擇道路。那匹馬。像是早早定了主意的。一見我鬆手。就獃起尾巴。放開四蹄。颯風打閃的一般。仍往某條路上去了。大約走了二里之遙。路上有人攔住問說。神父往那裡去。離這裡不遠。有

一個病人。請神父去看他。說起這個病人來。恐怕也是神父認得。因為幾個月以前。他的妻子害病。是神父傳的終油。死了以後。也是神父送的葬。如今他害病很重。神父來的恰好。但是他明說。不要見一位神父。現在就是去看他。也是白白的。因為不論甚麼教。他都不信。平日間。他常說不要甚麼人。在天主臺前。替他做中做保。若有甚麼事。他自己直說。所以他的親族人等。都不肯替他請神父。因為請來。他自己不要的。我聽了這一番話。纔知是天主和聖母默引我來這裡的。一面心中感謝天主。一面忙縱馬加鞭。一直往病人家裡跑。一到那裡。衆人見了。都說天緣湊巧。可惜病人老定了主意。不肯聽人善勸。依我們看來。今兒神父去勸他。他不是把閉門羹請神父。必是辱罵一頓。我聽了衆人的話。心裡並不失望。連呼瑪利亞聖名。求其默默相助。求畢。一直走進病人房裡去。但見一個孤老人家。倒在床上。我就問候他。他見了我。如同舊相識的一般。纔說了幾句寒暄套話。他就把半輩子遊歷的地方。一處一處的。講給我聽。約有一刻工夫。我見他如此有情。就放心問他說。老人家。依你的話。經歷果然不少了。但人生在世。第一先要恭敬天主。救已靈魂。你在生平。事主救靈。兩件事上。究竟何如。他從直答

應說。不瞞神父說。老人自幼荒唐。在二十六歲上。害了一場大病。住在一個兵們的病院裡。方纔第一次領了聖體。如今虛度了七十九歲了。恭敬天主的事情。却一點兒不在我心上。也沒有領過第二次聖體。從小到老。像似不信甚麼教的一般。到底我終究沒有背了真教。因為我從前在亞立山忒里地方。有人勸我進回子教。我決意不進。在日爾瑪尼亞有人勸我進耶穌教。我也沒有答應。在法蘭西有人勸我進密密教。我也沒有進。我又問說。你既如此冷淡。爲甚麼不肯進他們的教呢。老人答說。我想一個真教的壞教友。不能做一個異教的宗徒。所以情願不信甚麼教。總不願意進別的甚麼三教九流。神父說。依你說來。到還有點意思。現在你還記得甚麼經麼。他說不論甚麼經。都忘記了。連那天主經。我都念不下來了。我雖如此荒唐。心裏還有一點依靠天主的意思。所以我常常求他說。吾主吾天主。倘我現在走了邪路。求你引我走正路。我聽了他這一番話。心裡覺着愛情勃發。就拉住他的雙手。叫他說。朋友。你求的好。如今天主允了你的祈求。我奉天主之命。來引你走天堂的正路。你的亡妻。在那裡等候多時了。那時我就把他妻子病中。怎樣忍耐。怎樣爲你情願受苦。把自己的苦。一齊獻給耶

穌聖母。盼望他們賞你回頭改過。又把來的時候。我騎的馬。一路怎樣作怪。怎樣倔強。不肯走別的路。硬要走到這條路上來。當時我還想你不在家。就是到了你家。也不能會面。豈知你到病在牀上。這不是天主領我來的麼。這不是你亡妻轉求的效驗麼。快請安排你靈魂大事。預備善終罷。我這幾句話。不知有多大力量。竟把一個鐵石的心。忽然打軟了。可知天主的聖寵。是最寶貝的。一有了聖寵的相幫。那怕他是罪大惡極的。也改惡遷善了。同時我見老人家。流淚滿面。哭不成聲。含淚含悲向我道。神父。我今痛悔前非。情願吐露真情。告我一生之罪。我就聽他告罪。告罪時。因為痛悔真切。屢次哭倒。說不出話來。待他告完了罪。我就念赦罪經。到末了兒。命他明日領聖體。他說神父呀。我願意到公堂裡去領聖體。使衆教友見我改過是真。因為我數十年不進堂。不領聖事。在衆教友前。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明日我親自去補贖這個差失。況且我覺身子還好。不久就可以下床了。我聽了這樣有信德的話。心裡更覺歡喜。就讚美他說。你說的話。果然有理。但明日領的是臨終聖體。斷斷不可耽誤。老人一口應承。待至明日一早。我就把聖體送去。老人家恭恭敬敬的領了。又領了終傳聖事。待一切完備了。

他作別。回堂去了。大約過了三點鐘工夫。有幾個教友想着他。就進他房裡去看看。問他可要甚麼。一連問了幾聲。他一句也不答應。仔細一看。已經死了。

你要曉得這個老人。怎樣得了善終。看他向神父說的話。就可以懂了。因爲他自己說。我常祈求天主說。吾主吾天主。倘我走了邪路。求你引我走正路。所以天主因他一點祈求。又因他妻子轉求的力。故此天主賞他得了善終的恩典。

好母親

英國倫敦老撒利報。述一個故事道。聖多明我會中。顧克神父。在亞貝東地方。一連十五天。講道理勸教友守四規。末了兒一天。一個管善會的神父。對顧克神父說。現在外邊人都講那害病的老婆婆。明天早上八點鐘死。顧克神父說。真的麼。你們可是先知了。管會的神父笑道。却不是先知到底。一總人都說。天主留那老婆婆的性命。到於今沒有死。是爲允他的祈求。他只有一個兒子。二十年以來。不守教規。他常常求天主。賞賜兒子改過。常常向天主說。天主。總要賞我死前。聽得兒子親口對我說。我已經領聖體了。自從十四年以來。那老婆婆。好幾次生重病。我好幾次給他終傅。到底終沒有死。

現在外邊人說。老婆婆的兒子。在你手裡辦了神功。比方明天。在末台彌撒領聖體。到家時候。大約在八下鐘。老婆婆一聽兒子說領了聖體。一定喜歡要死了。果然明天早上。那個人領了聖體。到家裏去。恭恭敬敬用口親母親的臉。說道。媽。我今天領聖體了。老婆婆聽得這話。問道。兒子。真的麼。兒子說真的。老婆婆就抱兒子的頭。說道。耶穌瑪利亞。允我的祈求了。如今沒有甚麼。叫我活在世上了。說罷。就平平安安的斷了氣。

噯。恒心祈求。在天主前。這樣有力量。我勸教友有兒子。或是別的親人。不守教規。也恒心求天主。天主一定要允的。

好妹子

法國勃爾大瀾地方。有一家三口。一個是老母。年紀大了。兩眼不很明亮。一個是小姐。年紀還輕。十分熱心。一個是兒子。在兵船上做武弁。賺下錢來。養活一家人口。前幾年。西歷五月二十二日早上。八點鐘。一個走信人。到小姐的門上投信。小姐聽得敲門聲。就輕輕下樓。接了信。就回到樓上。那時母親坐在椅子上。手裏拿着念珠。念玫瑰經。小姐說。媽。巴黎京裏來了一封信。你許我打開來看罷。母親說好。打開來念給我聽。小姐

開信。看見信上說。夫人繡次。令耶日阿爾士甫登岸。卽患重病。隨卽延醫診治。雖非絕望之症。然醫家以爲甚險。現居羅酒恆病院中。在亞伯利街。二十六號門面。小姐還沒有看完。已經神色改變。眼淚滾滾流下。說不出話來。又怕母親難過。不敢說明。只說哥哥這幾天。不能回來。恐怕還要等几個月。母親說。信上說別的沒有。小姐說沒有。母親說。聽天主的命罷。我現在念玫瑰經。你到隔壁去。跪在聖母像前。求求聖母罷。小姐難過的已經站不住。走到自己房裡。跪在聖母像跟前儘哭。過了一點鐘。到聖堂裏去。拜聖體。拜畢。去見本堂神父說。請神父明天做彌撒。按我的意思。我還有一個恩典。求神父。幾時有人來請神父給我終傳。神父快快來。不要耽誤了。神父說。你說甚麼話。看你的樣子。你心裡亂了。有甚麼事呢。難道裏發了狂麼。小姐說。我沒有發狂。請神父就來是了。神父說。你年紀還輕。力量很好。一定不要緊終傳。儘可放心。你要我來。我就來是了。明天巴黎京裡。又來了一封信。信上說。日阿爾士病勢沉重。不可救藥矣。小姐接信。仍不給母親知道。單單自己憂上加憂。像生了重病一般。請醫生來瞧。看不出甚麼病來。只脉息十分衰弱。小姐說我快要死了。我求天主。收我靈魂。賞我哥哥不死。因爲哥

哥可以養我母親。並且哥哥在勢利場中。天主台前。本分守的不好。我常常愛耶穌。盼望天主的仁慈。我不怕死。神父到來。看見他要死了。就給他終傳。當夜小姐昏暈。一到天明。就斷了氣。纔過幾個主日。哥哥全愈回家。聞得妹子代死的事。十分難過。從此改過。終身做好教友。

這位小姐。爲自己哥哥的靈魂。求天主。情願自己死。他的祈求。天主都允了。到底如今每見許多在勢利中的人。聖教會的規矩。也未全守。你家中的人。是不是爲他常求天主。救他的靈魂呢。我怕你們終沒有爲他們求一回天主。只巴不得他們發大財。不管靈魂妥當不妥當。

老奶奶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上。在法國南省某城裡。有一個修女。天天講問答道理。給娃子們聽。三天修女勸娃子們。爲家裏人求天主。說道。有多少娃子。勸了他父母改過。做好教友。在聽講的娃子當中。有一個只七八歲。十分熱心。天姿也好。聽了這話。便覺動心。因爲他祖母。已經四十年沒有辦神功了。一到家中。便對祖母說。奶奶。請你同我到堂裡

去。祖母應道。去做甚麼呢。娃子說我要去辦神功。祖母說。今天不去。緩一天去罷。娃子說。奶奶。我偏要今天去。請你陪我一下。祖母說。小娃子。不要囉瑣。今天我不願意出門。娃子看見祖母決意不肯。便哭起來了。那老奶奶看見小孫掉起淚。心裏舍不得。便安慰說。娃子。你不要哭了。我就陪你去罷。兩人立起身來就走。不多時。已經到了堂裡。恰好有神父在堂聽神功。娃子做了省察。就去辦神功。辦了神功。退下。對祖母說。奶奶。神父叫你去。祖母說。我不要甚麼神功。娃子說。奶奶。神父有話對你說。你走上就是了。那老婆婆。想去又不想去。待了一會兒。走到神功架上。一到那裡。聖寵動他的心。辦了一個妥當神功。到明天進堂望彌撒。也領了聖體。又到明天。忽然中風。登時出了世。幸已妥當神功。可以見天主了。若是早死了三天。或是他小孫。沒有勸他改過。那就可怕的很哩。

教友們。該知道小娃子靈魂清潔。天主最喜歡聽他們祈求。所以做父母兄弟的。該隨時叫小娃子們求天主。可以得多少恩典。

化人善法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美國紐約城裏。有一財主人家。是異教人。家主在新聞紙上。登一告白道。某處某姓家。要用一個使女。但不要天主教中人。那時有一個天主教中年輕女子。是英國依蘭脫島人。聞得這話。就到那家門上。向家主婦說道。聽說娘娘要用人。我是找生活的。可就用我罷。主婦道。你是不是天主教。女子說。承天主的恩典。我是天主教。主婦道。你沒有看見告白麼。天主教中人。我不用的。女子說。娘娘。你不問教不教。只要我做個忠信相幫人。就穀了。主婦聽了。一轉念間。想這話還說的有理。睜眼對女子一望。見他音容氣象。却是良家閨女。因為家寒的緣故。出來幫人。實是可憐。便說道。依你的話。就試試看罷。女子進門以後。事事小心。常常聽命。只有念經望彌撒。功課一點不肯丟去。定要做的。別個相幫人。調笑他。阻擋他。女子全全不理。只管照常辦事。纔過幾個月。那裡發瘟疫。主婦的兩個兒子。也染疫症。一總相幫人。恐怕染疫。各自辭去。只那奉天主教的女子。比衆用心。更加出力。日日夜夜。料理那害病的娃子。如同親生兒子一般。又過幾年。那家遭個大難。竟把家具甚物。全賣去。家中有一隻箱子。說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主母十分愛惜。一旦賣去。真似割他心肉。女子早已知道。所以等箱子。

搬出門口。便問搬物的。出錢買回。仍放在主母房裏。主母見了。說道。怎的這隻箱子。還未拿去呢。女子答應道。娘娘放心。這隻箱子。是你的了。是我出錢贖回來的。娘娘一聽。這話。眼淚雙流。抱着女子的頸。高聲哭道。你們天主教。真奇妙。前年瘟疫的時候。你不顧性命。照管我兩個娃子。我心已經感動了。今天你這樣大量。贖這隻箱子回來。我實覺動心。我現在一定要進天主教。後來果然如此。到死做好教友。

教友們。你們想想看。用好話勸人。總不及好事勸人。有幾個地方教友的表樣不狠好。怎麼能毅勸化外教人呢。你若言端行正。又肯讓人。又肯救人。又和氣。又忠厚。外教人見了。定說好話。從此開口勸他們。自然聲入心通。容易進教了。

勸人善表

巴黎京裡。有一位神父。一天在房裡預備道理。偶然聽見街上一個娃子唱說。要通烟囱麼。該當知道。巴黎京裡。房子很高。有三四層的。有五六層的。冬天燒火。坑烟囱裏灰滿了。有一種窮娃子。鑽到烟囱裡去。腳踏牆磚。左一步。右一步。直升到屋頂上。把灰揩去。房主給他幾個錢兒。娃子就走了。神父聽得聲音。喊娃子進來。娃子就來了。拏舊布

把頭一包。鑽到烟窗裏去。過了一刻鐘。纔走下來。周身都是灰。黑的像小鬼。把衣裳拍了幾拍。纔露出本來面目。神父問多少錢。娃子說。十個本國錢。神父把十個錢授給他。說。拿了去。我同你沒有事了。娃子轉身就走。一脚踏出門口。神父一轉念間。想道。這不是個牲口。甚麼樣我說沒有事了。難道他不是天主造的人。也有靈魂的麼。心裡大大的不安。立刻出門叫娃子回來。問他是那裏人。父母還在不在。神功辦過了沒有。聖體領過了沒有。豈知要緊的道理。他一點不知道。像外教孩兒一樣。神父大動慈心。好好待他。教他道理。過兩月。娃子就初領聖體。

我勸教友們。凡有勸人的機會。不要空過去。該想效法那個神父。相幫別人的靈魂。

惡表害人

有一個家主。見自己的兒子。喜歡和不三不四的朋友往來。深怕被他們一班輕薄少年引壞了。所以常常訓責兒子。不許和他們往來。無如兒子不聽。每說學好學歹。在各人自主。與別人無涉。只要自己有主意。不怕壞人引誘。爲甚麼要絕人逃世。躲在家裡。不許出門呢。我又不是女子。不要守閨房。爲甚麼這樣拘禁。不許我拋頭露面呢。他的

父親聽了兒子的回話。更不放心。正在無計可施。忽然想着一個法子。可以用來教訓他的兒子回心。一日挑選了多少上等橘子。都是鮮紅灼灼。撲鼻芬芳。總裝一桶。另把一個將壞未壞的橘子。也裝入桶中。待都裝好了。便叫他兒子來。指給他看道。我兒。你瞧瞧這桶橘子。好不好。你若看得中。我就給你。兒子先道了謝。後自上來。開桶一看。便喝道。好好好。說了便伸手翻弄。翻着一個底下。有些壞班。把他拏了出來。另放在一邊。向父親道。這個橘子起頭壞了。不可和別的放在一處。他的父親道。這個橘子只有一點兒毛病。不久自然好了。何必提他出來呢。兒子道。這個班點壞起了頭。必要帶壞別的。父親道。只一個有些毛病。別的都好。一齊放在桶裡。怕甚麼。兒子道。父親呀。你若不許我把這壞的提出。連好的都不能保全。父親道。我到有些不信。現在且把這壞的也留在桶裡。把桶蓋封了。過了八日。我們齊來開桶。看別的橘子。帶壞不帶壞。過了八日。開桶一看。只見全桶橘子。爛的一團糟。分不出個數。兒子見了。把眉峯一縐。口中自言自語道。這纔信了。父親道。我兒。你說的果然有理。但我有句話問你。倘一個壞橘子。能把許多好的一齊帶壞。怎樣許多壞人。倒不能帶壞一個有德的人。許多好橘子。不能

阻擋一個纔壞的橘子。你只一個好人。怎能阻擋衆惡人呢。這却我有所不懂。煩你講給我聽聽。兒子聽了。豁然感悟。立志改遷。自後再不敢和壞人來往了。

你們的兒孫。若不肯聽善勸。也當想個法子。說得動地的心。另外求天主聖母相幫。因爲他是罪人之托。自然肯聽你的祈求。賞罪人回頭改過的。

工人好義

有一個手藝人。自小得了父母好教訓。主日總望彌撒。罷工。不論怎麼樣。終不肯自己寬免。雖然在大城市。大作場裡做活。也是一樣。念早晚課。並盡各種教友的本分。雖有人當面譏笑。終不怕羞。減少自己的功課。而且當着衆人。大模大樣的做神工。不肯遮遮掩掩。偷着念經。到底幫人家做活。十分出力。衆人見他這般循規蹈矩。初起把他玩耍。以後也不敢說甚麼了。就是他的老板。也被他感化。辦了告解。變了熱心教友。他的良心也極細。一日和老板算賬。多拿了二十個小洋錢。當時不覺。待回家一算。方纔知道。多拿了。心裡十分不安。像偷了人家一般。夜裡不能安睡。到了半夜。便起來。拿了二十小洋錢。找到老板家門上。打門進去。那人半夜裏聞人打門。嚇的心驚肉跳。忙起來。

跑到門上。問是甚麼人。有甚麼事。他說是我。有要緊事。待開門進去。忙把二十小洋錢。放在棹子上道。不知怎樣差了。我多拿了這些錢。我怕夜裡死了。去見天主。我想這樁銀錢。很不妥當。累我一夜不得合眼。所以連夜來還你。

教友你看這樣的人。世上有幾個我勸你學他的好表樣。做個熱心教友。老實工人。不要生貪心。落人家的小東小西。

幼童好義

從前有一個九歲半的幼童。名字叫做愛米肋。住在大街上。這條街。名叫比克波斯。昨日早上。在買賣場上閒散。眼見賣糕的。賣餅的。賣糖食菓兒的。賣小巧玩物的。各處呼喚愛米肋見了。弄的喉嚨發癢。口裡流涎。可惜袋裡無錢。只好眼紅罷了。心裡自悔。這主日內。讀書不用心。沒有領着賞。以致沒有錢來買雜食。正在低着頭。想的時候。瞥見地上有一件東西亮亮精精的。對着日光。在眼跟前閃耀。忙上前去拾起來一看。是散包的二十個小洋錢。初時心裡歡喜道。來得正好。現在可以拿來買東西吃了。後來一轉念間。竟不敢使用的。因想這錢。明是別人遺失的。那失錢的人。心裡必定難過。偷我

不顧別人的痛癢。便自用了。問良心如何過得去。想畢。忙把二十個小洋錢。一齊交給巡街的老將。托他交還原主。過了一忽兒。便見一個窮婆子。走上前來。向巡街的老將道。我是貧窮人。身上所帶二十個銀錢。是我活命之本。適纔打街上過。自己不小心。把他遺失了。現在四處找尋。竟影響全無。求老將替我留心着。倘有人拾着了。求你叫他還我。救我性命。說畢。就似癡呆的一般。立着不走。老將見是真情。且說的話。也還相對。便把愛米肋托他還的洋錢。還給這個窮婆子領了。感謝而去。

你們教友的小娃子。可以有如此良心麼。恐怕小娃子。拾了人家的東西。反收着使用。若失主尋上門問問。還要說他瞎了眼。這樣行爲。真不如此九歲孩子了。

窮人行方便

有一個窮老婆子。從前年幼時。家道富足。日逐三餐。都還不缺少。無須自己去謀幹。及到老來。家資漸漸消乏。日用飲食。要緊自己去營求。沒法兒。只得老着面皮。拚着老命。去大街小巷。叫賣糕團。幸而東西有主顧。日逐所得薄利。可以餬口。本堂神父。見他這樣勇敢。十分歡喜。一日來見本堂父神。笑容可掬。毫無窮酸氣像。身邊挖出一把小銀

錢。獻給神父道。這是五十個小銀錢。是我逐日省下來的。求你拿去。分給窮人。因為我知道神父所有的窮人。比我還苦。恐怕他有一頓。沒一頓。連冷粥冷飯。也難到手。至於我覺肚子餓了。或是糕餅。或是團子。都可隨意取食。別人想吃這些東西。恐怕沒錢去買哩。他說這樣。因為那些賣剩隔宿的糕團。留着自己當粥飯。不另起鍋灶。燒茶煮飯。神父見了。心中十分感慕。便道。多謝你的好心。我勸你留下自己用罷。你這樣大的年紀。把他留着。也可以養老。況且天時陰晴不定。風雨雪落起來。老人家不出門尋食。或是感冒風寒。也要錢來調養。怎能一些沒有積蓄。俗語說。有備無患。你且留着罷。我實不忍受你銀錢。老婆子見神父不受。便道。神父。你該知道這幾個錢。是我久已留心積下來。專為施濟窮人的。因我常常想着神父。賑濟一班窮人。比我更苦。如今求神父看我一點好心。替我分給他們。雖然這幾個錢。濟不得甚事。如同一杯水。澆不滅一車薪火。到底也算盡我的窮心了。至於我一人的日用飲食。只須四十文錢。便彀了。倘若一日賺了五十文。每三文藏起。留着給神父的窮人。賺了六十文。把六文藏賺了七十文。把九文藏起。賺了一百。便把二十文藏起。以濟神父窮人。如今我有七十歲了。積至今

日拚成五十個小銀錢。爲我養老治病之資。留的還有。不須神父操心。神父聽他這一番話。見他愛人。這樣誠心懇摯。作事如此精細恆心。諒來不能再却。便伸手來受了。轉給窮人。

你說窮人難以施濟窮人。這樣看來。只要你留心些。怎說不能哀矜窮人呢。

善行方便

巴黎京中。有一個賣花娘。天天在街上。叫賣新鮮花。一日左手攜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右手托着一個花籃兒。籃裏鮮花灼灼桃紅柳綠。相配得宜。正在沿街叫賣。挨戶問人。前面來一個英國人。引着一位女子。年方二八。彷彿是爺兒兩個。女子頭上。插金帶銀。身上穿綉着緞。像似富人模樣。他見了。便上前去問要買花麼。那個富人。同小姐立定了看花。口說要買。把籃中鮮花。翻了半晌。把底下的翻上來。把面上的翻下去。翻來翻去。都不中意。竟一朵也沒有買。回身要走。那個女子。眼見父親一朵也不買。白白的把花翻亂。並見這娘。衣履襤褸。可憐的很。心中着實過意不去。忙把一張銀票。丟在孩子手裏。自己跟着父親走了。孩子得了這張銀票子。不知是甚麼東西。便拿在手裏。送

給母親看。母親拿了一看。明知是一張十元的銀票。忙問道。你從那裡拾來的。孩子道。適纔那個女子。臨走時。丟給我手裏的。母親道。這是那小姐遺失的。我們雖然一貧如洗。拾人家的東西。斷不能私自收用。說了便攜孩子。一脚兩步。追上前去。待到近身了。便叫聲小姐。我的孩子。不知好歹。拾得小姐遺失的銀票。特來奉還。那個小姐。裝作不聽見。只管緩步前行。賣花娘。見他不理。忙連聲叫道。小姐請慢走。我有話說。那個富人聽見背後有人叫喚。便轉身問是甚麼。婦人忙搶上一步。把票子送還。富人接來一看。知是自己之物。便放在賬夾子裡。女子見所事不濟。傷心的。連眼圈兒都紅了。不免咕噥了兩聲。他的父親。假作不知。上前去了。那個婦人。仍在街上緩步徐行。嬌聲叫賣。一會兒富人又回身轉來。走到他跟前。懷裏拿出一個賬夾子來。內中夾着多少銀票。便在這銀票中。選了一張。把來給他道。我見你如此貧而好義。十分佩服。我的女兒。有意調濟你。給了一張十元的。你不敢受。追來還了我。我如今把這一張送給你。你可放心拿去。盼望天主鑒你好義之心。還要百倍的賞你哩。那個賣花娘。便一手接了。千恩萬謝。說了多少感德的話。於是大家分手。各自去了。及至到家。婦人把花籃放下。把銀票

細細一看。知是百兩的銀票。比適纔還他的一張。多了十倍。心中更加感激。

教友。你看一個貧而不貪。一個富而不悒。我想將來天主必百倍的賞賜他們。

哀矜有益

俄國保老尼省。有一個念書人。是體面人家出身。很有銀錢。只不信靈魂不死。作了一本。印證人死後。靈魂便消滅。一天在閒散的時候。一個窮婦人。流淚汪汪的走來。求說。我的丈夫。纔死。我家裏苦的沒有錢。爲他獻一台彌撒。所以求大人做些哀矜。那體面人。雖然不信煉獄。看見那婦人這般難過。也給了他一個金錢。婦人就到堂裡去求做彌撒。過了五天。體面人。在看自己的書。想改好了拿去印。忽然一個鄉下人。發顯出來說道。我是窮婦人的丈夫。因爲你做了哀矜。天主可憐你。准我來謝謝你。說罷。就不見。那體面人大爲感動。立刻把自己做的書燒去。從此改過。到死做好教友。

這真是他哀矜的報答。教友呀。你莫想你的哀矜。是自做了。不久天主也要報答你的。

哀矜大效

可敬亞納瑪利亞大依低是羅馬人。在生的時候。天主默啟他。知道多少奇妙的事。一回天主賞他知道。某教友死後。沒有下地獄。因為做了十個錢的哀矜。他一天出門。拚着一個窮人。問他討哀矜。他起初不願意給他。到底一轉念間。為天主的緣故。給了他一個外國銅錢。約值中國錢十文。這個小善工。很中天主的意。從此天主賞了他。許多聖寵。救了自己的靈魂。

教友。你看十個錢的哀矜。有這樣大的報答。還有甚麼人。不情願做哀矜呢。

彌撒大效

真福蘇宋是個大聖人。生平功德十分多。在他行實上。記載他在高老擲地方。念書的時候。同一個同會的修士。大家相約說。我們兩人中。那個先死。在生的一個。為他做幾台彌撒。救他靈魂出煉獄。相約後。纔過幾年。那個修士死了。真福蘇宋恰好有阻擋。不能為死人就做彌撒。只為他念經。做苦功。相帮他靈魂。過了幾天。煉靈發現出來。面容十分悽慘。問為甚麼許了的彌撒沒有做。蘇宋說。這幾天我該為別的事做彌撒。所以沒有做。到底我得了你的死信。就為你念經。做苦功。可有甚麼好處沒有。煉靈說。你念

經也中天主的意。但是大大的比不上彌撒的力量。只有耶穌聖血在彌撒中。獻給天主。能救我們出煉火。若然你做了彌撒。我已經出煉獄了。說罷就看不見了。蘇宋就爲煉靈做彌撒。畢後。煉靈又發現出來說。我如今已出煉獄。就要升天了。在天堂上。一定忘不了你。爲你求天主。

這件事。明明發顯相幫煉靈。最好的工夫。就是獻彌撒。我常見教友家。有人去世。忙着買好衣服。辦厚棺材。雇用樂工。大設筵席。排場總要體面。不知道化費了多少銀錢。至於獻彌撒一事。不在心上。或是請神父做一二台彌撒。就罷了。教友。我對你說。外面的排場。越省越好。死人的靈魂。更要緊相幫。因爲靈魂在煉火裡。實在難當。你可沒有知道麼。

忍耐見效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直隸河間府。某神父述一件奇事說。威縣某村上。有某姓新教友。因爲他進了教。同村的外教人。都不喜歡他。不但不喜歡。還大大的凌辱他。村上有一口公井。人人可以吊水的。偏不准那個教友吊水。所以他在村外。自己田裡掘了一口

井一連十餘年工夫。天天到村外吊水。實在不便。到底他常常忍耐。不說甚麼。還喜喜歡歡的。處之自然。更希奇的。那些外教人。常冷眼待人。不理他。看他如同外邊人。不肯同他說一句知心的話。他總是忍耐。又在村上有一個公磨。人家都可以去磨麥。獨不准那個教友去磨麥。不得已。到別個村上去磨麥。後來他自己買了一個小磨子。纔不
到別個村上去了。倘有人向他借用磨子。他總喜喜歡歡借給他。有時旁人借去。多時不還。或是還來。已經打破。他仍和顏悅色的。沒有半句抱怨的話。總而言之。人凌辱他。他用恩情待人。這樣過了十二年。一天有兩個同村人。拚着他說。到我們家裡來談談心罷。他就到兩人家裏去。兩人說。你進教以來。並不見你得了甚麼好處。只見你常常受人凌辱。你百忍百耐。話也沒有還一句。這是甚麼道理。是不是你教裏規矩。是這樣的。那教友乘此機會。大講天主的道理。和一切救靈魂要緊的。兩人從此醒悟。漸漸回心。兩年後。有三個外教人進教。不久又有六個人進教。如今進教的十來家了。都是好表樣感化的。

教友們。你們該知道。好表樣感動人。比說話更有效驗。新教友。你們奉教後。是不是

如此。你還巴不得凌辱教外人。若教外人有點把不服你。你就在神父前捏謊。說人欺你。不准你念經。要神父相幫告他們。若神父不肯。你還說神父沒用。奉教人被人欺壓。就不保護。這個教也沒有甚麼奉頭。從此不進堂了。不念經了。你這樣行爲。與這故事上的教友。有天壤的分別了。

不怕辛苦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在美國紐約城中。那裡有儒皮來翁大赦瞻禮。一天某堂中。來一個女教友。請神父聽神功。聽了以後。請神父送聖體。那時已經下午三下鐘了。神父說。午飯已經過了多時。你還守空心齋麼。女教友說。是的。我是窮人。向來相幫人家。我的主人。是異教中人。不准我主日到堂。住的地方。又是離城幾十里。實在不便。今天我要得大赦。所以求主人准了。走到這裏。現在就要回去了。請神父就送聖體。不然我大赦得不到了。神父允他所請。是不必說的。

這女教友。真是不怕辛苦。你們教友。也是這樣熱心麼。恐怕神父問你。爲何大瞻禮不到堂裡來。你必說路遠。有許多不方便的。一些推辭話。你們離不遠。於主日瞻禮

日期。不進堂的教友。聽了這個故事。能不羞愧麼。

愛警奇表

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巴黎遭了一個大荒年。人民塗炭。城市蕭條。一日正在大伏裏炎天毒日。路上熱的像火燒一般。所以街上行人。更加稀少。待至晚上。纔有人出來散步乘涼。那日晚上。有個議政大員。名叫撒耳老。據說也是一總日報的起頭人。隨身帶了一個小廝。也出來走走。走到街頭上。轉灣抹角地方。突然來了一個人。拿了一把手鎗。抖縮縮的。向他要買路錢。那個議員回道。你要發財。可尋差主顧了。我不是聚寶盆。我只有三十個法郎在身邊。你若合用。便拿去用罷。這個一句話也不說甚麼。把錢拿了。便走。待他走遠了些。撒耳老命小廝跟去。看他的下落。小廝奉命。遠遠跟着。見他穿街入巷。繞了三條小巷子。便到一個饅頭店裡。買了一個饅頭。又上前走了十一二個門面。方進一條遊廊。轉身上梯。一連上了三四層樓梯。到了四層樓上。就是他家裏了。便把饅頭拋在地上道。你們去吃罷。我是吃不成的了。就在這幾天裡。要有人拿我去了。但是我死。是你們的緣故。他的妻子。見他說的蹊蹺。一面問他的緣。一面把饅頭拾起。

來。分給四個小娃子吃。那個小厮。在旁窺聽。格外小心。不使他們得知。待上南落北的街道。而西而東的。都認清楚了。便尋原路回來。把這事的底細。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主人。明天一早。纔打五點鐘。主人撒耳老。便帶了小厮出門。叫他先走領路。待到了那裡。向鄰右人家道。住在四層樓上的。是甚麼人。鄰右答應道。是一個皮匠。爲人極好。和人往來。也狠有情有誼。不過爲家室所累。一人養不活全家老小。在這一方。要算他最窮了。撒耳老聽回話。便跟着小厮上樓。到了四層樓。便輕輕的敲他的門。待門一開。驚見一個婦人。料是皮匠的妻子。一身鶉衣百結。垢面蓬頭。又見四個小娃子。滾在柴草堆裡。上沒有被臥。下沒有褥子。身上也沒有衣衫。又見一個人。衣服襤褸。面容黑瘦。這個就是家主。撒耳老見這般苦境。明知他們赤貧如洗。那個家王朝外一望。嚇的靈魂幾乎出竅。因爲認得那打門的。就是昨日問他要買路錢的。於是身不自主。不知不覺的。雙膝跪下。求他寬免。昨日的冒犯。實在是初次行劫。並非甘心做這樣的勾當。因爲年成不好。貨物昂貴。又少了活計。一個人做些活。終不敷養活一家六口。而且家中所有一齊當光了。昨日足足餓了一日。我不忍見小孩子們餓死。所以從權。做了這樣的事。

冒犯貴人。求你憐我。一時情急。寬恕這過。撒耳老回道。低聲些說。不要聲張開去。我來不是爲報仇害你。我知道你是皮匠。你沒有本錢。我今帶三百個法郎銀。在這裡。你把這銀拿去。當作本錢。買些料作。用心做活。把日逐所賺的。養活一家人口。嗣後我若曉得。常常勤儉。我必不忘記了你。以後還來調濟。

功名富貴場中人。念了撒耳老這愛仇的奇表。能不拘愧麼。窮人取了你點把東西。你就恐嚇他。打他。還要送他到地方官辦他。他求你說。我不過是年歲不好。沒有吃的。纔取了你一點把東西。求你給點福。硬心的教友。你若不肯愛仇。吾主審判日。看你將何辭以對。

教友愛仇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在勃肋大逆城裡。有一個手藝人。已經娶了妻。日逐賣工。養家糊口。一日偶然獨自一人在河邊上走。那裡是個荒僻處所。平常沒有人往來的。他正在低着頭走的時候。背後有人算計。忽然來了一個人。打他一拳。打倒百般凌辱。又高聲大罵道。畜牲老子等你多時了。今朝請你試試我老拳。說了便把他亂打一頓。他起初

不知就裡。嚇的。不敢還手。後來勉強左擋右攔。把這個人一把揪住。那時兩個人。在河邊上。對拉對扯。都不招護。脚下是河。一步踏空。兩個一齊倒在河裡。幸而那個手藝人。很識水性。會覓水的。方纔落水。便遊上了岸。深怕那個仇人。同時追到。忙回頭去看他。豈知他在水中。已經沒了頂。只見兩隻手。在水面亂招。心中大覺不忍。連忙跳於河中。救他。待救上了岸。回身便走。一句話也不責備他。也不說半句賣恩討謝的話。

教友。恐怕與你有嫌的人。遭了難。你是不是袖手旁觀麼。

愛仇一則

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壞人造反。和官兵爭戰。殺人很多。有一個大將軍。名字叫做達梅默。是熱心教友。一天賊匪藏身在地窟裡。望着達梅默開放一鎗。鎗子打中很深。快請醫生來診治。將軍問這傷。可不碍事麼。醫生不答應。將軍便懂性命不保了。就拿自己性命。獻給天主。後來在袋子裏。拏出五個小洋錢來。對照顧的仁愛會修女說。姊呀。這五個小洋錢。你收着。煩勞你請神父做兩台彌撒。一台爲我自己。一台爲打死我的人。

這個將軍。可算真心愛仇了。臨死時。還求彌撒。爲打他的人。我想他的靈魂必定穩當得狠。教友。你口裏雖會說。爲主愛仇。你心裡所想外而所行。恐怕全然不對了。

愛仇二則

咆賭逆地方。有一個尊貴婦人。所生不過一個兒子。一日不知爲甚麼事。被人殺了。地方官訪知這事。便飭差四去緝拿兇手。兇手東逃西竄。日夜提心吊胆。難過日子。一日被差人追到。弄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急急忙忙。跑到一家大戶人家。奪門便進。撞見一個婦人。在內堂坐着。豈知就是苦主的母親。但兇手並不知情。待走近跟前。慌忙下跪。哀求道。太太行個方便。許小人在貴府偏屋裡躲兩三日。因爲我前日失手。殺了一個少年人。現在追捕很緊。怕出去就要被拿。一到了三尺法地。將來我命休矣。爲此懇求太太。看在耶穌基利斯督面上。收留小人。待脫了這個難。偷得保全首領。誓必犬馬効勞。以報今日救命之恩。這個婦人。聽了這一番話。明知己子是他所殺。所以是他的仇人。一時忿恨悲傷。填滿胸中。幾乎換不轉氣來。後來轉念着耶穌愛仇的聖表。便把滿腔怨怒之情。一齊拋入汪洋大海中。便轉恨爲愛。一口應承。留他在家內躲幾日。當

時並不說明。自己就是苦主。待至明日一早。家主婦便來看他。拉他在一處。悄語低聲的吐露真情道。我家便是苦主。我子是你所殺。我今既沒有兒子了。自後我便認你爲兒子了。待你如同我親生的。兒子一般。將來是你承嗣。管我家業。但今這裏存不得身。我家不是妥當區處。且請暫避。待後事冷了。再來同住不遲。說了忙把一荷包銀錢。伸手授他。當作路費。說道去罷。前途保重。後會有期。這個兇手。聽了家主母這一番話。如夢方覺。如醉方醒。不由得雙淚交流。說不出心中的感慕。巴不得肝膽塗地。終身服事恩人。但量時度勢。此時難以奉行。所以硬着心腸。一手接了囊金。叩頭辭謝而去。

這婦人愛仇的德行。真是出奇。世上也是獨一少二的了。你看仇人親自尋上門來。不去報官。飭差瑣拿他。反留在他家藏躲。送盤川。並認他爲子。將來承嗣。管他家業。你們聽了這婦人愛仇的德行。必都讚嘆不已。

看聖書

有一個壞教友。生平常常不守教規。一日偶然見了一本書。書名叫嚴齋志。在這本書上。敘述古時的教友。守齋如何嚴切。守齋的日期。晚上只吃一頓。不食肉。不飲酒。只用

些乾糧冷水而已。他把這書念了一遍。心裡想道。倘我生在那時候。我該守多少齋呢。到如今犯了無數的罪。連一個大齋也沒有守。這是如何使得。意思在他心裏來來去去。一日天主教大動其心。便立志要做補贖。嚴守齋期。於是便離了世俗。進一個修道會。會中規矩。終身緘口。不許說話。日日守大齋。席地而臥。夜裡起來讚美天主。他雖一身席豐履厚。是慣了的。在那裡全守教規。不敢像從前的放肆了。

教友。我也勸你常念聖書。因為念聖書。容易得改過修德。痛悔補贖的恩典。況且聽道理。是天主向你說話。念聖書是找尋天主說話。聖經上說。你敲門。門就開了。

上書與天主

在巴黎城中。有一個手藝人。一日夫妻兩口。都一病不好。連日請醫生買藥。把衣物典盡。且兒女都是幼小。會吃不會做。那大些的一個。是女兒。日往修女院中上學。父母生了病。只有他一人在家。伺候病人。送湯送水。雖說年小無知。到底見這般景況。也覺得苦不堪言。一日正把藥。送給父母吃。口裡喃喃的說道。我在學裡。常聽見女先生叮囑我們道。你們若遇了難。心裡憂苦。可去求天主。但我到堂裡去求他。父母在家病

着。要長要短。呼喚不便。到不如寫一封信給他。求他救救如何。父母在床聽了這一番話。明知是孩子氣。不以爲意。待病人吃了藥。一忽兒便都睡着了。這個小女兒。便乘個空兒。忙去尋了一張紙。攤在桌子上。把家中近日的苦境。提起筆來。寫在信上。把信封了。急急忙忙跑到堂裡去。把信丟在錢櫃裡。因爲想是收信箱。放在那裡。必有人來收的。小女把信丟了。轉身便走。背後有個婦人。見他這般行景。有些稀奇。不懂他要做甚麼。便叫他回來問道。小妹妹。你在這裡做甚麼。答道。我在寄信。婦人道。寄給那一個的。答道。寄給天主的。婦人聽說。寄給天主的。更加稀奇。便問道。爲了甚麼事。要寫信給天主呢。小女便老老實實。把寫信的緣故。家中的窮苦。父母的病苦。一五一十的。一齊說給他聽。這個婦人聽了。心中大動。很愛小女的至誠老實。便道。你把信給我看看。我替你送去。包你送到。比在那裡寄更妥當。小女便欣然把信拿出來。一手遞給他。他見信面上不寫小女的姓名居址。便道。小妹妹。你信面上。不開自己的住處。叫天主的回信。怎樣寄得到你家呢。小女道。這個不妨。因爲天主是無所不知的。我家姓甚名誰。住居何處。他都曉得。不容寫的。婦人道。你說的有理。但那天主來送信的。不和天主一樣全

知的。終要說明白。他好送來。小女一想。這也有理。便把自己的姓名居址。一齊告訴了他。於是大家作別。各自回自己家裡去了。明日一早。病人家還沒有開門。有人打門進來。把一隻籃兒。放在房中。但見籃面上。貼着一張字條。仔細一看。寫着天主回信。四個字。揭開籃蓋。見有多少衣裳。底裡還有糖食。和銀錢。再等一忽兒。來了一個醫生。診治病人。總而言之。凡家中日用之需。漸漸有人送來。

這個小女。誠心靠托天主。寫信給他。果然不虛所望。教友。你們若在爲難的時候。也當令小孩子們。祈求天主賞賜。因小孩子們無罪。他們的祈求。最易動天主慈心的。

寄信聖母

一位神父。講他管的地方。有個老太太。生病多年。病中十分忍耐。一連十年。雖然渾身痛苦。不但不出一句怨言。連哼多不哼一聲。這個老太太。有一個丫頭。常在身邊服事。不過一隻手是好的。能提能舉。還有一隻手。是有毛病的。不能用力。不能提攜。醫生說該用刀割。纔能完好。這個了頭。雖然勤儉忠心。有了這樣毛病。終究算不得是全人了。到底老太太。一些兒也不厭他。愛他如同自己的女兒。常叫他女兒。不叫他丫頭。後來

老太太的病。漸漸加重了。自料不久。便要去見天主。心裡也沒有甚麼害怕。因想十多年。在病苦之中。諸事忍耐。自問良心。沒有甚麼見不得天主聖面。一日那個丫頭。坐在老太太床沿上說話。老太太道。我兒。我要死了。苦要吃完了。我望一死便升天堂。因為我的煉獄。在生先受了。但是你的苦。還沒有吃完。我想起你來。心裡有所不忍。待我一到天堂。我要替你求天主。得着一個恩典。丫頭道。太太為我求甚麼恩典呢。太太說。求天主賞你。也和我在天堂上。一同享福。因為我不忍見你在世吃苦。丫頭道。我那裡跟得着太太呢。太太已經做完了補贖。只等天堂。我還沒有起頭呢。怎敢便望和太太在天堂享福呢。太太若真有好心待我。求你到了天堂。替我在露德聖母前。說一句話。因為聖母必在那裡。太太一定說得到的。你見了他。可說我做了九日敬禮。十五次求聖母。看好我的手。到如今還是一樣。一些兒沒有動靜。太太說。這可使得。我必替你說到。說了這話。太太一口氣。換不轉來。死了。丫頭便替老太太閉了眼。忙去預備入殮的事。正在忙亂間。頓覺病手好了。提東西。搬物件。很便捷。如同那隻好手一樣。醫生見了。都說這是聖跡。不是人力。

這個丫頭。病手多年。求了十五次。見聖母沒有醫好他的手。便托老太太到天堂裡去問聖母。聖母見他一塊天真。便賞賜他的病手好了。你們若求聖母。賞甚麼恩典。切莫失望。要求了又求。不久聖母自然要允了。

天上花果

聖女道老德。在生的時候。適值聖教會大受艱難。各處教友。逃的逃。隱的隱。都不敢出頭。被官府捉去。殺頭致命的。也十分多。一天正逢冬令。是西曆二月初六日。到聖女道老德家裏。把聖女捉了去。官見聖女到案。就大模大樣的。喚集三班六皂。站在堂上。他自己坐在高座上。問聖女姓甚麼。名叫甚麼。大聲命聖女背教。聖女甯死不背。還侃侃而談。說聖教怎來。怎去。官無詞以答。只喝用刑。衙役門立刻拿來一個天平架。又大又重。想聖女看見了。嚇將身死。就要說背教的話了。豈知大謬不然。聖女信德堅固。勇敢萬分。聽憑刑役把天平架上。緊緊的綁了。拉的高高兒。骨骸相離。痛的不可形容。聖女在萬苦中。向官府說。儘你甚麼樣辦我。這刑具就是我升天的路。到了天上。就到了我淨配那裏。我愛我淨配。所以不怕你甚麼樣辦我。我的淨配。召我去。我願意受刑。可以

早些升天。這些刑罰。小的算不得甚麼。並且相幫我升天堂。享受萬福。在天堂上鮮花美菓。樣樣有。還有奇妙的泉水。單單聖人們能飲。在旁邊有一個陪審的官。搭口說。你說這麼好。這麼好。你不要忘了。幾時你到了你淨配那裏。請寄一個苹菓給我。聖女說可以。我許你是了。就在那一天。官命把聖女殺頭。那陪審官退回花廳上。同朋友們述聖女的話。呵呵大笑。說這女子瘋了。他還許我送一隻天上的菓子來。不是可笑的。很麼。話還沒有說完。忽然來一個美麗娃子。手裏拿三朵新鮮玫瑰花。三個新鮮苹菓。說道。道老德許了的。如今拿來了。說罷。不見娃子。只見花菓。陪審官見此奇事。喊道。如此看來。道老德恭敬的耶穌。一定是真天主。

往往聖人們。爲天主致命。多有奇妙的事出現。以證天主。光榮他們。並使惡人們。能知道所當敬奉的。惟一天主。

既許必踐一則

有一位神父。講他年幼時。家中所遇一件奇事道。一日晚上。同堂公念了晚課。各自歸房去睡。睡不多時。各人忽然驚醒。都聽見有人高聲發嘆。聲音破碎。如同把鐵鎚子擊

點銅錫器一般。衆人便起來。到各處找尋。要曉得這個聲響。從何而來。陡然不知下落。只得回房去睡。方纔朦朧睡着。又被這個聲音喚醒。又起來去尋。尋了一回。仍舊尋不着。甚麼。那時衆人都嚇的毛髮悚然。不敢去睡。大家坐以待旦。我的祖父。已經多年不開四規。不領聖事。聽見了這樣的聲音。也害怕的很。當夜便許於天主。要回頭改過。衆人坐至五更。聽見這個聲音。漸低漸遠。待天明。便音響全無了。我和我的兄弟。住在一個房裡。兄弟已嚇的神色改變。我還勉強支持。勸慰了他一番。日裡雖常平安無事。到底想起昨夜的事。個個心驚肉跳。百般憂愁。深怕今夜不得安眠。到了晚上。父親要我們搬到別的房裡去睡。他自己要睡在我們房裡。因爲這個聲響。聽去似乎就在我們臥房的左右。父親憐我們年幼胆怯。怕嚇壞了人。所以教我搬出去。我的兄弟。早已搬去了。我仍在裡頭睡覺。雖然心裡也害怕。偏要自充硬漢。不肯認怕。衆人方纔睡下。果然又聽見發嘆之聲。如同前夜一般無二。明知這個變異。非出尋常。必有超性緣故。所以大家念經。祈求天主。如同昨夜一般行事。一到天明。便又聲響寂然了。父親一早起來。就去見本堂神父。把這變異。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神父問道。你家裡死過了甚麼。

人爲救他的煉靈。可許過做甚麼善工沒有。父親初起一想。便說沒有。繼而一轉念間。忽然記起我家的一個叔子。他死的前。把一座房子傳給我們。待他死後。只要我們拿出四百個法郎來。替他做彌撒。父親當時就一口應承了。到底至今彌撒還沒有做。這不是有意圖賴第一。因爲那時手中拮据。第二。當時就把這座房修理了。所以一時更覺艱難。迨後日日忙忙碌碌。竟忙的把這事遺忘了。今日記起就在這早上。獻了彌撒。後來許下逐漸補償。從此家裡便平安無事。如前一樣了。待父親回至家裡。拉我在一邊。向我道。倘日後你有福氣。登了神品。升了司鐸。每日彌撒中。切勿忘了煉靈。倘你教友。許了某人亡後。爲他獻彌撒。做善工。當速速爲他做到。免他靈魂在煉獄受苦。

既許必踐二則

法國富爾米地方。本堂神父。名叫亞爾日冷。他首唱勸捐。做一件大事。一天有一個生意人。到門問候。畧叙寒暄。便說道。聞得神父要立一座善堂。做一件好事。我有一項銀子。願意捐給你。你看好不好。神父說。怎麼不好。那是好極了。生意人說。我十五歲上。父

母都死了。單有一個弟子靠着我活命。我天天到廠裡做活。賺得一百五六十個錢。養活我們兩口。一天我求聖母說。假使聖母相幫我。多賺些錢。立得起一個門戶來。願意拿出一半家私。獻給聖母。做一件善事。如今我門戶立了。今日拿出二萬五千小洋錢。交給神父。還我的願。這就是我一半家私。神父再四辭却。不敢收受。說道。給我一千圓是了。那生意人說。我在聖母前。許了一半家當。斷不可虧缺的。神父看見他這樣好心。便受他的銀錢。到底眼淚忍不住流下來了。

教友。你看這個好表樣。也該效法他。凡是許了天主的事。該一樣一樣全全去做。因為在別人跟前。不可失約。在天主前。更加不可食言。

襲聖重爵

在一千五百七十六年。亞耶松國王。領着許多兵。去圍困夏隆城。兵當中有三個。到一個村裡。名字叫蘇西。村上有一尊聖安當像。這三個兵。把帽子摘下來。放在聖像頭上。又用刀棍打聖像。發輕慢的意思。一個兵拿鎗割聖像的嘴巴子。全箭破了。他還對聖像說。你有甚麼能力。發顯出來給我看看。話還沒有說完。覺着身子裏。燒得慌。就大聲

喊叫說。熱的難受。實在受不得。正說的時候。倒在地下就死了。旁邊的人。看見他的嘴。巴子也破了。往外冒火。如同他劊聖像的地方一樣。第二個也覺着肚子裏燒得利害。發大聲喊叫。旁邊有一道小河。他想到。水裏去好些。就跑到河裡去淹死了。第三個也覺着肚子裏燒的疼。自己打自己。也大發喊叫。後來別人扶着他。到了一個屋裡去。有神父同教友們。跪在聖像跟前。替他求聖安當寬免。又用聖水洒在身上。痛就好了。

這明顯聖像。是不可輕慢的。

顯罰

法國蘇雅宋地方。有一個工人。向來不守教規。好說凌辱天主的話。一千八百九十年。西八月三十一日。在某酒店裡。同朋友嗑酒。又說許多譏誚聖教會的話。末了兒。望見酒店對門。有一座大十字架。豎在那裏多年的。便說道。我能在十字架打鞦韆。請你們看看。別人阻擋他。叫他不要去。他不聽。一徑去了。豈知纔挂在十字架橫木上。發辣一聲。橫木繼了。工人打下來。倒在石頭上。打的頭破血流。待旁人忙着走去。扶他起來。已經死了。

這是輕慢十字架的顯罰。教友們想想看。人要同天主倔強。定是強不過的。如同那工人惡死。懊悔遲了。

天主顯罰

法國鮑默縣某村。照依舊章。每年在祈禱占禮的第二天。教友排行唱經。從堂裏出來。到村口十字架旁邊。神父行降福禮。先把十字架。裝飾很體面。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村上又行這個禮節。有一個壞教友趁衆人在堂。還沒有出來。把裝飾拿去。在十字架四周。用木椿圍住。待衆人出來。看見這般光景。心中忿忿不平。口中紛紛怪怨。到底沒有法子。只得回到堂裏。沒有行降福禮。過不多幾下鐘。那壞教友。坐着馬車。帶着五歲的兒子。意氣揚揚。出門遊玩。纔到十字架跟前。馬一奔。人從車上倒下。觸在椿上。打的頭破腦流。登時斷氣。那五歲的娃子。反安然無恙。

害人終害己。雖是俗話。到底報應不爽。天主是至公的。爲惡必罰。幼子平安無事。惡者登時氣絕。明顯天主嚴罰。足見恭敬天主的事。萬萬不可輕慢的。

詐死真死

聖人亞各伯。原是尼西皮亞主教。管理蘇索波大彌亞教務。上愛天主。下愛衆人。救困濟危。憐貧惜寡。是他的常事。一日偶打一個城裡經過。衆窮人知風了。都來求濟。內中有幾個人。抬着一個死屍。到聖人前。求實殮葬之費。據說這人是纔死的。死後赤貧如洗。所以抬來求助。其實不過假裝詐死。要哄聖人發慈心。聖人一見。慈心勃發。即便應允。賞賜葬費若干金。又替這人祈求天主。聖人祈求纔畢。那詐死的變成真死了。衆人見了。明知天主顯罰。便向聖人前吐露真情。明認撒謊騙詐的罪道。我們做這騙局。實在爲貧所逼。並非出自惡心。敢求聖人轉求天主。賞賜此人復活。聖人聽了。一句也不責備他人。便求天主復活這人。一會兒果然復活了。

教友。你看聖人的祈求。在天主台前。幾樣有能力。今日後。當熱心敬禮聖人。求他在主前。作爾主保。

禍有由來

法京巴黎某神父說。我認得一家人家。不是很財主。到底不止小康之家。可說是平常有錢的家。忽爾禍患。一個一個的來了。沒有過幾年工夫。成了窮人。幾乎活命也難一

天那家一個女孩子。從學裡出來。回到家裡去。突見一個夫人。站在面前。睜眼一望。並不相認。看他容貌。却是可敬的夫人。對娃子說。你們真沒有福氣。娃子說是的。我家裡患難很多。夫人說。不是昨天你們又遭了一個禍患麼。娃子沒有答應。只低低頭。夫人說。你們家裡遭許多難。因為你父親不守罷工。主日上叫人做活。又因為外祖父母死前。立有遺囑。叫你父母用他們的銀錢。求神父做彌撒。至今還沒有求。所以天主不喜歡。罰你們。你回去對你爹媽說罷。說罷轉身就走。纔走幾步路。那個夫人。不知去向。找來找去。找不到他。娃子到家。一五一十的。把所見所聞。述給爹媽聽。家中人。大為驚異。然而故意不信。但是娃子的母親。終覺不安。一天領娃子到本堂。神父跟前。去叫娃子。述給神父聽。問神父這事。可信不可信。神父開言道。不問事情怎樣。我先問你。先人遺囑。真的沒有做麼。母親答說。却沒有做。神父說。該做先人的遺囑。那時這個婦人。纔把銀錢交出。請神父做彌撒。從此家裡平安了。

我勸教友們。各自想一想。你在死人面上。有甚麼沒有做的本分麼。若然有的。不要再耽擱了。立即做了。纔可放心。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法國亞爾日地方，有一家人家，夫婦兩口，四個娃子，一家六口。衣食不憂，却是小康之家。無奈家主不守教規，壞的了不得，甚至生下四個娃子，都不准領洗。頂大的，是個女兒，名叫瑪加利大。聽得別人講道理，看見別人恭敬聖母，也十分愛慕聖母，十分願意受洗。幾時父親出了門，他暗地裏到堂望彌撒。一天看見別的女孩，初領聖體，大大的慨嘆道：我也盼望有一天得領聖體的恩典。去年秋間，對母親說：今年耶穌聖誕占禮，我定要去望彌撒。但不知道父親在家不在家。到了西曆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上五點二刻鐘，瑪加利大的父親，忽然聽見他喊叫說：爹爹救救。立刻從睡夢中驚醒，到瑪加利大榻前，問有甚麼事。瑪加利大說：我沒有叫，並沒有甚麼痛癢。就在這日晚上七點一刻鐘，瑪加利大拿着洋燈，到睡房中去安置被窩，偶不小心，燈翻被窩上，就燒起來了。瑪加利大躡身一跳，伏在火上，被上的果然息了。到底身上都是火，燒的焦頭爛額，苦不堪言，拚命跪到街上，連喊救命救命。待到火救息，已經半死半活了。旁邊有女教友叫醒他。瑪加利大：你從前要領洗，如今要不要。瑪加利大

答應說要的。甚麼不要。快快叫我父親來。父親一到跟前。爹爹。我要領洗。父親眼淚汪汪的答說。娃子你要領洗可以。就有人去請神父來。給他付洗。瑪加利大領了聖洗。又過幾下鐘。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五下二刻鐘。就斷了氣。靈魂清潔。如同天神一般。他的父親也從此改過。准三個兒子都領聖洗。至今全家做好教友。沒有更變。

聖經上天主說。我愛慕那個。便責罰他。可知天主好幾回罰人肉身。或加別的患難。是爲要救他的靈魂。這個故事。恰印證這聖經上的話。

真有信心

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上。英國所屬。依蘭脫島有天主教中人十分多。但是當權的。概是耶穌教中人。他們不喜歡天主教中人。所以千方百計的。難爲教友。格外加重租額。叫窮人活不成性命。有某姓家。大小六口三個娃子。兩男一女。窮的至極。飯也沒有吃。一天三個娃子餓死了。倒在蘆柴上。氣息奄奄。不久就要死了。父母望着。實在傷心。然而無法可施。到鄰家去討些米呢。因爲他們都奉耶穌教。雖然有米。偏不肯可憐教友。忽爾聽得有人打門。忙着去開門。他進來。看見是個耶穌教牧師。開口就說。朋友。我知

道你十分苦。飯也沒有吃的。然而事情很容易。只要你肯進我們的教。吃着兩件。就不必憂了。你如今就許下禮拜。到我們福音堂裏。來聽道理。你一家人。慢慢的都要來。那個窮教友連聲答說。去罷去罷。受你的哀矜。要賣我的靈魂。我一定不願意。寧可餓死。不要你的哀矜。牧師說。既然如此。我也設法。但是你死了。不要怪我們。說罷就轉身走了。牧師纔出門。一個男娃子。就斷了氣。母親哭的利害。過一會兒。父親把死娃子。抱到一個屋角裡。叫死娃子的名字說。若望呀。你先去了世。先脫世上的苦。如今爲我們求天主。賞賜我們有力量。好忍耐這麼大難。呵。娃子呀。巴不得拿我血。養活你們。纔過一下鐘。第二個娃子將終了。母親眼淚雙流。哭不成聲。把娃子抱在手裡。求天主可憐。那時娃子還能說句話。過不多時。第二個娃子亦死了。父親也抱去。放在哥哥的旁邊。跪着念幾遍經。眼淚不住的流下。隨即把眼淚揩揩乾。出門報官。因爲按國法。有人去世。必須報官的。報了官回來。纔進門口。牧師又來勸背教。那餓的半死半活的小女兒。喊說。爹。不要聽牧師的話。他是誘惑我們的。阿。無原罪瑪利亞救救我們。牧師說。你喊瑪利亞有甚麼用。到不如喝我一碗饅頭湯罷。我的低下人。在你門上。拿來一籃子吃的。

東西都可以送給你。你年紀很輕。怎可以不愛性命呢。又轉過頭來。向娃子母親說。你只要說一句肯進我們堂裏。我就給你們東西了。話還沒有說完。一籃撲鼻馨香的東西。已經拿到跟前。母親喊道。走罷。不要來誘我們。是你們害我到這個地步。還來做甚麼呢。牧師說。你這麼固執。只得看你娃子餓死了。說罷就走。米粒也沒有給一個。那一日又餓一天。到了晚上。有一位神父。知道那家的苦景。扮作鄉下人。暗地裡來家。給他們東西吃。可惜小女餓很了。救不過來。當夜就死。把三個娃子埋了以後。神父給夫婦二人盤費。叫他們到亞墨利加去種田。以後不知道怎麼樣。

到底既有這個好信德。雖然窮。實在是財主。將來天堂之福。是享不盡的。

急難方信天主

西國有一個人。名叫華雷的。是個有名的著作家。寫書不少。但品行很壞。總說天主是沒有的。人一死。靈魂就散了。人在生。儘可尋歡行樂。何必低頭縮頸。做個正人呢。一天他登身過海。忽爾風雨大作。雷聲隆隆。電光閃射。船在波浪中顛盪。如同一個鴨子。船中人面如土色。有的極聲喊。天主保護。耶穌救我。那華雷也呼天主可憐。天主可憐。看

他形狀。更是情急萬分。過了幾時。風漸漸停止。衆人心驚稍定。有一個朋友。對華雷說。你常說天主是沒有的。爲何今天也求天主呢。華雷答說。在睡房書室裡。平安無事的時候。可以說沒有天主。到了大難之中。上有雷霆。下有波濤。怎可以不信天主呢。朋友聽了。一笑置之。

我說教中說倔強話。都是華雷一流人物。

求魚得魚

可敬伯辣爾孟是樞機主教。生於一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平著作很多。事跡也不少。在他行實上。寫一故事說。伯辣爾孟做伽布地方總主教的時候。某處漁夫。合夥打魚。打了幾天。沒有打着。一天大綱。連張三次。只打到幾個小魚。不值甚麼錢的。那一天晚上。伯辣爾孟坐了馬車。出城去散散。偶然到打魚的地方。一總漁夫。走上來求降福。主教降了福。問魚有沒有。答說。打了幾天。沒有打到。我們要饑死了。主教說。再下網打打看呢。漁夫說。我們剛纔收網。再打也是白白的。主教說。你們等一會兒罷。說罷。就走到近處聖堂裡。求天主。差不多求了一刻鐘。出堂到漁夫那裏。望着河中說道。魚來罷。魚來

罷。就叫漁夫下大網。說也希奇。一網直捉了二百四十斤。漁夫喜歡了不得。說道。請主教多來幾次。我們可以不憂餓死了。主教一笑而別。後來一個漁夫。親寫這件事。給衆人知道。

有大德的人。天天必賞他能做些奇事。你若有肉身的難處。求聖人們轉求天主。或托有德的人代求天主。終要得你所望了。

魚異一

聖方濟各保六的本鄉。名叫保奧拉。在加拉白肋地。聖人在這個所在。建造一座本會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四週圍。却是極旱的陸地。不通水路的。聖人命把山石洞穿了。鑿成一個泉眼。水即從泉眼裏湧出。源源而來。流至泉口而止。水極清潔。水中單有一條魚。這條魚。又是別人饋給聖方濟各吃的。送來時候。已經死了。聖人把這條魚。放在那泉水裡。這條死魚。一得着泉水。忽然活起來了。聖方濟各來看他。他就游上前來。對着人叫。若有依依不捨的樣兒。也發顯他感恩的意思。聖人也喜歡這條魚。替他取一個名字。叫做安當啊拉。這條魚聽得呼他的名字。安當啊拉。就跳躍而來。把自己的背脊。

浮在水面。聖人用手不時撫摩他。又把些麪食與他。這就是後來送他性命的根子。因爲修道院的近邊。有一個人。屢次看見安當訥拉與聖人極相親熱。動了他的食指。想要從中取利。一日他獨自一人。立在泉水旁邊。把些麪食之類。拋擲水中。與安當訥拉吃。引他上釣。安當訥拉毫不疑忌。游上前來。不防他。用兩隻手捧了去。在廚房裏洗剝淨了。放在鍋裡。調和了五味。煎熬得爛熟。那時候聖人因天主的默啟。知道這魚出了水。離了自己的本所。卽差一院中修士。到那裡去要還這條魚。豈知這差去的修士。到鄰人家裡。反受了他大大的凌辱。說你們自己失落了東西。怎樣反來向我要呢。嘴裏唧唧膿膿的。說些不中聽的話兒。差去的人。沒奈何。只得轉來。覆稟方濟各聖人。再差別位修士。仍舊到鄰人家裏去。說道院中的人。多曉得這條魚。是你拿去的。現在還在鍋子內。你若不把這條魚交還我們。你將要受罰了。這偷魚賊。聽了這些言語。到也驚嚇起來。自知這件事情。瞞不過的了。他就去把這條魚。在鍋裡已經煮得焦爛的。拏出來用力一擲。擲在修士跟前。發怒道。你要把現成的東西。請那個吃。如今就可以吃了。把這魚。用的百零百碎。散了滿地。這修士耐了一肚皮的氣。只得一塊一塊。收拾

攏來。拿回轉去。交付方濟各聖人接了這些碎魚塊。叫道。我的安當呀。拉呀。你好受人怎樣磨難。人的貪嘴。到了這樣的局面。但你也貪嘴了些。他人拋下來的麪食。你若不貪吃。不遭着這磨難的。到底經一事。長一智。如今以後。再不要上當了。今我因天主聖名。命你復活起來。一頭說。一頭把多少魚塊。一起拋在泉水裡。那時節。但見許多魚塊。好像有靈性一般。一塊一塊。彼此相連攏來。在頭上。仍接在頭上。在尾巴。仍接在尾巴。肚皮背脊。上下左右。前後內外。骨肉臟腑。無不一一如前。不差毫釐絲忽。一霎時間。變成一條活魚。洋洋焉。悠然而逝。偷魚賊得知這個奇跡。就到聖方濟各跟前。認差請罪。聖人微笑道。可知偷來的東西。終不長久的。這安當呀。拉已經第二次復活了。後來聖人逝世。這魚亦不見了。

天主要光榮自己忠臣。往往允他們做靈跡。連那無靈之物。都沾聖人們的恩。從這尾魚上。已見聖人們在天主台前。大有力量。何況我們人。依靠聖人。聖人不轉求天主爲我們麼。

聖訥臥多曾在荊州地方建造一座隱修院。院中有一池河。河又深。水又清。爲一院中的美觀。聖訥臥多初次到河邊觀看。見有三條魚。在水中游泳。看了一回。頗有趣味。聖人卽下禁令。不准院中人下罾下釣。傷害他們的性命。並不准到池邊去捉弄他們。此等禁令。非出自己意。實由上主而來。但此禁令。覺得太嚴了。所以畧爲更變。准許每日捉魚一尾。不得過限。但池魚僅有三尾。能每日捉去一尾。三日後。早已捉完。把他門都下在鍋子裏煎熬了。誰料聖人寬這禁令後來。院中每日取一尾。見池中游泳。尙有三尾。不多不少。你道奇不奇呢。既而聖人害病。不思飲食。管病的人。名叫罷畧。爲人樸素忠厚。他心裡自思道。院長抱病在床。必須吃些鮮味。比平常食物。當畧爲美些。或者因他進院年數不多。不曾聽得這個捉魚的規矩。或者爲服事院長的緣故。想這個規矩。再寬些亦無妨碍。或者事在兩難。這個規矩。可以不必遵守。所以往池邊去。捉了兩尾。洗淨好了。把一尾攪了湯。又一尾乾炙熟了。心裡自忖道。這兩樣肴饌。訥臥多神父。隨便可好揀選。那一樣中意的吃了。罷畧預備好了。裝做兩碗。一碗是攪湯的魚。一碗是乾炙魚。喜喜歡歡。送到院長跟前。院長見了這兩碗魚。開口問道。這魚是那裡來的。買

來的呢。還是人家送來的。管病的老實實答應道。神父呀。這兩尾魚。在院中池裏捉來的。偷神父不要吃有湯的。可以吃乾炙的。隨便神父揀一樣是了。聖人聽了這話。外面裝出忿怒的模樣。重重兒斥責他。做這糊塗的事情。就命他把兩尾熟魚。重新拋在池裡。吩咐了後來。聖人就起來。俯伏在地。祈求天主。那管病人領了院長的命。就把那兩尾熟魚。拋在池裡。說也希奇。這兩尾熟魚。下了水。即游泳跳躍起來。如同未曾死過的一般。管病的人。把這事稟覆聖人。聖人方纔起身停禱。

這事與聖方濟各保祿。同是一樣奇事。但情形各有不同。茲錄以供一覽。

蚊異

聖女羅撒。家居利碼。常在一間小屋裡安身。終未跨出柴門半步。這個草屋。搭在低濕之處。週圍草木叢雜。又是蚊生聚之所。蚊虫格外衆多。因爲日中怕熱。夜間畏涼。所以成群合隊。都向這間小屋裡飛進躲閃。聖女在此數千萬會攢會刺的尖嘴軍當中。從未受他們半點囉皂。屋內小窗。常開不閉。由他們隊進隊出。唱歌作樂。從未有一個蚊虫安歇在聖女手上臉上的。好像兩邊立定了章程一般。聖女借寓與他們居住。他們

不驚動聖女。若是遇着別人。他們就要放嘴臉來。攆刺別人。聖女早上開窗。見蚊虫多。聚睡牆之上。卽呼醒他們說。朋友。可去了。但必先歌舞一番。讚美天主。然後出去。於是千萬個蚊虫。多飛下來。歌舞室中。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各逞其技。有次有序。好像訓練過的一般。且舞且歌。聲音高高低低。似有宮商角徵的腔調。其中似有拍板節制他們的聲音。一間小小的草屋。竟做成了歌樓舞舖的模樣。歌舞已畢。乃各自由窗戶飛出。到外面覓食物充饑。晚來仍飛入室中安歇。但安歇的前。聖女又要他們歌舞一番。讚美天主。一如早上的樣兒。直迨聖女喝道靜罷。頓時聲息全無。個個扒在牆上。默默爾睡了。天天如是。一日有一位多明我會第三等修女。名加大利納。來探望羅撒。纔入此室。尙未定足。蚊虫卽飛來咬。他忙用手拍死一個。見所咬之處。皮膚腫起。少許羅撒對他說道。姊姊。你好。幹得怎樣事。何故殺死我的朋友。加大利納回云。你說是朋友。依我看來。却是冤家對頭。要吃我血的。羅撒又說道。我們飲造物主的血。養活我們的靈魂。這小小一個蚊虫。吸你一滴血。有甚大害呢。但你今不必再拍死他們了。我叫他們與你相和了罷。如今以後。再不來咬你了。果然他在室中。如同羅撒一個樣兒。蚊虫也不來

驚動他了。

教友你看細微虫蟻。早晚尙知讚美天主。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虫蟻真的可惜了。

田畔拾金

有一個莊家漢。名字叫瑪爾定。妻子名叫日多達。生有三男兩女。瑪爾定耕田種地。很在行。很勤儉。妻子漿洗縫補。操作持家。很賢媛。所苦的。夫婦兩個不過四隻手。日夜不停的去做。只穀養家糊口。因爲做的少。吃的人多。不但沒有多餘。而且常有不足。所種的田。所住的屋。都是城裡一個大家的。自己賃租種作。租金是分文少不了的。一到限期。追租必到。便該盡數繳足。不能拖欠幾時。瑪爾定是個要面子的人。不肯被人呼喝追討。總是先期料理停妥。到限便清。以先雖然頭頂別人屋。腳踏別人地。日子到還好過。如今竟弄的坐立不安了。因爲繳租的限期。就在眼前。租金一無着落。一日他在田裡犁田。田在大路旁邊。犁了一會兒。便把牲口喝住。自己半坐在犁上歇歇。心裡記掛着完租的事。正在呆坐發悶的時候。瞥眼瞧見大路邊。一個坑裡。隱隱有一件東西。是紅顏色的。走到那裏。仔細一看。是一個大口行囊。上了鎖的。用手一提。覺得分量很重。

想是馬車打這裏經過。客人不小心。吊在這裡。便命一個八歲的兒子。看了牲口。自己把這行囊。放在肩上。背了飛跑趕到本堂神父那裏。把行囊托給神父說。這件東西。必是一個行路人遺失的。現暫時寄頓在堂裡。請神父把這事上新聞紙。使失主見了。便易找尋。神父先稱讚他爲人公正。後請村長過來。當堂把行囊打開。查點物件。逐一記賬。除袍褂衫褲之外。有金二千。約值英洋九千元。神父查點了。便向瑪爾定說。且不論失主是誰。平心而論。他總不能把你功勞乾沒了。不酬謝你。所以我今權替失主。把五十金。先酬謝了你。其餘別的。仍鎖裡頭。一齊存頓在這裏。待失主來尋。再作道理。況且我曉得你日前手中拮据。沒有錢去完租。你拿五十金去。儘數完租。若有餘剩的。可作別用。瑪爾定便伸手受了。心中十分感激。轉身回家。把這樁喜事。傳說家裏知道。神父把行囊收藏好了。忙到幾處報館中。把瑪爾定拾着的行囊登報。豈知過了多時。終沒有人來查問。等了三年。仍招不着失主。神父想失主久等不來。那拾着的人。似有名分用這件東西了。主意一定。便差人去喚瑪爾定來。向他說。這個大口行囊。和囊中一行所有。我都還你。那袍褂衫褲。你可取用。那金錢也可使用。看光景。失主不來的了。萬一

他來了。你若還他銀錢。一定更好。瑪爾定把金錢置買了多少田地。又整理多少器具。夫婦兩個。用心耕種。十年之後。瑪爾定成了村中一個富戶。他的屋子清潔。器具精緻。瑪爾定雖然把行囊中的金錢。和衣服用了。到底這個行囊。還好好收藏在一個箱子裡。時常楷拭。總不敢自己取用。待過了十四年。家業掙的更大了。那鄰界的好田地。大半都賣給了。子嗣又多。男女一共七個。都是勤儉誠樸。貪吃懶故的。一個也沒有。第二個兒子。在家讀書。本堂神父親自栽培。不久就要到大公學裏去了。別的兒子。都帮着父親種田。女兒們都是幽雅貞靜。人人都看重。他自己被人公舉。做了董事。總而言之。瑪爾定在世俗場中。可稱件件稱心了。一日天晚了。收工回家。在屋裡閒談。本堂神父也在坐。忽然來了一個地保。告訴他說。有一個人倒臥在後園楊枝腳裡。不知是病是饑。煩你去瞧瞧。瑪爾定聽了地保的話。便立起身來。喚大兒子說。快去救人。說了便一脚跨出大門。趕到那裡。見一個人臥在地上。雖然窮苦。到還衣帽周全。是個路窮君子。大約有五十來歲。父子兩個。一齊動手。把他輕輕扶起。招到家裡。另舖了一張床。請他安睡。日多達忙到灶下燒湯煮粥。送去請他吃。又叫人去請了一位醫生來診治。醫生

說。這個客人的病。不打緊。總因爲路上辛苦。感冒了風寒。一時病發。無力支撐。所以病倒的。只消一二劑溫補藥。調理便好了。說了便開方而去。瑪爾定送出大門。叮囑道。煩先生明日再來覆脈。立刻上街賣藥。煎給他吃。又備了一個清淨暖房。把病人移了進去。叫人送衫褲到床上。叫他更換。換下來的。即便漿洗。又叮囑家下衆人。都要小心服事。不許缺少甚麼。因爲這個病人。是天主上智打發來的。至於自己。一有空間。便也去問候病人。到底終不肯盤問他的來踪去跡。查考他的家世姓名。及一切害病落難的緣由。怕病人害羞。不便直言答應。這樣調養了幾日。病便霍然好了。病人自能起床。想出房去謝謝衆人。瑪爾定便多辦了幾箇饌。請他同席吃酒。待入了席。瑪爾定替他把盞道。今日尊恙痊好。所以備了一杯淡酒來慶賀。萬望領情。客人也把盞答道。兄弟病臥地上。不是恩人相救。已經嗚呼哀哉了。如今要謝重生之德。還敬一杯。也望領情。不却。客人又說。兄弟在尊府抄擾多時。承你和一家人的厚情。格外照顧。你見我病在那裡。孤苦無依。即便收留。且不問姓甚名誰。也不問里居家族。雖然你爲天主愛人。不望人報。到底你至少該知道。所救的是甚麼人。我老實告訴你聽。兄弟賤名。叫勃隆陪。

爾。十五年前。本是一個富商。近來幾年。生意很不順境。到底都不是我的差處。第一次。是我的小厮不小心。就在這個村子近方。把我隨身帶的一樁銀子遺失了。第二次。安婆爾地方。一個錢莊。忽然倒閉了。我所存的一款。一齊倒脫。第三次。我保了一個朋友。豈知他脫身逃走。又是我認賠。一連三次。顛倒便弄的。無立身之地。前日我一個老相交。告訴我。說我取保的一個朋友。如今大發其財。已經從印度回歸安婆爾了。你何不去看看他呢。我信他的話。便上路步行。要到那裡去。尋一條生路。不幸又害起病來了。倒臥在地。幾乎死在路上。幸蒙恩人收留。調養好了。我如今滿腔感恩的心。就有一百張口。也不能道其萬一。可惜我一貧如洗。不能報你大恩。瑪爾定聽完了他的話。便問道。你纔說我這個村子鄰近區處。你失了一樁銀子。爲數很大。到底有多少呢。客人道。金錢三千。裝在一個大口行囊裡。內中還有袍褂衫褲等零星物件。瑪爾定說。你失了這些爲何不上新聞紙呢。客人說。怎麼不上呢。我在兩個報上。都托人上過的。到底一無影踪。瑪爾定說。你上的兩報。我們這裡不很通行。你會看見甚麼報上。有人拾着大口行囊的告白麼。客人說。報上的新聞。我素不愛看。我所看的。不過生意一行。所以不

在於心。瑪爾定說。倘你見了這個大口行囊。你還認得出麼。客人說。怎麼認不出呢。這個行囊。內有兩倉。外面是深紅呢色的。裡子是藍白直紋布的。關鎖的扣圈。是黃銅的。說到這裡。瑪爾定便喚一個兒子上來。挨着耳朵。輕輕的說了幾句。命他速去速來。去不多時。引了本堂神父。和一位村長到家。瑪爾定忙出位相迎。待坐定了。瑪爾定便開了一個箱子。提出一個大口行囊。放在客人面前。向他說。這是你的故物。還有這座房子。這些田地。凡我一行所有。都是你的。因為都是用你的金錢置辦的。到底我在這事上。都是公正劃一。沒有半點欺心。因為拾着了你的東西。我便送到本堂。寄頓了三年。新聞紙上。八次上了告白。在有本堂神父。和這位村長。可做干證。如今我一概奉還。望速收管。這個客人聽了十分驚異。瑪爾定的公正。呆默默的定睛望了他一回。忽兒大聲道。你到交代的乾圓潔淨。把自己的身子。洗的乾淨。教我收刮你家產。做個負心人。你仔細想想。若不是你發慈心。看好我的病。我必死了。難道死人。還能討錢麼。我已死了。誰知道是我遺失的呢。如今且照常用着。後來再說。明日一早。我便起行。到安婆爾去。求你只把五十金給我作路費。瑪爾定再三挽留。再三催他收管。他決意不肯。明

日一早。果然帶了五十金。動身去了。三個主日後。瑪爾定接着一封書信。信上說。仁兄大人閣下。掛別芝顏。將匝一月。遙維闔第迎庠。諸凡迪吉。前舊同事。囑弟往安婆爾訪友。弔卽前往。聞取保之友。已由印度滿載而歸。隨卽往謁。面白其事。友願從厚賠償。弟今與之合資貿易。可獲大利。故不克分身。兄處所遺三千金。用作謝兄之儀。不必歸趙。况弟乏嗣。兄則子女盈庭。白鏹不可一日少。弟所以不言住址何在。因恐兄台感念。多一跋涉勞耳。專此佈達。卽候日祉。弟勃隆陪爾頓首。

我錄這個故事。不過爲那拾物之人。作個榜式。並揚瑪爾定的公正無私。勃隆陪爾的知恩。我料天主見他二人。如此美行。在生賞他們福壽。死後賞他永福。

還不義之財

有一富人貪財。生平所積的金銀。都是非義之財。一日長了一個疔瘡。已走了黃。是沒法子醫治的。他也曉得是個死症。不久就要去見天主。當面算這不明不白的賬。無如在生終不肯補償。因說我償還了別人。將來把甚麼給我的兒子。他們如何活命呢。而且一償還了。富家子。便變成貧窮兒。將來不是羞的見不得人了麼。他的本堂神父。是

個聰明人。聽了這話。心裡不安。正要尋一個方法。去救他的靈魂。忽然計上心頭。忙去看視病人。先慰問了一會。隨後開言道。你這個病症。雖很沉重。依我看來。還有藥吃。只要你捨得使錢。就濟事了。病人忙問道。是甚麼藥呢。只要病好。我怎樣捨不得化錢。那怕我出了上千上萬的銀子。我也捨得。且請說來。這藥是甚麼寶貴的東西。神父道。說來這藥。也不甚希奇。就不過要些活人的油。把來抹在患處便好了。你既肯出上萬銀子。便易得辦了。你去問看。可有要賺上萬銀子的人。可肯把一隻手。燒一刻工夫。把燒出來的油。用來醫你的瘡。便也穀了。病人聽了。長嘆一聲道。只怕沒有人肯。神父道。別人不肯。也未可知。但現放着你大兒子。是承你嗣長子。你這個大家當。將來都是他的。他若有點把良心。沒有不肯的。你若叫來問他道。我兒。你要救你的老父。却很容易。只把你的手。放在火上。只燒一時半刻。便能救你生身之父。全你孝道。你肯不肯呢。倘他執意不肯。你就問第二個兒子。許他獨承家業。倘第二個也不肯。你就選第三個承嗣。全把家產給他。他自必肯了。豈知把三個兒挨次叫到他跟前。逐一問過。個個不肯。病人大怒道。你們爲救我的命。只一刻痛苦。也不肯承受。我爲你們一生辛苦。積釐這大

家業。爲了這個。到情願在地獄裡永遠受苦。我不是發了瘋麼。如今我也顧不得你們了。說罷。忙把非義之財一一清償。不留半點。

教友。你若於錢財上。也有些不清不白。我勸你速速償還。萬勿要顧着兒女。累及你永遠受苦。

故事

從前有一個滿洲小王。與湯若望十分交好。聽說蜜臘做的羔羊。經教皇祝過的。大有能力。發顯多少奇迹。那時小王。恰遇征戰大事。向湯若望要了一個蠟羔。好像覓着珍寶的一般。恭恭敬敬的佩在身上。自想道。此物可以防身。可以抵敵鎗箭了。果然在打戰的時候。兩陣交戰。他拍馬舞刀。當先出陣。敵軍把亂箭射來。箭如飛蝗。他身上連中三箭。穿過重甲。直透內衣。皮膚不傷分毫。這個小王。是能征慣戰的將軍。見此奇跡。明知天主格外施佑。不然性命被敵人結果了。心中不勝感激。每與親友講話之間。必將此事敘述一番。非以爲談論之資。實欲顯揚主恩於普世也。那時候恰好蓋造王府。他就把耶穌瑪利亞聖名。刻在一個柱上。又用赤金。把那幾個字。鍍飾得精光燦亮。要在

衆人前。自明爲遵奉教規的人。

得恩報恩。方有良心。我見得恩的人多。報恩的却少。這樣的大世上。叫做忘恩負義。教友。你今細細想想。一年到頭。時時朝朝。得了天主無數殊恩特典。報過一次沒有。

聖牌化人

四川某庄。有外教老婦。十二分熱心敬魔。屋中滿裝了魔像魔畫。其子先已進教。勸他母親母親總勿肯聽。一天請神父到其家。神父向老婦勸了一番。豈知也白白的。又看見滿廳。均是異端。只好在廂房作了一台彌撒。臨走身邊取了一本篤聖牌。暗裏放在正廳魔像旁邊。而走說也稀奇。到了次日。神父到他家。看見那老婦已完全改變了。凡事均肯聽神父命。所以在神父前。說棄絕魔鬼。勿拜神主。勿做別樣異端。頓時將一切魔像魔畫。並神主牌等。放了一堆。點火燒了。頃刻成灰。這豈不是天主得勝。魔鬼敗了麼。

本篤聖牌。往往顯靈。教友你的父母親人。不肯進教。或是有甚麼三長四短的病痛。可將聖牌挂在身邊。定能沾恩的。

聖體感化異端

一千八百四十年。聖誕瞻禮前。第四主日。前一天瞻禮七。在德國高爾馬爾城。瑪利亞修院中。有耶穌教夫婦二人。同日棄邪歸正。他們二人歸正的緣故。因爲天主聖寵感動他們。心中熱切至極。渴欲領得天上神糧。多得些殊恩異寵。原來那邊耶穌教的風俗。禮拜禱告等事。早已冷落。不甚奉行。奇不奇。巧不巧。適有一個耶穌教的熱心牧師。來管該處教堂。不單單勸人祈禱念經。并整頓一切。添出聖餐等禮。勸人奉行恭領。這個是爲他二人歸正首原因也。二人歸正後。男的親筆自誌道。聖餐禮。既已復興。我妻子渴願領聖體。心常不能充滿。因耶穌教中。每六個月。只許人領聖餐一次。由是不覺時候太長。耐不住了。於是我妻子寫一封信。給新牧師看。求他多行幾次聖餐。信上陳出自己懇切願意。有如火燒。每欲得了那至可愛的寶物。至可親的耶穌。愈多愈妙云云。信末云。若牧師不允他的祈求。他實在難當。難過日子。他的心。他的靈魂。恰如受致命刑罰的苦。他的身子。曰見柔弱疲倦。有如久病難起的情狀云云。未寄信的前。我妻子向我說。若牧師不允我求。我實不堪其苦。我願或者就此覓一死路。或者我們二人

去進天主教。到可以活命了。過了幾天。我的妻子。催我到牧師那裡去。探聽如何答應。是否准他所求的事。到了那裏。牧師向我說。尊夫人寄來一封信。古怪得很。他求的事。不能照允。若欲准他這事。我牧師輩。須公議這事。你看如何做得到。他欲多領聖餐。照常規能領的次數已毀了。他懷這樣意見。大似天主教人的習氣。你可勸他。教他以後。不可再懷這樣意見。做一個好好熱心耶穌教的人。只多聽我們講道。我將這個答覆。告我妻子。他聽了。即昏倒在地。久不省人事。醒後。嘆一口氣道。這是教我不要活命了。或者我們去入天主教。尚可過去。如何教這樣活命。竟不能使我靈魂。當這饑渴的苦了。我見他這樣受苦利害。知道這定是超性的。定是從天主來的。定是天主安排的。使我們二人出迷路。而歸正道。我妻正在憂苦交集。難說難描的時候。天主遣人來安慰我們了。當時我們家內。有一個傭婦。是天主教人。他天天在我們家內。善盡自己的本分。平日我們絕不和他談說宗教事情。那時他見我的妻子受苦的很。便敢開口論教中事了。我妻即問他說。在你們教中。怎麼樣的。你們可以幾次領聖體。這個傭婦聞了這話。知我妻也欲勤領聖體。即答他說。在我們教內。有多少人。每七日一次領聖體。

也有一主日三四次領聖體的。我妻接上道。你可不謊騙我否。若果有其事。我巴不得做一個天主教人。若又不然。至少讓我到天主堂裏去。現視一次。我也心滿意足了。到底我不敢。傭婦道。太太不必害怕。若你要去。下主日我可同你一齊到天主堂裡去。望大彌撒。耶穌教人進堂觀看的。也是慣常有的。不久到了耶穌升天瞻禮日。我們二人。仍舊到耶穌教堂內。去行禮拜。不料此次。是末次入耶穌教堂了。降臨前二日晚上。那傭婦進堂去。不知道甚麼樣。忘了常帶的經本。我妻見這本書。隨手揭開一看。天主意思。奇怪得很。恰好見聖體禱文內。有天神之糧。活衆之糧。至甘至飴之餅。常生之菓。聖寵之源。被簡者之飲食。信者之寶庫等語。那時我妻子見了這樣經文。又爲天主聖寵光照。卽一心相信。一心愛慕。滿心歡喜。他自想怎麼樣兒的。我到如今常常覓的求的。天主教中都有我所久望的性命。竟還存着。我心所願望的。在天主教內。於是願望之念一起。其餘憂愁之情。都消除。而天主聖寵不停的光照。令其喜不自勝。於是這本書。愛不釋手。前後閱誦一遍。忘了睡覺。全夜看這本經。不覺厭倦。明天清晨七下鐘。傭婦進房供職。我妻仍在那裏。將聖體禱文。一而再。再而三。不知念了多少次。自忖道。我必

去找我所愛的主。我既覓到他的踪跡。我將拚生捨命的覓他。不得不罷休。果然我妻勇決有爲。種種阻擋患難。一併拒絕。毫不畏怕。不數月後。行棄絕異端禮。初領聖體。日心曠神怡。不勝喜樂。涕泗交流。感謝天主大恩不已。

天主的聖寵真奇妙。竟把一個誓反教的牧師。夫妻二人。引歸羊棧。棄迷途而上正路。教友們。如今教皇有諭旨。令教友們勤領聖體。我勸你們遵教皇聖意。多領聖體。保你能得多少恩典。因爲聖體。是萬恩的泉源。

念經回頭

在四川黎庄大鎮。有一奉教家。漸漸變壞。勿肯罷工。勿望彌撒。勿守齋期。甚至異端的事也做。但他們猶有一善工。可使煉靈得救。卽早晚仍大小一齊念經。一日家主忽患病。皆曰鬼病。醫生均謂不能治。於是請一個捉鬼先生。豈知也束手無策。正沒有法了。乃想着請一位神父到家。料理靈事。那時就在近鎮之司鐸。趕赴其家。病人本不要這位神父。豈知神父來了。病人就變而心喜。於是合家在神父前認錯。許以真心改過。神父勸他們求天主。依靠天主仁慈。又許他們次日。爲病人特舉彌撒。是夜卽做九日敬

禮。到明日正在這神父作祭時。病人狂呼一聲。殊屬可怕。全身打抖。幾乎要死。合家就爲之念助終經。其房有八九人。忽見病人胸中。發出一個火球之形。透其床。而升至屋頂外去。於是病遂脫體。神父復來。見其已愈。彼此謝主。以後這家常常熱心。並使合會均能守規。成了好教友。

這教友雖已變壞。然而早晚尙不缺少經言。所以天主加恩。賞他回頭。你那冷淡教友。恐怕見人念經。你就托故。要溜去走了。天主怎能降福你呢。

回頭是岸

四川廣元海河街商人李某。專售雜貨。於一千九百零六年。假意進教。圖保身家。各種異端。無一不作。吸烟娶妾。無所不爲。每出外。自稱天主教人。於一千九百零九年。西正月。初旬。突染重病。全家人見數鬼。傾倒舖中。油缸酒罈。數次。又執鞭條苦打。病人呻喚不已。疊次請高明術士。令其壓魔收鬼。終無一效。乃悔奉教多年。毫無誠意。經文未學。教規不守。使人來堂請神父去。神父說。除非病人具結退妾。全守教規。萬萬不來。全家甘願具結。神父方去。病人眼淚汪汪。誠心痛悔。朗聲呼號。耶穌救我。神父付洗後。平安。

三日。然後去世。

如今假意奉教的很多。回頭救靈的却少。進教圖保身家者。能不抱愧麼。經也不學。只掛個奉教名色。好在外邊訛詐他人錢文。

臨終改過

利瑪恩利谷。是個天主教中人。除了聖洗外。平生從沒領別的聖事。他又進密密教。就是坊人教。並做二三個地方。密密教的書記。去年一千九百八年秋間。生重病。別人勸他辦神功。他不但肯。還出凌辱天主的話。他有兩個女兒。都是很熱心的。又進過祈禱會。他們兩個。常常求天主。賞賜父親改過。到去年十月間。兩人立願。天天晚上唱玫瑰月的經。爲求聖母轉求聖心。賞賜父親改過。到十一月頭瞻禮六。兩人格外熱心。求聖心可憐。說也希奇。忽爾病人自願改過。請神父來聽神功。並在許多人前認錯。拿密密教的憑據。一樣一樣交出來。纔幾過天工夫。就平平安安去了世。

你們爲兒女的。不但在肉身上。當孝敬父母。更當於父母的靈魂上。盡你們的孝心。就是熱心恭敬聖母。懇求天主。賞你父母得救靈魂。

死後辦神功

聖女高來德是個大聖女。天主用他。振興聖方濟各所立修女會。並且振興聖方濟各所立修士的會。天主賞他大權柄。在生行許多靈蹟。如今我講修女復活的一個故事。爲發顯辦神功。十分妥當。不然不能升天。在保利尼地方。有一座修女院。聖女高來德做院長。有一個修女。生病死了。時值聖女在勃尙桑地方修院裏。聖女祈禱時。死人的靈魂。發現出來。向聖女說。我犯了幾個重罪。爲怕羞的緣故。辦神功沒有說明。按理該下地獄。天主看聖母瑪利亞和你院長的面。沒有定我的案。求你轉求天主。賞賜我出此危難。聖女聽見了。立刻寫信給保利尼副院長。叫他不要把死人就葬。該待他回來。然後定奪。不說甚麼緣故。那封信到保利尼。修女已經死了兩天了。死屍穿好本會衣服。放在棺材裡。擡在聖堂中。單等釘蓋。聖女發信後。立刻起程。到保利尼。已是修女死後第二天晚上。院外的人。早已聞風。知道聖女有信到院。命把棺材不釘。等他回來。想來聖女將行靈跡。所以路上和城裡的人。都來觀望。聖女回來時。坐在馬車裡。把車門一關。專心求天主。車中還有幾個修女。內有勃尙桑的女長。車到城口。已經人山

人海擁擠不開。馬車走不前。費了許多工夫。纔到修院門口。那時天已黑暗。不能行葬禮了。所以定當緩到明天。衆人聞言大半回家。也有許多不肯回家的。候在院門外。到天亮。地方官發差驅逐。也不中用。天一亮。有官長教士來堂。堂門不得不開。每次開門。就有教友軋進堂中。不久堂裡滿了。聖女回院後。終夜求天主。到了明日。念日課的時候。有人問聖女。如今該做甚麼。聖女說。念日課罷。聖女也到念經所。念日課畢。聖女同一個神父。幾個修女。到彌撒聖所。向祭臺跪下。伏地求天主。衆人一看見聖女。寂靜無聲了。聖女起來。走到柵杆那裡。叫人把棺材擡到跟前。高聲用耶穌聖名。命死人復活。立刻死人坐起來了。聖女伸手帮他走出棺材。領到祭臺前。衆人見了。個個驚嚇。一轉眼。堂中人。喊的喊。哭的哭。都說聖蹟聖蹟。堂外的人更多。知道死人復活了。都要進來。看。所以喧嘩了一番。喊說女長真是聖女。他的權柄這麼大。人死四天了。還能復活。他這樣的事。那個見過呢。修女復活後。一徑走到神功架上。辦神功。後到祭臺前。念補贖經。眼淚流下如雨。他痛悔的光景。感動一總人的心。念畢起來。向衆人說。我沒有下地獄。是高來德姆母救我的。魔鬼要拉我下獄。聖母打發一位天神保護我。直到聖母和

女長的祈求。賜我復活。得辦神功赦罪的恩典。呵人死時。有大罪的。何等可怕。我見地獄。就在下頭。十分害怕。呵。一個靈魂。將下地獄的。甚麼害怕。沒有一個舌頭。可以說得出來的。耶穌瑪利亞。賞我這個恩典。是謝不盡的。耶穌瑪利亞之後。是女長的恩典。你們衆教友。神父們。修女們。不要忘了爲我求天主。我就要回去。補贖我的罪。你們也代我謝耶穌無窮的仁慈。賞我不下地獄。說罷修女跪下。謝聖女的恩。又求他降福。後來回到棺材裡。雙眼一閉。從新死了。聖女立刻回到房裡。一連三天。不出來見人。過了三天。聖女第一次出來。衆修女跪下。單單流淚。說不出話來。聖女叫他們起來。自己也流淚說。姊姊們。不要這麼。你們不該這樣謙遜。我是卑賤的人。不能做奇妙的事。單單天主用我做了。是爲發顯整頓修規。是天主要了的。假使我的毛病不阻擋天主的仁慈。天主做的工夫。還要大哩。

聖人聖女們的謙遜。在天主台前。竟有這大力量。在衆人前。愈顯主榮。聖女行了這個靈跡。躲在房中。避人稱讚。歸功天主。聖女的謙遜。與你教友的不同。你的謙遜。是假的。別人不讚美你。你就不悅。他人頌揚你。你就喜形於色。傲氣逼人。還假說不敢

當不敢當。其實行了一點小善。把不得人人皆知。個個都曉。

煉靈出現求施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在日路撒冷。有一多敏悟會神父去世。這位神父。姓勒剛德聖名瑪竇。在法國各處講道。勸化多人。極有名譽。晚年至日路撒冷。在聖斯德望首先致命處。創立本會修院一座。一日病重。移在該處病院。院中有一位法國修女。服侍極形週到。神父正是他的神師。病日劇。神父起怕懼之心。蓋覺天主審判之難當也。修女慰之曰。神父立功甚多。有何畏乎。神父曰。天主前。不在多善功。而在善行善功。噫。我去世後。請你特爲我代求。修女曰。唯。我必特求。惟神父倘有要需。可來面向我說。神父微笑曰。死後怎麼能。修女曰。神父可求主允。總之我今許下。特爲神父代求。俾早能升天。不日神父去世殮葬。甚形熱鬧。蓋人皆視之如聖人一般。修女起初幾個主日內。果爲之代求。然因事忙。未幾完全忘了。一日在房內作工。忽聽一大聲。並聞硫磺烟氣。修女就記這神父。果然神父向前哀懇曰。望爾爲我轉求。我今苦不勝言。後烟漸散。烏有。半月後。復聽大聲。且聞烟氣。神父謂之曰。因爾祈禱。領聖體。玫瑰經。克苦等善功。我苦已減不

少。謝謝爾。但再求爾做個九日經。爲我求做九臺彌撒。九日畢。晚間修女各安歇。那處院中。一助理修士。聞叩門聲。卽答曰。請進見。走入者。乃勒神父也。極光耀。極有福。向修士問院中近況。修士曰。院中人多好。惟自神父去後。不覺淒涼。神父曰。請爾勉勵。我已升天了。我在天不忘你們。言畢。執修士手而作別。出房關門而去。修士再開門。則不見所有。乃速至會長處。細述一切。後經會長查考。知此事不誤。

巴不得這事記在此。不是空虛白白的。巴不得衆信友。發一個愛人神火。定志爲煉靈代求。竭力附法。使他們早些升天。他們也極有良心的。升了天。報答你。必百倍之多。

聖母救災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西四月二十五日。法國馬賽驛埠。有一漁船。日中爲捕魚開放洋面。船中惟三人。一漁翁。其子年僅十四歲。一夥計。倏忽間。起大風。孩子不留心。立足不穩。跌在海中。大浪洪波。再三顛覆。就不見孩子。漁翁與夥計。飛槳追之。見孩首浮起。以索投之。使其執攬。無如風逆不能及。孩本知覺水。然風甚大。不能破浪而前。相持約一

下鐘之久。力量已失。漁翁徒喊奈何。無法可用。孩自知必死。身埋魚腹。卽在頃刻。適舉目一望。見該處聖母大堂。正在目前。立卽起意求聖母。呼曰仁慈聖母。可憐救我。母許我亡言未畢。覺有大力助之。執其手。停於海面。須臾風亦轉。將漁船漂至孩處。漁翁再投一繩。孩已無力舉手。惟張口嚙索。船乃駛近。援之。抱入舟中。不多時。安然到岸。當晚全家人。至聖母堂中致謝。纔入堂。孩感情勃發。向聖母像曰。至聖童貞。我有何功。賜我再造恩也。父母聞孩言。心亦感。亦高聲曰。至聖童貞。我有何功。賜孩再造恩也。

此事見西報。謂孩身帶有聖衣。故聖母尤肯救之。然則衆教友。可不常佩聖衣。而依靠聖母乎。

聖母救護信友出險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波蘭國某處聖母大堂。於瞻禮七日垂暮。有兩個俄國人。到堂拜聖體。並拜聖母。後從包裡中。取出一對蠟燭甚大。囑管堂人速卽燃於聖母臺前。並欲全夜點燃。直至明日大彌撒後爲止。管堂人始却之。口稱臺前蠟燭尙多。不必如此。迅急卽點也。二人再三固請。不得已。遂允之。按堂規。夜間凡聖母臺前點燭。管堂人宜守

夜看護以防不測。管堂人之女兒。卽送來氈衣一領。交父親披着。以禦寒冷。二人見之大喜。袖出兩個羅卜。以酬管堂人。於是二人親燃兩燭。又念經數遍而去。夜間管堂人披氈求坐守。未幾力倦。不覺漸入夢鄉。忽聞有聲呼曰起。速滅此二燭。管堂人。以爲夢也不介意。亦不滅燭。未幾仍復睡着。又聞聲呼曰起。速滅此燭。及醒。仍疑爲夢也。仍不滅燭。既而又入睡鄉。復聞大聲呼曰起。起。速滅此燭。速滅此燭。不可緩矣。管堂人。此次醒後。知必有異。遂吹滅二燭。翌日清晨。將所遇事。告知本堂神父。神父往視二燭。管堂人告以二燭過重。非尋常蠟燭可比。內或藏有異物。於是遣人報知本處巡警局長。及自治公所長。立發巡丁二人。醫生一人到堂。將蠟燭剖驗。細審之下。見下半段。各藏有炸彈一枚。滿座大駭。蓋二人命速燃燭者。使該燭至大彌撒中。衆人會集時。將大堂震裂。全堂教友。一併慘遭殞命。幸聖母庇佑。夜間三次呼醒管堂人滅燭。免此不測之禍。聖母誠進教之佑也。

此事足徵聖母殊恩特典。格外保護恭敬他的人。我勸教友於靈魂肉身。及諸危險中。當虔呼聖母聖名。求其助佑。必得太平。

聖母兼愈神形

二五二

路格係班國京城中人。聖名瑟罷斯。定年二十七歲。極聰明。極才幹。作詩作文。均有盛名。由各國譯而出售者極多。惜乎不用聰明。虛張才幹。雖是教友。著書相反教理。勝於異端教人。一日患半身不遂之病。全身也不能自然。加之增出各病。勢甚危急。遂送入病院醫治。迨去年西十一月十八日。病更險。一仁愛會修女。謂之曰。我有一事懇爾。爾肯允乎。答曰好。修女曰。月之二十七日。我們將過聖母顯靈聖牌瞻禮。爾何不求聖母賜爾病痊。蓋彼爲病人之痊也。少頃。病者曰。那亦沒有不可。於是院中與病人起行九日敬禮。先八日內。病勢依然日重。到第九日。卽顯靈聖牌瞻禮。早五點鐘。病人求辦神功。領聖體。時尙覺不便咽下。六點鐘。彼能熟睡。八點鐘。醫生入視。見其病已脫體。業已愈矣。此非人力所能辦到。彼從是日起。就變熱心。定志廣揚聖母。以表微忱。爲此路格病已愈。心又歸正。人皆知爲聖跡。彼欲證己改過之誠。寫信寄呈本京主教。其文曰。主教大人。僕今日在大人前。將所犯罪過。悉心悔改。又回聖教會認罪。求總主教宥我之惡。僕從前。或在書。或在論說。毀謗聖教。使人不信天主。遭聖教絕罰。今日公然認錯更

正。仰無原罪聖母仁慈。矜憐我罪人。賜僕洪恩。僕遂求主教大人寬宥。乞將是信。僕自簽名。竟人報章。俾衆咸知。一千九百八年西十二月十三日。由班京遞。罪僕瑟罷斯定路格押。報上既登。是信之後。加語曰。本報見路格雄心悔改。大爲恭喜。深望無原罪聖母。常加保佑。賜其恆心。克成善信。俾以後彰其信德。舉其大筆。光榮聖教。照耀本鄉。是祝。

我信友。見此聖跡。理當讚美聖母。格外發出依靠聖母之心。得其助佑。

天主顯罰

天津慶雲縣某處。在一千九百八年六月間。有一男教友。年紀中等。此人於光緒二十七年。領洗入教。初幾年。猶有教友的樣子。迨後吃賭嫖喝。無所不至。不進堂。不念經。不辦四規。然猶帶苦像。上亦常繫聖牌。手腕纏着念珠。此等行爲。亦不過外面擺樣。並無真心。一日該教友。在賭場輸錢不少。當即面斥苦像說。若是再教我輸。立把你損壞。這種凌辱之話。不可勝紀。隨口常吐。信友勸阻。答曰。不要緊。真是無法可施。後不過半月。偶得中風症。目睜口咄。不能說話。不過疾聲號陶。請醫診治。咸謂不能療治。闔家束

手。坐以待斃。午後六下鐘起病。至晚九下二刻。衆皆云。這人早不中用。爲甚麼還沒有斷氣呢。正在悲歎之際。忽見病人兩手。將項上的聖牌苦像。及手上的念珠亂拉。該家盡是冷淡。見此景況。就把聖牌苦像。念珠。取下。頓時病人長嘆一聲。氣絕而亡。

噫。如此結局。大可驚醒教友。冷淡而不守教規者。真是一件可怕也。

磨刀匠

亞墨利加洲迦音地方。是屬於法國管理。那裡天氣十分熱。法國那個地方。做充軍的所在。本國犯了重案的人。發到那裡當苦役。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迦音有一個犯人。向來不守教規。他有一個妹子。是修道人。常爲他求天主。一天那裡某神父。進堂拜聖體。偶然在堂門口。並着一個老人家。鬚髮都白了。神父問他尊姓大名。他都答應。神父問。你在平日做甚麼。他說。我幫人家磨刀。爭幾個錢兒。作零星日用之費。神父說。你去磨刀很好。恐怕你的良心。多時沒有磨了。請你進堂去。辦一個神功罷。老人不說不要。只有些害羞的臉兒。神父問。你幾年沒有辦神功了。他說。四十年說罷。兩人進堂。神父畧教他幾的要緊的道理。就聽他神功。告罪畢。老人大大的痛悔。流許多淚。老人說。我

在這裡。十年工夫了。常有神父叫我辦神功。我終沒有聽他們的。我的妹子。年年寫信給我。叫我辦神功。我總哄他說。神功辦了。這不是對不住人麼。神父說。你這回寫信。我要添幾句話。在你信の後頭。老人十分喜歡。稱謝不置。

這事發現教友們。爲親友求天主。如果恆心不停。天主總有允的時候。

右盜又見

合衆國。聖母往見會修女長。寫一封信。述耶穌聖心。感化一個罪人。據說。在美國紐約城裡。有一個年輕人。壞的了不得。犯了重案。被官府捉去。放在監裡。過了二年。在放出來的那一天。碰着仇人。又打一架。打的半死半活。睡在地上。巡捕看見了。抬他到家裡去。但寒苦異常。牀也沒有一張。就把他放在一塊板上。他的母親。是個有信德的婦人。看見兒子。打的這個樣。便對他說。娃子你受傷很重。不久要死。該快些料理靈魂。年輕人開口就罵。一隻手打傷了。不能動。還有一隻手。是好的。就抓一樣東西。向母親頭上摔去。幸虧母親躲得快。沒有打疼。母親想這種逆子。沒有法子教訓了。只有耶穌瑪利亞。能變化他的心。一轉念間。拿一尊耶穌聖心像。安在兒子旁邊。立刻到聖堂裡去望

彌撒。苦求聖母。又向耶穌說。我主。你在你國都裡。終要記得我的兒子。不讓他下地獄。這兩句話。不知道說了幾千遍。回家後。看見兒子。大變之下。剛纔如同魔鬼。現在如同天神了。兒子說。媽。你看見耶穌聖心麼。他發現出來了。又對我說。今天我同你一塊兒。在天堂上。母親說。你要請神父來不要。兒子說。要的。快快去請。神父就來聽他的神功。送給他臨終聖體。神父看見他十分熱心。不知不覺的掉淚。年輕人的父親。也不是好人。平日父子兩個。一有甚麼不稱心。就罵就打。好似冤家。那一天父親不在家。待他回家。兒子說。爹。耶穌聖心。發現出來。對我說了。今天同我一塊兒。在天堂上。你也該求他。他一定救你的靈魂。過不多時。年輕人。平平安安斷了氣。他的父親。也從此改過。做好教友。

從前耶穌對福女瑪加利大說。罪人在我心裏。得着仁慈的海洋。這個故事。恰好應驗耶穌的話。

教訓兒女

歐洲某大國。有一個太子。年紀還小。他的父親。爲他立了明白師保。教訓他讀書識字。

學習禮樂詩書。一日這位太子。靠在窗戶上。閒眺窗外花園景緻。兩手撫着玻璃窗子。把十指彈弄。彈的玻璃洞洞作響。只管閒玩。不肯讀書。他的師保。命他讀書。不許閒玩。他說。我不讀書。偏要玩耍。師保道。你若不肯讀書。罰你站在書房角裡。不准移步。他說。我不讀書。也不受罰。更不願站在書房角裡。因為我是太子。將來要登寶位的。說了便一脚飛去。豁喇一聲。把玻璃踏破。打的粉碎。師傅見他倔强。不遵約束。便打鈴喚人。請他父親上樓來說話。一會兒。他的父親來了。便問有何事件。師傅便把太子撒野倔强。不肯讀書的話。說給他聽。他聽了這話。便把一隻矮凳。指給太子道。你來坐在這裏。待我去了回來再說。沒有半刻工夫。便又上來。手裏拿着古新聖經。揭開經本。把聖保祿寫給加辣大教友的書信。念給他聽道。凡一個嗣位的人。年紀還小。沒有成人。雖是衆人之主。待他該相僕人一樣。該屬師保管教。直至他父親所定的期已滿。方可以承嗣。他的父親念了這句聖經。又教訓道。你果然是太子。將來可以做人皇上。但現在年幼。該聽師保的令。撒落滿王道。凡爲父母的。不把棍棒打兒子。必是害兒子。凡愛慕兒子。必急忙責罰兒子。說了這話。便一隻手。拿着棍子。很很的將太子打了一頓。命他站在

書房角裡讀書。倘你的師保。不命你出。不許私自走開。又怒責道。你該記着。如今你屬師保權下。凡他所命。皆當遵行。將來就是爲皇。終屬天主權下。凡天主所定的規矩。也當謹守。

教友呀。一個太子。還要父母管教。你的兒子。是何等樣人。還一味嬌養顧惜。不去責罰他麼。我勸你們。凡有兒子的。效法這個表樣。自己教訓兒子。總要寬猛相濟。小心呀。切勿溺愛縱容。纔好。

作工法耶穌

有一孩童。聖名保祿。年僅八歲。父母教育甚善。叫他樣樣事情。效法耶穌。一日母親向保祿說。耶穌在汝年紀之時。極好。極聽命。極謙遜。極誠實。個個人愛他。保祿用心聽着。想日後也法耶穌善表。啟口問母曰。媽。小耶穌也有如同我穿的藍色絨衣服。母曰。沒有。小耶穌貧窮的很。所穿的是工人的衣服。保祿曰。耶穌亦作工麼。母曰。作的。耶穌作工。幫助聖若瑟。做他力量能做的活。保祿曰。耶穌授給聖若瑟小木塊小木條麼。給他鋸子斧斤麼。母曰。正是這樣。且幫聖母做別的卑賤生活。保祿曰。媽。這樣小耶穌乏力

的了不得了。他能造天地。能做日月星辰。能生禽獸草木。竟做卑賤生活麼。母曰。他要立個表樣。叫人效法。所以這樣。若單單造日月星辰禽獸草木等。怎麼樣教人效法呢。保祿曰。這樣看來。我們也該做卑賤生活。纔可以中他的心。母曰。是的。不可輕看各種卑賤生活。不該輕看工人。因爲天主也做了工。保祿應諾而去。一面沉思。一面儘走。走到一扇鐵柵子窗邊。遊目四望。心裏不停的想。那保祿的父。家業頗豐。開有一個鐵廠。製造各式機架器具。每天有多少孩子在廠裡揩拭鐵器。他們出入。必經過保祿鐵柵窗前。保祿注視之。見一小工人。名叫安當。就喊說。安當快來。我有一句話向你說。安當立刻奔來。保祿低聲附耳。叫他明日清晨。這樣這樣的做。安當一聲應諾。拔足如飛的去了。保祿回到娘處。晚膳畢。念了夜課。辭別父母。到房裏去睡覺。夜間起身十餘次。看時晨鐘幾點了。東方微明。速卽起身。輕輕穿了衣褲。到鐵柵窗前。安當早已等候。帶來一套工人的破衣。保祿順手拿來穿了。兩人趁晨光未白。一縷烟的先入鐵廠。動手作工。安當吩咐保祿這樣這樣做。保祿忙忙碌碌的揩拭鐵器。不怕勞苦。偶不慎。大指爲鐵條擦破。流血不止。正在淚珠欲流。想到耶穌作工。隨手掩淚。仍舊作工。監工的人。

巡視之下。看見多了一個小工人。仔細一看。是小主人保祿。就遣人往報主人。父母知之。想保祿今日做事。必有天主默導。暫且不做聲。觀後來如何結局。保祿早上到廠時。安當給他乾餅一塊。登時吃了。但做工勤苦。肚子漸餓。午時鐘一打。衆小工奔到小池邊。各自洗手。同入一室。將用午膳。各人領得猪油一塊。赤豆少許。饅頭一塊。皮酒一杯。保祿張目一視。低聲問安當曰。這個東西。就當午膳了麼。順下拿來一嘗。覺粗惡難於入口。安當答曰。正是午膳。保祿也食。問安當曰。你想小耶穌也吃這樣的東西麼。安當曰。他比我們更窮。未必每天這樣完備。保祿就想耶穌在納匝肋。屢次受餓受寒。他是造天地的大主。做小工人。饑寒困苦若此。這都是爲救贖我們的罪。想到這裡。不管適口不適口。將碗中的東西。一齊吃下。既畢。仍往作工。晚上輕輕的屏息絕聲。回到家裡。他的父母已等了一天。父向保祿說。你從那裡來。答道。我從廠裏來。又問你在那裡做甚麼。答道。我在那裡作工。父說。你到那裡去。沒有父母准許。爲甚麼緣故呢。保祿說。爲效法耶穌作工。言畢淚珠滾下。母即將保祿抱在膝上。安慰他道。好好。耶穌作工。爲聽聖母聖若瑟的命。保祿就定志以後。萬事以聽命爲先。但好幾次聽命。比作工更難。始

悟作工果善。聽命更是效法耶穌。

八歲小孩。竟能效法耶穌作工。萬事以聽命爲先。可稱爲聖童。則保祿父母的德行。從此可見。教友。你們爲父母的。是不是學耶穌的表樣來。教訓兒女呢。你們的兒女。到有十多歲了。尙不知道畫十字。聖名叫甚麼。經典一句不曉。你也不在心上。只教他撒謊騙人。譏誚人。罵人。你就喜歡。說他聰明。說他伶俐。在人面前。誇讚他。可憐。小兒的一塊天真。竟被你父母引壞了。不習上。害他靈魂。這都是爲父母的大過。

天上美花

有一四歲半之幼女。於一千九百八年。西二月初二日逝世。聖名黑勒納。姓吶利。於一千九百七年。西五月父母早亡。受養於某修女院。無何。小女患病沉重。醫生命送病院診治。約居三月之久。仍回修女院。院中人。見小女可親可愛。莫不憐之。但入院後。啼哭不止。蓋其病苦甚也。掌院修女。令其居病房。管病修女愛之。令其居己房。以便日夜照顧。一日正值首瞻禮六日。管病修女。領小女到小堂內。是日堂中。顯供聖體。管病者。向小女曰。天主爲愛人之故。在堂內同我們居住。小女聞言。頓發敬愛之心。人覺其實明。

聖體輿蹟。更奇者。凡遇聖體供顯之日。小女求管病者。領其到小堂內。以便敬拜聖體。既進堂。歡喜至極。一雙小眼。頻向聖體座上注望。其小手則合掌甚久。不停祈禱。本主教聞此奇事。許某日來院。爲小女行堅振禮。屆期。小女病重。不能跪。管病者抱在手中。領堅振聖事。自是以後。熱愛聖體之心。更有加焉。某日傍晚。自求女長。恭請聖體到其房內。時值耶穌會某司鐸。領修女避靜。聞小女之事。卽來面見。與之談。不片時。知其已明聖體輿蹟。遂向人曰。以余觀之。此女定能初領聖體。一日女長。懷抱小女謂之曰。汝未犯罪。不久成一小天神。到天堂上去。小女答曰。母呀。我說過一句虛話的。主教准小女於十二月首瞻禮六日。初領聖體。是日管病者抱小女到堂領聖體。小女得此大恩。感激不已。旁觀者咸爲感動。從此以後。差不得小女日日領聖體。初領聖體後兩日。是聖母始胎禮日。小女進聖母會。列入會友中。又逾二日。領終傳聖事。人人想其在此不久矣。然而非也。聖誕瞻禮日。子時彌撒。小女仍抱到小堂。恭領聖體後。雙手緊捧頭額。雙目向聖體龕注視。唇吻微動。若向嬰孩耶穌語言。爲時甚久。見者莫不流淚。蓋此童乃吾主聖心之好友也。後小女進祈禱會。自此以往。常爲教皇。主教。神父聖教會。求天

主一千九百八年正月。小女領主保單。單上書取潔聖母瑪利亞。語人曰。我必主日死。時病勢更重。痛苦更烈。然此苦。不可比吾主在十字架上。爲我所受之苦。以故苦中發奮忍耐。樂受其苦。西二月初二主日。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禮日。午後二下鐘。小女受苦深重。難以言語形容。忽然張自不動。而顯微笑。唇動不已。約一下鐘之久。若與人言談者。鐘鳴三下。臨終之狀畢露。至三下三刻。氣絕升天。在世僅四年。又五月。歿後。人皆想其在天。無悲悼流淚者。小女平生喜執苦像。每日謝聖體後。用早膳時。手執苦像。愛不釋手。身向牆壁。屢與苦像交談。歿前數日。病重不能日領聖體。猶告管病修女曰。你去領聖體。領後卽來抱我。使我得近吾主片時。小女歿後。有人託其轉求者。已見效驗。可知小女之德。實出尋常之上。天主慈善之光顯。著於此女者。於此可見一斑矣。

好叫化子

有一個寡婦。只有八歲的一個兒。家裡十分窮苦。早上吃了。沒有晚頓。天天出門。幫人洗衣服。到晚上賺得幾十個錢。買些饅頭回來。母子兩個吃一頓飽飯。天天這樣。習以爲常。某日十下鐘。一個叫化子。到門討飯。娃子出來應道。我們家裏。飯也沒有吃的。要

等到我母親晚上回來。纔有飯吃。叫我拿甚麼來給你呢。叫化子不做聲。就走了。到午後三下鐘。又來敲門。娃子走出來一望。仍是早上的一個。說道。我對你說了。我今天還沒有吃甚麼。叫我怎樣哀矜你呢。說罷。就要關門。叫化子說。小官兒。不要着急。你們這樣窮苦。我也相帮你一點兒。就拿十個小饅頭。附了糖的。交給娃子道。你吃。不要怕。這是我討來的。一路說。一路就走。不知去向。

教友。你說你貧窮。不能行哀矜。難道你比這叫化子。還更窮麼。你念了這故事。能不抱愧麼。我勸你今日後。若有窮人上你的門。真無東西給他。只少該看吾主耶穌分上。切勿惡言惡語的。打發窮人。

常樂良方

天主降生後。一千四百年。在高老擲城裡。出了一位有德有才的司鐸。名叫若望。刀來爾。口才極好。講起道理來。真的口若懸河。而且講的十分動心。所以人人悅服。敬重他。如同聖人一般。一日他進堂祈求天主。一連幾刻工夫。跪着不動。默求天主道。吾主吾天主。罪人狼顧中你的意。該修甚麼德行。做甚麼善功。求你明白教訓我。求舉。立起身。

來。慢慢兒走出堂門。心中仍舊記着所求的事。偶一抬頭。見堂門外階簷石上。坐着一個化子。在那裏向往來人求乞。他便走近化子身邊。仔細一看。見是一個癩瘋人。連手足的指頭。都瘋掉了。且又頭面紫腫。全身皮肉污爛。臭氣難聞。身上披着一領百結鶉衣。便動了矜憐的心。向自己袋裡。摸出一個小銀錢來。捨給化子。並好言安慰他道。朋友。請你忍耐今世的暫苦。保你心裡的平安。因爲你便要享福的。化子回道。多謝司鐸的金言。但你勸我的話。不很懂得。不便遵命。因爲你勸我耐苦。我却不覺甚麼苦。叫我忍耐甚麼呢。你勸我保心裡的平安。我一生心常平安。叫我還要保甚麼平安呢。你說我後來便要享福的。依我看來。現在我已享福了。何必等待後來呢。司鐸聽了化子回話。真信他不懂自己的話。又道。朋友。如今你且忍耐。我祝你後來享福。化子道。多謝多謝。你所祝的。已都應驗了。不必等後來了。司鐸又疑他耳聾重聽。又高聲道。我勸你身上雖吃苦。心裡要平安。化子又回道。司鐸。小人不是聾子。尊訓領教多次了。我老實告訴你聽。我常心安意樂。生平終沒有一日不安。司鐸見他一連三次。一樣回話。便疑他有些癡病。心裡暗忖道。當這樣苦境。還說心裡安樂。不覺其苦。不是癡倒。是甚麼呢。但

見他舉止安閒。語言清朗。另有一種藹然可親的光景。又希奇的很。一時忘了自己的身分。便坐在化子身邊。低聲問道。朋友。你適纔所說。一生心安意樂。吃苦不覺其苦。這話怎講呢。煩你細細講講。我倒不很懂得這個道理。化子道。這有甚麼難懂呢。現在既蒙尊問。小人便直說你聽。我深信天主全知全善。又是至公至義。既是公義。便不能冤屈待人。既是全善的。便不能虐待甚麼人。既是全知的。便不能差待甚麼人。我生平果然沒有一刻工夫不是苦的。窮上又添病。兩樣苦境。都到至極田地。但我知道。這都是天主安排的。天主認得我。比我還明白。他又十分愛我。因為愛我。所以從無中造了我。又吃盡千辛萬苦。來救我。這樣說來。便可曉得我所受的苦。都是因為愛我。賞了我的。為此緣故。我在苦難中。心裡十分感激。自幼至今。常常願順天主的命。諸事不過要合他的聖意。現在習慣成了自然。若天主賞我害病。我便甘受無辭。若天主賞我患難。我也滿心歡喜。今日沒有飯吃。我便守齋。來補贖我自己和別人的罪。明日沒有衣穿。我便效法耶穌。在十字架上。赤身裸體。總而言之。把我的苦。比起耶穌的苦來。我還差的遠哩。況且我今在世吃苦。日後可望升天享福。這樣一想。心中便覺的安樂無比。雖然

有時也覺些苦楚。到底終不失心裡的平安。因爲我只願做天主所願的事。如今吃苦。是天主要了的。罪人那敢倔強。那敢怨天主呢。所以一隻眼睛在哭。一隻眼睛在笑。這就是我常常安樂的緣故。刀來爾司鐸。一聽化子這一番話。心裡十分感動。十分拜服。那眼圈兒一紅。不知不覺的。便落下淚來了。忙把自己所帶的銀錢。一齊給他。又脫自己的氅衣。披在他的身上。雙手抱了他的頭。親親愛愛的。向化子道。多謝多謝。今朝領教多了。求你爲我懇求天主。賞我善承主旨。說畢。便又進堂。感謝天主。賞賜他遇着這個人。得了這樣的教訓。立志以後。件件要效法他。

如今教友們。若肯效法這個化子。將來遭冤受枉。害病生瘡。失妻喪子。遇禍遭災。種種患難。終不要早啼夕哭。怨主尤人。也終沒有怨命輕生。投河上吊的事了。刀來爾神父的謙遜。也是我們該當效法的。他喜歡親近窮人。聽了化子一翻言語。便感謝天主。賞賜他得了這樣好教訓。教友勸你切莫以自己財勢地位。在人以上。就輕視窮人。你該知道。窮人是天主所愛的。你若親近他們。獲益必多。

亞納王后

聖味增爵在澳國的時候。一天聞得王后亞納在宮裏預備一個大筵。請大家的太太們。噓酒。聖人向來認得這王后的。適逢王后噓酒的一天。直闖到王宮裡。看見王后和太太們。都在殿上。向王后說道。娘娘快要坐席了。但我收留的沒有爹媽的孩子。將要餓死了。我如今沒有錢。養活他們。可怎樣做呢。王后聽得聖人的話。大動其心。就把自己帽子上的寶玉。揭下來。交給聖人。叫他賣了。養那窮娃子。旁邊有一個大家婦人道。娘娘。你做什麼。你頭髮也亂了。像像什麼呢。王后不顧臉面。拏花瓶裡一朵玫瑰花。插在頭上。說道。這是天主做的。不是比人雕的更好麼。嚶。這都是好表樣。

現在財主人。有的只想吃好穿好。把銀錢放在身上。或是爲外面的虛榮。每見窮苦娃子。衣食不周。理也不理。這樣行爲。怎望天主降福呢。

提台推車

法國露德山上。每年西曆八月間。教友去朝拜聖母的。比衆不同的多。許多病人也在那時候。到露德去求聖母。大約病人總在一千左右。一時人山人海。煩難料理。所以聖母升天會神父。派定許多教友。各管各事。有的管客寓飲食。有的看守山上。使衆

人念經。望彌撒。迎聖體等。有次有序。一點兒不亂。又有修女們。專管女病人。扶助他們往來。還有多少壯年人。手推小車。幾時病人從火輪車上扶下。就拿小車子去接他們。叫他們臥在車上。推到靈池那裡。或是到病人耽擱的寓裏。或是到聖堂裏去。總而言之。爲恭敬聖母。甘心服役。不取分文。前不多年。某提台推車一事。實在是好表樣。所以我錄出來。給你們看看。據說某日。在推車人中。突然走出一個年紀將老的人。肩上也掛一條拉車皮帶。看他面貌。却是個大員氣度。旁人都不認識他。他同一個夥計。推一個小車兒。候在火輪車停的地方。等病人下車。推到山上去。恰好第一個下車的。是一個年輕女子。他推着就走。一轉念間。想着自己女兒。也生重病。年紀又相彷彿。因而觸目會心。再三望女子。大發可憐之心。眼見他倒在車上。不能動彈。像半睡半醒的樣子。雙眼半開半閉。面色又瘦又白。真是垂危的人。提台看這光景。免不了流淚一大滴。一路推的時候。很願意同他講話。纔說兩句。那照顧病人的修女。喝道。他暈了。不要同他講話。恐怕他就要死。提台聽說這話。就不做聲。走到了一個三叉路口。向客寓推前去。修女喊說。到靈池裡去。提台就轉車上山。但山路難行。又怕病人就死。所以十分小心。慢

慢的走。推了二刻工夫。纔到靈池那裡。一到池子上。另有一個修女。走上前來。抱病人到靈池裏去。提台想道。這不是要他死麼。便高聲說。水裡去不得。去了要死的。你們不要弄死他。修女答說。這裡不講小心。只講信德。話還沒有說完。兩人抱女子下了靈池。這靈池外面。挂的有一個布簾子。兩個修女。把簾子一移。提台就看不見了。候在那裡。大約十分鐘工夫。很不放心。想修女們。定要弄死那女子。過一忽兒。修女拉開簾子。走出來。眼淚汪汪的。顏色大變。提台喊說。我對你們說了。你們要弄死他的。修女不答應。只轉過身來。拉女子走出。不但沒有死。竟滿面笑容。能說能走。眼光爛爛。氣色很好。那時的喜歡。真真莫可形容。衆人一看見。大家唱聖母歌。感謝天主。這位提台。名叫日林。歷年來。打過二十次大仗。所以升做提督軍門。據他自己說。他有一個女兒。年紀二十三歲。多時生癆病。用盡方法。就請過多少名醫。都不見效。所以他到露德來求聖母。一到那裏。看見許多教友。忙忙碌碌的。相幫病人。自己也想做些善事。恭敬聖母。格外喜歡推車子。就向管堂的。要一皮帶。管堂的不肯給。提台拿出片紙來。管堂的看見。是提台犬員。纔肯給他。如今看見這個大聖跡。實在喜歡的了不得。

但是聖母顯聖跡。是貫常的。那頭品大員。肯爲別人推車子。眞眞希奇。世上有多少人。稍有幾個錢。稍識幾個字。或是得了一個小小功名。便夜郎自大。好像恭敬天主。是丟臉的事。請他們看看那大員的表樣。恐怕免不了問心自愧。

神形兼治

在凹格舍肋地方。有一個名醫。出門治病。不分窮富。總是一樣用心。凡遇病人。有不守教規的。必想法兒去勸他。一日坐了馬車。到人家去瞧病。對面來了一乘很大的車子。駕車的。是一個鄉人。舉動鹵莽。加鞭催車。不望前後。只顧往直撞。把醫生的高車。幾乎撞翻。車棚撞破。醫生傾仆車下。幸無性命之危。那個鄉人見了。連忙扣韁勒馬。無如已到跟前。來不及了。沒奈何。只得跳下車來。向醫生認罪求饒。情願賠償。不過我是個窮漢。那裏賠償得起。還求先生矜憐。醫生道。朋友你說的不差。要修理車子。費錢却不少。向你要錢。是白說的。如今有個主意在這裡。我們好好兒商量。你說賠償不起。我便不教你賠償。只要年內每逢主日去望彌撒。爲我所求天主。你說這樣好不好。那個鄉人聽了。連聲說好。照先生的話。就這樣罷。說了。先生便駕車回去。自行修理。鄉人見醫

生去遠。纔放心而回。過了多時。鄉人特往醫生家去道謝。訴說自己每逢主日望彌撒。到如今常常如此。不敢食言。如今罰滿了。特來稟告一聲。醫生道。你撞破了車棚。闖了禍。怕賠償。肯一年望彌撒。我勸你以後終生不缺。常常去望彌撒。不然怕你死時一到。審判起來。更要闖出大禍來了。這不是失一乘馬車。是失你最寶貴的靈魂。鄉人見醫生容顏溫和。爲人厚道。并且說的言語真誠。便也一口應承了。後來每遇主日有事。旁人勸他不要去望彌撒。他必回道。主日不能不去望彌撒。這是我當醫生而應承了的。若不踐言。將來如何對住醫生呢。不是我哄騙他麼。

教友。天主待我們。比這醫生待那鄉人。不是更好麼。加恩不更大更多麼。我們不守教規。是哄騙天主。爲什麼我們到不怕對不住天主呢。

望彌撒之效力

從前法國有一個女子。做了八年戲子。後來看破世俗。得了天主聖寵。進了聖衣院裡苦修。名字叫做慈悲瑪利亞若翰納奧斯定。他寫信給別個修女道。天主聖寵。使我從深淵裡跳出。我在平常時候。起身極晚。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的。一天忽然

相反習慣。早晨八九點鐘。已經醒轉來了。我就想着今天。是我生日。連忙打鈴叫人。不多一回。一個女傭進來了。他見我老早呼喚。只道我得了甚麼毛病。我就叫他服事。一面穿衣易服。一面給他說道。我要去望彌撒。他道。今天不是瞻禮呀。這話果然不差。就是主日。和大瞻禮。我也難得望彌撒的。那時我已結束停當。立刻出去。一個傭人跟在後面。我到了堂裡。望了一半彌撒。如同平常一樣。沒有甚麼感動。直到三多斯的前頭。彷彿我的良心。把我領到祭台下面。問我道。你是不是感謝天主。賞賜許多恩典麼。是不是爲着世俗上快活。不停的得罪天主。跑到這裡謝謝麼。這是我在天主面前。覺得大大的沒有良心。非常感動。我本來靠着椅。十分舒服。那時就雙膝跪下。覺得明悟裏面。萬念齊起。亂的了不得。等到彌撒完了。就叫傭人先歸。我一個人跑到更衣所裡。請神父做一臺聖神彌撒。我第一句話。對天主說道。我的天主。我願救我的靈魂。但不知怎樣救法。我的四肢百體。好似被我所愛的練條。緊緊束縛。我仔細一想。從沒有害過那個。到底我的天主呀。假使我不能在快活裡頭。救我的靈魂。我情愿把一衆事體。統統丟掉。我在這迷魂陣裡。要你格外幫助我。要得着你的亮光。許你每日望彌撒。每一

個贖禮。請神父做一臺聖神彌撒。從這天起頭。統共六個月工夫。我天天早上望彌撒。晚上仍舊做戲。但是我的心裏。常常在那裏交戰。我幾次要辦告解。怎奈感動的十分利害。到了告解時候。一句也說不出。後來定當了告解日子。吃了夜飯。跑去求見神父。你們試想。那時我的光景。究竟怎樣。唉。差不多要跌倒了。這日我從酒席上面起。人家送到門前。我推托了。還債而出。告解以後。我就另外借一座房屋。避靜了幾個主日。教友你看看。這豈不是望彌撒的效力麼。一個慣常在世俗中。尋快樂的。望彌撒。得了棄邪歸正的恩典。彌撒的效力真大的很。我勸你教友常望彌撒。定得改過的恩典。

聖教驅魔之聖力

江蘇無錫縣地方。有一個姓裴的女人。家道窮苦。心裡常常怨恨。尋了幾次短見。就爲魔鬼所附。現在已經多年。平常時候。不寢不食。飲食恍惚。有時候偶然清楚。他說魔鬼給他食物。魔鬼又給他說。我要娶你爲妻。不久這魔鬼果然用世俗上禮節。娶了他去。後來他要回家。給魔鬼說道。我有一個兒子。不能夠不回去的。他的父母也帮他苦苦

哀求。一些沒有效驗。去年七月裡頭。這個女人丈夫。跑到女學堂說道。他的妻子着了魔。可以進教麼。女師答道。可以的。明天女師到他家裡。將要進門的時候。魔鬼說道。堂裏的女師來了。不要給他看病。女師到了病人床前。就把若瑟護守天神的聖牌。挂他身上。病人立刻丟掉了。到了八月裡頭。兩個人跑去念經。又給他顯靈聖牌。和六端經。這女人也跑到堂裡。望了幾個主日的彌撒。那知魔鬼見了。十分妬恨。吵鬧的更加利害。總本堂神父就到家裡。穿了白衣領帶。念聖經驅魔。果然平安了五日。九月初頭。那魔鬼又來了。還有跟來幾個。口稱要把他捉去。又道。你雖然進過天主堂。但是沒有領洗。沒有吃過聖餅。終是我們的人。當下就把他打得週身紅腫。九月初十日。其夫又來說道。我的女人。魔鬼要捉他去了。請先生快快領他到堂裡。否則他要死了。女師聽了。就把他領了來。那魔鬼找了許久。沒有找到。一日其夫和兒子來堂過主日。魔鬼就跟着回來。這女人一見之後。又是不飲不食。常常和魔鬼講話。經也不肯讀了。女師把苦像給他看。他立刻動心。情願進教。到了夜裏。魔鬼給他許多花紙。說道。你不要他們的。花紙。我的花紙。比他們好看十倍哩。你要信教。他們要釘你十架上了。天明以後。這女

人果然要回去。女師教他求耶穌保護。他不肯跪。那時有七八十個魔鬼等在堂外。逼他出去。女師不許。又叫他念經。叫他把苦像聖燭。拏到房裏。約摸一刻時候。魔鬼又把他毒打。一面打。一面說道。耶穌是我的冤家。我不信的。打了一句鐘光景。方纔停止。那時人人驚惶。忙念大五傷經。洒聖水。燒五傷毯。沈如姑叫他口親十字寶木。他把沈如姑推倒。這女人當下就如死去。直到二刻以後。方纔悠悠的醒轉。問他到了那裡。他說送魔鬼到廟裡。過三天再來。爲此緣故。就叫他十七日領洗。到了二十的一天。果然又來了九十多魔鬼。那魔鬼說道。你雖然領洗。到底沒領過聖體。還沒有大力量哩。又吵鬧了一日一夜。那時有八九個女教友。給他念經。洒聖水。這女人自己不停的。和魔鬼辨駁。都是反對魔鬼的說話。這個時候。耶穌聖母也發顯在病人身上。耶穌給魔鬼說道。他信了我。是我的人。你不要爭了。魔鬼答道。那個工夫用的多。是那個的人。耶穌道。不論時候久暫。他信那個。是那個的。魔鬼吵鬧不止。當下就把總本堂請來。他亂打自己面。又碎自己的口。說道。你還要信耶穌麼。神父見了。又給他念經驅魔。又叫他進聖衣會。魔鬼聽了這話。就跳窗逃去。後來教他聖教道理。諸聖瞻禮日。又領了聖體。這日

夜裡。耶穌聖母領他到天上遊玩。他快活的了不得。常常讀經。習道。過了數日。忽然兩脚紅腫。一些不能動彈。就懇求耶穌聖母。到了夜裡。耶穌聖母。又發顯在病人床前。問他道。你脚痛麼。這是魔鬼害你的。我來給你醫治好了。說完這話。就把冷水擦他的痛處。立刻全愈了。

天主往往准許魔鬼害人。實實藉此儆醒冷談者。余每見外教人。與新奉教者。家中有患難。請馬脚下馬。乩仙扶鸞等邪法診治。若偶爾病愈。即頌揚菩薩靈驗。若災不能除。弄得無法可施的時候。就跑到天主堂中哀求。許病愈後。真心恭敬天主。全家奉教。豈知大謬不然。事後。依然行異端。這樣的人。願作魔鬼的夥計。死後必同魔鬼永住一處。教友。你若遇着這等人。可將我言轉告他們。勿三心二意。

念經言邪魔退避

山西興和縣韭菜溝地方。有一個姓師名元的。年四十歲。魔附其身。已經二年有餘。時刻不離。請了多少醫生。和頂神的。毫無效驗。有時倒臥在床。兩個月不飲不食。和死人一般無二。本來家道貧苦。害了這個魔病。益發不能度日。沒奈何。就把妻子賣掉了。但

魔鬼仍舊不退。不時借形出顯。一天有一個同居的姨弟。見他身邊有個瘋狐子黑貓。甚覺害怕。不敢出聲。明日天明。問他昨夜如何。他道。我給魔吵了一夜。苦不堪言。那時師元就逃到口外。黃旗二蘇木胞兄家中。住了一年之久。魔害仍舊不退。有一個本村外教人。姓方的。給師元說道。我聽得天主堂裡教友。有去避魔的方法。你何不去進教。師元明日就跑到紅旗十一蘇木大土城。方姓教友處。懇切哀求。那方姓教友便教他教理經言。但見他不時出外。好似和他人講話。說道。這裡硬得很。吾不能居住。要回本家去了。到了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方姓就領他見神父。說要記名入教。十一月十一日。上保守書房。魔來時。萬分作難。十四日彌撒以後。魔借師元的口。高聲唱歌。教友就給他飲五傷聖水。師元更加大喊道。這裏的燒酒。硬的了不得。燒的了不得。不是嗑在我肚裏。實是嗑在他們的肚裡。我們不是四女子。也不是草孤子。乃是真正仙家。直到聖體降福後。六點鐘方去。那時神父屋內。保守教友和佛教人。不下三千以外。師元見神父。神父就問他魔附的根由。沒有幾句話。魔又借他的口。高唱如前。神父立即阻住。取出羊羔聖蠟。和聖匱聖牌。帶在他的頸上。那師元立刻害怕起來。雙膝跪地。磕頭不

止。喊道。神父有真正東西。我們暫時退去。神父又命在場的教友。念玫瑰經。聖母禱文。和求聖母等經。又念聖彌厄祝文。苦路經。教友念經時候。他即脫去皮襖。挽手弄拳。對着神父。和引他入教的。教他道理的。磕頭不止。渾身戰慄。念經罷後。他便站起道。畧遲而走。神父喝道。快快走。他道要我丟掉此人。實是難事。神父道。造人的天主。贖人的天主。你和他有何干涉。留他給耶穌。他是耶穌的寶血贖來的。他道。我走我走。我還要尋一人。神父道。快走不能再尋別人。他道。叫我怎樣走。有五六百里路哩。神父道。不要推托。他道。從那裡走。神父道。從門而走。他遂嘆氣道。走罷走罷。教友把門開了。他就一直跑到門外。倒地如死。教友扶他起立。他如夢方醒。問道。我在何處。從這天以後。魔就不來了。

冷淡犯罪的人。魔雖未附你的身。却久已住在你的心中了。小心呀。快快熱心念經。依靠天主。從早把他逐出心門。免至後來上他的擋。

呼聖名虎口逃生

江西吉安府萬安縣裏。有一個教友。名叫劉若翰。一千九百十三年二月間。和近村康

姓十餘人。入山捕獵。把野猪數頭。圍住山窩。忽然跟山的夥伴。瞧見猛虎一隻。在半山叢林裡頭。各獵戶。就唱口號。通知各人自備。不料此虎。縱身一跳。直撲康姓獵戶。康姓無奈。只得開鎗猛擊。中其後腿。那虎吃了痛。狂吼一聲。勢不可當。其時劉若翰手中擎着鳥鎗。東瞧西望。想要找個隱身的所在。豈知那虎。張牙舞爪。迎面而來。劉若翰措手不及。只得把鳥鎗抵禦。那知人力單弱。虎勢兇猛。當下便把劉若翰撞倒在地。腳踏胸膛。張口欲噬。其時人鎗異處。無法挽救。一手探入虎口。抓住其舌。一手找尋袋內的刀。怎奈心慌意亂。一時偏找不着。那康姓的獵戶。只躲在遠遠地瞧。那一個敢來幫助。其時劉若翰自知必死。只恐有悞己靈。便追悔往愆。口中大呼耶穌瑪利亞若瑟。救我靈於危時。奇哉。此虎聽了。竟回頭便走。不過咬傷手脚皮肉。後來走到山下。又傷外教一人。按劉若翰身上常常佩帶聖衣。所以能够逢凶化吉。咬傷的所在。不久就痊愈了。聖母是愛苦之慰。人呼其名。莫不申救。更勸教友。常帶聖衣。若遇危難。呼其聖名。必能出險。而保生命。

吳江有一村名叫王塔居民八十餘家。本無信奉天主教人。一千九百十一年冬始有人保守學習經言。聽講要理。有保守教友沈喜祥者。買一本聖教經文回家。以便習誦。偶不慎遺落在地。爲鄰婦拾得。該婦本有三日瘧疾。私藏經後。瘧竟不來。異之以告人。有沈德馨之子患瘧。借經去。放身上。試之亦愈。又試於陸明甫姪。瘧亦除。再試於徐叙福身上。瘧又止。該村經愈瘧疾諸人。皆奉天主聖教矣。

得恩不報。是負義人。王塔居民。得恩奉教。可謂飲水思源。天主要人救已靈魂。真奇妙。不須人勸。在此事上已可見到。你們教友。若勸得一二個親朋進教。切勿自誇有功。當歸於天主。因你勸人。不是你的力量。却是天主借你口用用。

奇事二則

直隸慶雲縣任莊地方。向來有天主堂一座。某年四月裡頭。天氣忽變。下了十餘天的大雨。那堂中所挂的聖體燈。看看油要沒有了。管堂司事馬鴻儒連忙告訴神父。神父道。這時連日下雨。沒有賣買的人。等到雨止天晴。再作理會。馬君鴻儒就奔到聖體臺前。跪着禱告道。我的主子。你是全能的。你能把清水化油。一定能使燈油不滅。平常時

候。一燈的油。只點半日工夫。從這天起頭。一燈點了兩日。還沒有點完。直到後日天晴。油也買到了。燈就漸漸的熄滅了。

後來臘月裏頭。有一個姓王的是馬君鴻儒的親戚。忽然跑到堂內說道。我的女人。撞着了魔鬼。晝夜不安。用了許多法子。沒有驗效。聽得堂裡有一種聖水。能够把魔鬼驅逐。求神父賞賜一些。馬君鴻儒心中想道。他是外教人。聖水是貴重的物。豈可胡亂給人。就托辭回絕了。這姓王的停了一停。忽然看見壁上。挂着念珠一串。就是馬君鴻儒慣常用的玫瑰。姓王的問道。吾聽得這件東西。魔鬼也怕懼的。吾要借去一用。你肯不肯。馬君鴻儒不好推辭。勉強答應了。那時就把聖母。甚樣大能。甚樣發顯奇跡。明明白白。講他聽了。他答應道。如果病好。一定進教。就拿了念珠回去。挂在病人房裡的壁上。說也奇怪。那魔鬼見了念珠。立刻逃去。不多幾日。病人就全愈了。那姓王的。恭恭敬敬。把念珠送到任莊。喜歡的了不得。馬君鴻儒給他說道。你現在得了聖母恩典。可以進教了。那知姓王的口是心非。說道。現在年近歲底。事體很多。等到明春再說。馬君鴻儒聽他口氣。知道他的意思。就不便再勸。只得任他去罷。不料過了一月。這王姓忽被瘋

犬咬傷。抽風而死。

這姓王的許了天主。後來竟不踐所許。所以天主罰他。不得正死。教友。你若許了甚麼愿心。我勸你趕快去做罷。切勿延緩。後悔莫及。

和尚進教

北京西北楊家溝隱修院院長。近一千九百十一年夏間。有一小和尚。路過該院。求准一宿。院中收之。次日小和尚說。你們這裡頂好。吾不欲走了。院中修士。問其意向。他說。我本遼東人。今年十八歲。童年時。父母將余許於廟裏。不得出外。余在廟十數年。目覩本廟和尚。多放肆。余常痛恨之。不敢言。久欲脫此廟。他往。而不得。今年六月。余偷着逃跑了。到北京。因爲我受了戒。廟裡收留了。在廟裏。住了十幾天工夫。看看這廟裡的和尚。規矩是一樣的鬆。不能久居。聽說宣化府蔚洲五台山上有大廟。故願往五台山去拜廟。因不識路徑。走到貴院。我想貴院是廟。實羞了。因其不欲走。院中收彼。爲之講聖教要理。以備進教。三四月之久。察其舉動行爲。似從小未犯過大過。近日已領聖洗。恐將苦修云云。

據隱修院長言。小和尚爲拜廟。走了差路。到敝院得領洗進聖教。恐係天主報他。從未犯過大罪之故。正應聖人多瑪斯的話。外教人沒有犯過大罪的。天主必定設法。使他靈魂得救。或臨終時。遣天神來。與其付洗。殆此一證。

蜜蜂敬拜聖體

聖教會禮節。定在彌撒中。所用祭燭。該是蜜蠟製成的。至於蜜蜂欽敬聖體的靈跡。不計其數。或是壞人偷出聖體。置在污穢地方。蜜蜂輩竟然有拿聖體。供到蜂窩裏。製成臘聖爵。拿聖體安放在內。又在聖體前。作種種翔飛唱歌的狀。顯欽敬的情形。這樣聖跡甚多。現在我拿一個有憑有據的故事。講給你們聽聽。有兩個強盜。私進一座聖堂。却開聖體龕子。偷出一只供聖體的銀聖爵。內有幾個祝聖過的聖體在內。路過一個樹林。拿聖體倒在一顆大樹邊。旁邊有蜜蜂甚多。假使沒有管園的。看見這個靈跡。這彌天喪聖的大罪。至今沒有人知道了。一天這管園的人。偶然經過那邊。聞得有千萬蜜蜂。在蜂窩旁邊。不停的飛舞擁擠。豐隆抑揚的聲音。婉轉可聽。管園的聞了。側耳細聽。心中樂甚。某一天還沒有發白。趁早起身。遙遙望見蜂窩內。放射奇大光明。彩耀照

眼。管園的見了。大生詫異。心疑必有奇事。於是將所見放光的事。告知本堂司鐸那。個本堂司鐸。不敢倉莽從事。將這事稟告本處主教。主教雖然一面信司鐸的話。一面自己。要親眼來看看。究竟有甚麼奇異。及走到近樹邊。不見甚麼。只見蜜蜂飛舞咏唱而已。然而心中總覺驚疑。想必有可敬可愛的異物在內。於是召集教友。和司鐸們。整隊前來。敬重這塊聖地。待衆人排隊到這樹邊時。衆蜜蜂忽然飛散去了。恰似讓主教和神父們。恭敬行事了。某司鐸用手撥開蜂房所成小洞。就看見一個頂上白蠟製成的。一座小聖堂。內有一個寶蠟製就物件。供好幾個祝聖過的聖體。衆人看了這個聖物。各自雙膝跪下。朝拜聖體。恭唱聖體聖歌。感謝天主所行奇異大聖跡。主教從鐸德手裏。恭恭敬敬的。捧接聖體在胸。整隊迎聖體回到大堂內。就在堂內另起一座祭臺。裝飾的非常體面。恭藏聖體在祭臺上。從此聖體發顯靈跡甚多。至今不絕。那兩個強盜。聞了這個聖跡。從此回頭改過。并在衆人前。承認自己褻聖的罪惡。並且做大補贖。償聖體所受的凌辱。

無靈的物。恭敬朝拜聖體的事甚多。你那不善領聖體的人。能不抱愧麼。有等人。並

敢在聖體台前放肆。嘻笑喧鬧。仍意談話。侮辱耶穌。這樣行爲。真不如物了。

獲善終老人領聖體

一日早起。有兩個人。跑在一個村莊中的小路上。這村莊在瑞士國山中。人家不多。都是種田的人居住。那時東方纔白。疎星未隱。殘月還明。兩人急急忙忙。跑的甚快。好似時候已經不早的模樣。這兩個到底是甚麼人。爲着甚麼要緊的事呢。原來一個就是村上的本堂神父。一個是管堂的司事。這日天明時候。神父睡着未起。忽然聽得一聲道。快起。快起。供了聖體。快快到某處去。那裡有人要死了。神父聽了這句話。就跳將起來。叫了管堂的司事。跑出門外。兩人一前一後。飛奔而去。直到紅日將出。方纔跑到指點的所在。那時候晨雞甫唱。四顧無人。只有一個年老農夫。劈拍的在路上砍柴。兩人就問道。老人家。你家中可有人害病麼。老人道。天主保佑。沒有害病的人。兩人就四面八方。一家一家的去問。都是康健得很。咦。奇了。神父一想。我方纔並不是做夢。是聽得明明白白的。既然這裡沒有人害病。爲甚麼半夜三更時候。憑空叫我起來呢。真正不懂了。本要預備歸去。老人忽然丟了柴。跑來給神父說道。神父。我是有病的人。平常時

候。不容易到堂裡來的。你既要到了這裡。請你把聖體供在近邊的小堂內。給我辦了神功。我來領了這神糧罷。神父道。好好。那時就完全照老人盼望的做了。諸事完畢。神父動身歸去。剛走到二百步光景。背後一個小兒。拚命的趕來。喊道。神父。神父。我的祖父要死了。神父重新回去。果然領聖體的老人。直挺挺的躺著。已到臨終時候了。但是他的外面。却發顯快活的神氣。老人見神父。就說道。這是我的護守天神。叫你到這裡的。人家知道我要死。老早給我預備。我自己還是模模糊糊哩。我雖然是大罪人。到底常常另外恭敬聖體。我一向覺得後來要忽然死的。所以天天求天主。不要使我臨終時候不。能領聖體謝。謝天主他。竟允許我的祈求了。不多幾分鐘。神父還沒有去他。就快快活活。平平安安的死了。

按這故事。載在法國孤打斯地方的聖教星期報上。最新近的。又是確實的。我勸你們教友。大家熱心恭敬護守天神。盼望他賞賜我們。如同這老人得一樣的恩典。

耶穌發顯於聖體內

一千九百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英國天主教某報。載着一件奇事。確有憑據。原來班

國救世主會裡。一個神父名叫買利司加爾。他寫信於同會神父買你愛。這買你愛神父就把這事登在報上。話說買利司加爾神父在一千九百十一年裡頭領了同會幾位神父。同到班國的阿司刀爾主教會口。孟惹內大村莊上行開四規典禮。這孟惹內大村上本來有一個本堂神父管理教務。論理教友和神父該當恭敬愛慕。但是這裡教友却是相反的。對着本堂神父感情極惡。咒罵呀。拋擲石子石片呀。無所不至。神父沒法。只得避到屬下聖瑪定村上。主教知道了。就打發買利司加爾等幾個神父跑去開四規。調停這事。買利司加爾等到了聖瑪定村就在堂裡開講道理。起頭來的都是些小孩兒。後來小兒的父母也慢慢的來了。到了第五日。人數很多。那時正在講道。忽然一個老嫗喊道。火呀。火呀。快跑。快跑。神父抬頭一看。一些沒有甚麼。就喝住老嫗叫他不要大驚小怪。豈知不能止住。堂裡的許多人都是一個一個跑去了。鐘樓上的警鐘也不停的亂打。神父就跟了一衆人跑到堂前場上。只見火光熊熊。上沖天半。似乎即在近邊村上。過了二刻。就一些兒不見。到底是魔鬼使神通呢。還是教友作惡劇。不許神父講道呢。這個緣故。却不知道了。不但沒有人家失火。連這喊火的老嫗。沒有一

個人認識他。以後就不知去向。你道奇不奇。那天晚上。傳教神父的首領。心想此地這樣光景。一定沒有甚麼效驗。就寫信於院裡的會長。准許他們回去。那知到了明天。忽然發顯希奇的事了。這日早晨。有許多孩童初領聖體。十分熱切。神父叫他們另外求主。賞賜父母改過。他們都肯聽從的。下午。神父講道。再有聖體降福。講道時。一衆人嬉笑喧嘩。非常放肆。他們不要聽道。只要看祭臺邊的蠟燭。和一衆華麗裝飾。所以坐着不去。那時有一位神父。走到講道臺。叫教友們念補贖誦。補償聖體中所受的凌辱。薰地裡。祭臺上發一亮光。把台上所點二百枝蠟燭的光。一齊蓋住。沒有一些兒光彩。一衆人見了。驚的一言不發。肅靜無聲。兩隻眼睛。只望着聖體龕子上。所供聖體寶座。忽然一個六歲小孩喊道。我看見耶穌聖嬰。講台上神父。連忙止住他。叫一衆人跪下。一衆人就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這時候。神父心裡要把念補贖誦的道理。講論一番。忽然轉了念頭。把依撒依亞先知所說的話。脫口而出。說道。我天天伸開兩臂。向着不信我。和不服我的百姓。本來這神父。聲音甚低。那時忽然宏大。言詞十分懇切。竟說了有二十分鐘時候。自己覺得從來沒有這樣善於講道。自己也莫名其妙。後來回到房裡。

想着方纔的說話。一句都記不得。豈不是天主叫他說的麼。神父講道時候。聖體裏頭。發顯耶穌聖嬰的聖容。非常清爽。人人都看得出。聖容四面。有黃金色的頭髮圍繞着。聖嬰起頭同聖體發光。差不多大小。後來慢慢的大起來。慢慢從匣子裡面。走到外邊。兩臂和身體。完全看見了。只見他赤着足。兩手兩足上。留着受傷痕跡。還在那裏流血。身上穿着白衣。衣上有紫色的花。又見他兩手伸出。如同要抱。在祭台前的孩童。那時聖嬰的渾身。都有火光發出。直到神父講罷道理。這火光方纔慢慢的隱了。這個時候。本堂神父。也在彌撒間裡。講道。神父就勸他在衆教友前求一寬免。他竟老老實實。照着講道神父的說話。後來不提防回轉身來。忽然看見耶穌聖嬰。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忙的跪下。講道神父。就叫小兒。爲父母求天主寬免。小兒伸出兩手。呆呆的望着聖體。一句說不出。一衆年長的教友。到還能開口。神父說一句。他們也說一句。神父教他們許以後。忠心事主。神父請本堂神父。把聖體降福衆人。後來聖嬰就不見了。本堂神父。見這樣奇事。心裡非常感動。到了聖體降福後。要把聖體發光中的聖體。供在聖爵內。兩手縮縮的抖個不止。那知聖體竟不須人力。自己會得飛到聖爵裡頭。你道奇不

奇。後來神父回到更衣所。衆教友都不出去。只管抬頭而望。神父連連叫他們出去。他們沒法。方纔慢慢的退縮走出。這日晚上。堂裡照例打鐘。謂一衆人解釋仇恨。有許多孟惹內大教友。跑到聖瑪爾定堂裡。求見神父。請他寬免。又請他回去。明日有一位。開四規神父。要到堂裡做彌撒。只見祭臺前面。人頭擠擠。都是些孩童。其中有一個十九歲的少年。在那裡暗暗下淚。他因爲昨日耶穌聖嬰。沒有看得清爽。所以難過的了不得。從此以後。一衆教友。和近邊村莊上的人。齊來領聖體。開四規。末了一日。教友唱感謝天主經。唱到第一句。耶穌聖嬰。又發顯了。這日形狀如同一個六歲小兒。手足上沒有傷痕。衣上也沒有紫花。完全是白亮的。面上十分快活。直唱到感謝經末一句。方纔不見。

本地主教知道了。打發兩位神父。到孟惹內大調查。方知這事的確確。毫無疑惑。現在我把調查員。和六歲女小孩安道西。問答的說話。畧述如下。問安道西。你和我說。到底在堂裏看見甚麼東西。答。我看見一個小兒在祭台上。問。這小兒像那一個。是不是同你的弟弟一樣難看的。答。吾弟並不難看。不過我看見的。還要體面萬倍哩。問。你想

起來。這小兒是那一個。答。耶穌基利斯督。真天主真人。問。你看見的小兒。是不是在聖體圓圈裡頭。答。是的。問。這個小兒同你的弟弟一樣大小。怎能够住在這小地方。答。這是我不懂了。你也不懂。原來安道西的父母。十分窮苦。調查員要試試他的心。就摸出五十法郎。說道。你看見這許多銀洋麼。答道。沒有着見。調查員又道。這許多銀洋。我統統給你。你只要說聖體裡頭。沒有看見甚麼。小兒斂火道。我怎好把真道賣掉。銀洋你拿去。我不願說謊話。相反天主道理。這調查員來的時候。不信有這件事。後來聽得一衆小孩子。都是這樣說。他深信不疑。當場不覺流下淚來。本地主教。也深信。這確是超性的發顯。因爲這個會口。素來恨聖教。同神父不對的。現在忽然熱心起來了。買利司加爾神父說道。我等該當承認這事。若無天主幫助。所開的四規。要一些沒有效驗了。這是天主願意發顯。一。要使得衆教友回心轉意。恭敬神父。二。因爲小兒懇求天主。爲父母改過。要報小兒的熱心。三。要使得開四規神父。知道天主何等喜歡他們聽命。教友。你切莫因不喜歡本堂神父。就不滿四規。你該聽天主的命。盡你的本分。不然。靈魂却不妥當。對頭神父。不滿四規。我問你得有甚麼便宜。神父是天主所遣。總當

尊敬。切莫再糊塗。

聖母救人於患難

四川大竹縣楊司鐸函云。一千九百十二年七月。這裏大寨地方。因爲江孝兩黨不和。亂匪蜂起。黃宣慰使。就調齊東北兩道軍隊。把大寨團圍住。水洩不通。那時有新教友一人。姓楊名維之。因爲寨裡的人。欠他綢緞價銀二百多兩。前去收取。不料進寨以後。就給官兵一同圍困在內。到了初七日五下鐘。官兵在寨門外面。五路攻打。鎗炮齊發。好似數萬爆竹。怎奈寨牆築在山上。離地數十丈。極其堅厚。官兵的炮火。任憑你怎樣兇猛。到底不能攻入。只有南寨門一帶。地勢甚低。也沒有寨牆遮護。只有匪徒百餘個在此駐守。那時天已近午。匪徒口渴腹餓。趁着官兵不防之際。都去尋水解渴。那知匪徒一走。就有官兵數十。駕着竹梯趁勢爬上山頭。匪勢不支。大兵就一擁而入。寨裡一時大亂。匪徒皆跳崖逃走。只有楊姓教友。立在高崖上面。不敢跳下。官兵四面喊殺。哭聲震地。正在危急時候。忽然楊姓背後。似有人把他猛推一下。一落千丈。竟得無恙。這時有官兵八百名。開放排鎗。只聽得炮子聲音。在頭上飛來飛去。楊心中想道。今天

不能活了。口中連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不止。奇哉。官兵和楊姓相去不過一箭之遠。竟得安然無恙。官兵見打他不中。大呼道。好漢。好角色。一頭喊。一頭打。愈打愈近。楊就假裝中彈的模樣。往下一滾。倒在竹籠裡頭。官兵四下找尋。竟沒有瞧見。直到夜深人靜。方纔慢慢的爬起來。飛走逃歸。後來有人問他怎樣脫難。他答道。那時身無半文。只有念珠一串。苦路經一本。沒有失去。豈不是耶穌聖母救我麼。

每見新教友出門時。常帶念珠等聖物。這不是他們熱心。却是招搖。使人見。知他是天主教人。遇事怕他。你見這等行爲。總當善言開導。

印度女孩之齒

近來法國聖心報上。記着印度脫里希腦卜利地方主教來信道。這裡每月頭瞻禮六的一天。領聖體的人。仍舊十分興旺。所以有傳教神父。對着小孩領聖體的。格外注意。按照教皇的意思。設法引導。我把一件小故事。講給你們聽聽。有一個外教女孩。從小收入育嬰堂內。已經付洗過了。他在六歲時候。看見年紀大些的小孩。去領聖體。心中羨慕的了不得。他和一同伴說道。我要同你一樣的領聖體。同伴答應道。你太小。你還

有乳牙。等你乳牙脫去了。這纔可以領聖體。說也奇怪。那小孩聽見同伴的話。低着頭想了一回。就跑到花園角。拾起一塊石片。耐了痛苦。把嘴裡的牙齒。一齊敲了下來。回轉身。跑到院長姆母那裡。說道。我乳齒脫了。可以領聖體了。

這女孩愛慕聖體之情。已到極點。他的熱情。吾主耶穌一定鍾愛。教友。你是不是如此愛慕聖體呢。

法國之鄉下人

聖經上說道。法國有一個鄉下人。歷史上沒有他的名字。他從小到老。常在村莊裡頭。生也生在這裏。死也死在這裏。活了八十七歲。一邊服事天主。一邊種地。這塊地是他的寶貝。能够養他的性命。他的身上。沒有甚麼特別事體。能够給人家稱讚的。有個鄰舍知道他的。說他是個好人。還有不知道他的。說他是個古怪的老人。到底他有甚麼古怪呢。讓我慢慢的講你們聽。他每天在田裡做工。不論早晨晚上。聽見堂裡打三鐘。他就脫着帽。捧着手。恭恭敬敬的。念三鐘經。到了主日。必定望彌撒。望聖體降福。遇着瞻禮日。必定辦神功。領聖體。有一回兒。他正八十二歲。恰巧冬天時候。他望了大彌撒。

出來。覺得十分寒冷。身上不停的發抖。到底年紀大了。下半年。聖體降福。就不能到堂裡。他雖如此。仍舊攤開了經。坐在火爐旁邊。念了幾遍。又跪在地上。念了玫瑰經三串。代替望聖體降福。明天副本堂神父知道了。前去望他。他低着兩眼說道。我昨天沒有望聖體降福。心裡有些難過。這老人平常時候。逢着主日。夜裡也看看報。散散心。但是他的看報。與他人不同。一則看的是好報。二則他不要看國家政治。和別的新聞。他最愛看的。是聖教新聞。他看見了法國政教分離的一件事。就嗚嗚的哭起來了。好似一個小孩子。又看見法國政府裏頭。要求羅瑪教皇。認可他們所立教會的章程。教皇不答應。他又手舞足蹈。快活的了不得。特地請村上一總人來。嗑酒。開懷暢飲。高興的了不得。把他末了一瓶酒。都嗑了。村人嗑了他酒。不知甚麼緣故。他嗑着幾杯。就立起來祝道。庇護第十位。救了我們法國天主教了。去年二月前頭。他覺得十分乏力。給我說道。時候到了。力量只管不足了。我應道。這是你生活太多的緣故。他道。不是的。年紀到了。我已經八十七歲了。你知道麼。慣常人家。到了這時候。明明曉得要去了。他却還要等着哩。我道。你還等着罷。他道。不等了。時候已到。要歇息歇息了。他又舉手指着天道。

我要到天堂上面歇息了。從這天起頭。他就臥床不起。醫生道。沒有甚麼毛病。他是老熱。我對他說道。本堂神父。今夜要來了。他道。我沒有甚麼大罪。雖然請他來最好。他一向認我得的良心。今兒來赦我末一回罪。後來神父到了。給他念赦罪經。送臨終聖體。行終傳聖事。放臨終大赦。做罷這幾件事。他就說道。你們都出去。我願意一人住在這裡。我要祈求天主呢。神父一頭從房裡走出。一頭落淚道。這人好得狠。真正活也好。死也好。昨我再去望他。他對我微微而笑。說道。我要念經。只是經上的字句。記不明白了。我道。你不要想字句。你把自己苦。獻給吾主耶穌。把你交托聖母。他應道。聖母是我的母親。好天主。他知道我。全心愛慕他。他吃過的苦。比我多着百倍哩。你看我要動身麼。我道。朋友。不差。時候近了。他就道。既然這樣。我去了。我到天堂上面。比現在世界體面的好多哩。說了這幾句。他就氣絕而死。

這很好的鄉下人。歷史上沒有他的名字。到底逢着諸聖瞻禮的下午。一總聖堂裡頭人家。都唱他的甘飴。和他永遠福樂。說。凡死於主前。乃真福人。

聖婦亞納之小水手

聖婦亞納是救世主的外祖母。是法國勃爾代尼省的主保。也是這裡一衆水手的大主保。這裡的水手。一向把航海一件事。交給這聖婦手中。凡有逢着了危險事情。能够平平安安。歸到家中。必定供獻一塊還願的牌。這是從古以來的老規矩。現在按下不表。單講一個小水手。小水手在大洋中。已經好幾天了。覺得日子很長很長。他乘坐的一隻船。名叫林花。已經給風浪打翻。弄得七零八落。他抱了一塊破船板。飄飄蕩蕩。不知冲了多少路。他的老母。本是一個寡婦。又瘦又弱。風吹卽倒。這時候。正在海灣裡。面一座小小的房屋中。眼睜睜望着兒子歸來。一手拏了木念珠。一手把兩個瘦削的指頭。一粒一粒的掐着。那邊村莊相近。還有一座聖堂。聖堂裡頭有一位鬚白如雪的本堂神父。在那裡講道理。從前和小水手一同頑耍的小孩子。都坐靜聽。聽罷以後。大家跑到海邊沙灘上。隨意游玩。這時早潮已退。日光照着沙岸。雪白如銀。有幾個小兒。一頭笑。一頭對着海說道。勞伊葛。快要歸來了。那知道這一片快樂聲中。小水手正在大海裡頭。高喊聖婦亞納爲我祈求。他在一塊薄板上。飄來飄去。腹中又餓。身上又冷。差不多只一口氣。但是他身體雖然軟弱。心中還沒有絕望。好幾回伸長了頸膝。望着地

平綫上。痴心妄想。那邊有挂着篷的船麼。沒有。那邊是我經過的路。可有船來救我命麼。沒有。周圍一望。一樣都沒有。只有洶湧的波濤。處處是波濤。常常是波濤。除了波濤以外。只有暗礁。邊上潮水。打就的海漚。和海漚上的小鳥。側着翅膀。飛上飛下。在那裡洗澡。小水手瞧了這種光景。知道沒有盼望了。就俯在破板上。閉了兩眼。心中慢慢的想。想起了自己家鄉。何等美好。想起了村莊海灘聖堂鐘樓上。何等愛戀。想起了一塊兒戲嬉的同伴。倚闔望我的母親。何等快活。咳。這是遠遠的樂境了。小水手想到這裏。格外心酸。仔細一想。又似那些人都對他微微而笑。越發痛苦的了不得。他在昨天。還是十分快樂。十分有盼望。他在地平線上。瞧見遠遠地。有一隻船。挂了一扇篷。向着近邊經過。就伸了手。拚命喊道。救命。救命。到底一個小兒。飄在大海裡頭。森森茫茫。無邊無際。任你如何喊叫。那裏能够聽得。喊了許久。只見那船慢慢的去了。仍舊是空空的。天。洶洶的水。別的無所有了。這時小水手。只是盼望。只是喊聖婦亞納救我。聖婦亞納救我。後來兩手緊抱了破板。一頭喊救。一頭朦朦朧朧。似乎要睡去了。到底唇皮常動。常常求天主幫助。又常常摸着身上袋。恐防失落了銀錢。過了幾過時辰。天色漸漸黑

下來。又停了一回。紅日西沉。海上一綫亮光也沒有了。那小水手。只是不睡。睜着兩眼。在這黑魘魘的汪洋大海中。看那一點兩點鐘的過去。口中只管喊聖婦亞納救我。聖婦亞納救我。喊了一夜。東方漸漸發亮。一輪紅日照耀着海面。如黃金世界一般。風息浪平。晨光皎潔。這時小水手在失望時候。忽然天主保佑。瞧見那邊有一隻船。扯足了布篷。迎面而來。小水手拚命掙起。搖着一隻小臂。盡他胸中所有的力量。大呼救命救命。到底力量薄弱。仍舊跌在板上。幸虧船上的人。已經瞧得清楚。就救了他起來。這時小水手早已人事不知。後來慢慢的蘇醒。却見身在一隻體面的船上。旁邊有好幾人看護他。船主就問道。苦惱小兒。你在危險當兒。想些甚麼。小水手微笑道。我袋中有十個法郎。在那危險時候。我不時摸我的袋。我想假使救我性命。一定買一枝體面蠟燭。獻給聖婦亞納堂中。

一月以後。人家看見小水手。赤着兩足。手中捧了一枝燭。恭恭敬敬樣子。在聖婦亞納堂中。打一個週轉。他人感動流淚。再有一個寡婦。跟着他一起跑。一頭快活。一頭流下快活的眼淚。一頭跟着跑。一頭把瘦削的兩個指頭。掐着木念珠。他心中喊道。可愛

的聖婦亞納。謝謝你。我從前把這小水手交給你。你現在仍舊還他的娘了。

這小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晝夜勤呼聖婦亞納申救。果蒙保全生命。我們教友。在上惡風壞浪罪過洋中。屢有失落靈魂性命危險。若不是天主聖母保佑。主保聖人轉求。早已落下地獄洋中。永不獲救了。我們現今還不熱心恭敬主保聖人。求其助佑麼。

熱心之波蘭女子

俄屬波蘭地方。裂教的教友。不能和聖教會神父說話。向來俄國政府。常常和聖教會囉唆。最近的一次。有四個教友。因為格奴脫。俄國答刑刑罰。十分利害。恐怕吃不起痛苦。就反背天主教。信仰裂教。後來四人害着天花病。醫藥不救。臨終時候。心中非常懊悔。要請天主教神父。告解救罪。但是他的名氏。已經寫在裂教冊上。街上的警察。又嚴密的了不得。怎能够達到目的。正在無法可想時候。忽然有一個窮苦人家女教友。發顯極大愛德。情願把臨終的四人。抬到自己屋裏。他自己詐稱病重。設法把神父請到。那時他的鄰人。便阻擋他道。這天花毛病。利害得很。你家的小孩子。不要給他傳染麼。

他答應道。盼望天主可憐我等。我等該當相幫他人。你想救靈魂是小事麼。到了晚上。這女人果然把四人抬到家裏。果然把神父請來。給他赦罪送終。過了幾天。他的小兒兩個。果染了天花而死。這女人仍舊歡歡喜喜。一些沒有怨恨樣子。當下就把兩個小兒埋葬了。他給鄰居女人說道。我的小兒死了。到底死了我的兩個。救了他們四人靈魂。人家見他又勇敢。又大量。禁不住流下淚來。雖然俄羅斯刑罰利害。然而這樣的熱心教友。他們却是無可如何。這裏近來幾年。人家都知道聖教會艱難。已經停止了。那裏知道一千九百十三年裡頭。俄國國會中人。又要提議。艱難聖教會的法律了。請教友爲他們求主。

這個婦人的愛情。真到極點。情願救人靈魂。不管自家兒女的死活。並說死了我的兩個。救了他們四個靈魂。教友。你爲救人靈魂。肯這樣出力麼。恐怕有病人上你的門。求住片時。你還要惡聲惡語。叫他快滾到一邊去呢。

怠於敬主者鑒

湖北省裡。有一個姓王的老教友。向來種田爲活。前幾年。搬到安徽銅陵縣的管山村。

居住。後來年歲不好。再搬到布基山。一家數口。安貧苦度。這王姓有個媳婦某氏。也是聖教中人。但因布基山一帶大半都是外教。俗話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媳婦薰受了外教習氣。把經言要理。丟在腦後。某年七月裏頭。天氣很熱。人家耕牛。都露宿在外。一夜某氏。睡在場上。看守耕牛。忽然有人呼他的名字。他不敢答應。後來漸呼漸近。只見一個長脚老嫗。蹣跚而至。臉黑如炭。大如巴斗。髮白如狼狗。身上穿着青衫一件。襤褸不堪。那時就把某氏一推。說道。你跟我來。某氏迷迷惘惘。跟了老嫗就走。經過一座板橋。約摸半里光景。老嫗又手指一石。說道。此石十分光滑。你歇息歇息。某氏聽他的話。就蹲身坐下。那知撲通一聲。水已及頸。這時某氏。方纔驚醒。竭力掙扎。無奈兩腳爲老嫗拖住。一些不得動彈。漸漸的將要滅頂了。某氏又急又嚇。大聲呼救。怎奈更深人靜。兼以荒野所在。沒有一人答應。某氏又喊耶穌瑪利亞救我。老嫗聽得耶穌瑪利亞幾個字。連忙放手。某氏就緊握水邊草莖。連喊聖名不已。那時王某睡在家裏。忽然聽得門外的牛。狂跳亂叫。把茅屋三間。撞的岌岌欲倒。王某大驚。就喝令其子。出外察看。其子點了燈。開了門。把茅屋內外。細細的看了一遍。只見耕牛尙在。妻子不知那

裡去了。大家正在疑惑不定。驀聽得遠遠地。有呼救的聲音。王某就領了兒子。一路跟着聲音尋去。但見某氏半身在水。嚇的面無人色。立刻救了起來。回到家中。大家細細問他緣故。他就從頭至尾。把方纔的事。告訴一遍。

唉。這不是怠於敬主。以致爲魔陷害麼。

煉靈發顯

法國罷蒙地方。有一位本堂神父。名叫格拉完。述一件故事。載在近日的法國聖母報上云。一千八百九十一年。西十二月。號罷蒙地方。醫院裡頭。死了一個仁愛會的修女。名若瑟。這修女在醫院裏頭。當服事病人的職司。已經四十五年了。末了因爲服事一個爛病人。自己亦傳染此病。吃了數年的苦而死。這個時候。醫院裏頭。有一個殘疾的人。名叫潑勞司彼爾。在修女下葬的一夜。吃過了晚飯。已經有六點鐘了。他從小堂裡念經出來。預備回到自己房間。但是有一個小花園。一條黑暗的走廊。是一定要走過的。這人兩脚殘廢。慣常用的兩根機器拐杖。在黑暗中摸來摸去。那時候天色烏黑。對面看不見人。剛剛走到小花園裡。忽然覺得有一個人。在他身邊擦過。他亦不問是

那一個。仍舊慢慢的向前走去。到了走廊裡頭。不多幾步。又覺得兩手僵起來了。手裏的拐杖。要擎不住了。身子亦漸漸不能行動了。他就自言自語道。我要發昏哩。照這樣子。我要跌去哩。再走了兩步。真真奇怪。完全不能動彈。然而他却一些不怕。只道是同伴戲弄。踏住了他的拐杖。心想喊他一聲。那知竟不能開口。好比觸電樣子。一些不得動彈。潑勞司彼爾方纔害怕起來。正在無奈何時候。好像有熱手一隻碰他身上。又聽得一聲云。你該當爲受苦的煉獄靈魂求天主。這個聲音。分明是已死的若瑟修女。起初甚响。後來漸漸的輕而遠了。潑勞司彼爾不敢再走。連忙回到堂裡。這時候一總修女。正在念經。他遂去告訴女院長。旁人見他害怕不過。卽拿酒給他飲。安慰他的心。到底因害怕過度。吃了兩天的藥。到了明日女院長請我。格拉完神父自謂告訴我這件奇事。囑我不要宣布。恐防驚嚇他人。十二月八號。主日有一位年輕副本堂神父。在五點二刻時候。到醫院裡做聖體降福。完了禮節以後。潑勞司彼爾從頭至尾。講給這位副本堂聽。副本堂不信。笑他發了痴。做了夢。後來回轉本堂。到了自己房裡。忽然見寫字檯上。有小紙一方。上面寫有兩句云。你該當爲受苦的煉獄靈魂求天主。副本堂大

驚。立刻走到我處。告訴我這件事。把小紙一方給我看。原來這方小紙本在副本堂的夾紙裡頭。反面書的。是羅瑪歷史。還是他讀書時候親手寫的。此刻忽然在櫃上發見。甚是奇怪。到底這兩句話。是那個寫的。我亦不能決。但有一樁事。是決得定的。這副本堂出去的時候。一定不知道這事。出去了有二刻工夫回來。我在隔壁房裡。亦未見有那一個進去。後來有一位醫院的修女。看見這方紙。他道。這兩句話的字跡。寫得甚硬。字上沒有點。字上沒有記。正是已死的若瑟筆跡。過了四個月。是開齋後瞻禮五。一天午後三下鐘時候。潑勞司彼爾因爲身子勞碌。暫時歇息。忽覺得淅瀝淅瀝。好像風吹一般的聲音。張眼一看。只見若瑟修女立在他面前。頭上戴一個光圈。非常明亮。那光直罩到兩肩。上頭對潑勞司彼爾道。你放心是我。我現在不在煉獄裡頭。在天堂上享永遠的福了。潑勞司彼爾聽得此言。十分感動。卽喊云。我的姐姐。求你看好我的病。這顯形的修女答應道。否。你這個病。爲救你的靈魂。十分要緊。呵。有福的苦惱。有福的病痛。你該當常常爲受苦的煉獄靈魂求天主。該當爲罪人做補贖。說完就不見了。

一位多年修道的修女。死後尙且在煉獄裏做補贖。你們世俗場中人。每日思言

行爲該有多少缺失。還不在世克苦自己一點。免在煉獄中受那極重極大的苦。

煉獄發現

在法國加好而地方。有一個修女。名叫瑪利亞掃非克老。他是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上死的。以後在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他好幾次發現給一位修女。名叫瑪大肋納木賽。這個瑪大肋納說。有一黑夜。我聽見一人嘆息着叫我說。我妹妹。我妹妹。那時因爲我不知道是誰叫我。又不看見人。所以我就害怕。我就快着念經。以後我還是聽着叫我。也離我的床近了。我看見有個手影子。恍恍惚惚的。不見甚麼人。又聽見說。你不用害怕。我是你們當中的修女。我如今在煉獄裏。先前有人爲我念經。如今沒有人念了。這個瑪大肋納問他說。你是誰。那個煉獄靈魂說。我是瑪利亞掃非克老。瑪大肋納問他說。你願意我們爲你做甚麼。他說。我願意你們再爲我念經。領聖體。得大赦。等到我升了天堂。我是很知恩的。瑪大肋納問他說。你是因爲甚麼在煉獄裡。他答應說。因爲我沒有全聽長上的命。瑪大肋納又問他說。你在煉獄裡受甚麼苦。他答應說。我受的苦。如今還小。我請你看看我身上的火。瑪大肋納又說。有人說聖母護守天

神。有時候望看煉獄的人去。是真的。是假的。他說。聖母去的少。天神去的時候多。瑪大肋納說。你給我一個憑據。爲叫人知道。真是你發現的。他答說。我沒有天主的命。不能做。瑪大肋納說。煉獄的人。不是能立功勞麼。他答說。爲自己不能做。爲世上的人。能求天主賞恩典。瑪大肋納說。你現在發現的。是你的本身子麼。他答說。不是。我是借的氣身子。瑪大肋納說。人發心願救拔煉靈。天主立時叫煉靈得益處麼。他答說。這是很中意天主的事。天主立刻叫煉靈得益處。瑪大肋納說。天主爲甚麼許你屢次發現。他答說。是爲叫人爲煉靈念經。瑪大肋納說。煉獄的火。同世上的火。是一樣的麼。他答說。不是一樣的。大有分別。瑪大肋納說。你終該給我一個真憑據。若沒有真憑據。我不知道是你自己真發現。或是魔鬼發現的。他說。不要緊。瑪大肋納就拿了聖水。望着他灑。他說。我不怕的。我很喜歡聖水。他就伸開三個手指頭。摸瑪大肋納的手。燒的他實在難受。就把他的手燒糊了。說。你既是要憑據。這是一個小憑據。又一天。瑪大肋納說。我看你的樣子。不像受苦的。他說。因爲我願意隨天主意思。所以我不像受苦的。到底我心裡願意受利害的苦。爲的能毅早得見天主。瑪大肋納說。天主審判人。是可怕的麼。他

答說。一定是可怕的。到底天主也是很公道的。瑪大肋納說。人受審判的時候。看見天主麼。他答說看見了。下煉獄的人。雖然受利害的苦。但是一見天主的時候。可是覺得很有福。瑪大肋納說。人在甚麼地方聽審判。他說在人死的地方。人一斷氣。人的靈魂一離肉身。就聽審判。瑪大肋納說。你死的時候。聖母聖若瑟。也在那裡麼。你見了他們沒有。他說我沒有得見。因為我固執己見。沒有全聽命的緣故。倒底得了這個恩的也不少。瑪大肋納說。聖若瑟也往煉獄裏望看煉靈否。他說我見過一次。同聖母去了。瑪大肋納說。從你死了以後。你見過聖母幾次。他也安慰你了沒有。也減少你的煉苦沒有。他就笑着說。你問的事太多了。我一年裏。見過聖母一次。有一年我見過三次。一次是在聖母升天瞻禮前一日。一次是聖母無染原罪瞻禮。一次是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瞻禮。聖母到了煉獄裏。各處去安慰在煉獄的靈魂。聖母說。你們受苦忍耐着罷。不久你們要升天堂。他也有時候向別人說。你們的煉苦減少了幾年。幾月幾主日。幾下鐘。有時候他也領了幾個人去升天堂。瑪大肋納說。你的煉苦也減少了沒有。瑪利亞說減少了。你知道從我起頭發現的時候。你但看見我的面容。那時候我的全身。還在煉獄

裏。如今你能見我的修女裳。直到膝下。我盼望我的煉苦。不久就完了。瑪大肋納說。怎
能你知道你的煉苦。不久就完了呢。瑪利亞說。因為我看着我的護守天神。有喜歡的
樣子。瑪大肋納說。煉獄在甚麼地方。瑪利亞說。在地裡頭。離着地獄很近。瑪大肋納說。
煉獄有幾處。瑪利亞說。有三處。每處有許多樣子。全是按人的罪過分的。瑪大肋納說。
你在那一處呢。瑪利亞說。我在當中的一處。瑪大肋納說。你常在那一處麼。若是罪過
煉了去。不換地方麼。瑪利亞說。爲我沒有換地方。我常在一處。瑪大肋納說。臨近地獄
的地方。也聽見地獄的人哭叫麼。瑪利亞說。聽不見。除非了天主許那罪過大些的。聽
見了。瑪大肋納說。下煉獄的多不多。瑪利亞說。一定多。如同趕會的。擁擠擠的一樣。
瑪大肋納說。我不承望你在煉獄裡這麼大工夫。我想你早就升了天堂。瑪利亞說。你
不用奇怪。我在煉獄裏十七年了。雖說是工夫不小。到底有在煉獄裡。二三百年的也
有。瑪大肋納說。修女下煉獄的多麼。瑪利亞說。多。全是因爲犯規矩的。瑪大肋納又說。
修女們爲甚麼過失受罰。受的更利害。瑪利亞說。爲不聽命的過失。爲抱怨長上的過
失。受罰受的更利害。瑪大肋納說。魔鬼也難爲煉獄的人麼。瑪利亞說。魔鬼不能難爲。

但是他指責煉獄靈魂的過失。爲加增他們的苦。瑪大肋納說。煉獄的靈魂。天天做甚麼。也念經否。瑪利亞說。一定念經。有念天主經的。有念聖母經的。也有念別的經的。都是爲那爲他們施的人念。也不說閒話。全是靜靜般般的。有時候也聽見嘆息的聲音。因爲受苦來的。到底總是平平安安的。隨天主的意思。不做別的。只發愛天主的話。聽天主的命。瑪大肋納說。瞻禮七的大赦恩典。有效驗沒有。瑪利亞說。大赦是一定有的。到底因爲有些阻擋。得全大赦的少。瑪大肋納說。煉獄的火也看得見否。瑪利亞說。一定看得見。比方一個火窟。上下四外。全是通紅的。火煉獄的人。雖然在這烈火裏。到底也有忽然在冰凌裡的。瑪大肋納說。從前有神父。爲你做了五台彌撒。你得了麼。瑪利亞說。我光是得了三台。瑪大肋納說。我求了一位神父。爲你做的彌撒。你沒有得麼。瑪利亞說。沒有得。那位神父許了做。到底還沒有做。瑪大肋納說。趕你出了煉獄。你能給我一個憑據。教我知道麼。瑪利亞說。那個好說。我許給你這件事。瑪大肋納說。你發現我的時候。我看見一道光。那是甚麼。瑪利亞說。那道光。是發現我要緊你們爲我念經的憑據。瑪大肋納說。黑夜你在那裡。瑪利亞說。我在你這屋裏。也在你的睡房裡。好幾

次在你的床旁邊。瑪大肋納說。你怎麼有修女的衣裳。你帶的十字。是銀的麼。你趕升了天堂。就是這光景麼。瑪利亞笑了笑就說。你放心罷。我不作難。我現今的光景。全是虛氣。瑪大肋納說。我前日往你身上洒聖水。我想是見了魔鬼。怎麼那聖水落不到你身上。光是落到地上呢。瑪利亞說。都是因為我的衣裳。是氣的。瑪大肋納說。你說是氣的。怎麼我摸了你的手。把我的手燒糊了呢。瑪利亞說。這是天主許了。為給你一個記號。你說燒了你的手。疼的很若。比着我受的可不算甚麼。有一天瑪大肋納看見瑪利亞又來了。瑪大肋納讓他坐下。他說我不坐下。我也不立着。到底趕瑪大肋納坐下。他也像似坐下。趕瑪大肋納立着。他也像似立着。瑪大肋納又問他說。你在煉獄裏快出來否。就聽見在他右邊。好像又在他以上的說。念經罷。再為他領幾次聖體。他就好了。我一聽見這話。我就害怕。我就跑出去了。瑪利亞說。你不要害怕。到了第二天。瑪利亞又發現了。瑪大肋納又問他說。昨日我聽見向我說。該為他念經。領聖體。那是誰向我說的。瑪利亞說。那是我的護守天神。那時候若是你沒有出去。他必定還要望你說別的話。瑪大肋納說。有兩天我覺着很熱。好像我的床上有火的一樣。是怎麼的事呢。那

是從我身上發出去的熱。我可覺着輕快些。這是從我發現以來。每次覺着的。到底你睡着的時候。我可不敢教你覺着。瑪大肋納說。我從二十天以來。我身上真是覺着相似火炙的一樣。趕到了早起。就好些。又一天我又問他說。甚麼善工爲煉靈得益處。得的快呢。瑪利亞說。第一是做彌撒。領聖體。第二是得大赦。瑪大肋納說。我們今天爲你領了聖體。你沾了恩麼。他的護守天神答應說。他得了恩了。如今他不耐火燒了。但是他還不能見天主。他還是要你念經。若你們再爲他念點經。他就好了。瑪大肋納又向瑪利亞說。你說給我聽。從今以後。應該做甚麼。瑪利亞說。你該好守修女會的規矩。好聽命。謙遜克苦。早晨起來。發好心願。做一總的事。爲愛天主好預備默想題目。爲的善做默想神功。好望彌撒。因爲彌撒爲生人死人。有很大益處。瑪大肋納說。我記着你說的這些話。到底趕你升天堂的時候。你可告訴我。瑪利亞說。這事好說。我一定告訴。也叫你看見。到了聖神降臨頭一天。瑪利亞又發現說。妹妹。我如今要走了。我多多的感謝你們。護守天神向我說。你看瑪利亞真是知恩的。我那時候。看見瑪利亞渾身潔白。發着大光。往天上去。

瑪利亞因未完全聽長上的命。下了煉獄。在那裡做了十七年的補贖。你們守貞的姑娘。像瑪利亞的很多。他却未全聽上命。你總是相反長上的命。雖有時上司命你盡的本分。外面雖然做了。到底心裏總是不服。不叫別人做。偏要我去。有時神父命你教某處女教友的經。你就拿緣故推委。這樣行爲。真不相守貞聽命的人。再者你們爲煉靈。也當多求彌撒。多領聖體。念經守齋。行善功。得大赦。一切爲煉靈有益的事。都該善行無間。他們升了天堂。一定要報答你們的了。

付洗嬰孩之報答

甘肅北境。陶主教。從前曾在山西歸化城傳教。近來寫信給法國聖嬰會雜誌道。我在歸化傳教時。有一個教友。熱心得很。他是做醫生的專門。拯救臨終的外教嬰孩。和窮人所丟掉的嬰孩。爲他付洗。給他送到天堂。一生共付洗過二千以外。後來他自己害病要死了。這裏恰好沒有神父。他心中十分難過。雖然發顯信德愛德。和真心痛悔。到底他願意在臨終時候。告解領聖體。正在心裡難過。忽然房中有無數小天神。有的向他笑。有的給他唱歌。跳躍往來。要引他快活。你道這些小天神那裡來的。就是他在世

時候。一衆付洗過的小靈魂。這些小靈魂。沒有他不能到天堂。所以現在來報答的。教友們呀。看了這件故事。快快想法救外教嬰孩的靈魂。快快栽培教中嬰孩的靈魂。臨終時。自然受天主的大報酬了。

幼童善辯之一班

近於法國芒彼里地方。有一百不信從無教之人。一日途遇幼童某。聽教理而歸。彼冷然譏之曰。汝尙去聽問答要理乎。答曰尙去。所聽道理。汝懂得麼。答曰能懂則懂。不能懂則否。百不信者曰。然則不能懂者。不當信。聽之何益。答曰何故不當信。無教者曰。因汝不懂。童曰請問老先生。信你的耳乎。答曰無疑。且能手摸之。童曰然則你亦不能懂。何故驢耳自能搖動。你耳則否。百不信者頓口無辭。垂頭而走。

此幼童保護聖教道理。善於應答。這是從他信德來的。你教友平常不喜聽道理。怎能答人所問呢。若人辯駁你幾句。你竟茫然無有所答。這與你的名譽。却無關緊要。却大大有玷於聖教了。

聖體之於幼年改過局

有一位神父名叫愛祿寫信於聖體報上云。在一千九百零五年時候。我受職在班國排爾司勞納地方。管理幼年改過局。這改過局裏。約有二百五十個小兒。到了主日一天。小兒領聖體的。至多有二十五個。至三十個。一年公領聖體。約有五回至六回。總算起來。不過三千。至四千聖體。這許多小兒。大半犯有不好的毛病。若要他們改過。做一個熱心的好教友。却是十分煩難。這件事惟有天主全能方可把他做到。我當時想一法子。只得短中取長。揀了幾個小兒。叫他日日去領聖體。起初的時候。不過四個至六個。到了後來。看見主日的一天。領聖體的小兒。比前加了許多了。卽在這一年裏頭。教皇發下諭旨一道。勸教友們勤領聖體。我從此更加膽大。勸他們不要冷淡。他們亦十分踴躍。每日領聖體的。大概有四十個人。逢了主日。有一百多人。我見一總小兒。漸漸的變樣了。格外端正恭敬了。而且又聽命。又肯勤於作工了。這一年裡頭。領聖體的。竟有二萬了。到底我還小心。還照此地規矩。小兒須到十二三歲。方許他初領聖體。後來教皇又出了一道諭旨。指定小兒領聖體的年紀。我就告訴一總小兒。叫他們預備妥當的。准於下一回九月初八的一天。初領聖體。後來每一回大瞻禮。都是照此做法。現

在自願天天領聖體的。每日有一百個人。到了主日有二百個人。每年竟有五萬個聖體光景。我勸改過局裏的小兒。不要羨慕他處學堂。這樣熱心領聖體。恐怕反要超過他處學堂。這是耶穌聖體的光榮。是庇護第十位教皇的光榮。

這位神父。真算好牧童。管理神子。我輩傳教人。是否如此。若不遵照教皇所定。善誘小兒領聖體。能不抱愧麼。

盡職爲先

一千九百十一年。西八月聖母聖心報。載法國有一貧民家。夫婦二人。子女四人。長者十歲。次者七歲。餘尙幼小。家主職司蓋爾道尼地方之海燈。一日將海燈逐一拆卸下來。以便揩洗。忽覺頭昏眼花。仍勉強作工。揩洗後。方在裝置原處。未全配置之前。覺力量全無。不得已臥床安息。病已極重。只存一縷氣息。他妻子及子女輩。驚皇無措。又該海燈塔離海岸甚遠。旁無村落居民。呼應不靈。時已黃昏人暮。海燈尙未點着。他的妻子。卽上塔將燈點着。然海燈尙未裝全。點後不能自行旋轉。以照行海諸客。點燈後。回至丈夫處。恰好送他斷氣。然而海燈不能自轉。便喚長子次子二人。一十歲。一七歲。令

他們終夜不停的。將海燈扶之推轉。兩兒聽命。終夜作工。自九下鐘起。至明日六下鐘止。不停的推轉。蓋欲海燈四面發光。以照海客也。噫。若該婦人者。可謂勤於盡職矣。事後。聞有議員一百六十人。求政府重賞該婦。以示鼓勵云。

你們帮忙人家的。可是如此盡職麼。諺云。得人錢債。與人消債。若你得了人家工資。該憑良心盡職。切莫故意偷閑。惹人咒罵。你若勤快工作。別人都要請你了。不久必不缺少飲食之需。

若翰納祈求和他的鼻針

法國巴黎地方。有一條小街。又暗又狹。這條街上。有一座破屋。頂上的一層樓上。住居一窮苦人家。夫妻兩個。男叫雅谷伯。女叫瑪達勒納。膝下有五個小兒。這男女是一個工匠。本領甚好。所以起初的時候。尚可將就過去。到了後來。雅谷伯竟荒蕩起來。把賺來的工錢。儘够他去吃酒。家裡頭的苦。他却一些不管。其妻苦苦勸他改過。他那裏肯聽。瑪達勒納沒法。只好暗地裏嘆氣。手裡却不停的作工。母女六個人。吃的饅頭。單靠他一人賺來。豈不是苦極麼。瑪達勒納一頭聽天主的命。一頭祈求天主。盼望他丈夫

回心轉念。他們結婚以後。已經十四年了。第一胎生下一個女兒。名叫若翰納。年紀不過十二歲。這若翰納生來性質溫和。身體瘦弱。面貌聰明潔淨。兩個蔚藍的眼。清秀裏頭。帶有慈善的樣子。一望而知。爲可親可愛的人。他的德行。又誠實。又熱切。每日到聖味增爵堂邊的女工廠做工。因他肯做事。肯聽命。對於管理的人。格外恭敬。待同事的女工。十分愛慕。所以個個親愛他。喜歡他。這女工廠。相近仁愛會修女總院。這總院裏頭。卽是從前聖母顯示。顯靈聖牌地方。要曉得在一千八百三十年。七月十八的夜裡。有一位天神。借了小兒形狀。發顯極大的亮光。連叫三次。把一位修女叫醒。這修女名喚加大利納拉步賚。當時天神在前面引導。修女跟在後面。一直走到堂裡。所有重重疊疊的門。都是天神開的。將近半夜時候。只見聖母到了。坐在椅子上頭。這椅子。乃是預備神父做彌撒用的。聖母見了修女。告訴他後來許多的光景。又告訴他用顯靈聖牌。恭敬他的事情。這件事。大衆傳揚出去。卽有許多教友。前來朝拜聖堂。恭敬聖母坐的椅子。有許多人。把念珠等物。碰這椅子。聖味增爵廠裡的女工。也到堂裏來朝拜。若翰納見他人都有聖物。獨自己沒有甚麼。心裏非常難過。要想歸去了。忽然想着了一

得了這件寶貝聖物。歡歡喜喜回到家裏。那知雅谷伯也回來了。酒氣薰薰。手脚也搖了。身子也幌了。跑進門口。卽喊道女人。我要錢。他的妻子。瑪達肋納道。你多時沒錢給我。我那裏有錢。雅谷伯道。我知道的你賺的錢。妻說。我自己賺的。不能給你。要買饅頭給孩子吃的。雅谷伯道。快拏出來。妻說萬萬不能。雅谷伯大怒。咒罵天主。又痛罵了女人一頓。心想瑪達肋納的錢。一定在那邊抽屜裏頭。要去開這抽屜。瑪達勒納不許。爭奪了許久。到底酒鬼力乏。就跌到床上去了。那時雅谷伯亂罵亂滾。口吐白沫。到末了。糳糳糊糊的睡熟了。一總兒女。見了這樣光景。都嚇得哭了。急忙跑到母親身旁。親他母親的頰。後來各人的心定了。母親就對孩兒說。快快跪下。祈求耶穌聖母。爲你們苦惱的父親。這時候可愛的若翰納。早已跪在那邊。兩眼向着天。盡力的祈求。好似天神一般。若翰納在這個時候。忽然想着了一物。立刻躡手躡腳。慢慢的走到他父親的床邊。把那個鼻針插在父親的禪衣上面。又退下去。祈求聖母。你想若翰納這樣潔淨熱心。聖母見了。是一定歡喜的。到了明天。雅谷伯因昨夜大醉。起身甚晚。夜間做工歸來。

看他愁眉不展。好似有些心事。夜飯也不吃。即去睡覺。誰一翻霸覆。總睡不熟。這個光景。一定是天主感動。良心發現了。到了明夜。仍舊這樣。到了第三夜。更利害了。面色也變了。瑪達勒納視了。大吃一驚。戰戰兢兢的問道。你是患病麼。雅谷伯道。女人。我不是病。我這幾天裡頭。自己所做的事。統統是差的。我一個人。逞心快活。你們在家裏頭。穿的也沒有。吃的也沒有。這許多孩子。虧你相幫他們。我害殺他們。我真正是歹人。不配做你的丈夫。做他們的父親。從今天起頭。我一定改過。做一個大大的補贖。要你們赦我的罪。瑪達勒納伸着手道。你的事。我一概不記。雅谷伯握着他妻子的手道。瑪達勒納爾真是一位天神。從這天以後。瑪達勒納就不記得從前的苦景。盼望後來的福樂了。這時候。一總小兒。看見這樣光景。都跳躍起來。攤開了小手。要大人抱他。自然而然。發顯一種親愛的樣子。獨有若翰納一個人。仰着首。暗地裡感謝聖母。雅谷伯果然改過。立刻把酒戒絕。每逢瞻禮七。領了工錢。統統交付女人。瞻禮二。不過主日和大瞻禮停工一天。每逢主日。領了全家的人。恭恭敬敬。到堂裡望彌撒。竟做一總人的表樣子。家裡也漸漸的溫飽了。雖然做工。肉體上覺得有些辛苦。到底靈

26
752926

24
752926